

玫瑰劍

連載插畫版

東方玉著



本期隆重推出，武俠巨擘東方玉先生，雷霆萬鈞力作

玫瑰劍

東方玉著

黃憲鐘圖



一、月下七色劍

插花廟後面，有一座小山，山不算高，却有蒼松翠柏、危石奇岩之勝！

初更時分，一鉤新月，斜掛在白雲如絮，略呈幽暗的天空，月色朦朧，夜影朦朧！

這時正有一條矯捷的人影，從山徑上奔行而來。

這人身上一件寬敞的大褂，腰間束一條闊帶，足登薄底靴，頭髮已經花白，把一條長辮，盤在頭頸裡，手中提着一柄青萍劍，目光不住的左右打量，看樣子，像是赴約來的。

朦朧月色，照在他臉上，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他兩道又白又濃的眉毛，和須下一把蒼白的鬚子，就憑這一面，你已可猜想到這位老人至少已有六十以上了，但是他被白眉覆蓋下的一雙眼睛，却是明亮如星，臉色偏偏又焦黃如土。

小山頂上，地方不大，只有十來丈方圓，四周疎朗朗圍着幾顆高大的松樹，風聲細細，幾方巨石，或臥或立，點綴其間，使得這片山頂，有寧靜古樸之感。

白眉老者連縱帶躍，還沒走到中間，突然目光一注，舉步朝右首一方大石迎著走去。這方大石，不到一人來高，石跡斑剝，並無出奇之處，白眉老者當然並不是欣賞這方大石來的，他炯炯目光所注，是在大石前面地上，豎立的一支小劍！

一支八寸長，色呈腥紅的小劍！

這支小劍從劍穗、劍柄，以至劍刃，莫不腥紅如火，而且也打得十分精緻！

白眉老者只看了一眼，就舉步朝前走去，他雖然沒有出聲，心裏却默默的數着步數，一直走到第七步，地上又發現了一支豎立的小劍。

這支小劍，形式和先前那支一般無二，只是劍穗和劍身，色如藍靛！

白眉老者知道在山頂上既已發現了兩支小劍，自然還會有第三支、第四支……

他既已來了，自然要看個究竟，於是他又默默的數着步數，折而向西，果然每隔七步，就可發現一支小劍，豎立在地上，只是每一支的顏色，各不相同，分爲白、黑、黃、綠、紫，連同先前的紅藍兩劍，一共正好七支。

這七支劍在山頂中間，居然列成北斗七星之狀！

「我！」剎！一道人影疾如飛鳥，從一棵高大的松樹上飄落地面。

白眉老者橫劍凜立，目光直注對方，那是一個身材和自己差不多高矮的青衣中年人，生得面如淡金，目如霜刃，腰間也束着一條青布闊帶，左手同樣提着一柄連鞘長劍，只要看他從樹上飛下來的身法，此人一身武功，就相當高明。

那淡金臉青衣人落到地上，就冷冷的道：「閣下既然認得七色劍，可知下面的一句話麼？」

白眉老者問道：「下面一句怎麼說？」

淡金臉青衣人冷傲的道：「北嶺七星，見則終究。」

白眉老者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問道：「閣下究係何人？」

淡金臉青衣人道：「你方才不是說過了麼？」

白眉老者疑惑的道：「你是北嶺七星？」

「差不多。」

淡金臉青衣人冷然反問道：「你是白眉崑崙甘霖？」

白眉老者道：「正是老朽。」

淡金臉青衣人道：「你是赴約來的了？」

白眉老者道：「正是。」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期九第
Sunday Times
Chronicle Weekly
NO. 19

刊周報時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住址寄台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淡金臉青衣人哂然一笑道：「這不就對了麼？」

白眉老者道：「老朽既已應約而來，北嶺七星，怎麼還沒來呢？」

淡金臉青衣人傲然道：「我不是已經站在你面前了麼？」

白眉老者道：「北嶺七星，從不分散，怎會只有你一個，還有六位呢？」

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舉步隨着地上直豎的七柄小劍佈成的北斗七星，走了一圈，脚尖挑處，就有一支小劍離地飛起，投入他的大袖之中，走完一圈，已把七支小劍全收了起來，才傲然道：「你只要認得七色劍就好，管我們來了幾個人？」

白眉老者雙目寒光閃動，點頭道：「那好，你拔劍。」

淡金臉漢子道：「你不問問我的來意？」

白眉老者斷然道：「不必了。」

淡金臉漢子道：「你不問，我也要說。」

白眉老者道：「好，你說吧！」

淡金臉漢子道：「二十年前那句話，不知你是否還記得？」

白眉老者道：「老朽記不得了。」

淡金臉漢子道：「那句話是『獻珠得命』，現在事隔二十年，要改一個字，那就是『獻珠獻命』，不過我可以不為己甚，饒你全家不死。」

白眉老者聽得勃然大怒，「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沉喝道：「狂徒，拔劍！」

淡金臉漢子同樣左手一擺，「鏘」的一聲，長劍出鞘，冷笑道：「甘春霖，我可以讓你先發劍。」

白眉老者冷哼道：「我先發就先發！」長劍一閃，正待刺出！

「老伯且慢！」

一道藍影，隨着話聲，疾掠過來，好快的身法，一下就落到兩人之間。

白眉老者斜退一步，喝道：「你是什麼人？」

淡金臉漢子岸然不動，兩點明星般的眼睛同時朝來人投去。

蛾眉新月，月光雖然朦朧，但依然可以看得清來人面貌，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少年，生得濃眉如劍，目若朗星，身上穿一件天藍長衫，右手握一柄古銅色斑剝劍鞘的長劍，頗長的人影，站在月光之下，斯文中帶着一股英氣！

藍衫少年朝白眉老者抱拳一禮，說道：「老伯請了，小侄雲飛白，家父雲薄天，傳聞昔年橫行關外的北嶺七星，向老伯尋仇，特命小侄趕來相助。」

白眉老者被他一口一聲「老伯」，叫得有些發怔，目光相對，就偏頭移了開去，點點頭道：「你……啊，雲……賢侄，多謝你了……」

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道：「甘春霖，你來了幫手啦，那就不妨兩位一起上。」

他雖在和白眉老者說話，但亮若晨星的兩點目光，却凝視着雲飛白。

雲飛白朝白眉老者一抱拳道：「老伯請後退幾步，這位朋友，讓小侄來打發他好了。」

淡金臉漢子輕笑一聲道：「雲朋友好大的口氣。」

白眉老者一擺手道：「賢……侄，不，不，你先歇息，老……朽今晚非要親自領教領教他的七色劍，到底有些什麼名堂？」

他敢情是被淡金臉漢子激怒了，連說話都有些礙口！

淡金臉漢子大笑道：「好極了，我就是爲了領教你的『乾坤劍、掌』來的，你儘管出手使好了。」

白眉老者冷哼一聲，右手長劍向空一擡，眼看雲飛白還站着沒退，不覺朝他輕喝道：「你還不退開些？」

雲飛白慌忙躬身應了聲「是」，後退了幾步。

白眉老者口中沉喝一聲：「看劍！」劍的一劍，朝淡金臉漢子攻去。

他這一劍既無起手式，也不開門戶，劍化驚天虹，直取淡金臉漢子左乳心窩要害。

淡金臉漢子左手一抬，竟用手肘撞向劍尖。

白眉老者心頭暗暗冷笑，翻手之間，劍鋒側轉，往上挑起，疾向對方手腕削去。

但聽「嗤」的一聲金鐵交鳴，白眉老者的劍鋒削在他左腕之上，竟如削上了鋼鐵，被他一下震開。淡金臉漢子趁機一個左旋，右手長劍已如銀蛇出洞，反刺過來，他出手又狠又快，火辣辣凌厲驚人！

白眉老者沒想到他手腕上戴着鐵製的護腕，刺去劍勢一下被他蕩開，反而刺來一劍，一時之間，迴劍護身已是不及，脚下連換三個方位，才避開對方一劍，但他這一劍堪堪避開，淡金臉漢子第二劍，又帶着一片輕嘯，急襲而來。

白眉老者心頭甚是氣怒，口中沉喝一聲，手腕一振，揮劍向淡金臉漢子劍上擡去。

淡金臉漢子忽然手肘一收，縮劍變招，又是一劍刺了過來。

白眉老者本想和他硬拼一招，見他又是一劍刺來，口中嘿的一聲，斗然一劍向右掠去。

本來是他先發的劍招，不過一兩個照面，就被對方搶去了先機，自然心有不甘，一劍甫出，劍勢突然加快，連續三劍，一劍接一劍的刺出，分襲對方三處大穴。

不！三劍未已，人已緊隨着逼上，長劍捲起一片冷風，又是六劍，如影隨形而上，直壓過去。

這九劍正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馳譽江湖「乾坤劍法」中的殺着，由「乾三連」，變爲「坤六段」，劍勢連綿，三劍一組之後，又是六劍一組，寒芒飛洒，九道劍光，排空齊發，快速已極！

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手腕連點，劍光如靈蛇亂閃，使得和白眉老者同樣快速，只聽一陣「叮」「叮」輕響，已把白眉老者攻出去的前三、後六、九劍，全數封開。

白眉老者覺自己攻出九劍，竟然無法把對方逼退一步，心頭止不住暗暗驚奇，忖道：「此人劍上功夫，果然不弱，哼，我倒不信……」

淡金臉漢子也在此時開口了：「白眉崑崙，也只有這點能耐麼？」

白眉老者聽得不由氣道：「七色劍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兩句話出口，兩條人影，兩支長劍，又快

捷無倫的一湊而合，劍光繚繞，互相糾纏在一起。

兩人這同各施所學，愈打愈快，雲飛白站在三丈以外，仔細觀察，只覺這位世伯（白眉老者）劍發如風，出手輕巧有餘；但對「乾坤劍法」大開大闢之勢，力道似乎稍嫌不足！心裡暗自覺得奇怪，忖道：「看來年歲不饒人，甘老伯究竟是年過花甲，體力已衰，對這套仗以成名劍法，使來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了！」

就在此時，但聽淡金臉漢子清叱一聲：「你也接我七劍試試！」

喝聲甫出，一陣「鏘」「鏘」劍鳴，急如連珠般響起！

白眉老者連人帶劍，被震得腳下踉蹌，連連後退，口中一聲怒哼，突然腳尖一點，平地飛身，輕如燕掠，飛撲過去，青萍劍揚空一閃，人到劍到，朝淡金臉漢子當頭劈下。

淡金臉漢子身軀一矮，從側閃出，使了一招「舉火燎天」，迎着青萍劍截去。

白眉老者手腕連搖，劍連幾劍，左右分刺，劍花錯落，銀光飄閃，但淡金臉漢子身形左右移動，任你白眉老者快劍飛刺，竟連他一點衣角也沒碰到！

白眉老者這一氣非同小可，手中青萍劍也使得更急，劍光顫動，千百點寒芒，密集刺出。

要知名家對劍，講究以靜制動，絕對不能動怒，白眉老者劍勢雖然急驟如雨，看去極爲凌厲，但只顧進招，不能攻守兼顧，是謂躁進，躁進的結果，往往會造成予人以可乘之隙！

淡金臉漢子現在已經連退了三步，他臉上依然冷漠得不見絲毫表情，但他雙目之中已經隱隱有了笑意！

雲飛白眼看白眉老者着着進擊，忍不住叫道：「甘老伯小心！」

「咄！」淡金臉漢子以退爲進，此刻趁機出手，一招「秋水橫舟」，長劍一翻，一下壓住了白眉老者的劍勢，左手劍鞘閃電般朝白眉老者右肩窩下側「肋池」穴上點去。

白眉老者吃了一驚，急忙身形一側，左手劍鞘同時格出。

淡金臉漢子劍尖突然上挑，「嘶」的一聲，劍光從白眉老者領下擦過，把他一部蒼白長髯掃出老遠。

白眉老者口中禁不住尖叫出聲，急急往後掠退。

淡金臉漢子聽得微微一怔，正待躍身追擊過去。

雲飛白身形一閃，攔在他前面，說道：「現在該由在下閣下討教了。」

淡金臉漢子目光凝注，冷然一笑道：「你真要和我動手麼？」

「不錯！」雲飛白昂然道：「在下既然趕上了，自得領教領教閣下的高招。」

白眉老者被淡金臉漢子一劍削去垂胸蒼鬚，心頭更是怒不可遏，手執長劍，衝了上來，大聲道：「雲……賢侄，你讓開，我和他拼了！」

淡金臉漢子目中神光不定，望着白眉老者冷

冷的道：「你不是甘春霖？」

白眉老者沉聲道：「誰說老夫不是甘某？」

雲飛白看他光着下巴，形狀確是有些狼狽，急忙拱了拱手，勸道：「老伯且請歇息，小侄奉家父之命，兼程趕來，自當稍効棉薄，老伯還是替小侄押個陣吧！」

話聲一落，右手已經「噹」的一聲，抽出劍來，目注淡金臉漢子，一拱手道：「閣下請賜招了。」

白眉老者雙目盯着他，咬着咀唇，似乎很欣賞這位「賢侄」，一聲不響的退後了兩步。

淡金臉漢子長劍一擺，爽朗的笑道：「真要動手，雲朋友只怕也不是我的對手呢！」

他一張淡金臉，冷漠無情，很難得有笑容，此時這一笑，露出了兩排整齊而潔白的牙齒。

光看他這副牙齒，就該是溫文爾雅的人；但七色劍的主人北嶺七星，却沒有一個不是窮兇極惡之人，淡金臉漢子似乎有些不類！

雲飛白仰首朗笑一聲道：「雲某是不是朋友對手，要動手之後，才能分曉，朋友這話，不嫌太早了麼？」

淡金臉漢子道：「你試試就知道了。」揚手一劍，迎面刺來。

雲飛白舉劍迎擊，淡金臉漢子一劍甫出，忽然連劍如飛，鷹翔拳刺，左挑右戮，着着進攻，一口氣朝雲飛白連攻了十數劍之多！

雲飛白少年氣盛，那肯示弱，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劍勢展開，迴環如風，一口長劍緊護身軀，繚繞起一片青光！

這番拼搏，因兩人發劍都快，劍光互纏，倏合倏分，煞是好看，一丈周圍，劍風激蕩，聲如裂帛！

白眉老者光着下巴，一雙明星般的眼睛，只是盯着雲飛白，流露出無比的關切之色，雲飛白閃到東，他眼光跟到東，雲飛白閃到西，他眼光跟到西，比他自已跟淡金臉漢子動手，還要來得緊張。

激戰之中，只聽淡金臉漢子輕笑一聲道：「好一手『白鶴劍法』，雲相公果然高明得很！」

這兩句話，說得聲音相當柔和，好像老朋友互相推許一般，這和他冷漠得沒有一絲笑容的表態，大相逕庭；但在他話聲中，劍招却突然爲之一變，時而凌空高蹈，時而劍發疾速，時而貼地平飛，如蚊蝶穿花，時而劍發匹練，寒光盤旋，時而銀芒如線，尋暇抵隙，一道人影，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令人捉摸不定。

雲飛白只覺週圍劍風颯然，人影晃動，生似自己已經陷入一片劍影之中，無暇旁注，只好聚精會神，連封帶拆，緊守門戶，耳中突聽一聲輕笑，眼前劍影霎時盡斂，只見一點寒芒，緩緩朝自己飛來，急切之間，逼得向後退出一

步。那知後退了一步，並沒有躲閃得開，那點寒芒，依然迫擊而上！

正因這一點劍尖飄忽不定，使人無法捉摸，雲飛白不敢舉劍去封，只得又後退了一步。

但淡金臉漢子那點劍尖，依然如影隨形而來，一直籠罩着身前七八處大穴，這時也響起了淡金臉漢子的笑聲：「雲相公，你認不認輸？」

雲飛白怒聲道：「我……」

他「我」字堪堪出口，一點冰涼的劍尖，已經抵上了他的咽喉！



文／東方玉

插圖／黃憲鐘

玫瑰劍

2



二、空濛插花廟

雲飛白方自一驚！

白眉老者也不禁驚「哦」出聲，這時即使他想出手相救，也已來不及了！

淡金臉漢子忽然輕聲一笑，回腕撤劍，揚眉道：「看在雲相公的份上，今晚咱們就此為止。」

話聲一落，人已翩然飛掠而起，往山下投去，一點人影，去勢奇快，眨眼之間，就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走得實在太快了，雲飛白幾乎連想喝住他的話都來不及出聲，一時望着已經消逝的人影，和那黑黝黝的山林，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白眉老者沉重的冷哼一聲，返劍入鞘，和聲道：「此人不敢而退，必然另有詭計，賢侄且隨老夫到寒莊一敘。」

他長髯被人家一劍掃削出去，自然臉上無光，因此在說話之時，緩緩轉過身去，不願讓雲飛白看到。

雲飛白恭敬的應了聲「是」，也返劍入鞘，躬身道：「老伯請。」

白眉老者也不客氣，舉步走在前面，雲飛白跟着他身後而行，兩人相繼下山。

甘家莊在插花廟之南，相距不過十來里路，自然不消片刻，便已趕到，夜色之中，偌大一片莊院，已無半點燈火。

白眉老者走到莊前，腳下一停，並沒回頭，只是口中低低的道：「賢侄遠來，但時當深夜，只好越牆而入了！」

雲飛白道：「老伯說得是。」

白眉老者道：「賢侄隨我來吧！」

說完，雙足一點，當先飛身而起，登上牆頭，等雲飛白跟着躍起，才翩然朝中庭落去。

雲飛白跟着飛身落地，白眉老者朝階上一抬手道：「賢侄請。」

雲飛白謙虛的躬身道：「老伯請先。」

白眉老者領着他走上石階，跨入大廳，廳上當然一片黝黑，並未點燈！

去就來。」

雲飛白沒有坐，拱拱手道：「不要緊，老伯只管請便。」

白眉老者道：「老夫那就少陪了！」

話聲一落，匆匆出廳而去。

雲飛白留在廳上，夜深更闌，萬籟無聲，廳上一片黑暗，不覺舉步跨出大廳，在走廊上負手站了一回。

只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了過來，回頭看去，白眉老者光着下頰，左手依然提着帶鞘長劍，急步奔了出來。

雲飛白慌忙迎了上去，叫道：「老伯……」

白眉老者氣急敗壞的道：「雲少俠，我……」

他本來話聲一直說得很低沉，現在變成又脆又嫩的女子聲音，而且幾乎哭出聲來！

雲飛白不由得一怔，舉目望着他問道：「你……不是甘老伯？」

白眉老者臉上一紅，低頭道：「你說的是我爹嘛，我……我……是甘明珠……」

雲飛白這下聽懂了！

他聽爹說過，甘世伯膝下只有一位千金，叫做明珠，比自己還小一歲，爹和甘世伯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這次爹派自己到穎州來，似乎另有深意，好讓自己給甘世伯瞧瞧，兩家本是世交，如能結為姻親，未嘗不是好事……

只聽甘明珠接着道：「事情是這樣的，爹前天接到七色帖，要爹三天之內，獻出一顆寶珠，否則一家雞犬不留，爹急得不得了，三天期限是到明天子夜為止，我瞞着爹，偷偷寫了一張紙條，貼在百里外的一棵大樹上，約他們今晚到插花廟後山赴約，今晚我偷了爹的青萍劍，假扮成爹模樣，一個人趕上山去。」

是她假扮了白眉崑崙甘春霖，這就難怪淡金臉漢子一劍就挑去了她的假鬚。

雲飛白只是靜靜的聽她說着，沒有作聲。

甘明珠續道：「後來……你和我一起回到莊上來，我已經覺得好生奇怪，這兩天我們莊上防備得很嚴密，但我們一路進來，卻沒見到有人阻攔，連暗哨也一個不見，我趕到爹書房裡

，沒找到爹，再趕去上房，也沒見到人，爹怎麼會不見了呢？」

雲飛白等她說完，才道：「姑娘不用焦急，老伯是不是會發現妳瞞着他到插花廟後山去，他也趕去？」

「這不大可能。」

甘明珠一手揭下她黏在眉毛上的兩道白眉，隨手往地上一擲，說道：「爹如果趕去，我們來的時候，應該會在路上碰到呀！」

一面用大袖拭着塗在臉上的一層黃泥。

現在，月色雖然不算明亮，但已可隱約看到她臉上的輪廓，那是一張清秀的鵝蛋臉，彎月般的眉毛，烏黑明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

薄薄的嘴唇，只是臉上籠罩着一層焦急之色！

她幾乎已經沒了主意，祇是拿眼睛望着雲飛白，希望他拿個主意，其實雲飛白只比她大了一歲，也是初出茅廬，那有什麼江湖經驗？

雲飛白沉吟着道：「那麼府上其他的人呢？」

甘明珠攢着眉道：「我們莊上，除了我和爹，只有兩個使女，和十幾名長工，爹平日教他們練武，這幾天，都輪流守夜，但方才進來，一個人也沒見到呀！」

雲飛白道：「我們先去找找看，只要找到一個，就可問出莊上方才可曾發生了什麼事故？」

甘明珠點頭道：「你說的對，那就快走。」

她迅速脫下寬大的長袍，露出一身天青勁裝，一手提劍，走在前面。

兩人穿過大天井，跨出二門，左右兩邊各有一排房屋，正是莊丁們平日休息之所。

甘明珠一下衝到左首第一間，剛跨進門，就看到地上橫七豎八的躺著八九個人，不覺驚得後退了一步，啊道：「他們都在這裏了！」

雲飛白從她身後閃出，掠入屋中，俯身察看了一陣，仰首說道：「他們只是被點了穴道。」

伸手在一名莊丁身上，連拍了兩掌。

照說，這是解穴手法，穴道一解，人就立時會清醒過來，但那莊丁卻沒醒，那莊丁子以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大理街132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一無反應，依然酣睡如故？

雲飛白有些不信，舉手再拍了兩掌，那人仍然渾如不覺，口中不禁輕嘆一聲道：「奇怪，他穴道明明已解，怎會仍然昏迷不醒的呢？」

轉過身，舉手朝另外一名壯丁身上，拍了兩掌，那人也和先前一人一般無二，並未醒轉。

甘明珠有雲飛白作伴，膽子也大了一些，同樣出手在一名壯丁身上，拍了兩掌，那人當然也沒有清醒，忍不住道：「難道他們不是被點了穴道嗎？」

雲飛白站起身道：「這只有一個解釋，這些人可能是被特殊手法所制，普通解穴手法，無法解得開他們的穴道。」

「閣下頗有自知之明。」

一個冷漠的聲音，從兩人身後傳了過來！

雲飛白、甘明珠同時吃了一驚，迅速的轉過身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面蒙黑布的怪人，就站在門外不遠之處。

黑夜之中，明知他是人，誰見了都會嚇上一大跳！

甘明珠驚「啊」一聲，不由自主的往雲飛白身邊依去。

雲飛白左手緊握劍鞘，橫胸作勢，沈喝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冷聲道：「在下是誰，並不重要。」

甘明珠道：「這些壯丁是你點了他們穴道？」

黑衣人道：「就算是在下點的吧？」

甘明珠道：「那我爹呢？」

黑衣人道：「在下無可奉告。」

雲飛白冷笑道：「朋友既然敢來，何用黑布蒙面？」

黑衣人道：「在下一向如此。」

雲飛白大笑道：「在下希望見你的本來面目。」

突然雙肩一晃，直欺過去，右手探出，動作奇快，抓向黑衣人的蒙面黑布。

黑衣人嘿了一聲，左手抬處，五指如鉤，疾向雲飛白手腕扣來，他雖比雲飛白出手較遲，但拿脈認穴，却是準確無比，雲飛白這一抓，竟似自己送上去的一般！

雲飛白大吃一驚，急忙斜退半步，往側閃開，冷冷的道：「朋友手法果然高明得很。」

「嗆」的一聲，掣出長劍，喝道：「朋友……」

黑衣人沒待他說下去，冷漠的道：「在下並不是和你們打架來的。」

雲飛白道：「那你是做什麼來的？」

甘明珠一下閃到了黑衣人左首，和雲飛白一左一右逼住了黑衣人，口中嬌聲道：「雲少俠，不用和他多說，我們先把他拿下了，再問他不遲。」

「鏘」的一聲，同樣抽出青萍劍來，舉劍就刺。

黑衣人左手輕輕一格，發出「噹」的一聲金鐵擊撞之聲，把甘明珠的長劍震了開去，就沒去理她，轉過臉來，從蒙面黑布兩個眼中，射出兩道目光，望着雲飛白，問道：「你就是雲飛白？」

雲飛白道：「不錯，在下正是雲某。」

黑衣人又道：「她呢？是不是白眉崑崙的女兒？」

甘明珠一劍被他手腕攔開，還震得手心隱隱生痛，心頭十分震驚，聞言盛氣的道：「是又怎樣？」

「那就好。」黑衣人緩緩的道：「在下是奉主人之命，前來邀請兩位。」

甘明珠問道：「你主人是什麼人？」

黑衣人道：「二位見到主人，就會知道。」

雲飛白道：「貴主人現在何處？」

黑衣人道：「插花廟。」

甘明珠又道：「我爹不在那裡？」

黑衣人道：「在下奉命前來邀請二位，旁的都不知道。」

雲飛白道：「這裡所有壯丁，都被你們用特殊手法點了穴道，朋友先解了他們穴道，我們就走。」

黑衣人道：「這些人天明自會醒來，用不着解穴，這時也無法解得開他們的穴道。」

甘明珠望望雲飛白，徵求他的意見，問道：「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雲飛白道：「據在下看，老伯可能已在插花廟也很難說，我們自該到插花廟去看看了。」

甘明珠點頭道：「好，我們那就走吧！」

雲飛白朝黑衣人一招手道：「朋友請吧！」

黑衣人探手入懷，取出兩張七色束帖，遞了過來，說道：「這是敝人的請柬，二位收好了。」

雲飛白沒有伸手去接，一面說道：「有朋友給我們帶路，何用束帖？」

黑衣人冷笑道：「在下要先去覆命，沒有這兩份束帖，二位休想見到主人。」

雲飛白聽他說得神祕，心想：「不知他主人究竟是何人？」

一面只好伸手把兩張請柬接過，凝目看去，請柬上除了七道顏色，不見一字。

黑衣人突然一言不發，「嗖」的一聲，身子往上直拔而起，一下穿上屋簷，此人身法之快，有如一縷黑煙，站在他對面的雲飛白，急忙雙足一點，跟着縱身上屋，舉目看去，這不過一瞬間的事，那裡還有黑衣人的影子？

甘明珠也相繼躍起，問道：「他走了麼？」

雲飛白輕輕吁了口氣道：「這人好快的身法！」

兩人同落地面，甘明珠道：「雲……大哥，我們到插花廟去，這裡怎麼辦呢？」

她如今一個人孤掌難鳴，只有雲飛白可以商量，不自覺的改了口，叫他大哥啦！

雲飛白道：「他既然說這些人要等天明之後自會醒轉，大概不會有假，目前還是先去插花廟看看，也許甘老伯也在那裡。」

甘明珠道：「萬一我爹不在呢？」

雲飛白道：「就算老伯不在那裡，我們見到了他們主人，也可以探聽出一些眉目來了。」

說到這裡，忽然間好似想到了什麼，口中「哦」道：「妳說兩天前甘老伯接到他們的七色帖，要甘老伯交出一顆寶珠，那是什麼珠呢？」

甘明珠道：「不知道，我從沒聽爹說過。」

雲飛白道：「這就奇怪了，他們的目的，似乎就在那顆寶珠之上，甘老伯怎會沒和妳說過呢？」

甘明珠道：「我真的不知道嘛！」

雲飛白道：「我們走吧，見到他們主人，也許就可分曉了。」

兩人離開甘家莊，一路施展輕功，不消一刻工夫，便已趕到插花廟。

插花廟前面，有一片廣場，那是一年一次趕集時用的，每年春天的一場廟會，稱之為「插花廟市」，附近數十里，甚至百里外的人都會趕來，真是人山人海，允稱盛況！

你想，要容納數萬人集會，加上各式各樣的攤位，這片廣場要有多大？

正因為廣場甚為遼闊，黑夜間就使人有空曠陰森之感！

兩人剛走到廣場中間，只見一個蒙面黑衣人，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裡，冷冷的道：「來者何人？」

雲飛白看他和他方才那個黑衣人裝束一般無二，這就說道：「我們是應貴主人之邀來的。」

黑衣人道：「可有請柬？」

雲飛白道：「自然有了。」

隨手取出兩份請柬，朝他遞去。

黑衣人只看了一眼，就冷然道：「二位可以進去了。」

甘明珠哼道：「他們把插花廟當作了皇宮！」

越過廣場，登上幾級石階，就是插花廟的大門了。

大門敞開着，裏面黑黝黝不見燈光，就在兩人走近大門之際，門內有人喝道：「插花廟中，步步殺機，二位請亮本門信物。」

雲飛白走在前面，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心想：「他可能隱身暗處，故作神祕。」

一面昂首道：「我們二人是應貴主人之邀來的，現有請柬在此。」

伸手把兩張請柬送了過去。

只聽那人道：「二位既是晉見主人來的，請把隨身兵刃留在這裏，就可以進去了。」

雲飛白道：「在下一向劍不離身，這個歉難遵辦。」

甘明珠道：「是啊，我們應邀而來，來者是客，你們這樣自大，是什麼待客之道？」

那人道：「這是敝門的規定，並非專對二位而設，但二位只要闖得過這一關，就可以佩劍進去了。」

話聲甫落，只聽他輕輕擊了兩掌。

這自然是暗號了，裡面忽然亮起七盞七色燈籠，每一盞燈籠下面，站着一個漢子，這七個漢子衣分七色，（白、黑、黃、紅、藍、紫、綠）手中長劍，也分爲七色，在門內列成了北斗七星陣勢。

雲飛白看得暗暗攢了下眉，暗道：「憑自己兩人，只怕不易闖得過他們這座『七色劍陣』呢！」

甘明珠道：「闖就闖，雲大哥，我們進去！」

中國時報
為慶祝發行

10000

號紀念舉辦
訂戶幸運大贈獎

1. 中國時報為慶祝發行壹萬號，酬謝訂戶歷年來之支持與愛護，特舉辦大贈獎活動。 2. 參加辦法：凡訂閱本報讀者均可參加，請用郵政明信片（限每戶一張）以正楷詳細寫上姓名和地址，註明「贈獎活動」，寄台北郵政一九九二號信箱。收件自即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截止（以郵戳為憑），來件經本報發行單位查對後逐一編號（每一戶編一號），定五月十日公開搖獎。 3. 獎品與獎額：全部採用優良國貨大同產品。



- 特獎一名：大同TV-20CTS彩色電視機一台
- 頭獎一名：各得大同TV-13CTA彩色電視機一台
- 二獎三名：各得大同TR-2628G無霜冰箱一台
- 三獎五名：各得大同AFR-2056高級音響一套
- 四獎十名：各得大同TAW-7400洗衣機一台
- 五獎二十名：各得大同TJC-75B果汁機一台
- 六獎一百名：各得大同TAG8H十人份保溫電鍋一台
- 七獎一百名：各得大同TAT-600H烤麵包機一台
- 八獎五百名：各得大同TTS-40A檯燈一座
- 九獎五百名：各得時報周刊最新兩期各一份

大同產品
優良國貨
大同
Tatung

玫瑰劍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前文提要：雲飛白被淡金臉人劍抵咽喉，方驚愕間，淡金臉人忽謂今晚到此為止，收劍逸去，白眉老者遂邀雲返莊，請至廳上稍坐，未幾白眉老者惶急奔出，稱父已失踪，蓋白眉老者係甘霖之女明珠所喬裝，二人在廟前發現莊丁悉為人所制，一黑衣人云係奉主人命約二人去插花廟，既至，門內有人要二人留下兵刃，雲不允，天井中已列相待。

三、禪房香霧深

「不錯。」雲飛白朗笑一聲道：「他們已經擺出陣仗來了，我們想不闖只怕也不行呢！」

左手緊握長劍，當先舉步朝大門跨入。甘明珠緊隨他身後跨了進去。

大門內，是一間穿堂，越過穿堂，就是大天井。

兩人很快就從穿堂進入天井，走入「七色劍陣」。

「鏘」、「鏘」、「鏘」、「鏘」……

……一陣快如連珠的七聲拔劍輕響，堪堪入耳，就使人感覺到一陣砭肌的寒氣，迫人而來！

又是「鏘」、「鏘」兩聲，雲飛白、甘明珠兩口長劍也同時出鞘！

「七色劍陣」中站在天樞位上的紅衣漢子一聲不作，揮手劃起一道紅光，直奔雲

飛白當頭。

雲飛白長劍還未架起，一排七道劍影，同時排空而至，朝兩人當頭飛來。

這不用說，也可以想得到，對方只要一劍出手，其餘六劍就會相繼襲至，不然，還叫什麼「七色劍陣」？

雲飛白、甘明珠長劍同時揮起，兩道劍光交叉而起，向左右擊去。

這是一招硬拚的打法，但聽一片震耳欲聾的金鐵擊撞之聲響處，兩人已把對方七劍一齊架開。

但架開並不是把對方擊遠，那七個人一劍出手，立即身形晃動，循着陣式，穿行走走，一劍接一劍的攻來。

遊走愈來愈快，發出來的劍光，也愈來愈快，愈來愈密，兩人左右前後，出現了一排接一排，紅、黃、藍、白、黑、綠、紫的劍光，攻勢綿連，配合得到了毫顛！

雲飛白、甘明珠同時展開劍法，一連解拆了十幾劍，但覺四週劍風如嘯，人影晃動，幾乎已分不清對方的人影，好像身在一陣狂風暴雨之中。一波接一波的攻勢，就像驚濤拍岸般撞來！

不！驚濤拍岸，不過只有一面，但這七個人却在兩人四面八方圍着遊走攻敵，故而兩人四面八方，都受到敵人的攻擊。

雲飛白不由得吸一口涼氣，心中暗道：「對方劍陣如此綿密，自己兩人如何衝得出去？但如不奮力往前衝去，只顧困守在一起，豈非只是挨打，坐以待斃嗎？」

心念這一動，這就回過頭去，低喝一聲：「甘姑娘，咱們準備衝！」

話聲出口，突然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左鞘右劍，全力奮起，左手劍鞘拒擋對方攻勢，右手揮動長劍，飛雲掣電般剴刺，一連三劍，往前面敵人猛刺，欺身直進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期三第
Sunday Times
NO. 21
Chinese Weekly
1979. 12. 16
At Right Reserved

刊周報時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朝前衝去。

甘明珠聽到他的招呼，同樣抖擻精神，左腕揚起，劍鞘護身，右腕揮舞，長劍疾發如風，跟着雲飛白身後，一路衝了過去。

兩人這一奮不顧身的發動攻勢，朝前猛衝，原也十分凌厲，如果對方不是列下陣式，光是七個人圍攻他們，這一衝之勢，自然很可能突圍而出；但對方佈的是一種陣勢——「七色劍陣」。

既然稱之為陣，這七個結陣之人，必然久經操練，講求首尾相應，互相支援，何況他們陣法發動之後，七個人本來就在穿插遊走，七支長劍圍着你輪流發劍，運用靈活，並不是只是站着不動的圍住你們而已！

因此兩人這一猛力前衝，他們的陣勢也就隨着移動，兩人衝到東，陣勢隨着圍到東，兩人衝到西，陣勢也隨着圍到西。

結果「七色劍陣」，還是「七色劍陣」，絲毫沒有因兩人的前衝，稍呈紊亂。一排排的七色劍光，依然挾着強烈劍風，一排列排的捲湧而來！

兩人連衝了幾次，依然被圍在劍陣之中，難越雷池一步。

只聽剛才在門內發話那人這時高聲說道：「二位身困劍陣之中，現在大概知道厲害了吧？只要二位願意放下兵刃，即可安全出陣來了。」

雲飛白少年氣盛，聞言大笑一聲道：「要雲某棄劍投降，辦不到。」

喝聲出口，一時殺得性起，劍招一變，劍勢如長江大河般使出，左手劍鞘也在拒擋對方劍勢之際，連點帶劈，一齊出手，一時之間，只見他全身青光繚繞，翻翻滾滾的一味往前猛衝。

甘明珠也咬緊牙關，跟着他硬闖，但在連番苦鬥之下，女孩兒家內力有限，額上汗珠，已是涔涔而下！

那人哈哈大笑道：「二位不肯棄劍，老夫的心意總算盡到了。」

話聲一落，又聽到他舉手擊掌的聲音！清晰的兩記掌聲甫起，「七色劍陣」形勢頓變！

本來那七個漢子只是圍着兩人出手，如今七支長劍忽然匯成了一道十餘丈長的七色匹練，把兩人一層層的裹了起來，而且愈裹愈緊！

雲飛白、甘明珠在這利那之間，但覺四週壓力越來越大，手中長劍每一招都有如挽千斤重物之感，就算想把它竭力支撐開去，都已撐不住了！

對方劍陣逐漸逼近，兩人所佔的空隙，也越來越小，現在兩柄長劍幾乎已被捲裹而來的七色劍光壓迫到無法施展的地步！

甘明珠汗流浹背，喘吁吁，兩隻手上雖然分握着劍、鞘，但手腕已被震得酸軟無力，眼看再也無法支撐下去！

正在此時，兩人耳中突然聽到一陣「撲——撲——」輕響，眼前劍光倏然盡斂，壓力頓解！定睛看去，「七色劍陣」七個衣分七色的漢子，在這一瞬之間，居然橫七直

八，一起躺倒在地，一動也不動！

這一變化，直把兩人看得如夢似幻，目瞪口呆，一時怔立當場，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哈哈！」只聽方才那人打了個哈哈，說道：「二位果然高明，劍陣已破，二位請啊！」

雲飛白聽得暗暗納罕，付道：「聽他口氣，認為這七人是我們制住的了！」

他雖然弄不清這「七色劍陣」是誰破的，但此時此地，也沒有和他們說明的必要。這就「噲」的一聲，返劍入鞘，回頭道：「甘姑娘，我們進去。」

甘明珠不知就裏，還只當這七個人是雲飛白出手制住的，她同樣返劍入鞘，舉手抹了把汗水，心頭有說不出的喜悅，口中輕「噲」一聲，跟在他身後，朝石階上走去。

大天井中七盞七色燈籠，在這一瞬間，也倏然熄去，但在這同時，大殿上忽然出現兩盞六角紗燈，從裏面緩步走出，那是兩個身穿紅衣的童子，持燈迎了出來，到得階上，一齊躬身道：「二位貴客請進。」

破了他們劍陣，就成為「貴客」了！雲飛白、甘明珠邁步上階，跨入大殿。只見一個身軀高大的紫袍老者，岸然站在殿上，一手摸着胸前飄垂的花白長髯，面清冷肅，炯炯目光望着兩人，領首道：「二位請進來吧！」

雲飛白昂然問道：「閣下就是邀約我們來的主人了？」

紫袍老者呵呵一笑道：「老夫只是主人手下的一名總管而已！」

甘明珠道：「那麼你們主人呢？」

紫袍老者左手一抬，說道：「二位請坐。」

大殿上果然已經預先設置了兩把交椅，想是為自己二人而設！

雲飛白冷然道：「在下二人，是應貴主人之約而來，貴主人怎麼不出來會客呢？」

紫袍老者嘿然道：「敝上還不知道二位已經來了，請二位把敝上的請柬取出來，交與老夫，老夫方可入內稟報。」

甘明珠冷笑道：「他好大的架子！」

雲飛白探手取出兩張請柬，隨手遞了過去。

紫袍老者本來神色倨傲的人，這回却居然恭敬的伸出雙手來，接過請柬，才道：「二位請在此稍候，容老夫進去稟明主上，再來相請。」

雲飛白道：「閣下請便。」

紫袍老者轉過身，匆匆往裡行去。

甘明珠長吁了口氣，回頭望望雲飛白，一手理着鬚髮，嬌聲道：「雲大哥，我們就坐下來歇息歇！」

甘明珠又道：「雲大哥，你看這邀我們來的主人，會不會就是山頂上那個人呢？」

雲飛白道：「我們待會就可見到了，不就知道了麼？」

甘明珠看他冷淡，連眼睛也沒瞧自己一下，心中不禁有氣，暗暗哼道：「就算你破了劍陣，有什麼好神氣的？」

只見紫袍老者步履從容從殿後轉了出來，朝兩人拱手道：「敝上有請二位入內一見。」

雲飛白站起身道：「貴上現在何處？」

紫袍老者舉手擊了一下掌，殿外兩名紅衣童子，手提紗燈，走了進來，躬身道：「總管有何吩咐？」

紫袍老者一指二人，吩咐道：「你們送二位貴客進去。」

兩名紅衣童子躬身應「是」，各自手提紗燈，同聲道：「二位貴客隨小的來。」

說完，一左一右舉步往殿後行去。

雲飛白、甘明珠跟着繞過大殿，進入後進，穿行長廊，跨出東首一道月洞門，那是另一重院落，但見眉目如鈎，花影婆娑，小天井中花氣襲人，份外顯得清幽，却不見一點燈火。

迎面三間精舍，緊閉着一排花窗，除了門戶敞開之外，室中幽暗得看不清景物，也靜得沒有一點人聲。

兩名紅衣童子把兩人領到階前，腳下一停，躬身道：「二位貴客請進。」

話聲一落，便自退了下去。

雲飛白正待舉步往階上走去。

甘明珠道：「慢點，室中黝黑如墨，焉知不是他們安排的詭計，我們該看清楚再進去。」

雲飛白道：「我們應邀而來，來者是客，七色請柬的主人，總不至於安排下埋伏，對待客人吧？」

他口中說着，腳下雖已舉步踏上石階，但左手緊握劍鞘，全神戒備，炯炯雙目，直往室內投射進去。

如論雲飛白的目力，如今人已跨上階石，相距不遠，應該足可看清楚室內人物；但任你如何凝足目力，還是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

就在他話聲方落，只聽室中響起一個清冷的聲音，笑道：「雲相公說得極是，我要暗算二位，隨時隨地都可暗算你們，何用費這大的周折？」

甘明珠冷笑道：「你好大的口氣？」

那清冷聲音又道：「我已室中恭候多時，二位可以請進來了。」

雲飛白走在前面，當先跨入室中，但覺室中香霧空濛，飄浮着一股如蘭如麝的濃馥香氣，身入室中，依然視線模糊，只看到兩邊一排几椅，中間放一張圓桌，桌後隱隱站着一個人影，卻無法看得清那人的面貌。

室外是一鈎蛾眉新月，本來就朦朧如晦，室內月光照射不到，自然更朦朧而幽暗了！

甘明珠跟在雲飛白身後，自然也聞到濃馥的香氣，冷冷的道：「雲大哥，這香味有些古怪，咱們莫要着了他們的道？」

只聽那人格的一聲輕笑，說道：「甘大姐姐，你怎麼老是不放心這，不放心那，二位是我邀請來的佳賓，所以特地點燃了一爐香楠香，藉以祛穢，如果這香中有毒，二位已經聞到了，此時退出，只怕也遲了呢！」

時間稍久，雲飛白已可看到圓桌上果然放着一個古銅香爐，裊裊青煙，正是從爐中升起，香煙繚繞！

那人站在圓桌後面，正好被煙霧遮住了視線，看來是他有意如此安排，無非故作神秘而已！

甘明珠冷笑道：「北嶺七星，慣使鬼蜮伎倆，誰知你們安着什麼心？」

那人冷聲道：「甘大姐姐，我好意邀請二位前來，把二位視作佳賓，妳出言最好小心些，莫要傷了雙方和氣。」

甘明珠道：「我說話一向如此，就是要傷和氣，也是你先傷了雙方和氣。」

雲飛白道：「甘姑娘，咱們既然應約而來，總該先聽聽他邀咱們來的目的，事情沒有弄清以前，還是好好談談的好。」

甘明珠輕哼一聲，沒有作聲。

雲飛白仰首道：「閣下還口口聲聲把咱們當作佳賓，難道這般簡慢客人，就是待客之道麼？」

那人輕笑道：「我以西域最名貴的奇楠香除穢，也早已替二位設置了繡披坐位，几上新砌好西湖龍井，這還算是簡慢佳賓麼？」

雲飛白道：「閣下故作神秘，怎麼不點起燈來，以真面目示人呢？」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要見我真面目麼？我一向從不以真面目示人，二位請坐。」

「他在說話之時，首先坐了下去。」

雲飛白回頭道：「甘姑娘，咱們就坐下來，聽聽他邀約咱們來此，有什麼事？」

甘明珠道：「我先要問他一句話，我爹在不在這裡？」

那人道：「約我到山頂去的是妳，不是令尊，對麼？」

「不錯。」甘明珠道：「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呢？」

那人道：「這是令尊的主意，對麼？」

甘明珠道：「我問你的話，你怎麼不回答我？」

那人輕哼一聲道：「甘大姐姐，等妳回答了這幾句話，我自會答覆妳的。」

「好。」甘明珠道：「那是我的主意。」

那人問道：「甘大姐姐何以要約我到山上去呢？」

甘明珠氣憤的道：「北嶺七星，兇名久著，二十年前我爹差點傷在你們七色劍下，幸為一位異人相救，把你們驚走，二十年後，你們依然找上了爹，我是爹的女兒，理該替爹分憂，所以我偷偷的瞞着爹，約妳今晚到山上見面，這有什麼不對？」

那人冷笑一聲道：「不是令尊故意要妳喬裝了他，到山上赴約，他自己趁機躲起來了？」

甘明珠怒聲道：「你胡說什麼？」

那人冷聲道：「那麼令尊人呢？」

甘明珠聽得一怔，霍地站起，說道：「你說我爹沒在這裡？他老人家不是被你們劫持來了？」

那人看她說得不像有假，口中不覺輕「噢」一聲道：「這就奇怪了！」一面接着問道：「甘大姐姐此話不是騙人之言吧？」

甘明珠道：「我騙你作甚？我問你，你們把我莊上莊丁，悉數放倒了，我爹無故失蹤，難道不是你們劫持來了？」

那人道：「不錯，你們莊上的莊丁，是我手下放倒的，但並未見到令尊的人影。」

甘明珠反問道：「你不騙我？」

那人忽然大笑一聲道：「七色劍主人，言出如山，即使殺了人，也從不抵賴，為什麼要騙妳呢？」

甘明珠道：「好，你現在可以說約我來又是什麼事？」

那人道：「我約妳來的原意，就是為了令尊之事，想和妳談談，只要他肯交出那顆珠子，我可以看雲相公的份上，不再難為你們，如果想躲起來，那是天下雖大，躲不過七色劍主人的。」



玫瑰劍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4



前文提要：雲飛白偕甘明珠進入「七色劍陣」，奮力突圍，終被陣勢所困，形勢危急，對方七人突倒地不起，一紫衣老者請二人入廳，繼由二紅衣童子導至一處，室內幽暗如晦，香霧繚繞，七色劍主人隱身霧後，囑甘歸告乃父，交出驪龍珠。

四、燈明人如玉

「誰說我爹躲起來了？」
甘明珠望着隱綽綽的人影，問道：「哦，你說我爹交出那顆珠子，那是什麼珠子？」
那人道：「甘大小姐沒聽令尊說過？」
甘明珠道：「我知道了還會問你麼？」
那人道：「好，我就告訴你吧，那是一顆驪龍辟毒珠。」
甘明珠問道：「這顆驪龍辟毒珠，到底是他們的，還是我爹的？」
那人道：「二十年前，令尊無意中得自一個海客之手……」
甘明珠冷聲道：「既是我爹得自海客之手，與你們何干？你們在二十年之後，還要苦苦逼着我爹？」
那人冷聲道：「七色劍主人要的東西，非得到手，決不手休？」
甘明珠道：「憑什麼？」
那人淡淡一笑道：「就是憑七色劍主人這五個字。」
甘明珠道：「我爹不交出來呢？」
那人冷聲道：「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兩句話，你總應該懂。」
甘明珠哼了一聲，她本待一口拒絕，但因爹不知去向，不敢太出言頂撞，隨即問道：「我爹真的沒到這裡來嗎？」
那人道：「我已經說過，絕不騙你，如果令尊真在這裡，我何用要你傳話給令尊呢？」
甘明珠道：「那我爹會到那裡去了呢？」
那人道：「我想妳會找到令尊的。」

說到這裡，接着道：「好了，甘大小姐，我們談話到此為止，妳可以回去了。」
甘明珠問不出爹的下落，也急着要回去，這就站起身來。
她站起來了，雲飛白自然也跟着站起。
那人道：「雲相公也急着要走麼？」
雲飛白道：「難道閣下要把在下留在這裡嗎？」
那人道：「你說對了。」
那人道：「我要和雲相公單獨談談。」
雲飛白道：「有此必要麼？」
那人帶笑道：「自然有此必要了。」
甘明珠道：「不成，雲大哥是陪我來的，自然要和我一起回去。」
那人道：「雲相公的意思呢？」
雲飛白道：「閣下有話，這樣說就是了。」
那人道：「不行，我只要和你單獨談談。」
雲飛白道：「抱歉，在下沒有這個興趣。」
那人道：「你會有興趣的。」
那人清冷一笑道：「我若是給雲相公看一件東西，雲相公就會願意了。」
雲飛白道：「你給我看看一件什麼東西？」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過來。」
雲飛白一手提劍，暗暗運氣戒備，依言走了過去。
那人伸出一隻手來，把東西放到古銅香爐前面，說道：「雲相公自己看吧！」
雲飛白伸手從桌上拿起，那是一隻小巧的錦盒，他不知錦盒中放的是什麼？目光一抬，正待問話！
那人已經先開口了：「雲相公，怎麼不打開來看看呢？」

雲飛白依言打開錦盒，只見盒中端端正正放着一串紫玉雕琢的葡萄，葉上還停着一隻蜂，手工精細，每一顆葡萄都透明晶瑩！雲飛白看得臉色驟變，厲聲道：「你……」
那人沒待他說完，清冷的道：「現在雲相公可以留下來一談了吧？」
接着又道：「甘大小姐，妳先請回吧，我可以向妳保證，妳的雲大哥絕不會有毫髮損傷，而且很快就可以回去。」
甘明珠望望雲飛白，問道：「雲大哥，你真的要留下來麼？」
「自然是真的了。」
那人搶着回答，一面又向雲飛白道：「雲相公，我也可以向妳保證，甘大小姐從我這裏出去，回到甘家莊，我會派人暗中保護，沒有你這護花使者，她絕不會有什麼閃失。」
甘明珠道：「我用不着什麼人保護。」
雲飛白道：「甘姑娘不能在這裡稍候，我們一起走吧？」
甘明珠道：「不用了，我先回去也是一樣。」
說完，掉頭往外就走。
那人道：「來人哪，送甘大小姐出去。」
門口登時有人應了一聲，亮起一盞紗燈，引着甘明珠穿廊走出。
雲飛白道：「閣下有什麼話，現在可以說了。」
那人道：「雲相公想必認識這塊玉佩了？」
雲飛白道：「這是家父隨身之物，在下自然認識。」
「好！」那人說了一聲「好」，接着道：「那就請雲相公先把這塊玉佩收起來。」

第三十期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22
7/10, 11, 12/78
At Rights Reserved

刊周報時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雲飛白也不客氣，從錦盒中取出玉珮，收入懷中，把錦盒放回桌上，問道：「家父之物，怎會在閣下手中，閣下能否見告？」

那人道：「雲相公請坐，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雲飛白回到椅上坐下，說道：「在下洗耳恭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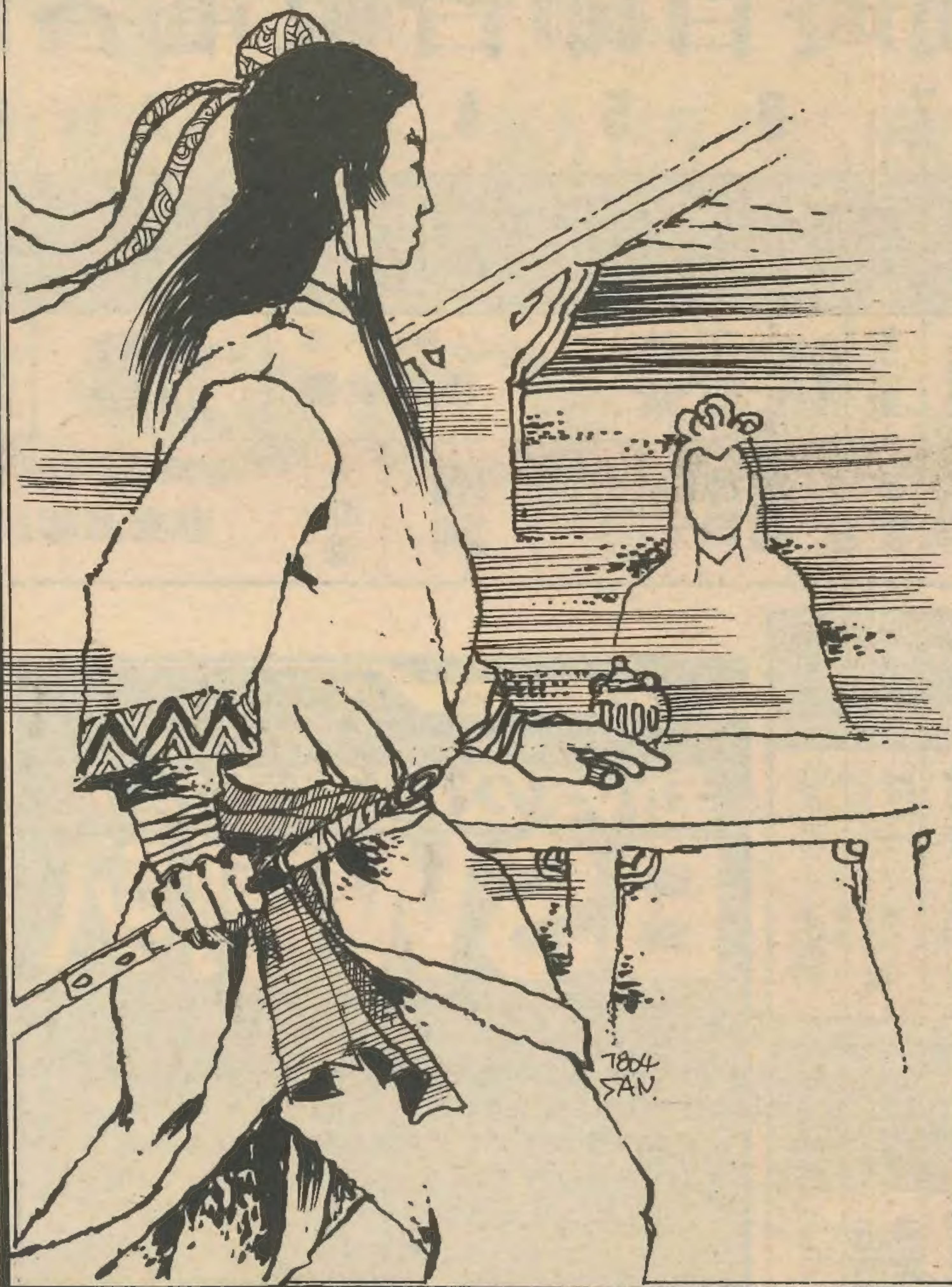
那人徐徐說道：「我只是爲了讓雲相公相信一件事。」

雲飛白道：「要我相信什麼？」

那人道：「我要人從令尊身邊取來玉珮，就是證明令尊在三十多年前，雖然在江湖上一帆風順，頗有名頭，但時至今日，過去的輝煌，已經過去了。」

雲飛白怒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人道：「我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我手下能從令尊身邊，取來玉珮，如探囊取物，若是有人要取他性命，豈非也易如反掌麼？」



雲飛白道：「不是你們，還會有誰？」

那人道：「那些成名人物，相繼失蹤，究竟是什麼人幹的，我一時也說不出來，但目前江湖形勢甚是險惡，我和雲相公說的，句句都是忠言。」

「好。」雲飛白站起身來，拱手道：「在下多承指點，閣下如別無見教，雲某要告辭了。」

「我話還沒有說完呢！」

那人輕笑一聲道：「雲相公是不是不放心甘姑娘一個人回去，急着要趕回去瞧瞧？」

雲飛白被他說得臉上不禁一紅，道：「閣下還有什麼事？」

那人道：「雲相公如果不是急着趕回去看甘姑娘，那就稍安毋躁，請坐呀！」

雲飛白依然站着，不耐的道：「閣下究竟還有什麼事，就請說吧！」

那人緩緩說道：「雲相公初來之時，不是說要看看我的真面目麼？」

美麗的臉孔！

那是一個一身青衣的少女，只見她烏黑的秀髮，長長的垂到肩上，紅裡透白的玉臉，配着兩條不濃不淡的黛眉，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紅菱般的櫻唇，瓜子臉，帶着輕笑，含情凝注！

看她的年齡，最多也不過二十來歲。

雲飛白看得目瞪口呆，一時之間，竟然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長髮少女對他嫣然一笑道：「雲相公看清楚了嗎？」

雲飛白緩緩的吸了口氣，抱拳道：「在下想不到七色劍的主人，竟然會是一位容貌絕世的姑娘。」

長髮少女「嗤」的一聲輕笑道：「天底下你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雲飛白心中暗道：「不對，七色劍的主人，應該是北嶺七星，北嶺七星縱橫江湖數十年，兇名久著，不該是一個年輕少女，而且北嶺七星，一共是七個人，也不會是一個……」

長髮少女看他沒有作聲，不由美目流盼，含笑問道：「雲相公怎麼不說話呢？」

雲飛白隔着小圓桌正好作劉禪平視，答道：「據在下所知，七色劍主人，應該是北嶺七星，姑娘似乎不像。」

長髮少女微微一笑道：「我就是七色劍的主人，這有什麼不像了？」

雲飛白道：「姑娘就是北嶺七星嗎？」

長髮少女嬌笑道：「難道我還會是假的？」

她這話，自然是有意避重就輕，不肯正面作答，一面隨着話聲，緩緩舉起雙手，攏了攏披肩秀髮，望着雲飛白，又道：「雲相公，我還有一事，要向你請教。」

雲飛白道：「姑娘請說。」

長髮少女伸出右手，掌心一攤，問道：「這是雲相公的吧？」

她紅勻而細膩的掌心，托着七顆菩提子，緩緩送到雲飛白的面前。

兩人只隔着一張小圓桌，她玉手伸來，隱約可以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雲飛白看得一怔，不知她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搖頭道：「這菩提子不是在下之物。」

長髮少女凝眸注視，問道：「真的不是你的？」

「在下從不說謊。」

雲飛白問道：「不知姑娘這幾顆菩提子是那裡來的？怎會認爲是在下的呢？」

長髮少女臉色微變，目光閃爍，冷冷哼了一聲道：「那是另有其人了！」

她這句話，似是在跟自己說的，然後又盈盈一笑道：「雲相公大概記得剛才『七色劍陣』七個劍士無故倒地不起吧？這七顆菩提子，就是從他身下來的，我還以為是雲相公出的手呢？」

師的傳人，不是你還會是誰呢？」

雲飛白聽得心頭暗暗一怔，自己峨嵋學藝之事，外人知道的不多，她如何知道的呢？淡淡一笑道：「但事實不是在下使的了。」

「我相信。」

長髮少女點頭道：「我們動過手，你在劍法上還輸我一籌，從這人一手暗器工夫上看，他功力之高，勝我甚多。」

「姑娘相信就好。」

雲飛白望望她，問道：「姑娘還有什麼見教麼？」

長髮少女矜持一笑道：「沒有了。」

雲飛白抱拳道：「如此，在下告辭。」

「慢點！」長髮少女舉起雙手，把一張淡金的面具覆到臉上，然後用掌心輕輕熨貼着，一面輕聲說道：「我叫藍如玉。」

放開雙手，一個絕世佳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淡金臉漢子，但她黑白分明的眸子裡，還含着微

有羞意的一脈情意，口中說道：「雲相公好走，恕我不送了。」

這句話，連聲音也隨着改變了許多，接着提高聲音叫道：「春雨、秋霜。」

門外嬌喘一聲道：「婢子在。」兩個青衣侍女一閃而出，站到門口。

藍如玉吩咐道：「你們送雲相公出去。」

兩婢答應一聲，走在前面引路，雲飛白隨着她們出了插花廟，回身道：「二位姑娘請回吧！」

春雨嫣然一笑道：「雲相公請吧，恕小婢不遠送了。」

話落，低低的道：「我家主人，從未對人如此禮遇，雲相公是第一個和主人如此談得融洽的人了。」

秋霜走進一步，接着道：「雲相公請認清楚，小婢二人，從小伺候主人，以後相見，不會忘記吧？」



這兩個使女，眉目清秀，慧黠可人，藍如玉如果是花中牡丹，她們就是陪襯牡丹的綠葉。

雲飛白含笑說道：「在下不會忘記的。」

說完，略一抱拳，轉身如飛而去。

趕到甘家莊，已經快近四鼓，他依然越牆而入，剛飛落中庭，只聽到暗影中有人喝了聲：「什麼人？」

雲飛白站定身子，就看到兩個勁裝漢子從階上走出，兩人打量着雲飛白，左首一個沉聲道：「閣下夜闖甘家莊，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雲飛白心知他們不認得自己，只要聽他們的口氣，自然是甘家莊的莊丁無疑，這就一抱拳道：「在下雲飛白，剛從插花廟趕來，你家小姐可曾回來了麼？」

右首漢子道：「閣下叫做雲飛白，咱們從未聽莊主說過，我家小姐，正在廳上，你隨咱們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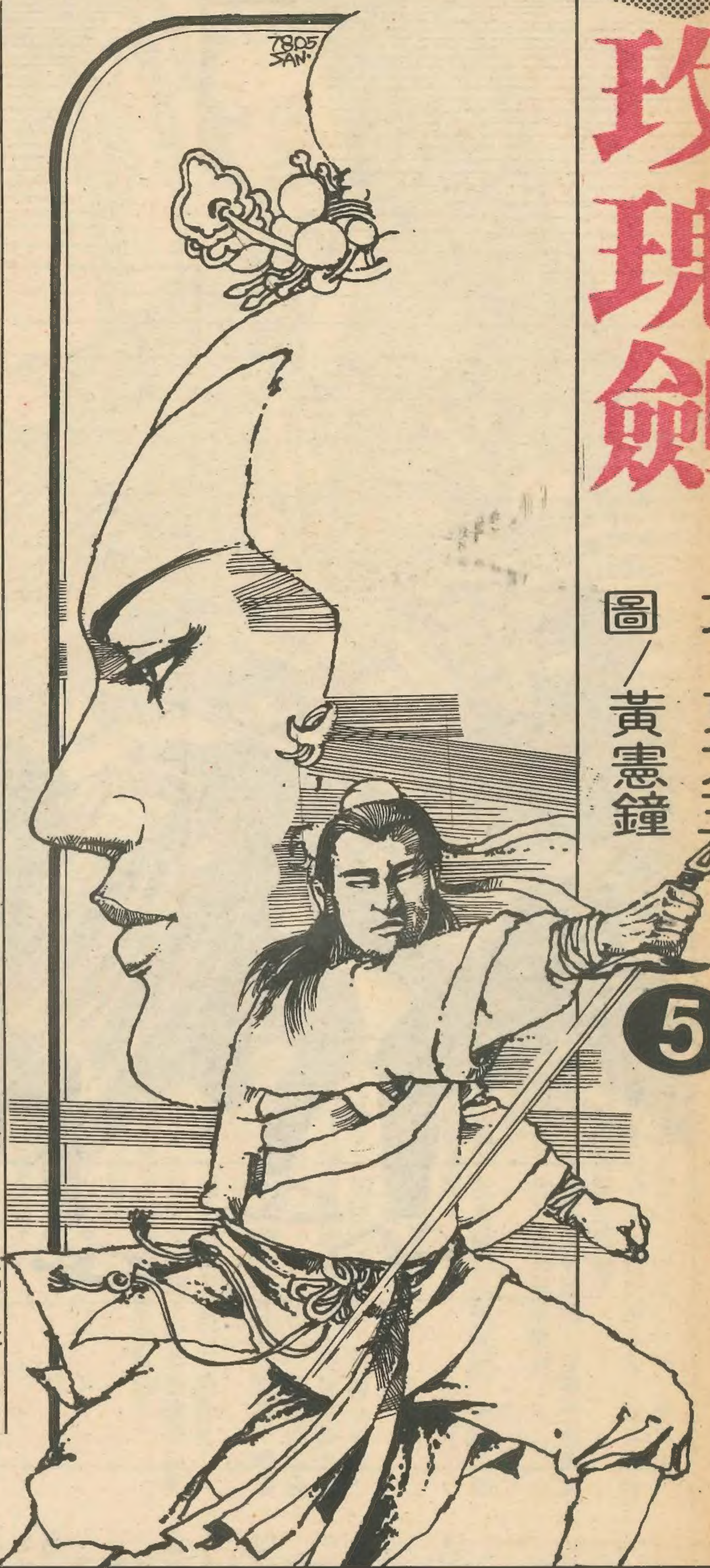
說完，抬了抬手，讓雲飛白走在後面。

名家，也不過如此！

玫瑰劍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5



前文提要：七色劍主人以玉葡萄示雲飛白，要雲留下，甘明珠遂先行回莊。室中亮起燈光，蓋七色劍主人，竟係一絕色佳麗，自稱藍如玉，雲辭出，趕返甘家莊，被四名莊丁圍攻，刀招險毒異常。

五、混元摧枯掌

黑暗之中，但見刀光如電，綿綿攻來，雲飛白只得展開劍法，護住全身，一面大聲道：「你們快快住手，在下不是奸細，你們不信去叫小姐出來，便知道了。」

那四個圍攻的人任你怎麼說，也不肯住手，而且刀勢也愈來愈緊，把雲飛白一個人影，捲裹在一片交匯如流的鋒利光芒之中！

雲飛白不禁暗暗一驚，心中暗道：「甘老伯一手訓練的莊丁，果然兇厲萬分。」

長劍展處，頓時響起了四聲金鐵大震，把四柄鋼刀，四個人影一齊封開，大喝道：「你們還不住手？」

他雖然架開了四人的刀招，但一條右臂，也被震得隱隱作麻！

四道人影對他的喝聲恍如不聞，一退即上，刀光如雪，又向中間合圍攻來。

雲飛白心頭甚是煩惱，睜目大喝一聲，右腕疾振，一柄長劍登時展開，渾身上下，捲起一片劍光，精芒冷電，繽紛飛舞，劍風霍霍！

他施展出來的乃是峨嵋派飲譽武林的「亂披風劍法」，點點銀光，如風飄柳條，千絲萬縷，輕盈灑灑！如驟雨排空，千點萬點，參差飛酒，劍勢之奇，當真江湖罕見。

他在動手之初，還並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因為他們只是甘家莊的四名莊丁而已，但幾個回合下來，雲飛白越打越覺得不對！

對方四人，四柄鋼刀，條條倏合，身法極為精妙，分時如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能够隨着你的劍勢進退，而且永遠有一個人躲在背後，揮之不去。

合則刀光電掣，配合佳妙，此退彼進，互作呼應，任你劍光如何的凌厲，也休想傷得了他們。

雲飛白一口氣連發了三十六劍，四個黑影雖然被迫連連退閃，但是一退三進，有時候二退二進，還是被他們纏在大廳上，好像掉在泥潭裡，無法自拔。

漸漸四柄鋼刀的攻勢又旺盛起來，雲飛白迫落成為守勢，但他一支長劍還是劍光繚繞，在封閉遮擋之間，偶而也發出幾招閃電般辛辣的反擊，連守帶攻，正好抵擋得住對方四人的聯手搶攻，却無法把他們擊退。

這情形幾乎和被困在「七色劍陣」之中，差相彷彿！

雲飛白自心頭又驚又怒，自己和甘明珠圍在「七色劍陣」之中，對方乃是北嶺七星手下，在武林中原是兇名着之徒，自己兩人抵擋不住，還有可說，如今對方這四個人，只是甘家莊的莊丁，自己也被他們四把鋼刀給困住了，十年峨嵋苦練，所學何來？

一念及此，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長嘯，劍光陡然一緊，刷刷兩聲，剛把前面兩個人影擊退，但閃到身後的一個人，却一記冷刀，竟被他森寒刀鋒，劃破了左肩衣襟！

猛聽一聲叱喝乍起，一下又有七八條人影竄入大廳，同時響起一陣急驟的金鐵擊撞之聲，四面壓力，方自一緩，雲飛白正待出手反擊，突然間，四聲慘嗚連響，四個人同時飲劍倒地，四面的刀光劍影也立即靜止下來，心中方自一怔！

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從門口傳來：「雲相公快請住手，四名賊黨全已授首了。」

在他說話之時，人影飄動，那衝入大廳的七條人影，你隨着收劍，魚貫退出廳去。

雲飛白自然聽得出來，這說話之人，就是那個自稱七色劍主人手下總管的紫袍老者，這就手持長劍，走出大廳，目光抬處，果見紫袍老者高大的身形，就站在走廊之上，衣分七色的七個大漢，（七色劍陣）則一排站前階上。

紫袍老者看到雲飛白，立即拱手道：「老朽遲來一步，倒教雲相公受驚了。」

聽他口氣，是他率領「七色劍陣」，來替自己解的圍！

今晚之事，當真撲朔迷離得使雲飛白敵友難分！

甘家莊明明是友，卻四個莊丁圍住自己猛攻不休，大有非把自己置之死地不可。

七色劍主人，明明是敵人，她却命總管紫袍老者率同「七色劍陣」趕來替自己解圍。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心頭疑念叢生，望望紫袍老者，冷冷的道：「老丈倒是來得很巧，你怎知在下被困在大廳刀陣之中的？」

紫袍老者深沉一笑道：「因為敝上料到甘家莊可能有變，要老朽率同劍陣，趕來瞧瞧，沒想到雲相公果然被四個賊黨圍攻……」

「甘家莊有變？」這幾個字，鑽到雲飛白的耳中，心頭不期一震，付道：「對了，自己和四個莊丁動手，時間並不短暫，何以一直不見甘明珠出來呢？莫非圍攻自己的四個莊丁，果然是賊黨不成？」

「不對，和甘家莊作對的，乃是七色劍的主人，賊黨豈非就是七色劍主人的手下？」

他越想越迷糊，正待開口訊問。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紫袍老者忽然低低的道：「雲相公，做主人來了。」

雲飛白回頭看去，果然三道人影，已從牆外翩然飄落中庭。

紫袍老者和七色劍陣七名漢子，一齊躬身為禮。

來的當然是一身青衣的淡金臉人（藍如玉），他身後則緊跟着春雨、秋霜二婢。

淡金臉人目光一轉，就發出低沉的聲音問道：「雲相公，甘明珠呢？」

雲飛白心中暗道：「她連說話都改變了聲音，敢情她手下人都不知道她是女的了。」

這就略為抱拳，說道：「在下一進來，就遭人襲擊，直到現在，還沒見到甘姑娘。」

淡金臉人目光一動，回頭朝紫袍老者問道：「佟老，可曾擊下活口？」

紫袍老者道：「四個賊黨身手極高，均已格斃。」

淡金臉人口中「唉」了一聲道：「佟老，你也真是的，遇上了對方的人，怎好不留活口的？」

雲飛白突然想起自己進來之時，階上迎下二人，應內暗伏四人，至滅也有六人了，心念一動，忙道：「難道他們不是這莊的莊丁麼？」

紫袍老者微笑道：「他們佈的是『絕戶刀陣』，怎麼會是這莊的莊丁呢？」

雲飛白道：「老丈可知他們來歷麼？」

紫袍老者道：「他們佈的是河北滄州田家的『絕戶刀陣』，很可能是田家的門徒，但這些賊黨的來歷，老朽就不清楚了。」

雲飛白道：「他們既非甘家莊丁，那麼來的就不止四人了。」

淡金臉人道：「你說還有賊黨隱匿莊中？」

「是的。」雲飛白道：「方才在下進來之時，階上有兩個人，引我進入大廳，廳內埋伏了四個人，算來至少有六個人了。」

「你怎不早說？」

淡金臉人急忙一揮手道：「快搜！」

紫袍老者首先彈身而起，七色劍陣七名漢子久經訓練，不待多說，也同時人影一分，朝左右長廊撲去。

淡金臉人望了雲飛白一眼，說道：「我們也進去看看。」

雲飛白道：「閣下且慢，如果這些人不是甘家的莊丁，二門前側屋還有七八名甘家的莊丁，被你手下所制，閣下不如先解開他們穴道，也許可以問出甘老伯的去向。」

「唔！不錯。」

淡金臉人點了點頭，問道：「他們人在那裡？」

雲飛白道：「你隨我來。」

說完，領着淡金臉人急步跨出二門，走到左首第一間門口，腳下一停，說道：「就在這裡面了。」

淡金臉人跟着站定身子，回頭道：「春雨、秋霜，你們進去，替他們解開穴道。」

春雨、秋霜二婢應了一聲，迅速閃身而入，纖掌連拂，不大工夫，便把八名莊丁的穴道一齊解開，退出身來。

那八名莊丁穴道一解，立即翻身坐起，各自手操單刀，躍了出來，其中一個目光一掠雲飛白等四人，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他似是為首之人。

雲飛白含笑問道：「在下雲飛白，家父雲薄天，和你們莊主甘老伯是數十年至交，在下奉家父之命，趕來助拳的，但甘老伯已經失蹤，方才曾和你家小姐同去插花廟，你家小姐先行回來，等在下趕來，你家小姐也不見了，所以要問問諸位，在你們被入點穴穴道之前，甘老伯是否有什麼動靜？或是去了那裡？」

那為首的莊丁抱拳道：「原來是雲公子，小的甘祿，是莊上的管事，咱們莊上，一共有十六名莊丁，今晚分作兩班值夜，甘福率領的一班值前半夜，小的這一班值下半夜，所以都在屋中休息，後來忽然闖進一個臉蒙黑布的黑衣人，出手十分迅快，點了小的穴道，小的就不知道了。」

雲飛白道：「那麼甘福他們呢？」

甘祿道：「小的這就不知道了。」

雲飛白道：「你快帶他們到四處找找看。」

甘祿答應一聲，率同七名莊丁，急步而去。他們剛走，紫袍老者率着七色劍陣七名漢子已經從宅院中退了出來。

淡金臉人問道：「沒搜到人嗎？」

紫袍老者道：「沒有，屬下找遍了，不見一個人的影子，而且各處也均無打鬥痕迹，看來甘春霜和甘姑娘，均已遭對方劫持了。」

淡金臉人又道：「佟老可曾在那四個賊黨身上，搜過麼？」

紫袍老者道：「搜過了，身上什麼也沒有。」

淡金臉人點點頭，深思了半刻，說道：「佟老，我要留在此地，你帶他們先回去，還有，咱們形迹已露，所有的人，必須立即改變裝束，隨時聽命。」

紫袍老者躬身應是，朝七名漢子揮了揮手，八道人影立即彈身飛起，捷如鷹隼，飛身上屋，一閃不見。

雲飛白看了淡金臉人一眼，說道：「今晚之事，除了你們，難道還有神秘人物，也會在同時候，向甘老伯尋仇麼？」

淡金臉人道：「怎麼？你還不相信？」

雲飛白道：「我不是說過，目前江湖形勢十分險惡，有許多成名人物，已經相繼失蹤麼？大概是我們行迹已露，被那賊黨來個魚目混珠，搶先對甘春霖下手了。」

只見甘祿氣急敗壞的奔了出來，朝雲飛白道：「雲公子，甘福他們找到了……」

雲飛白問道：「人呢？」

甘祿道：「他們那一班人，都已死了，在咱們莊子後園外不遠的一片竹林中，死得很奇怪，身上找不到一點傷痕……」

「有這等事！」

雲飛白忙道：「甘祿，你快帶路，我們到那裡去看看。」

一面回頭朝淡金臉人問道：「妳去不去？」

淡金臉人微微一笑道：「我自然要去看看了。」

甘祿答應一聲，急忙走在前面領路。

雲飛白一抬手道：「藍兄請。」

淡金臉人道：「你不用客氣，只管先走。」

雲飛白也就不再多說，跟着甘祿就走。一行八人穿長廊，出了後園，不過一箭來遙，果然看到一片濃密的竹林。幾個莊丁，就守在竹林外面，看到甘祿領着雲飛白等人走來，急忙迎了上來。

甘祿問道：「這裡可曾發現有人經過？」

那幾個莊丁異口同聲的道：「沒有。」

「好！」甘祿又道：「你們守在這裡，我帶雲公子進去。」

一面回頭道：「雲公子請隨小的來。」側身往竹林中行去。

雲飛白、淡金臉人和春雨、秋霜二婢跟着進入竹林，走不多遠，甘祿腳下一停，回身道：「雲公子，甘福他們就在這裡了。」

雲飛白走上幾步，定睛看去，果見地上一排躺着八個人，他們排列得很整齊，當然看不出有打鬥的模樣，這就問道：「甘管家，這幾個人的屍體，可是你們動過了？」

「沒有。」甘祿答道：「方才小的一行，搜到後園，依然沒有發現什麼，小的因這片竹林，和咱們後園頗為接近，才要王大人、李志榮兩個到竹林子裡來看看，他們就發現了甘福一班人陳屍竹林之中，小的聞訊趕來，他們就這樣躺着，沒有動過。」

雲飛白緩緩俯下身去，甘祿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晃了晃他照照。雲飛白仔細察看了一遍，八個莊丁果然身上看不出傷痕，而且神態

安詳，像是睡熟了一般，絲毫沒有負傷之後的痛苦之色。

淡金臉人走到雲飛白身邊，說道：「雲兄看他們口中，是否有何異樣？」

雲飛白依言伸手朝一個莊丁的下顎輕輕捏了一把，那莊丁張開了嘴，登時從嘴角間流出一口鮮血，血中還雜有許多碎肉。

雲飛白驚奇的抬起頭來，望望淡金臉人，問道：「這是如何致死的？」

淡金臉人淡淡一笑道：「雲兄不妨把他翻過身來，再查看他背後，就可分曉了。」

雲飛白依言把那莊丁的屍身翻了過來，依然不見傷痕，心中正感奇怪。

淡金臉人道：「你不撕開他衣衫，如何看得呢？」

雲飛白心知藍如玉江湖經驗，勝過自己甚多，當下就用手撕開那莊丁背後的衣衫，果見後心「靈台穴」，端正正印着一個青黑色的掌印，而且掌印還凹入肉內，足有一分來深，不覺愕然道：「這是什麼手法？」

淡金臉人看得也有些意外，驚異的道：「此人一手『混元摧枯掌』，竟然已練到十成以上火候了。」

雲飛白緩緩站起，說道：「混元摧枯掌？在下怎會從未聽說過這個名稱？」

淡金臉人道：「我也是只聽義父說過，『混元摧枯掌』原是旁門異教陰功，練到八成火候，就可以在十步以外，遙擊敵人，中掌的人，因為事前毫無戒備，一下就被震碎內腑，故而逆血上衝，死後口中會含有被震碎的內臟，但死時並不覺得痛苦，所以和常人無異了。」

雲飛白由衷的道：「藍兄果然淵博得很！」

淡金臉人目中飛過一絲甜甜的笑意，但口中依然淡淡的道：「雲兄誇獎了。」

一面回頭朝甘祿道：「甘管事，天色將亮，你要他們先把這幾人的屍體運回莊去埋了，還有，大廳上也有四具賊人的屍體，一併埋了，目前你們甘莊主和小姐下落不明，今晚之事，暫勿聲張出去。」

甘祿只道他是雲公子邀來助拳的人，連連躬身道：「小的省得，雲公子四位，不同莊上去了麼？」

淡金臉人道：「你們先回去，我和雲兄要在这片竹林中查勘一番再回去。」

雲飛白看她處事有條不紊，心中暗暗佩服。甘祿答應一聲，立即招呼幾名莊丁進來，把甘福等八具屍體運回莊去。

雲飛白問道：「藍兄是否看出殺害甘福等人的兇手來歷了？」

淡金臉人微微搖了搖頭，沉吟着凝重的道：「江湖上會使『混元摧枯掌』的人並不多，但一時也不易想得出是誰來？雲兄，咱們在這片林中，仔細察看，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迹，亦未可知，春雨、秋霜，你們守在這裡，不用進來了。」

說着，緩緩舉步，往竹林深處行去。

雲飛白跟在她身後，說道：「這人要在竹林中殺害八名莊丁，其故何在呢？」

淡金臉人邊走邊道：「也許今晚甘明珠約我到插花廟後山赴約之時，此人却和甘莊主約在竹林中見面，甘福等人忠心耿耿，暗中隨着主人身後而來，那人不願人知，自然要把他們殺之滅口了。」

雲飛白聽得一呆，連連點頭道：「藍兄果然料事如神，這些事，在下想也想不到。」

「我也只是依常理推測罷了！」

淡金臉人輕笑道：「你呀，你想不到的事情可多着哩！」

雲飛白道：「這麼說，甘老伯極可能是被他們劫持去了。」

淡金臉人道：「這還用說？」

雲飛白又道：「那麼甘姑娘也是被他們劫去的麼？」

淡金臉人回頭道：「一雙明亮得像星星般的眼光，瞟了他一眼，說道：『你方才那句甘老伯被人劫持，應該是實，這句甘姑娘被劫，才是主題吧？』」

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一紅，說道：「藍兄休得取笑，在下是因老伯遭人劫持，和甘姑娘同轉莊上，中間相隔已有一兩個更次，不知是不是這批賊人劫去的？」

淡金臉人道：「不是他們，難道還會是我劫持了她麼？」

雲飛白突然心中一動，暗道：「自己和甘姑娘同去插花廟，是她堅持要甘姑娘先回來，如今甘姑娘無故失蹤，究竟有沒有回到莊上來，也沒人知道，是七色劍陣主人劫持了甘姑娘，亦未可知。」



玫瑰劍

6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前文提要：雲飛白趕返甘家莊，遭四名云人圍攻，幸紫袍老者率「七色劍陣」趕來解圍。雲在莊後林中，發現莊丁甘福等人，遭「混元摧枯掌」擊中，慘死林內，而甘老伯與甘姑娘則遭劫持，生死未卜。……

六、行蹤何離奇

淡金臉人看他沒有說話，忍不住嗤嗤的笑道：「你一定是懷疑我了，甘明珠有沒有回來，如今沒有一個人可以證明，說不定就是我把她藏起來了，對不對？」

雲飛白被她一語猜中，心裡暗暗一凜，付道：「此女心思週密，料事如神，自己倒要小心應付才好。」

一面故意淡淡一笑道：「這是你太多心了。」

「不是我多心。」

淡金臉人低笑一聲道：「這明明是你多心咯！」

她邊說邊走，一路看得十分仔細，但走過偌大的一片竹林，依然毫無發現。

一回工夫，兩人又已回到原地，雲飛白道：「藍兄可曾發現了什麼了嗎？」

淡金臉人道：「你不是和我走在一起麼，我發現了什麼，你也應該看到呀！」

雲飛白道：「藍兄現在有何打算？」

淡金臉人道：「我們回去再作計較。」

雲飛白道：「藍兄要回甘家莊去？」

淡金臉人道：「自然回甘家莊去了。」

一行四人，回到莊上，天色已現微明。甘祿已把甘福等人和大廳上四個黑衣人，一

起在後園埋了，看到雲飛白等人回來，立即迎了上來，說道：「雲公子，莊主和小姐無故失踪，全仗雲公子二位去救人了。」

雲飛白道：「管家只管放心，在下和這位藍兄，自會盡力把甘老伯和小姐找回來的。」

淡金臉人道：「雲兄請在大廳稍坐，我去換件衣衫就來。」

說罷，帶著春雨、秋霜往右廂房行去。天色只要有一點黎明，很快就會大亮了。

這不過一回工夫的事，只見從右廂房中走出一個身穿藍長衫，手持摺扇的俊俏書生來，朝雲飛白拱拱手道：「有勞雲兄久候了，咱們走吧！」

雲飛白一怔，才認出他是藍如玉（淡金臉人來，不覺笑道：「妳怎麼換了裝了？」）

藍如玉俏皮的笑道：「雲兄風度翩翩，人如玉樹臨風，我那副樣子，怎好和你走在一起？」

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一紅，笑道：「藍兄休得取笑，像藍兄這樣的人品，才當得如玉樹臨風呢！」

他這句話，把「藍如玉」三個字都嵌了進去。

藍如玉自然聽得出來，目中神采一閃，口中輕囁一聲道：「真的麼？」

接著又輕笑一聲道：「雲兄果然是絕頂聰明

的人，我本來就想和你說，咱們這一路上，我叫你雲兄，你就叫我藍兄好了，我還沒說，你就先稱呼我藍兄了。」

雲飛白問道：「我們要在那裡去呢？」

藍如玉道：「你心裡不是急著想去找一個人麼？我帶你去找她呀！」

雲飛白道：「妳知道甘姑娘在那裡麼？」

藍如玉輕輕的道：「瞧你，一句話就說到你的心坎裡去了。」

雲飛白臉上一紅，說道：「其實我認識甘姑娘，和認識藍兄，是在同一時候，只是她無故失踪，在道義上，我們應該找到她才是。」

「不用跟我解釋。」

藍如玉輕輕的道：「人家和你是世交，我可不是。」

雲飛白被她說得臉更紅，故意岔開她話頭，口中「噢」了一聲，問道：「藍兄還有二位姑娘呢？」

藍如玉道：「我要她們從後園走了。」

雲飛白問道：「我們這就要走嗎？」

「是啊！」藍如玉神秘一笑道：「你不用多問，只要和我一起走就是了。」

雲飛白道：「好，在下不問就是了。」

說著抬抬手道：「藍兄請。」

藍如玉朝他一笑，舉步走在前面。兩人出了大廳，甘祿望望藍如玉，心中覺得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住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奇怪，但又不肯多問，只是朝雲飛白問道：「雲公子要走了麼？」

雲飛白道：「我和這位藍兄，是找你家小姐去的。」

甘祿發愁的道：「那麼莊主呢？」

藍如玉叮囑道：「我們此行，行踪必須十分隱秘，如能順利先救出你家小姐，再設法去救你們莊主，不過管家不可吐露口風，只說我們已經走了，你知道麼？」

甘祿連連點頭道：「小的知道，小的決不會亂說的。」

「那就好。」

藍如玉點點頭，摺扇輕搖，回頭道：「雲兄，我們走吧！」

兩人離開甘家莊，藍如玉和雲飛白並肩而行，還不時的用摺扇指點著田坂村落，邊走邊談，旁人看來，他們好像是同窗好友，到郊外散步來的一般。

雲飛白看她一路談笑自若，舉止從容，吐屬雋雅，果然一派書生模樣，對她印象，不覺漸漸改變，心中忖道：「此女生性爽朗，不像是黑道中人，怎麼會是兇名久著的七色劍主人呢？」

但她一路行來，既未放腿狂奔，並不像要趕去救人的樣子，心中還是疑惑不止，幾次要待開口探詢，都被她拿話岔了開去，一時不知她葫蘆裡賣什麼藥？

這樣走了二十來里路程，藍如玉摺扇一指，回頭道：「雲兄，前面就是穎州府了……」

雲飛白忍不住問道：「我們要去穎州府麼？」

藍如玉朝他微微一笑道：「雲兄大概聽不住了，我不是和你說過麼，你只要和我一起去，一切由我來安排，你不用多問，我保證把你的心人救出就是了。」

雲飛白俊臉一紅，說道：「在下已經說過了，我和甘姑娘只是才認識的。」

藍如玉抿了抿嘴，說道：「那你這一路行來，怎麼老是心不在焉的？」

雲飛白心中暗道：「好啊！妳一再取笑於我，難道我不會調侃妳麼？」

這就笑了笑道：「藍兄這可不能怪我呀！」

藍如玉道：「為什麼？」

雲飛白淺笑道：「有女同行，在下自然要心不在焉了。」

藍如玉格的一聲嬌笑，迴目嘆道：「原來你也不老實。」

雲飛白笑道：「在下本來很老實，若是不老實的話，那也是藍兄帶壞的了。」

藍如玉道：「好啊，半天工夫，就把你帶壞了，看來我這朋友，你就交不得了。」

雲飛白一拱手道：「能和藍兄論交，在下真是三生有幸。」

這回，藍如玉的粉臉也飛紅起來，輕啞道：「貧嘴。」

不多一回，兩人便已趕到穎州（今阜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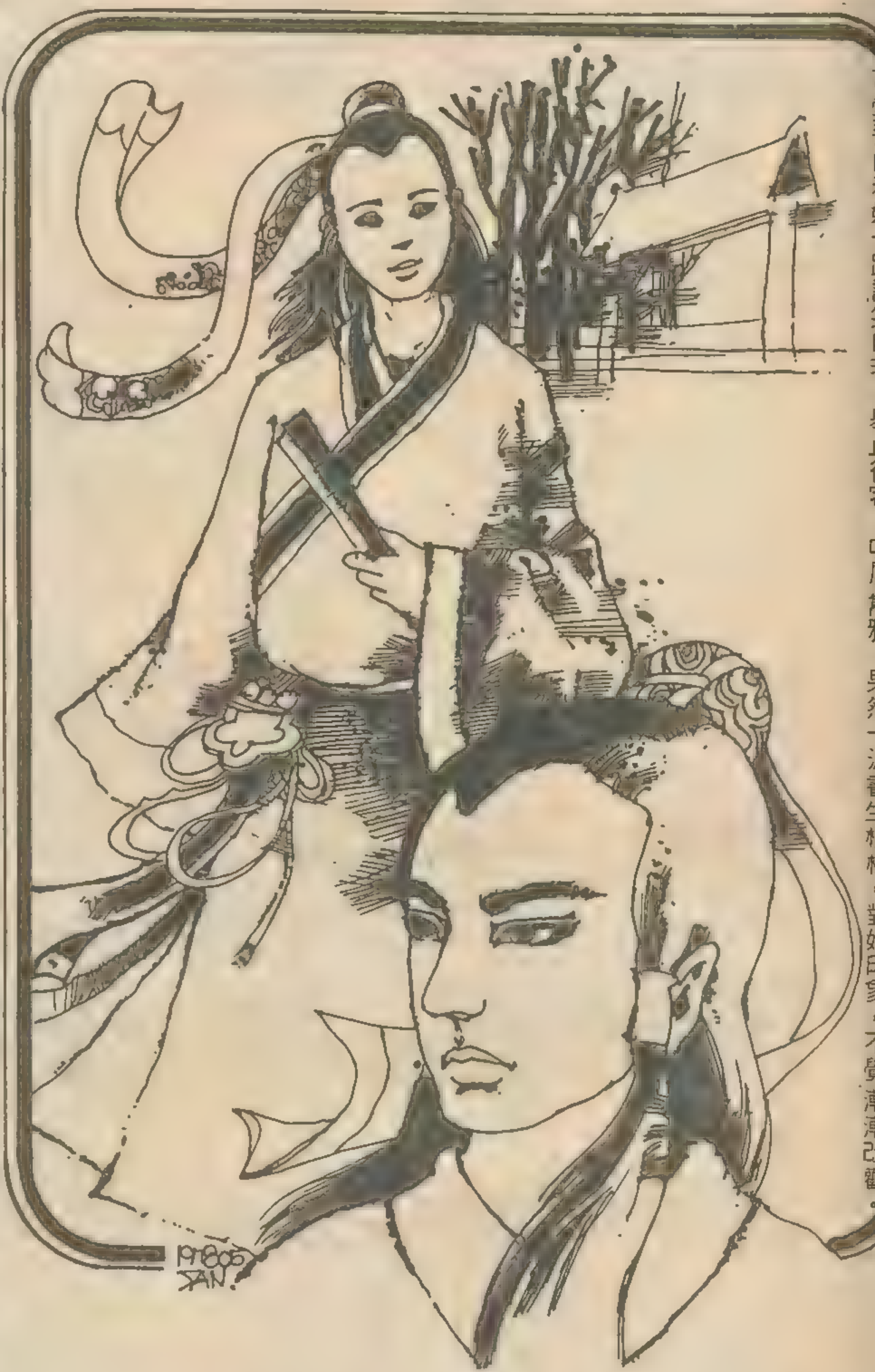
這裡地當穎、沙二水之會，為豫、皖交通要途，水陸碼頭，貨積如山，可說是皖北商業重鎮，又是府治所在，街道寬闊，市肆櫛比，行人車馬，熙攘往來，一片昇平熱鬧景象。

藍如玉回過頭來低聲的道：「雲兄，從現在起，為了防人耳目，你莫要再提什麼事了。」

雲飛白自知她年紀雖和自己相彷彿，但江湖經驗却比自己老練得多，她這麼叮囑自己，必有原因，點頭笑道：「我一切聽妳的就是了。」

藍如玉嫣然一笑道：「你真肯聽我的就好了。」

接著道：「目前離午牌還有一回，咱們先去找家客店落腳。」



雲飛白看她一路談笑自若，舉止從容，吐屬雋雅，果然一派書生模樣，對她印象，不覺漸漸改變。

雲飛白道：「這時候就要找客店落腳麼？」

藍如玉回頭笑道：「你剛才還說一切都聽我的，怎麼又問了？」

雲飛白道：「好，我不問。」

藍如玉淺笑道：「我知道你不問比什麼都難過，咱們昨晚已有一夜不睡，不養足精神，如何去辦事？再說，救人之事，也總得到晚上才行呀！」

她這話說得很輕，生似防人聽去一般。

說話之時，她已領著雲飛白折入一條橫巷，迎面正好有一家興隆客店，一排三間門面，甚是氣派，一看就知道是上等客肆。

兩人剛走近店門，就有一名伙計在門口迎著道：「二位公子爺要打尖？」

藍如玉道：「我們要兩間上等客房。」

客店伙計都是勢利眼，看到這二位公子人品出眾，那敢怠慢，連連哈腰道：「有，有，小的替二位公子帶路。」

引著兩人來至上房，打開兩間房門，讓兩人看了，然後又陪笑道：「這兩間最是寬敞，也最清淨了，不知可合公子爺的意麼？」

藍如玉道：「就這兩間好了。」

店伙計連連應是，退了下去，一回送上臉水，又沏了一壺上品六安茶，才行退去。

兩人洗了把臉，藍如玉倒了一壺茶，說道：「雲兄，請喝茶。」

雲飛白道：「我自己來。」

藍如玉朝他溫婉一笑道：「你還和我這樣客氣則甚？」

她自己倒了一壺，在對面椅上坐下，玉掌托著茶盞，輕輕喝了一口，說道：「我真沒想到會和雲兄走在一起。」

雲飛白道：「我也沒有想到之事。」

藍如玉輕笑道：「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不打不成相識吧！」

剛說到這裡，忽然輕輕放下茶盞，口中喝道：「什麼人？」

喝聲出口，人已離座飛起，一下掠到門口，伸手拉開房門，動作極為輕捷。

只見一名店伙彎著腰站在門口，陪笑道：「小的就是沖開水來的。」

藍如玉看了他一眼，冷聲道：「你待會再來沖。」

到會和雲兄走在一起。」

雲飛白道：「我也沒有想到之事。」

藍如玉輕笑道：「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不打不成相識吧！」

剛說到這裡，忽然輕輕放下茶盞，口中喝道：「什麼人？」

喝聲出口，人已離座飛起，一下掠到門口，伸手拉開房門，動作極為輕捷。

只見一名店伙彎著腰站在門口，陪笑道：「小的就是沖開水來的。」

藍如玉看了他一眼，冷聲道：「你待會再來沖。」

那店伙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藍如玉嘴角微微一撇，隨手關上了門，雲飛白却並未在意。藍如玉回到椅上坐下，兩人隔著一張小几，品茗閒聊，快近午刻，只聽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

藍如玉道：「是誰？」

只聽先前那個店伙，在門外道：「二位公子午餐要出去吃，還是小的去叫？」

藍如玉道：「你進來。」

那店伙推門而入，藍如玉吩咐道：「你去大街上同慶酒樓要他們做幾個可口的酒菜送來。」

店伙答應一聲，又隨手關上了門，去了不久，就領著同慶樓的伙計走入，在房中擺好一張小桌子，端上七八式菜餚，和一小桶白飯，方始退出。

藍如玉含笑笑道：「雲兄，我們快點吃吧！」

同慶樓的伙計，名聞遐邇，果然十分可口，藍如玉只吃了一小碗飯，便自停筷，雲飛白却連吃了三碗飯。

飯罷，店伙收拾過碗盤，藍如玉也站起身來，低聲道：「雲兄昨晚一夜未睡，現在可以好好睡一覺了，必須養足精神，我也要回房去休息了。」

說完，翩然朝隔壁房中走去。

雲飛白一晚未睡，確實有些困倦，這就掩上房門，和衣在床上躺下。那知睡下之後，闔上眼皮，甘明珠和藍如玉兩個纖影，不時的在腦際浮現出來。一個嬌柔而帶些嬌氣，一個爽朗明艷，有如春蘭秋菊，各佔一時之勝！

尤其從昨晚到今天，短短幾個時辰之中，竟一連串發生了許多如夢如幻，離奇變幻的事，却又整理不出一點頭緒來。想著，想著，漸漸也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這一覺，直睡到上燈時分才被剝落叩門聲驚醒，急忙起床，開門出去。

只見藍如玉盈盈的走了進來，說道：「雲兄，時間不早了，快去洗把臉，我們上同慶樓喝酒去。」

說著，朝他暗暗使了一個眼色。

雲飛白不知她跟自己使眼色，究竟是什麼意思，只得含糊答應，洗了把臉，兩人相偕走出客店。

這時華燈初上，正是街上最熱鬧的時候，同慶樓五間門面，燈光輝煌，兩人上得樓來，找到一處臨街的桌子坐下。

藍如玉要過酒菜，就和雲飛白一面喝茶，一面低聲談笑著。

雲飛白從昨晚到今天，他和藍如玉相處的時間稍久，越發覺得她內心善良，個性坦爽，決不是北嶺七星那等窮兇極惡之人，心中有著疑問，幾次要想伺機試探，但總覺對方是個姑娘家，不好出言詢問人家隱私，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藍如玉冰雪聰明，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自可猜得到幾分，但她故作不見，只是和他談些不相干的話。

談的雖是不相干的話，但兩人還是談得十分投機。

雲飛白對她真有相見恨晚之感，只是有些話只能放在心裡，不敢表露出來。

堂倌陸續送上酒菜。藍如玉一手拿起酒壺，替雲飛白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雲飛白道：「藍兄，我不會喝酒。」

藍如玉笑了笑道：「不會喝，不會學麼？準備喝醉，很快就學會了。」

「哦！不！」雲飛白道：「我們今晚不是……」

問，幾次要想伺機試探，但總覺對方是個姑娘家，不好出言詢問人家隱私，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藍如玉冰雪聰明，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自可猜得到幾分，但她故作不見，只是和他談些不相干的話。

談的雖是不相干的話，但兩人還是談得十分投機。

雲飛白對她真有相見恨晚之感，只是有些話只能放在心裡，不敢表露出來。

堂倌陸續送上酒菜。藍如玉一手拿起酒壺，替雲飛白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雲飛白道：「藍兄，我不會喝酒。」

藍如玉笑了笑道：「不會喝，不會學麼？準備喝醉，很快就學會了。」

「哦！不！」雲飛白道：「我們今晚不是……」

藍如玉急忙朝他使了一個眼色，大笑道：「今晚我們不醉不歸，來，雲兄，我敬你。」

她舉起酒杯，衝在嘴邊，一面以「傳音入密」說到：「雲兄，你少喝一點就是了，但一定要裝出喝酒的樣子。」

說完，一口把酒喝乾。

雲飛白不知她此舉用意何在，但却依言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兩人邊談邊喝，旁人看來，倒像是酒逢知己，不時的在乾杯哩！

藍如玉喝了幾杯酒，臉上已經浮現出一片酡紅，一雙黑白分明的星目，也有些水汪汪了！

（她臉上雖然經過易容，易容就是今天的化粧術，經過化粧的臉孔，雖可改變和掩飾去原來的面貌，但還是本來真實的臉孔，所以喝了酒，仍然會臉紅，這和戴面具不同，戴了面具，就看不到臉紅了，藍如玉改扮淡金臉人，戴的是面具，這回扮少年公子，使的是易容術，這兩者自有很大的區別了！）

酒醉飯飽，兩人會帳下樓，同轉客店，一名店伙緊跟著兩人身後走入，沏上了茶，才躬身退去。

藍如玉認出他正是下午在房門口窺聽自己兩人說話的那個伙計，心中暗暗冷笑，舉手端起茶盞，湊著鼻子聞了聞，才低聲道：「雲兄，你看我們的茶裡，有沒有異樣？」

雲飛白依言端起茶盞，仔細看去，茶色澄黃，有著淡淡的清香，絲毫看不出異處，不覺一楞，抬目道：「怎麼？」這茶中會有人做了手脚？」

藍如玉輕輕點了下頭，低聲道：「我們就給他來個將計就計，不然，我們只要一走，對方立時就會知道我們行蹤了。」

接著又和他低低說了幾句，說完，站起身，把兩盞茶倒入面盆之中，然後倚著茶几，閉上了眼睛。

雲飛白也依言往床上斜躺下去，側轉身子，故意用衣袖覆蓋住半個面孔，可以微啟一目。

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果然聽到房外走廊上響起輕微的脚步聲，及門而止，接著房門緩緩開啓，一條人影迅快閃了進來！

雲飛白微啟一目，朝他望去，這人正是方才沖茶來的那個店伙，只見他目光左右亂轉，行動極為小心，看到兩人都已昏迷過去，臉上不禁閃過一絲笑意，緩緩走近藍如玉身邊，突然雙手齊發，十指如風，朝她身上疾落！

雲飛白從昨晚到今天，他和藍如玉相處的時間稍久，越發覺得她內心善良，個性坦爽，決不是北嶺七星那等窮兇極惡之人，心中有著疑問，幾次要想伺機試探，但總覺對方是個姑娘家，不好出言詢問人家隱私，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藍如玉冰雪聰明，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自可猜得到幾分，但她故作不見，只是和他談些不相干的話。

談的雖是不相干的話，但兩人還是談得十分投機。

雲飛白對她真有相見恨晚之感，只是有些話只能放在心裡，不敢表露出來。

堂倌陸續送上酒菜。藍如玉一手拿起酒壺，替雲飛白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雲飛白道：「藍兄，我不會喝酒。」

藍如玉笑了笑道：「不會喝，不會學麼？準備喝醉，很快就學會了。」

「哦！不！」雲飛白道：「我們今晚不是……」

藍如玉急忙朝他使了一個眼色，大笑道：「今晚我們不醉不歸，來，雲兄，我敬你。」

她舉起酒杯，衝在嘴邊，一面以「傳音入密」說到：「雲兄，你少喝一點就是了，但一定要裝出喝酒的樣子。」

說完，一口把酒喝乾。

雲飛白不知她此舉用意何在，但却依言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兩人邊談邊喝，旁人看來，倒像是酒逢知己，不時的在乾杯哩！

藍如玉喝了幾杯酒，臉上已經浮現出一片酡紅，一雙黑白分明的星目，也有些水汪汪了！

（她臉上雖然經過易容，易容就是今天的化粧術，經過化粧的臉孔，雖可改變和掩飾去原來的面貌，但還是本來真實的臉孔，所以喝了酒，仍然會臉紅，這和戴面具不同，戴了面具，就看不到臉紅了，藍如玉改扮淡金臉人，戴的是面具，這回扮少年公子，使的是易容術，這兩者自有很大的區別了！）

酒醉飯飽，兩人會帳下樓，同轉客店，一名店伙緊跟著兩人身後走入，沏上了茶，才躬身退去。

藍如玉認出他正是下午在房門口窺聽自己兩人說話的那個伙計，心中暗暗冷笑，舉手端起茶盞，湊著鼻子聞了聞，才低聲道：「雲兄，你看我們的茶裡，有沒有異樣？」

雲飛白依言端起茶盞，仔細看去，茶色澄黃，有著淡淡的清香，絲毫看不出異處，不覺一楞，抬目道：「怎麼？」這茶中會有人做了手脚？」

藍如玉輕輕點了下頭，低聲道：「我們就給他來個將計就計，不然，我們只要一走，對方立時就會知道我們行蹤了。」

接著又和他低低說了幾句，說完，站起身，把兩盞茶倒入面盆之中，然後倚著茶几，閉上了眼睛。

雲飛白也依言往床上斜躺下去，側轉身子，故意用衣袖覆蓋住半個面孔，可以微啟一目。

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果然聽到房外走廊上響起輕微的脚步聲，及門而止，接著房門緩緩開啓，一條人影迅快閃了進來！

雲飛白微啟一目，朝他望去，這人正是方才沖茶來的那個店伙，只見他目光左右亂轉，行動極為小心，看到兩人都已昏迷過去，臉上不禁閃過一絲笑意，緩緩走近藍如玉身邊，突然雙手齊發，十指如風，朝她身上疾落！

玫瑰劍

7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前文提要：
藍如玉易釵而弁，與雲飛白離甘家莊趕至
穎州落店，雲認為時尚早，藍謂昨晚一宵
未睡，應略事休息，及晚二人由酒館返，
發現茶水有異，乃故作昏迷，旋見一店
伙潛入，走近藍時，突雙手齊發，襲藍
要害。

七、小樓兇險多

這假扮店伙之人出手奇快，認穴奇準，這下
十指同發，使人猝不及防，若是換了個武
功較差的人，縱然早已備有，也會措手不及！
但藍如玉身為七色劍主人，一身武學，豈同
等閒，沒待店伙十指酒落，早已屈指輕彈，一
縷指風，先彈中了店伙胸下「血阻穴」，那店
伙立時被定在那裡，上身微撲，兩手箕張作勢，
再也動彈不得！

藍如玉站起，朝雲飛白微微一笑道：「我
等的就是他，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雲飛白道：「妳為什麼等他呢？」
藍如玉看了他一眼，才道：「你呀，真是初
出茅廬，一點江湖閱歷也沒有，這人假扮店伙
隨時隨地都在伺候著我們，我們若是不把他制
住，只要我們一走，他就發出消息，等我們趕
到地點，人家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別說救人，
只怕我們也要束手就縛了呢！」

雲飛白經她一說，不覺恍然大悟，由衷的點
頭道：「藍兄說得極是，如論江湖經驗，兄弟
比藍兄差得太多了。」
藍如玉朝他嫣然一笑道：「你這句話，還差
不多。」
伸手取一錠銀子，放在几上，回頭道：「雲
兄，我們快走。」打開後窗，雙腳一點，人
已穿窗而出。

雲飛白跟著穿窗而出，兩條人影一前一後，
直如兩點流星，越過城牆，一路飛奔。
雲飛白發現藍如玉領著自己，又朝早晨來的
那條路奔了回去，忍不住問道：「藍兄我們又
要趕回甘家莊去麼？」
「差不多。」藍如玉回頭一笑，說道：「我
們早上離開甘家莊，現在又趕回去，你是不是
覺得奇怪？」
雲飛白道：「在下確實有些不解。」
藍如玉道：「我們此去，是不是要去救人？」

雲飛白道：「是啊。」
藍如玉道：「救人是不是要乘人不備，才能
救得出來？」

雲飛白道：「不錯。」
「這就對了！」
藍如玉一笑道：「我們早晨離開甘家莊，對
方自然認為我們已經走了，現在再趕回去，乘
他們疏於防範，救人不是容易下手麼？」
雲飛白道：「藍兄真是機智過人，心思縝密，
在下佩服之至！」

藍如玉聽了他的誇讚，心頭也有著說不出的
喜悅，甜甜一笑道：「你到現在才知道！」
「哦！」雲飛白忽然低低一聲，問道：「藍
兄，我們到那裡去救人呢？」
藍如玉神秘一笑道：「你現在不用多問，到
時自知。」

兩人口中說著，脚下卻絲毫沒停，一路朝前
奔行。漸漸甘家莊已在望，藍如玉忽然捨了
大路，朝左側一條小徑上奔去。
不多一回，奔近一座小山，她循著崎嶇小徑
，朝小山上走去。這小山上種的都是毛竹，竹
林濃密，藍如玉走到竹林深處，口中忽然發出一
聲夜梟的鳴聲。
緊接著只聽遠處也傳來了兩聲夜梟的鳴聲。
雲飛白的心中有些明白，付道：「這大概是
她和手下的連絡記號了！」
心念方動，突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
飛身落地，朝藍如玉抱拳一禮，躬身道：「小
婢春雨，叩見主人。」
藍如玉點點頭，問道：「他們可有動靜？」
春雨道：「沒有，莊上一直毫無動靜。」
藍如玉問道：「也不見有人出入麼？」
春雨道：「沒有，小婢一直在山上隱身窺伺，
始終不曾見到一個人，好像這座莊院，只是一
座沒有人的廢宅。」
「這怎麼會呢？」
藍如玉正在沉吟之際，又是「嘶」的一聲輕
響，一道人影直射而入，落到地上，拱手道：

「小婢秋霜叩見主人。」
藍如玉問道：「妳來得正好，我要他們分別
在幾處交通要道上佔了樁，可有什麼消息？」

秋霜道：「入晚之後，小婢遵照吩咐，巡視
了他們佔樁埋伏之處，據他們說，從早迄晚，
這幾條路上，都沒有扎眼的人經過。」
藍如玉攢了攢眉，說道：「這就奇了！」
她似乎對自己的判斷，具有深信，因此對二
婢的報告，深感懷疑，一言不發，穿竹林，
朝山徑上盤曲而上。

雲飛白和春雨、秋霜三人只是跟著她身後而
行，片刻工夫，已經登上山頂。
藍如玉依然一言不發，逕自往小山北首步去，
這裡正好有一方大石，她舉步跨上大石，一
雙明亮的眼睛一霎不霎，朝山下投下。
雲飛白跟著她跨上大石，凝足目光，跟著看
去！原來這小山後面，依然是一片濃密的竹林，
山下右方，一片竹林之間，矗立著一座高大的
莊院，時在深夜，看不清莊院中的情形，但
覺黑壓壓的一片，似是覆蓋極廣，只是不見一
點燈火。

藍如玉回過頭來，低低的道：「雲兄看清楚
了麼？」
雲飛白道：「在下看不清楚。」
藍如玉微笑道：「我不是問你看清楚這座莊
院中的情形，我是說，你可看出這座莊院的位
置來了？」
雲飛白道：「這座莊院在一片竹林環繞之中
……」
藍如玉盈盈一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
雲飛白愕然道：「在下只說對了一半？那麼
還有一半呢？」
「還有一半你沒有看出來。」
藍如玉偏頭斜視著他，伸手指左前方較遠
之處，說道：「你再看看那裡是什麼？」
雲飛白順著她手指之處看去，說道：「那裡
也是一座莊院。」



1978.5 SAN

期星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25
創刊於1972年11月11日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為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對了！」藍如玉笑了笑：「那裡就是甘家莊。」

雲飛白道：「在下只看到一座莊院，卻沒認出是甘家莊來。」

藍如玉輕笑一聲，又道：「你看，從甘家莊後園出來，不過一箭之遙，就是這片竹林了。」

雲飛白點點頭，沒有說話。

藍如玉接下去又道：「今天早晨，我們曾在那片竹林裏搜索了一回，對麼？」

雲飛白依然點點頭，他急於想聽她的下文。

藍如玉低聲道：「當時我走在前面，發現了一件事……」

這回雲飛白忍不住問道：「妳發現了什麼？」

藍如玉道：「竹林中，到處都是落下的竹葉，鋪得厚厚的，自然很難發現足跡，但在一株竹身上，給我發現了五道極細的指甲痕跡……」

雲飛白道：「當時妳怎麼沒有說呢？」

「那時也許附近有人隱伏，我如何能說呢？」

藍如玉接著解釋道：「我看那指甲痕跡極細，而且從指甲的痕跡看去，這人手掌纖細，那一定是女子留下的了。」

雲飛白變然道：「妳說是甘姑娘留下的了？」

「瞧你，一說到她，就急成這個樣子！」

藍如玉斜睨一笑，續道：「這情形很可能是她被誘到這片竹林裡來，爲人所擒，她用手抓住了竹身，企圖掙扎，但終於還是被對方強行擄去，才留下了五道指甲痕跡。」

雲飛白道：「這和這座莊院有什麼關係呢？」

「自然有了。」藍如玉解釋道：「竹身上留的五道痕跡，就是朝這個方向來的，這座莊院和甘家近在咫尺，如果有某一幫人，計謀對甘家下手，這是最後的落腳之處……」

雲飛白道：「當時妳不是也計謀對甘伯伯下手麼？」

「是的。」藍如玉道：「但我只是要甘春霖

爲主，在下都聽妳的就是了。」

藍如玉忽然柔聲低低的道：「雲兄，這是我在江湖上比你多走了幾天，今晚之事，可能步步都有兇機，我這樣安排，你不會怪我太自大吧？」

她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溫婉，情意綿綿！

雲飛白忙道：「藍兄不用多心，在下怎麼會怪藍兄的呢？」

藍如玉目光如水，欣然道：「只要雲兄不多心，我就安心了。」

說完，回身走下大石，朝春雨、秋霜二人招了招手。

原來春雨、秋霜眼看兩人並肩站在大石上說話，故意退後了幾步，這時看到主人朝她們招手，才雙雙走了過來。

藍如玉附著她們耳朵，低低說了幾句。兩婢躬身領命，轉身飛奔而去。

藍如玉回頭道：「雲兄，我們也可以下去了。」

雲飛白跟著她穿竹林，朝山下走去。

兩人一路提氣疾行，不過蓋茶工夫，便已到了莊院側面。藍如玉腳下一停，悄聲道：「雲兄，咱們從這裡進去，但你必須記住方向，待回如能救人救出，就必須循此路退出，自會有人接應。」

雲飛白問：「藍兄，妳呢？」

藍如玉看他關心到自己，心頭不覺一甜，低聲道：「如果甘明珠確在這裡，你救了人，他們自然要全力攔截，那就難免有一場惡戰，你不用管我，只管先走。」

雲飛白遲疑的道：「這個……」

藍如玉甜甜一笑道：「我自自有脫身之法，你放心吧！」

她說出「放心」二字，臉上不禁微微一紅。

雲飛白道：「好，在下記下了。」

藍如玉道：「那就進去吧！」

兩人雙足一點，同時縱身而起，一下躍上圍牆。藍如玉身輕如燕，搶先飛身落地，目光迅速疾朝四週一瞥，發現自己兩人進來的地方，正在莊院後面的花園之中，樹木蔥鬱，遠處隱隱有亭台樓閣，只是在夜色之下，煙霧繚繞，看去極爲隱晦。

雲飛白隨著藍如玉落到地上，低聲道：「藍兄，這裡像是後園，咱們該繞到前進去才是。」

藍如玉道：「我們先查看了後園情形，再往前進逐一搜索，也是一樣。」

說話之時，已經翻翻朝一條石砌小徑中行去。

這座花園佔地極廣，到處都是花林，中間穿插著不少石砌小徑，兩人穿花而行，中間穿影迷離，倒也用不著隱藏身形。

不多一回，已經繞行過一座高聳的樓宇，樓上不見燈火，也沒有半點人聲，再折而向南，是一泓略呈橢圓形的池水，沿池遍植楊柳，隨風搖曳。

這一路行來，居然不曾發現有人攔阻。

雲飛白心中暗道：「莫非這座莊院，真的沒有人住？藍如玉認爲甘明珠可能被拘持到這裡來，也只是憑她猜想而已！」

但既已進來了，藍如玉是個自信極強的人，自己也不好說，只得一路搜索過去再說了。

兩人沿池而行，跨過小橋，剛走到一座涼亭前面，陡聽一聲女子的尖叫之聲，從遠處傳了過來，夜深人靜，這聲尖叫，劃破沉靜，聽來甚是淒厲，也十分清晰！

藍如玉、雲飛白不由同時止步，雲飛白低聲道：「藍兄，這是女子尖叫的聲音。」

藍如玉道：「不錯，聽起來似乎不太遠！」

雲飛白道：「我們快走！」

「不忙」藍如玉一擺手，低聲道：「我們是來救人的，自以救人爲主，從現在起，你應該保持一段距離，記住了，遇到有人攔阻，都由我出手，你不用露面，你的任務，只是救人，好，現在讓我先行，你必須掩蔽行藏，等我走了一段路，你再跟上來和我會合。」

話聲一落，身形疾掠而起，循著那聲女子尖叫傳來之處尋去。

雲飛白依舊伏著路邊花林作爲掩護，遠遠跟蹤，和她保持了三丈左右的距離。

那聲女子尖叫，只有剛才叫了那麼一聲，就不再聽到第二聲了，黑夜之中，光憑這一聲尖

叫，又在遠處，自然很難找尋得到。

藍如玉剛掠過一處花棚，瞥見左前方一座小樓之上，似有火星一閃而沒，心中方自一動，立即停住身形，左手向身後打了個手勢。

雲飛白急忙跟了過去，低聲問道：「藍兄可是發現了什麼嗎？」

藍如玉悄悄用手指了指一角小樓，說道：「方才那小樓上似有火星閃動，咱們過去瞧瞧，不過，要慎防誘敵之計。」

雲飛白點點頭道：「在下省得。」

藍如玉當先朝小樓行去，她因剛才發現了一點火星，故而行動顯得十分小心，一路耳目並用，隨時隱秘身形，但這處小樓，巍然獨峙，四面是一片草坪，除了芊芊青草，周圍只有一排修剪整齊的矮樹，作爲藩籬，人到了矮樹附近，再要進入草坪，逼近小樓，就無處可以掩蔽行藏。

藍如玉迅快掠近矮樹，蹲下身子，雲飛白也緊隨著掠到，在她身邊蹲下身來。

兩人凝足了目力，看了一陣，小樓中黑沉沉的不見一點動靜，但據方才那聲女子尖叫的聲

●雲飛白正待伸手去解她手，忽然聽到一聲「轉下」，突然女子那，道穴上她解去手伸待正白飛雲●



看去，只見一個青衣女子，面向南首窗戶而坐

他看到的雖然只是一個背影，但從身材、髮型看去，極似甘明珠，心頭不覺一喜，急忙悄然穿窗而入，低聲叫道：「甘姑娘！」

那女子恍如不聞，只是坐着不動。

雲飛白心中暗道：「是了，她一定被人制住了穴道。」

這就迅快閃近過去，低聲道：「甘姑娘，在下救妳來了！」

正待伸手去解她身上穴道，那女子突然一下轉過身來，雙手疾發，朝雲飛白脅下襲到。

雲飛白在進入小樓，走近她身邊之時，自然早有戒備，此時一見青衣女子轉過身來，出手襲擊，立即翻身而退，目光一注，看清了對方面貌，不由得神情猛然一凜，失聲道：「妳……真是甘姑娘！」

那青衣女子，不是甘明珠還有誰。

（下期待續）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前文提要：藍如玉制住店伙，即與雲飛白離店，雲視所經路程，係趕返甘家莊頗以為異，藍謂甘莊後竹林間，另一巨宅，即係賊黨所居，偕登小山，窺伺良久不見動靜，乃相繼由後園入，正行之間，忽聞女子尖叫聲，循聲至一小樓，藍囑雲救人，雲入，果見一女子極似甘明珠，行漸近，女突轉身襲雲，視之，赫然甘也。

甘明珠冷冷一笑，說道：「是我，你還是束手成擒吧！」

雲飛白一手按劍，雙目只是凝注著她；但小樓中既無燈火，僅憑窗前一閃淡月月光，實在很難看得清楚，細聆她聲音，又似乎和甘明珠稍有異！

八、玉女雙嬌

甘明珠的聲音還帶點嬌稚，眼前此人却嬌脆而成熟！

雲飛白心中不覺一動，暗想：「看來這是預先佈置好的陷阱了！」

他全神保持戒備，一面故意裝作關心模樣，望著她道：「甘姑娘，妳怎麼了？是不是受了他們的要挾？」

「我很好。」

甘明珠格格的一聲輕笑，說道：「我只是勸你不用妄想頑抗了……」

身形倏然直欺過來，雙手翻處，尖尖十指，舒展如蘭，洒出一片指影，急襲而至！

就憑這一聲「格」的輕笑，雲飛白已可確定她不是甘明珠了！

就在此時，雲飛白感到身後微風一颯，也有人以快速身法欺近過來，幾縷指風，襲向幾處要害。

「哈哈！」雲飛白朗笑一聲道：「妳並不是甘姑娘。」

身形一側，從橫裡閃出，右腕抬處，「噲」的一聲，劍光乍閃，使了一招「物換星移」，一簇寒芒，流動如星，先左後右，（他從橫裡閃出，本來前後夾擊過來的兩人，就變成在他左右了）飛酒而出，把兩人逼退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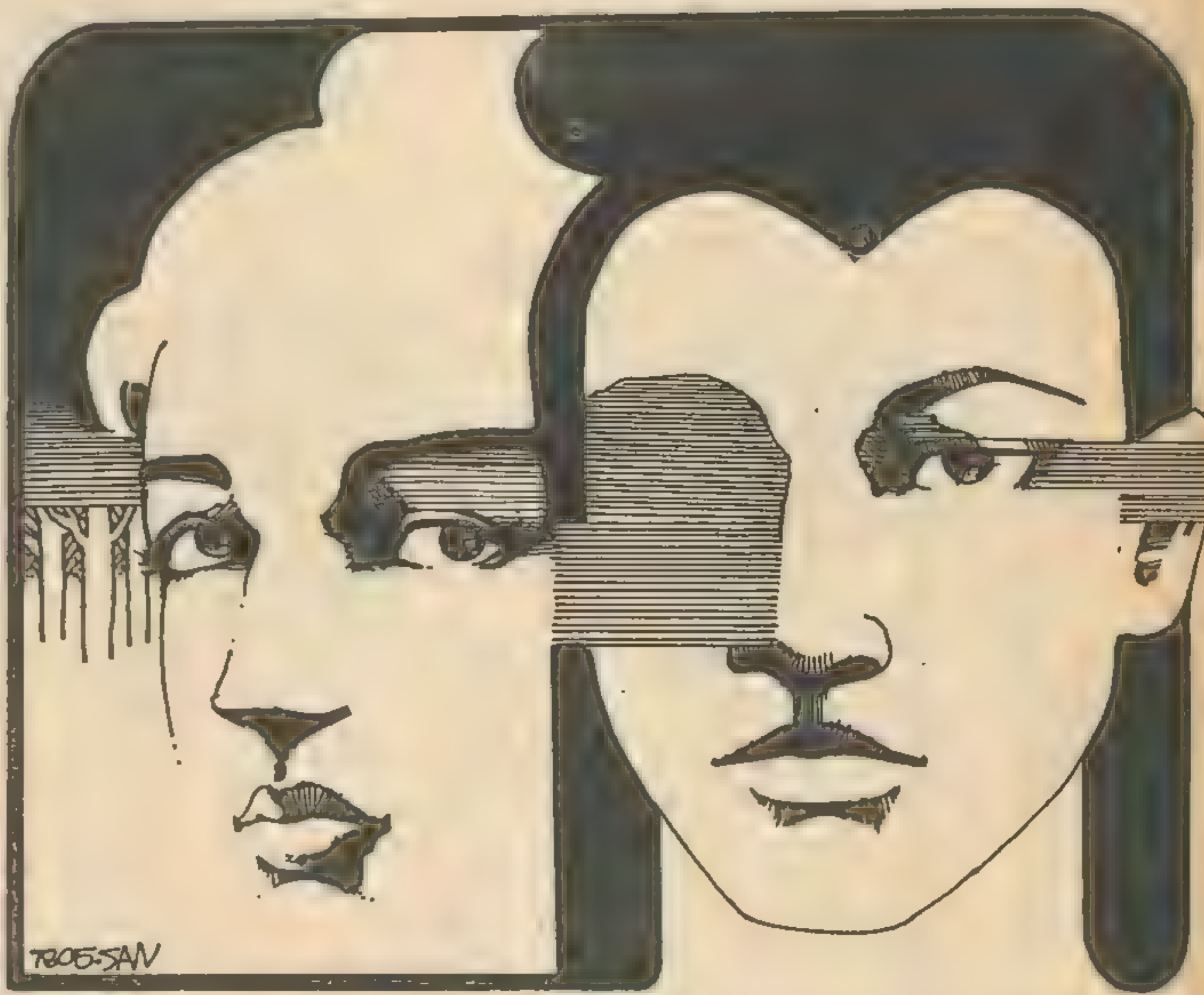
定睛看去，那襲向自己身後的人，也是一個女的，一身黑衣，看去身材苗條，年紀似乎不大。

假甘明珠又是格的一聲嬌笑道：「看不出你真還有一手！」

「刷」兩聲，兩女同時從腰間抽出兩柄銀光閃閃的寶刀，身隨刀進，但聽「鈴鈴」兩聲，兩道刀光，一左一右攻了過來。

雲飛白劍使「白鶴亮翅」，「噲」的一聲，接住了假甘明珠的刀勢，身形一轉，左手順勢推出，立掌如刀，一下推開黑衣女子執刀右腕。

假甘明珠嬌喝一聲道：「師妹，飛瓊乘輦，碧玉深藏。」



不敗！要想脫身，又談何容易？

就在他微一分心，手中稍緩得了一緩！

那黑衣女子陡然一刀斜捲過來，劃到左脅，雲飛白急忙閃身相避。

假甘明珠刷的一刀，由右劃到，口中嬌喝一聲：「着！」

這一刀快逾閃電，已劃上雲飛白的大腿。

雲飛白在匆促之間，左手倏出，使了一招「白鶴刷翎」，五指如爪，朝她執刀右肩推去。

這「白鶴刷翎」，原是他家傳的白鶴門的手法，（他父親雲薄天，乃是白鶴門名宿）由下向上推去。

假甘明珠這一刀由斜帶轉，劃向他大腿，上身自然向下微俯。

雲飛白手勢上撩，雖然志在推她右肩，但一個身子微俯，一個五指上推，這一錯之間，便已錯開了幾寸光景，等他手爪推到，也正是假甘明珠身子斜俯之際，一下就推在她鼓騰騰的右胸之上。

假甘明珠被他祿山之爪，推到乳上，自然又羞又急，身軀一顫，口中尖叫出聲，急急撒刀後躍。

也正虧雲飛白有此一推，她刀尖只是輕輕在他腿上劃過，但也被刀鋒劃破了寸許長一條，縱然不深，鮮血已是滲了出來。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雲飛白一手推出之際，那黑衣女子的寶刀又已遞到。

雲飛白還不知道自已這一記「白鶴刷翎」，刷在人家的什麼地方？一見黑衣女子一刀遞來，右手長劍順勢揮出，「噲」的一聲，封開了對方刀勢。

那黑衣女子寶刀被封出之際，耳中聽到師姐驚叫之聲，不知她傷在那裡？不覺攻勢為之一停，回頭問道：「師姐，妳可曾傷到那裡嗎？」

一個撒刀躍退，一個又停住了刀勢，這自然是一個好機會，雲飛白不假思索，突然雙腳一頓，

「刷」兩聲，兩女同時從腰間抽出兩柄銀光閃閃的寶刀，身隨刀進，但聽「鈴鈴」兩聲，兩道刀光，一左一右攻了過來。

雲飛白劍使「白鶴亮翅」，「噲」的一聲，接住了假甘明珠的刀勢，身形一轉，左手順勢推出，立掌如刀，一下推開黑衣女子執刀右腕。

假甘明珠嬌喝一聲道：「師妹，飛瓊乘輦，碧玉深藏。」

這一刀快逾閃電，已劃上雲飛白的大腿。

雲飛白在匆促之間，左手倏出，使了一招「白鶴刷翎」，五指如爪，朝她執刀右肩推去。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期六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26

Vol. 1, 1972

At Taipei, Taiwan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假甘明珠被他山之爪，推到乳上，自然又羞又急，身軀一顫，口中尖叫出聲，急急撤刀後躍……

一式「燕子穿簾」，從窗口穿過。

假甘明珠一見雲飛白穿窗逃出，口中嬌叱一聲：「小賊，你往那裡走？」

雲飛白穿窗而出，落到屋瓦上，突聽兩聲嬌叱，人影還未退出，身後一陣「鈴」「鈴」清響，急如星火般襲來！

他和二女子動手之時，已知她們刀上繫有銀色小鈴，却沒想到她們這刀上繫鈴，還能當作暗器打出，此時聽風辨位，這一陣襲來的銀鈴，竟有五枚之多！那敢大意，急忙身形一轉，專破暗器，又是一陣「叮」「叮」輕響，六枚銀鈴，一齊被他劍尖擊落！

但這一驚，為時雖暫，身側疾風颯然，兩女已經搶到身邊，兩道略呈彎形的刀光，又已一左一右像絞剪般攻來！

假甘明珠只當他方才有意輕薄，怒氣上衝，粉臉凝霜，切齒道：「小賊，今晚我不剝下你一雙手來，我就不叫玉女雙嬌了！」

她們果然是華山玉女門下，玉女雙嬌！雲飛白急忙舉劍封架，和兩女又在屋上打了起來。

他大腿上刀傷雖然不重，但鮮血點點滴滴的流下來，褲管已被染紅了一片，動手之際，傷口也感到隱隱刺痛！

兩女因六枚銀鈴都被雲飛白長劍劈落，刀招上的攻勢越發凌厲狠辣，兩個苗條人影，在雲飛白左右前後，盤旋如飛，有如穿花蝴蝶，着着俱是搶攻招數。

雲飛白一連解拆了十幾招，還是無法脫身，心頭不禁暗暗焦急，任你峨嵋劍法如何精妙，招式如何錯亂，依然只能和兩人打成平手。

這還是專心運劍，心無旁騖，若是稍一分心，想到藍如玉不知如何了？這霎時之間，就會連遇險招，使得你手忙腳亂，窮於應付。雲飛白心頭雖然焦急，但到了此時，也只好專心一意的使劍，這一來，果然又稍稍扳回劣勢，把對方兩人的攻勢，穩住下來。

這樣刀光劍影，倏合倏分，又鬥了三五十招

，三個人在屋面上正打得翻翻滾滾，難解難分，突然一道人影，疾如飛鳥，一下掠上屋面，衝入戰團之中！

三人誰都不知來的是敵是友？但見劍光飛捲，登時響起「噹」「噹」兩聲金鐵大震，玉女雙嬌連人帶刀，被震得後退不迭！

這人一劍震退二女，口中急急喝道：「雲兄快走。」

那是藍如玉的聲音！

藍如玉為了掩護雲飛白進入小樓去救人，因此小樓屋頂有人沉喝：「什麼人膽敢夜闖民宅？」

藍如玉就緩緩從矮樹後站起，應聲道：「是區區在下。」隨著話聲，又緩緩的跨過矮樹，朝草坪中行去。

凌空瀉落草坪的是一個瘦高青衣人，面貌沉冷，死板板一無表情，但目光却深邃而銳利，盯着藍如玉，冷峻的道：「你就是藍如玉？」

他居然一口叫出藍如玉的名字來！就憑這句話，就有先聲奪人之勢！藍如玉心頭着實吃驚，暗道：「他如何知道自已名字的呢？由此可見，他們對自己的底細，已經摸得極為清楚了，自己倒要小心為是。」

「你們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藍如玉手持摺扇，微微一哂道：「不錯，我就是藍如玉。」

青衣人依然冷冷的道：「妳自稱七色劍主人，但本莊和妳毫無過節可言，妳竟夜潛入本莊，所為何來？」

藍如玉心中暗想：「此人面情生硬，分明戴了人皮面具。」

目光一注，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似乎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

藍如玉冷哼一聲道：「閣下方才不是也問我了嗎？」

青衣人道：「那是因為我想知道姑娘的來意。」

藍如玉冷然道：「我沒有來意。」

「那好。」青衣人道：「姑娘如果不想和本莊為敵，此時退出去還來得及。」

藍如玉朗笑一聲道：「我本來沒有和貴莊為敵之意，但閣下既然知道我的來歷，我也必須知道貴莊的來歷不可了。」

她因雲飛白入樓救人，尚未出來，自然要拖延時間，以達到掩護的目的。

青衣人目中寒芒閃閃，冷然道：「姑娘那是在找自己的麻煩了。」

藍如玉搖扇搖動，瀟灑一笑道：「我是不怕麻煩的人。」

青衣人點點頭道：「妳是找來人的，因為妳要的人，我們也要。」

藍如玉道：「哦！」

青衣人忽然大笑道：「我知道和妳同來的一個人，已經上樓去了，所以本莊也準備了兩個人，在等着他……」

他笑得得意，但他臉上，却連一絲肌肉都沒有顫動！

藍如玉聽得暗暗一驚，迅疾付道：「為了掩護雲飛白，本是自己希望和他拖延時光，好讓雲飛白救人，但如今却變成對方故意和自己拖延時光，好讓他們同黨把雲飛白擒下了！」

一念及此，右手摺扇朝他一指，爽朗的笑道：「我看你身份似乎不低，先把你拿下了也是一樣。」

口中說着，趁着摺扇朝他指點之際，人已快速如電，直欺上去，摺扇本已點出，正好隨勢朝青衣人胸前三處穴道襲到。

青衣人豈會無備？口中沉哼一聲：「來得好。」

「右掌一推，呼的一掌迎勢而出。」

藍如玉自然希望連戰連捷，才趁他不防，搶先出手的，一招甫出，右手又是一記「蘭花拂穴」，斜拂對方肩頭，左手剛發，右手摺扇點

動，又已瀉出點點扇頭，襲向對方身側穴道。這一動上手，她以快速打法，雙手交替攻敵，身法、手法，當真快到無以復加！

青衣人被她逼得不由連退了兩步，沉哼一聲道：「丫頭，妳有多少道行？」

身形突然一個飛旋，雙手連揚，交替拍出。這回他心頭有了怒意，掌勢出手，一擊的威力較剛才強猛得多，何況他是雙掌相互劈擊，左發右收，右發左收，這一收一發之間，幾乎每一記的掌力，都在增強。

剎那之間，隨著他掌勢發出來一道道強勁無匹的潛力，變成了飛捲呼嘯的罡風，在藍如玉身前縱橫交叉的掠過，當真狂飈澎湃，掌力滾湧，聲勢之強，武林罕見！

藍如玉真想不到會在此處遇上功力如此深厚的高手，一時之間，直被對方一道道的掌風，逼得連連變換身法，看去就像她一個人在不停的轉動！

就在她轉到第三轉的時候，但聽「撒哪」一聲，一道匹練般的劍光，應手而起，迎着青衣人劈出來的掌風劈去。

青衣人雙掌交替，劈出來的掌風，宛如壯闊狂瀾，每一道掌風，都有尋丈來長，尺許來寬，可謂功力深厚，凌厲無匹，大概除了少林寺著名的「大力金剛掌」，江湖上再也沒有比他強勁兇猛的掌力了。

（掌功比他厲害的當然還多，但在外表看來，掌勢沉猛，聲勢凌厲，青衣人這一手「破浪掌」，已是數一數二的了。）

照說對方掌勢如此強猛，決不能用劍去迎擊的，你若是用劍去劈，何異螳螂當車？掌風還沒有接住，你卻早已被對方掌力擊中了。

但這是一般常理，天下武功，各具玄奧，有許多事情，往往出於常理之外。

藍如玉這一劍迎着青衣人掌風筆直劈去，說也奇怪，青衣人劈出來足有尺許寬的一道掌風，遇上藍如玉的劍光，她緊握掌心的長劍，雖然不住顫動，但却硬是被她齊中剖了開來！

青衣人看她學劍劈來，口中沉嘿一聲，雙掌加緊，一連劈出八掌。藍如玉咬緊牙關，同樣

連劍如風，一口氣劈出了八劍！

她功力雖然不如青衣人，但這套劍法，却似專破強猛掌風的一般，把他八記掌風，悉數破去。

青衣人驟然後退，沉聲道：「七逆劍法，厲山君居然把『七逆劍法』也傳給妳了！」

藍如玉粉臉通紅，殺得性起，口中嬌叱一聲道：「你要不要再接我一劍？」

喝聲出口，身形倏地平飛而起，長劍凌風，朝着青衣人當頭劈出。

青衣人目中厲芒連閃，但卻不敢和她硬接，身形一晃，閃了開去。

藍如玉心急雲飛白安危，可不是真的追擊過去，雙足一點，身形飛撲而起，宛如劃空流星，飛射出數丈之外，再是一個起落，就繞到小樓北首，果見屋面上兩個女子攔着雲飛白連番搶攻，雙方刀光劍影，激戰未已。

這就騰身飛起，直向戰團中投射過去，長劍抬處，一招「左右逢源」，把二女的刀招全都接了下來。這一劍，就把玉女二嬌震得後退不迭！口中叫了聲：「雲兄快走！」

雲飛白聽到藍如玉的聲音，登時精神一振，心頭大喜，叫道：「藍兄，是妳！」

藍如玉低聲道：「快隨我走。」

說完，正待轉身！

玉女二嬌只被震退，可沒傷到那裡，假甘明珠怒道：「要走，可沒這般容易，師妹，快截住她們！」

就在此時，只聽青衣人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蔡姑娘，讓他們走吧！」

假甘明珠聽得一呆，但却恭身應了聲「是」。

那黑衣女子披披嘴道：「便宜了這兩個小賊！」

她口中說着「便宜了兩個小賊」，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却盯着兩個瀟灑的「小賊」，有些神往！

藍如玉「噲」的一聲返劍入鞘，雲飛白也收了長劍，兩人連袂飛身落地，循著原路退出。正行之間，但聽身後響起一陣悠揚的竹哨之聲！

兩人腳下不停，一路傍花隨柳而行，雲飛白道：「藍兄，這是什麼聲音？」

藍如玉道：「也許是什麼暗號，管它呢？」

不多一回，便已奔近圍牆，兩人同時縱上牆頭，越牆而出，等到飄身落地，藍如玉便感到不對！

牆外一片空地上，距兩人四丈來遠，一聲不響，高高矮矮一排站了七個灰袍人！

這七個灰袍人，雖然面目冷森，不是原來的面貌，但七個人的身材，她最熟悉也沒有了！

一時不知是驚是喜，口中叫了聲：「義父！」

飛身撲了過去。

但她還未撲到七人身前，站在邊上的矮胖灰袍道人一聲不響，就是一掌，朝她劈了過來。

藍如玉幾乎毫無準備，口中「呃」了一聲，一個人應掌飛起，砰然擰出一丈來遠！

雲飛白看得大驚，口中剛叫了聲：「藍兄！」

突覺一股如山暗勁壓到胸口，第三個字還未出口，兩眼一黑，人也跟着往後便倒。



●青衣人驟然後退，沉聲道：「七逆劍法，厲山君居然把『七逆劍法』也傳給妳了！」

要提文前

雲飛白入樓救人，甘明珠竟係假扮之人。玉女雙嬌纏鬥未休，無法脫身，藍如玉亦與一青衣人激戰，心急雲之安危，突使「七逆劍」驚退青衣人，又擊退二女，與雲退出後園，忽聞竹哨聲，牆外一排站立七灰衣人，藍口呼「義父」，為一矮胖老者一掌震飛，雲亦突覺暗勁如山，壓上胸口，往後倒去。



九、紙上劍令

一縷悠揚的簫聲，縹緲渺渺的從遠處傳來！似斷還續，似抑還揚，既漫衍而絳繹，又溫潤而優柔，令人有寧靜的美的感受。

七個高矮不等的灰衣人，面目冷厲，一點也沒有表情的人，驟然聆到這一縷簫聲，不禁同時怔得一怔，好像簫聲給他們帶來了回憶，每一個人都不自覺的昂首作出深思之狀！

簫聲依然柔和的隨風送來，七個人的眼孔却在逐漸的收縮，漸漸流露出驚懼之色。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突然莊院中有人吹起一陣急促的竹哨之聲！

竹哨吹得極為短促，只不過兩三聲，便戛然而止。

七個灰衣人不約而同的雙足一頓，幾乎是同一動作，縱身而起，夜色之中，就像七根灰線，騰空射去，瞬息不見。

就在七人劃空而逝之後，從竹林間飛出兩條小巧的人影，輕快如同飛鳥，一下落到地上，各自搶起一人，又飛快的往竹林中投去。

簫聲不知何時，業已停止。

這時正好有一片烏雲，遮掩了星月，竹林前面，一片幽暗，一片沉寂，就像剛才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一般！

雲飛白一陣清醒，一陣迷糊，有時候覺得身子像在雲端裡，有時候又覺得全身如在冰窖！

這樣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只覺口中有一陣異香，順著喉嚨，直下胸臆，本來沉悶得連呼吸都極度困難的胸口，却有說不出的舒服！

耳中依稀聽到有人說話：「雲公子服了這顆丹藥，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另一個人道：「心脈已可保住，但要真正脫離危險，要等到明天中午，第三顆藥丸藥力行開之後，方可無虞。」

這兩個說話的都是女子聲音，但雲飛白迷迷糊糊的想不起，也聽不出是誰來？

想睜開眼睛睜睜，只覺眼皮沉重得像壓上了鉛，怎麼也睜不開來，於是又昏昏的睡熟了。

雲飛白第二次醒來，又有人在給他餵藥，一匙一匙的從喉間流下去，口中有一股說不出的異香，胸口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

他緩緩睜開眼來，發覺自己躺在一個榻上，身上蓋了薄被，自己服藥的是一個青衣少女，她正是藍如玉的兩個婢女之一——秋霜。

秋霜一眼看到雲飛白睜開眼睛，不覺喜道：「啊！雲公子醒過來了！」

她放下藥碗，迅快轉過身去，叫道：「春雨，快告訴主人雲公子醒過來了！」

9

玉方東/文
鐘憲黃 圖

雲飛白吃驚道：「這麼說，藍兄也傷得很厲害了？」

春雨吐舌尖，說道：「被『混元摧枯掌』擊傷，怎麼會不厲害呢？」

雲飛白道：「那是二位姑娘把我們救來的了？」

春雨抿唇笑道：「我們那有這麼大的能耐，能救得了主人和雲公子？」

她忽然低「啊」一聲，急急說道：「小婢要去回報主人，雲公子精神好像很好了。」

說完，一個旋身，像蝴蝶般翩然飛出房去。

雲飛白望望秋霜，問道：「秋霜姑娘……」

秋霜低低的道：「雲公子叫小婢秋霜就好了。」

雲飛白道：「在下想問姑娘，那是什麼人把在下救來的呢？」

秋霜道：「是管姑娘。」

雲飛白道：「管姑娘又是誰呢？」

秋霜道：「小婢只知道她叫管姑娘咯！」

雲飛白聽得愈奇，問道：「這位管姑娘如何救了我呢？」

秋霜道：「小婢和春雨原是奉主人之命，在園牆外接應的，後來管姑娘走來告訴小婢二人，說今晚形勢十分險惡，要小婢二人躲入竹林，不聽新聲，不可出去。」

雲飛白道：「你們和管姑娘是從前就認識的麼？」

秋霜道：「不認識。」

雲飛白道：「你們從前既不認識管姑娘，怎麼會相信她的話呢？」

秋霜道：「就是咯，小婢當時心裡也這麼想，我們既不認識她，怎好相信她的話呢？但說來的話，千真萬確，非相信她不可，就這樣小婢二人就悄悄的退入竹林，伏下身來，她要我們不論遇見什麼，不可妄動，我們就真的一動也不敢動。」

雲飛白覺她說得天真，不禁笑了笑道：「後來呢？」

秋霜道：「後來園牆裡面響起了一陣竹哨之聲……」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期第

Sunday Times

NO. 27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第27期

雲飛白點頭道：「是的，那竹哨聲我們也聽到了，那時我和藍兒已循着原路退出，快要到圍牆了。」

秋霜道：「就在這竹哨聲響起的時候，小婢就看到牆外忽然多了七個人，小婢二人看得不禁大吃一驚……」

雲飛白道：「你們知道那七個灰衣人是誰麼？」

秋霜神色微變，說道：「小婢……不知……」

雲飛白沒有注意她的臉色，又問道：「你們看到藍兒和我都中了矮胖老人一掌？後來呢？」

秋霜似乎猶豫有餘，說道：「看到了，小婢二人心中大急，只聽管姑娘的聲音在小婢二人耳邊響起，要我們千萬不可妄動，後來驚聲果

然響了，那七人忽然掠空飛射而去，管姑娘就要我們趕快出去救人，她就領着我們到這裡來

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雲飛白又道：「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

秋霜道：「這裡沒有地名，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約有十來里路，是在一座小山後面，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雲飛白又道：「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

秋霜道：「這裡沒有地名，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約有十來里路，是在一座小山後面，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雲飛白又道：「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

秋霜道：「這裡沒有地名，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約有十來里路，是在一座小山後面，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雲飛白又道：「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

秋霜道：「這裡沒有地名，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約有十來里路，是在一座小山後面，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雲飛白又道：「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

秋霜道：「這裡沒有地名，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約有十來里路，是在一座小山後面，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二三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簪。」

雲飛白道：「那簪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低着頭，嫣然一笑道：「服了藥，藥力很快就會發散，那就不可再說話了，不然，小婢又要挨罵了呢！」

收過藥碗，轉身往外行去。

雲飛白果然很快發覺了，雲飛白自己可以感覺到胸口傷勢，漸漸的舒暢安適，於是又朦朧睡去。

下午，雲飛白的傷勢，果然大有起色，胸口已經不再疼痛，自己能够支撐着坐起。

隔壁房中的藍如玉，傷勢好得比他還快，下午已可起床，由春雨扶着她在房中走動了一回，就要春雨扶她到雲飛白房裡來。

雲飛白一眼看到藍如玉走來，連忙叫道：「藍兒傷勢好多了麼？」

藍如玉臉色蒼白，但看到雲飛白臉上有了笑容，只是笑容一現即斂，攢眉道：「雲兄重傷初癒，怎麼就坐起來了，快躺下才是。」

「不要緊，在下已經睡了一天，坐一回才舒服。」

雲飛白笑了笑，道：「妳呢，妳不是重傷初癒，應該多休息，怎好起來走動？」

兩人說的，都是關切對方的話。春雨、秋霜不禁相視一笑。秋霜急忙拉過一把椅子，讓藍如玉坐下。

藍如玉蒼白的臉上微現紅暈，說道：「我傷得比你輕，我昨晚就醒過來了，你一直到今天早晨還沒清醒，真把人急死了，唉，昨晚若是沒有管姑娘的『九轉奪命金丹』，我們只怕再也活不成了。」

雲飛白道：「妳看到管姑娘了？」

「沒有。」藍如玉微微一笑道：「她救了我的命，却悄然走了，但我相信我們總會遇上她的。」

雲飛白道：「藍兒傷勢雖已大好，還宜運動調息，那就只好得些快些。」

藍如玉噙着笑道：「我方才就是在運動功，運了一回功，才下來走走，一天沒見到雲兄了，僅憑春雨來告訴我，雲兄傷勢也大有起色，我還是不放心，所以要自己來看看。」

雲飛白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欣喜，忍不住道：「謝謝妳，藍兒如此關切，在下……在下真是過意不去。」

春雨道：「方才主人要小婢煮了一鍋稀飯，現在快涼了，雲公子一天沒進食了，小婢就去端來。」

秋霜忙道：「我也去。」

兩人藉故走出，藍如玉臉上不禁飛起一片嬌紅，雲飛白也有些訕訕的不好意思，反而說不出話來。

藍如玉輕輕歎息一聲道：「甘姑娘沒有救成，我們却都負了傷，真沒料到事情竟愈來愈棘手了！」

雲飛白望着她問道：「藍兒，妳認識那七個灰衣人麼？」

藍如玉沒有回答，只微微的搖了搖頭。

春雨、秋霜已經端了一鍋稀飯，和幾碟小菜進來。秋霜移過一張小桌，放到床前，然後就裝好了兩碗稀飯，侍候着雲飛白坐到床邊，和藍如玉共進稀飯。

幾碟小菜是蝦米拌鹹菜、油炸小魚、筍乾、火腿、油炸花生米，都做得極其可口。

兩人一天沒進食了，自然吃得津津有味，

藍如玉也吃了兩碗，她臉上一片含着欣喜之色，連眼光中也露出綿綿情意，和发自内心的歡喜的光芒。

飯後，春雨扶着她們回房休息，秋霜也扶着雲飛白睡下。

經過兩晚調治，第二天雲飛白的傷勢，果然又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已不須秋霜扶持，可以自己下床行走了。

他在榻上運了一回功，氣轉百穴，自己可以感覺到一身功力，大概已恢復了五成光景。

這一天，藍如玉和雲飛白除了吃飯，都各自在房裡運氣練功，希望早些恢復功力，就可及早離開這裡。

藍如玉、雲飛白的傷勢，好得比預期還快，照說，春雨、秋霜兩人應該高興才對，但他們兩個從今天早晨開始，就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雖然她們在藍如玉、雲飛白面前，臉上帶着歡笑，不敢流露出半點來，但勉强的笑容，總是不開朗的，連眉結都未解得開！

而且只要走出房間，兩個人就竊竊私語，好像怕兩個房間裡的人聽到一般！

她們這樣鬼鬼祟祟的行動，讓雲飛白在無意中發現了，他心中暗自覺得奇怪，付道：「春

！」

就在此時突見人影一閃，藍如玉已經跨進廚房，問道：「春雨、秋霜，妳們在說什麼？」

春雨、秋霜一眼看到主人，不由得機伶一顫，異口同聲的道：「沒……沒什麼……」

藍如玉臉色一沉，喝道：「春雨，妳說。」

春雨打了一個哆嗦，說道：「真的沒什麼嘛！」

秋霜道：「現在怎麼了，是不是還是那個？」

藍如玉道：「妳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妳還敢欺瞞我？」

春雨只得低着頭道：「事情是這樣，小婢昨晚發現有人在遠處監視咱們這幢茅屋，今天早晨，小婢到屋外去拔菜，又看到前面山崗間也有一个人影，遠遠的監視著我們，這就和秋霜說了……」

藍如玉道：「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春雨道：「主人重傷初癒，這種事自然不能告訴妳了。」

藍如玉問道：「後來呢？」

春雨道：「後來小婢到山下買米，悄悄放出了咱們的記號，希望總管會及時趕來，但直到現在還不見他趕來，對方的人，好像增多了，小婢怕他們今晚會有舉動。」

藍如玉道：「他們人在那裏？我出去看看？」

春雨、秋霜同聲勸道：「主人，妳不能出去。」

藍如玉當然不會聽她們的，推開兩房木門，大步走了出去，舉目四顧，並不見什麼人影，但目光一轉之間，却發現門框左首貼着一張白紙。

紙上畫了一柄長劍，劍鋒上（即劍首，是劍柄後穿繩處）畫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

「這自然是敵人留的記號了！」藍如玉口中沉吟一聲，舉手就把那張紙條撕了下來，擲到地上。

春雨看得心頭大急，忙道：「主人，撕不得！」

藍如玉道：「妳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妳還敢欺瞞我？」

春雨只得低着頭道：「事情是這樣，小婢昨晚發現有人在遠處監視咱們這幢茅屋，今天早晨，小婢到屋外去拔菜，又看到前面山崗間也有一个人影，遠遠的監視著我們，這就和秋霜說了……」

藍如玉道：「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春雨道：「主人重傷初癒，這種事自然不能告訴妳了。」

藍如玉問道：「後來呢？」

春雨道：「後來小婢到山下買米，悄悄放出了咱們的記號，希望總管會及時趕來，但直到現在還不見他趕來，對方的人，好像增多了，小婢怕他們今晚會有舉動。」



秋霜道：「現在怎麼了，是不是還是那個？」

祟，究竟爲了什麼呢？」

疑念一起，待得秋霜走出房去，也就悄悄下床，悄悄的跟了出去。

這時，已是傍晚時光，春雨正在廚房裡燒菜，秋霜迅疾閃進廚房，就悄悄問道：「現在怎麼樣了，是不是還是那個人？」

春雨搖搖頭道：「我看情形不對，只怕他們會在今晚動手。」

「那怎麼辦？」

秋霜神色緊張的道：「我聽主人和雲公子都說過，目前他們功力最多也只恢復了五成左右，萬一……萬一……唉！總管也真是的，照說就是我們不留日記號，他們也應該找來了，妳早上出去留了記號，他們竟然一點消息也沒有，真急死人了！」

雲飛白心中暗道：「聽她們口氣，好像發現了敵蹤！」

就在此時突見人影一閃，藍如玉已經跨進廚房，問道：「春雨、秋霜，妳們在說什麼？」

春雨、秋霜一眼看到主人，不由得機伶一顫，異口同聲的道：「沒……沒什麼……」

藍如玉臉色一沉，喝道：「春雨，妳說。」

春雨打了一個哆嗦，說道：「真的沒什麼嘛！」

秋霜道：「現在怎麼了，是不是還是那個？」

藍如玉道：「妳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妳還敢欺瞞我？」

春雨只得低着頭道：「事情是這樣，小婢昨晚發現有人在遠處監視咱們這幢茅屋，今天早晨，小婢到屋外去拔菜，又看到前面山崗間也有一个人影，遠遠的監視著我們，這就和秋霜說了……」

藍如玉道：「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春雨道：「主人重傷初癒，這種事自然不能告訴妳了。」

藍如玉問道：「後來呢？」

春雨道：「後來小婢到山下買米，悄悄放出了咱們的記號，希望總管會及時趕來，但直到現在還不見他趕來，對方的人，好像增多了，小婢怕他們今晚會有舉動。」

藍如玉道：「他們人在那裏？我出去看看？」

春雨、秋霜同聲勸道：「主人，妳不能出去。」

藍如玉當然不會聽她們的，推開兩房木門，大步走了出去，舉目四顧，並不見什麼人影，但目光一轉之間，却發現門框左首貼着一張白紙。

紙上畫了一柄長劍，劍鋒上（即劍首，是劍柄後穿繩處）畫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

「這自然是敵人留的記號了！」藍如玉口中沉吟一聲，舉手就把那張紙條撕了下來，擲到地上。

春雨看得心頭大急，忙道：「主人，撕不得！」

藍如玉道：「妳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妳還敢欺瞞我？」

春雨只得低着頭道：「事情是這樣，小婢昨晚發現有人在遠處監視咱們這幢茅屋，今天早晨，小婢到屋外去拔菜，又看到前面山崗間也有一个人影，遠遠的監視著我們，這就和秋霜說了……」

藍如玉道：「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春雨道：「主人重傷初癒，這種事自然不能告訴妳了。」

藍如玉問道：「後來呢？」

春雨道：「後來小婢到山下買米，悄悄放出了咱們的記號，希望總管會及時趕來，但直到現在還不見他趕來，對方的人，好像增多了，小婢怕他們今晚會有舉動。」

藍如玉道：「他們人在那裏？我出去看看？」

春雨、秋霜同聲勸道：「主人，妳不能出去。」

藍如玉當然不會聽她們的，推開兩房木門，大步走了出去，舉目四顧，並不見什麼人影，但目光一轉之間，却發現門框左首貼着一張白紙。

政魂劍

鐘憲黃／圖 玉方東／文

10

撕

藍如玉用力往地上一擲，氣憤的道：「爲什麼？」

春雨慌慌張張從地上把撕破了的白紙拾起，說道：「這是管姑娘臨走時交代小婢貼在門上的，萬一敵人發現了咱們的行蹤，但看到這張紙，也決不敢進入屋去。」

藍如玉不信的道：「一張紙上畫了一把劍，就有這大的威力麼？」

「有！」有人應了一聲，緩步走來，一面接著說道：「因爲它代表了一個人。」

藍如玉回頭看去，只見這說話的是個身穿湖縐長衫的矮胖老人，不覺問道：「你是什麼人？」

矮胖老人微微一笑，就裂開了一張大咀，說道：「老夫莫元奇，妳聽人說過吧？」

藍如玉自然聽人說過，莫元奇外號獺蝦蟆，是「南山十戾」之一。

說起南山十戾，兇名久著，還在「北嶺七星」之上。昔年南山十戾橫行江湖的時候，中原各大門派都不敢輕舉其鋒，後來他們實在鬧得太兇了，經七大門派聯合圍捕，七大門派高手，在這一役中傷亡慘重，十戾也失去其四，餘下六人全負了傷，才逃出重圍。

據說當他們逃到九宮山，看中了一處山谷，那谷中原先隱居有一家人家，六戾不問青紅皂白，見人就下毒手，等到主人聞聲走出，已被他們連傷了一個老僕，兩個童子。

那主人看去年紀不大，是個中年文士，賭狀大怒，問明來歷，才知這六人是江湖兇人，雙方一言不合，動起手來，六戾眼看那隱士武功極高，六人聯手，結果還被中年文士當場擊斃了三個，其餘三人總算逃得快，才保全了性命。

於是「南山十戾」，剩下的只有三戾了。這三人當然不敢再在江湖露面，消聲匿迹了將近二十年。

若非矮胖老人自報名號，藍如玉再看他長相，生得頸肥腿短，走起路來，八字脚一爬一爬，煞像獺蝦蟆，真還想不起來。

這時雲飛白和秋霜，也已聞聲走出。

藍如玉想不到「南山十戾」的獺蝦蟆莫元奇，會在此地現身，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卻力持鎮定，一面問道：「前輩說的這張紙代表了一個人，那是什麼人呢？」

莫元奇眼看她聽了自己名號，只有眼中露出一絲驚色，不覺呵呵笑道：「它代表什麼人，現在已經並不重要了。」

藍如玉道：「前輩此話怎說？」



莫元奇得意的道：「因爲……唔，哈哈！因爲老夫已經來了。」

這話從他口氣之中，依然可以聽出，那是因爲這張紙已經被藍如玉撕破了；但他「唔」了一聲之後，却改了口氣，說成「他已經來了」。

藍如玉聰明絕頂，怎會聽不出莫元奇的口氣不善？但她因自己和雲飛白重傷之後，體力尚未完全復元，就算合自己四人之力量，只怕也不是人家的對手，因此不想和對方決裂，依然含笑問道：「前輩這話，我還是聽不懂。」

莫元奇自持身份，不好立即出手，聞言裂嘴一笑道：「老夫是說，老夫趕來了，這張紙貼在門口，也未必管用。」

藍如玉望了他一眼，說道：「這麼說，前輩是趕來幫我們的了。」

他當然不會來幫自己的，藍如玉只是想拿話套住他而已。

「哈哈！老夫和你們素不相識，怎會趕來幫你們？」

莫元奇裂嘴大笑，說道：「不過妳這娃兒很會說話，妳可就是廬山君的乾女兒麼？」

藍如玉忙道：「前輩和義父原來是舊識。」

「唔！」這回莫元奇倒是並不否認，口中沉「唔」了一聲，才道：「老夫看妳在妳義父面上，也不難爲妳，妳跟老夫走吧！」

藍如玉道：「前輩要我到那裡去？」

莫元奇道：「妳跟老夫走就是了，何必多問？」

藍如玉心知無法再拖下去了，淡淡一笑道：「莫前輩既和我義父相識，又是江湖前輩，藍如玉對妳自然十分敬重，但前輩如果自覺身份甚高，技壓羣倫，咱們就應該束手聽命，那就錯了。」

莫元奇睜着一雙金光閃閃的小眼，朝四人一輪，嘿然道：「怎麼？你們還想頑抗？」

藍如玉冷然道：「不是我們頑抗，是前輩以大欺小，以強凌弱。」

「利刃丫頭！」

莫元奇臉上微有怒意，嘿然道：「老夫話已說完，也會好言相勸，是妳不肯跟老夫走，老夫心意已到，日後傳出江湖，也不能怪老夫欺負妳了。」

話聲出口，人已跟著跨上一步，右手一探，朝藍如玉抓來。

他平時走路，划著八字脚，看去雖笨重，舉步艱難，但這回一步跨來，身子就顯得異常輕快，尤其這一舉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期星第
Santap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28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住大馬路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手間，五道指風已經籠罩了藍如玉身前五處大穴，教人如何閃避，也逃不開對方一抓之勢。

春雨、秋霜在莫元奇和主人說話之時，早已手按劍柄，暗作戒備，此時見他突然出手，襲向主人，不約而同口中一聲嬌叱，兩支長劍雙雙出鞘，精光一閃，同時朝莫元奇刺去。

兩人護主心切，這一劍自然刺得又急又猛，十分凌厲。

莫元奇口中哼了一聲，也不閃避，伸出去的右手忽然收回，一團推出，左手同樣一團，似挽非挽，雙手輕輕一合，手法十分奇怪。

春雨、秋霜兩支長劍本來向他刺去的，這回兩人身子好像被人牽動，不由自主的一側，春雨的劍勢，忽然刺向了秋霜，秋霜的劍勢，也刺向了春雨。

這下兩人同時大吃一驚，此時要待躍開，都已不及，危急之中，慌忙撒手拋劍，「噹」兩聲，兩支長劍同時落到地上，兩人撞了個滿懷，才算沒傷到人。

莫元奇哈哈一笑，他合到胸前的雙手，隨著笑聲，大袖一抖，兩手驟然向前拂起。

春雨、秋霜撞了個滿懷，腳跟還沒站穩，他大袖之風已經拂到，將二人拋出去尋丈之外。

藍如玉心知今晚已無法善了，在對方收回手去的一剎那間，也已抽出了長劍。

雲飛白也已閃身而出，喝道：「藍兄，讓我來對付他。」

藍如玉知道他武功不如自己，如今功力未復，自然更不是對方的對手了，這就柔聲道：「雲兄且替我掠陣，還是由我來出手的好。」

春雨、秋霜在地上翻了一個筋斗，一躍而起，兩道人影快速的奔回，各自從地上拾起長劍，又待朝莫元奇攻去。

藍如玉喝退：「你們退下。」

春雨、秋霜不敢違拗，只得悻悻退後了幾步。

莫元奇裂開大咀，看了藍如玉手中長劍一眼，笑道：「你要和老夫動劍？」

藍如玉道：「實逼處此，我也只好對前輩無禮了。」

莫元奇道：「也好，你不妨刺幾劍試試，等妳自知不行，再跟老夫走不遲。」

藍如玉抱劍一禮道：「晚輩那就有僥倖了。」

長劍一閃，偏身發劍，一劍斜刺出去。

莫元奇身子不動，只是左手衣袖一揮，一點袖角朝藍如玉劍尖上迎來。

藍如玉知他武功甚高，自然不敢和他硬接，急忙身形一偏，抽劍閃開。說她閃開，無寧說她是換了一個角度，又是一劍振腕刺出。

不！她身法輕捷，這一劍堪堪刺出，身子一偏，又換了一個方位，一劍急刺而出。她身形不停的變換方位，一劍接一劍的刺出，愈轉愈快，愈刺愈急，人影遊走，好像有四五個人，圍着莫元奇掄劍便刺。

莫元奇身子站著不動，只是把一雙衣袖左右前後擺動，兩點袖角好像長著眼睛一般，妳劍尖刺到那裡，它就跟著迎到那裡，居然絲毫不爽！

藍如玉這一輪急攻，竟然沒有一刀刺得進去。

莫元奇呼道：「小丫頭，妳已經刺了一十九劍，難道還沒試出來麼？還不快住手，跟老夫走吧！」

藍如玉沒有作聲，右臂連揮，長劍刺得更快。

雲飛白手中緊握著劍，目不轉睛的看著藍如玉。

因為藍如玉重傷初癒，十幾劍刺下來，已經感到有些吃力，嬌喘吁吁，雙頰已飛紅，粉額上也已隱有汗光！

雲飛白擔心她會支持不住，心中正在思索著自己該不該上去？心頭這一緊張，劍握得更緊，握劍右手也隨著有些顫動。

莫元奇向他橫了一眼，冷哼道：「小子，要一起來，就來試試好了。」

雲飛白實在有些忍不住了，口中大笑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突然飛身躍起，一招「峨嵋望月」，劍勢一送，向莫元奇右肩刺去。

就在他長劍堪堪刺到，耳中就聽到「叮」的一聲輕響，對方一角袖角，已經拂上劍尖，直震得雲飛白右臂發麻，劍尖被直震開去。

雲飛白大吃一驚，怕對方使後着追擊，急忙飛身躍開，心中暗道：「自己已經看了半天，藍兄連番發劍，就是因為功力不如對方，才避免和他衣袖接觸，自己一上場，怎地就忘了避重就輕？」

心念閃電一轉，人已再次撲上，舉劍朝他後心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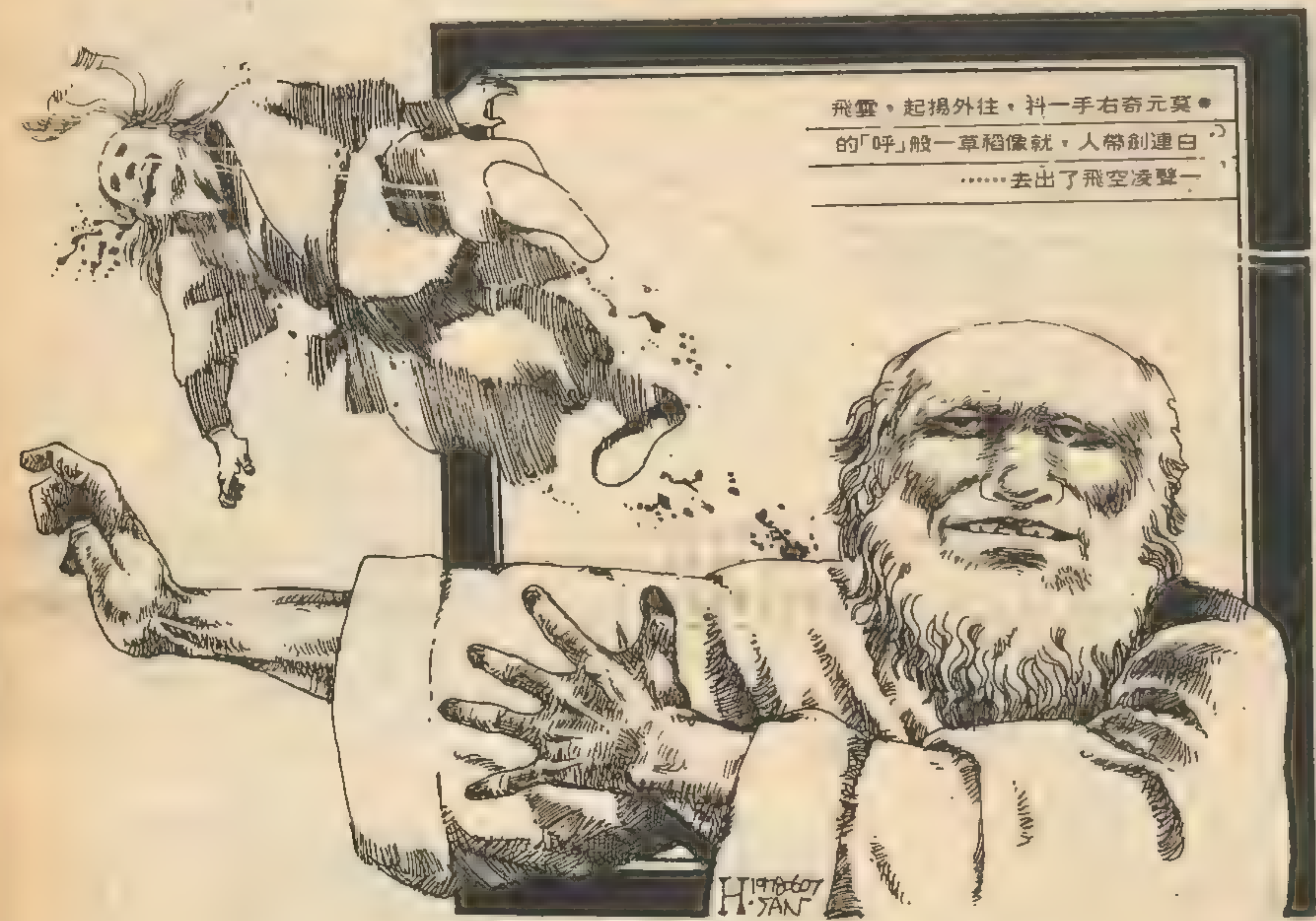
莫元奇聽到背後金刃破空之聲，竟不回頭，左手衣袖朝後揮來。

雲飛白出手第一劍差點就吃了大虧，這回自然學乖了，沒待對方衣袖拂到，劍勢立變，人已很快閃開，又是一劍刺了出去。

他練的峨嵋「亂披風劍法」，本以快速著稱，劍法展開，東一劍，西一劍的亂劈，好像毫無路數可言，但在此時使來，就最恰當也沒有了。

藍如玉一上手，就自知功力和對方懸殊，每一劍刺出，都避免和對方衣袖接觸，只是仗著輕身功夫，在飛旋閃避中發招，但因對方兩隻衣袖就像兩點流星，飛來飛去，十分靈活，不但長劍攻不進去，早已打得香汗淋漓，嬌喘細細。

這回雲飛白加入之後，莫元奇兩點衣袖，要分出去對付雲飛白的攻勢，壓力登時鬆了許多，精神不由一振，劍法忽然一變，使出「七逆劍法」，跟著揮劍旁擊，出手相助。



這「七逆劍法」，逆進逆出，和一般劍法，大異其趣，所謂逆進，就是在敵人攻出的時候，你乘隙抵瑕，乘勢逆進，所謂逆出，就是在敵人攻出的招式，將收之際，你一收即攻，收要收得比對方還快，那麼在對方收回之際，你已隨著對方之收，攻了進去。

這一套劍法，在這時候使來，也正好和雲飛白互相配合。

兩人並不正式和莫元奇拼鬥，只是東閃西竄，到處亂戳。

莫元奇原意，這兩人年紀極輕，武功有限，和他們動手，不需幾招，就可把他們拿下，沒想到兩人始終不肯和他正面拼鬥，只以小巧功夫，避重就輕，纏鬥不已，尤其一個使的是「七逆劍法」，大異其趣，一個使的是峨嵋派「亂披風劍法」，這一邪一正，兩種劍法，聯起手來，倒也不好應付。

他一雙衣袖，忽左忽右，使得興起，口中大笑一聲道：「你們兩個娃兒聽著，老夫要在三招之內，把你們拿下……」

藍如玉在他說話之時，右腕疾振，一劍逆出，隨著他收回左袖之際，朝他左脅「弔筋穴」刺去。

雲飛白同時使了一招「春風舞柳」，一縷劍光，從對方右手衣袖下翻起，刺向他右腰「捉命穴」，這兩劍兩人都使得快逾閃電，但聽「嗤」「嗤」兩聲，兩劍分毫不差，一齊命中。

那知長劍刺在莫元奇的身上，竟如刺在鐵石之上一般，再也刺不進去。原來莫元奇練的是「蝦蟆功」，只要一鼓氣，就氣佈全身，刀劍不入，難以傷得了他。

藍如玉、雲飛白眼看自己這一劍已經刺中對方要害，自然要全力送出，但前面劍尖已經刺不進去，後面還在全力挺送，兩柄劍登時刺得彎了。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莫元奇又是一聲大笑，從他大袖之中，倏地伸出一雙又白又胖的手來，十指一攏，一下就握住了兩人抵在他臂下的雙劍。

右手一抖，往外揚起，雲飛白連劍帶人，就像稻草人一般，「呼」的一聲凌空飛了出去，砰然摔落到一丈外的草地上。

藍如玉長劍被他左手捏住，心頭大驚，立即右手一鬆，放棄長劍，身子在地上連打了兩個滾，才滾出去一丈來遠。

春雨、秋霜一直站在一旁凝視觀戰，這時眼看情勢危急，那計厲害？兩人同時嬌叱一聲，飛身迎出，兩柄長劍交叉劃起，急刺出去。

她們自然看到雲飛白和主人的長劍，明明刺中莫元奇身上，但卻刺不進去，連劍都刺彎了，這矮胖老賊身上，豈非練有一「金鐘罩」、「鐵布衫」一類的橫練功夫？

強將手下無弱兵，兩人武功原也不弱，何況平日聽也聽得多了，因此她們不約而同想到了要攻敵人最脆弱的地方。

嬌叱乍起，春雨右腕一振，使了一招「畫龍點睛」，飛洒出兩點劍光，分取莫元奇雙目。

秋霜使了一招「龍顏割鬚」，一點劍影，直奔莫元奇咽喉。

這兩劍她們救主心切，自然全力施為，不僅快捷無比，也使得十分毒辣，相當凌厲。

莫元奇厲笑一聲道：「你們找死。」

雙手箕張，朝刺來的兩柄長劍捉來。

他出手何等快速，雙手五指一攏，便已抓住了兩支劍尖，隨著笑聲，疾然朝前一送，兩個劍柄，同時擊中兩人肩頭。

春雨、秋霜口中同聲悶哼，往後連退了兩步，依然站立不住，「砰」「砰」兩聲，朝地上跌坐下去。莫元奇雙手一抖，又是「拍」「拍」兩聲，兩柄長劍立被齊中震斷，擲到地上。

這段時間，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是莫元奇揮出雲飛白、和藍如玉就地滾出，不過前後一瞬間的事。

莫元奇拍拍雙手，跨着八字脚，大步朝藍如玉逼去，口中沉聲道：「小丫頭，妳現在可以跟老夫走了吧？」

藍如玉滾出去的人，堪堪一躍而起，口中嬌喘了兩聲，突然一言不發，雙手連揚，但見一連串飛射出紅、藍、白、黑、黃、綠、紫七支小劍，精芒四射，分襲莫元奇七竅！

這一下相距既近，取穴自然奇準，更何況「七色劍」上淬有奇毒，只要劃破一點皮肉，就會毒發，非藍如玉獨門解毒不救。

莫元奇看她發出「七色劍」，取他七竅，不覺臉色一變，大喝一聲，左手大袖猛地揮起，把七支小劍一齊震飛，右手振腕一指，點中藍如玉「肩井穴」。

藍如玉雙腳一軟，往地上栽倒。

莫元奇一陣大笑，笑聲中充滿了陰森森的寒意，舉步跨上，伸出大手就往藍如玉抓去。

雲飛白重傷初癒，經過連番出手，體力已感不支，方才被莫元奇抖腕震飛出去，摔到地上，就覺得雙眼一黑，幾乎昏厥。

他緩緩吸了一口氣，略為調息，睜開眼來，就看到莫元奇俯身朝藍如玉抓去，心頭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挺身躍起，揮手一劍，朝莫元奇手臂砍去。

莫元奇哼了一聲，手臂一格，便把長劍格了開去。

雲飛白突覺胸口一震，禁不住吐出一口鮮血。

藍如玉穴道被制，眼看雲飛白為了搶救自己，被莫元奇震傷，吐血來，一定傷得不輕，心頭甚是不安，慘然道：「雲兄，咱們認栽啦，我……我跟他去……你自己保重……」

玫瑰劍

文／東方玉 ● 圖／黃憲鐘

懲罰癩蝦蟆

「哈哈！」癩蝦蟆莫元奇大笑一聲道：「小丫頭，妳以為老夫會放過他麼？」
藍如玉情急的道：「我答應跟前輩去了，你就讓他走吧！」
莫元奇道：「不行，這小子很會搗亂，他也非跟老夫去不可。」
藍如玉淒涼一笑道：「前輩那是不答應了。」

「妳想想就知道。」
莫元奇道：「妳這請求，老夫礙難答應。」
藍如玉道：「前輩不答應，我也不能跟妳去了。」

「妳不去？」
莫元奇大笑道：「妳能作得了主嗎？」

「前輩最多扛着我的屍體去。」
藍如玉堅決的道：「因為我可以自絕於此。」

「不！藍兒不可出此下策。」
雲飛白舉袖拭拭眼角間的血迹，朝莫元奇大聲道：「我願意跟妳去了。」

藍如玉目中隱隱淚珠，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妳不能去。」

「這是我自願的。」
雲飛白道：「藍兒可以跟他去，我為什麼不能跟他去呢？」

藍如玉心頭暗暗着急，痛苦的道：「妳真的不能去……」

莫元奇聽得不耐，用手搔搔頭皮，哼道：「你們兩個真是噁透頂！」

突然雙手連彈，他怕藍如玉真的噁透頂，出其不意，點了她的「虛門穴」，左手中指彈出一縷指風，點了雲飛白的穴道，回頭朝春雨、秋霜二人大聲喝喝道：「你們兩個過來。」

春雨、秋霜各自手仗長劍，說道：「你有什麼事？」

莫元奇道：「你們一人抱一個，隨老夫走。」

春雨道：「我們為什麼要聽你的？」

莫元奇道：「你們如敢不聽老夫使喚，老夫就先廢了你們主人的武功。」

春雨吃了一驚，急道：「妳不能這樣做。」

莫元奇陰側側道：「妳們那就乖乖的抱起他們，隨老夫走。」

秋霜朝春雨雲雲眼睛，說道：「好吧，我們就聽他的。」

春雨立時會意，兩人果然收起長劍，走了過來，一個抱起一個。

秋霜抱起雲飛白，就嬌聲道：「你要我們跟你走，那你就該走在前面呀！」

莫元奇嘿然道：「你們兩個丫頭，莫在老夫面前掉什麼槍花，乖乖的跟老夫來。」

說完，果然舉步朝前走去。

春雨問道：「妳們不用多問，只要跟老夫來就是了。」

春雨、秋霜突然相互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下縱身掠起，一個向東，一個向西，用出全身力氣，飛奔出去。

「哈哈！」莫元奇縱聲大笑，身如大鵬凌空，飛撲而起！

只聽有人嬌叱一聲：「慢點！」
山徑上出現了一個青衫少年，手持長劍，急奔而來，一面喊道：「春雨、秋霜，妳們不用逃啦，管姐來了。」

春雨、秋霜抱着人，縱使全力躍掠，也不過奔出十丈來遠，她們當然也知道憑自己兩人，決難逃出癩蝦蟆的追蹤，她們只希望自己能兩人中，有一個逃脫魔掌就夠了。

此時忽然聽說「管姐來了」，這是她們一直盼望着的人，心頭一喜，不覺全都腳下一停，回頭看去，來的是一個面目清麗的青衫少年，她們很快已認出來人竟是甘明珠！
癩蝦蟆莫元奇身子飛起三丈來高，看去就像一個大肉團，他在空中輕輕一轉，嗖的一聲，落到地上。
春雨老遠的問道：「甘姑娘，管姑娘人呢？」
她不放心甘明珠。
甘明珠笑了笑：「管姐姐馬上就會趕來的。」
莫元奇當然不怕春雨、秋霜逃走，何況她們已在十丈外停住了身，他一雙閃爍着金光的三角眼，朝甘明珠上下一陣打量，嘿然道：「這是一股什麼邪風，明明是小丫頭，却都要女扮男裝，穿得不男不女的。」
甘明珠望着他，冷冷的問道：「你就是癩蝦蟆麼？」
癩蝦蟆莫元奇，名列南山十戾之三，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縱橫江湖，他最討厭的就是有人稱他癩蝦蟆，就是二三十年前，也沒人敢當面就聽他的。」
春雨立時會意，兩人果然收起長劍，走了過來，一個抱起一個。
秋霜抱起雲飛白，就嬌聲道：「你要我們跟你走，那你就該走在前面呀！」
莫元奇嘿然道：「你們兩個丫頭，莫在老夫面前掉什麼槍花，乖乖的跟老夫來。」
說完，果然舉步朝前走去。
春雨問道：「妳們不用多問，只要跟老夫來就是了。」
春雨、秋霜突然相互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下縱身掠起，一個向東，一個向西，用出全身力氣，飛奔出去。
「哈哈！」莫元奇縱聲大笑，身如大鵬凌空，飛撲而起！
只聽有人嬌叱一聲：「慢點！」
山徑上出現了一個青衫少年，手持長劍，急奔而來，一面喊道：「春雨、秋霜，妳們不用逃啦，管姐來了。」
春雨、秋霜抱着人，縱使全力躍掠，也不過奔出十丈來遠，她們當然也知道憑自己兩人，決難逃出癩蝦蟆的追蹤，她們只希望自己能兩人中，有一個逃脫魔掌就夠了。
此時忽然聽說「管姐來了」，這是她們一直盼望着的人，心頭一喜，不覺全都腳下一停，回頭看去，來的是一個面目清麗的青衫少年，她們很快已認出來人竟是甘明珠！
癩蝦蟆莫元奇身子飛起三丈來高，看去就像一個大肉團，他在空中輕輕一轉，嗖的一聲，落到地上。
春雨老遠的問道：「甘姑娘，管姑娘人呢？」
她不放心甘明珠。
甘明珠笑了笑：「管姐姐馬上就會趕來的。」
莫元奇當然不怕春雨、秋霜逃走，何況她們已在十丈外停住了身，他一雙閃爍着金光的三角眼，朝甘明珠上下一陣打量，嘿然道：「這是一股什麼邪風，明明是小丫頭，却都要女扮男裝，穿得不男不女的。」
甘明珠望着他，冷冷的問道：「你就是癩蝦蟆麼？」
癩蝦蟆莫元奇，名列南山十戾之三，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縱橫江湖，他最討厭的就是有人稱他癩蝦蟆，就是二三十年前，也沒人敢當面就聽他的。」



這般叫他，甘明珠這句話，就觸犯了他的大忌！
只見他雙目突射兇光，面情驟厲雙手五指箕張，邁著八字步跨上一步，冷厲的道：「小丫頭，妳死定了。」

甘明珠理也沒去理他，只是冷冷的道：「管姐姐要我問你，你敢撕下玫瑰劍令，是跟誰借了膽子？」

玫瑰劍令明明是藍如玉撕下來的，她却倒打一釘釘，說成了是莫元奇撕的。

莫元奇不由一怔，愕然道：「妳說那張紙是老夫撕的？」

春雨雙手抱着藍如玉，站在十丈之外，立即接口道：「不是你撕的，還是誰撕的？」

秋霜也站在十丈之外，說道：「妳撕了還想賴？真是癩蝦蟆！」

莫元奇雙目兇光暴射，厲聲道：「小丫頭，妳說什麼？」

秋霜披披咀，哼道：「我說妳撕了還想賴？妳說什麼？」

「哈哈！」莫元奇聽得又氣又怒，仰首大笑一聲道：「就算是老夫撕的，又待如何？」

甘明珠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妳承認了。」

她硬把撕玫瑰劍令這件事，裝在他頭上。

莫元奇怒笑道：「不錯，老夫承認了。」

以他的身份，到了此時，明明不是他撕的，他也非承認不可！

甘明珠冷冷道：「管姐姐說的，妳一定知道，撕毀玫瑰劍令，該當如何吧？」

莫元奇道：「老夫不知道。」

「好！」甘明珠應聲道：「那我告訴你，管姐姐說的，撕毀玫瑰劍令，自斷三指，你自己了斷吧！」

春雨得意的道：「對，自該要他自斷三指，活該！」

秋霜接口道：「應該要他自斷五指才行。」

莫元奇氣得臉色發青，厲聲道：「玫瑰劍令，已有五十年不會在江湖出現，妳是玫瑰劍的什麼人？」

甘明珠也不知玫瑰劍令是什麼？一時被他問得答不出話來。

「她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一個清脆嬌柔的少女聲音，遠遠傳了過來！

春雨、秋霜看得大喜，同聲歡叫道：「管姑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23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莫元奇得看奇女白，奇大得看奇元莫
有如雲白，並無展絕輕功，但有却
如行云流水……

娘來了！」

莫元奇忍不住回頭看去，只見山徑上正有一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飄然而來！

這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生得清新絕俗，像含苞初放的百合花，淡雅宜人，絲毫不帶人間烟火氣！

莫元奇看得大奇，這白衣少女飄然而來，就如一朵白雲，並未展絕輕功，但如有行云流水，以自己的眼力，竟然看不出她是否懷武功？

白衣少女漸漸行近，她臉上帶着淡淡的笑容，朝春雨、秋霜問道：「他們怎麼啦？傷還沒好麼？」

她一開口，聲音柔和得使人如沐春風。

春雨、秋霜本來抱着人，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各自掠出十丈開外，如今好像有人壯膽了，不待吩咐，又抱着人走回來。

春雨答道：「回管姑娘，主人和雲公子是被老賊制住了穴道。」

秋霜道：「好像還被老賊震傷了。」

「不要緊。」白衣少女嬌柔的道：「你們把他們抱過來，給我看看。」

春雨、秋霜果然依言抱着兩人，走了過去。

白衣少女伸出一隻纖纖玉手，先用纖指連點了兩人幾處經絡，朝春雨、秋霜點頭道：「現在可以放他們下來了。」

春雨、秋霜依言把兩人放到地上。

白衣少女俯下身去，纖手輕輕在兩人身上一拂。

藍如玉、雲飛白同時霍地睜開眼來，翻身坐起。

春雨歡欣的道：「主人、雲公子，是管姑娘救了你們。」

藍如玉、雲飛白但覺身上一輕，雙雙站起身來，拱手道：「多謝管姑娘施救。」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不用謝。」

莫元奇一直沒有作聲，他是要看看白衣少女的手法，是以並未出言阻止，但看了白衣少女方才纖指連點，下手之處，根本不是什麼穴道，心中已是暗暗納罕，後來她只輕輕一拂，就

解開了自己獨門手法制住的幾處穴道，心中更覺驚異，因為她這輕輕一拂，也根本不是解穴手法，但藍如玉、雲飛白却已同時醒來，莫元奇心中雖覺驚奇，但他成名數十年，豈會對一個白衣少女，一個喬裝男子的少女（甘明珠）放在眼裡，聞言嘿然道：「就憑來了兩個丫頭，也救不了他們。」

白衣少女回過頭來，她晶瑩如玉的臉上，不禁飛過一絲詭異之色，問道：「你還沒有走嗎？」

莫元奇大笑道：「老夫為什麼要走？」

白衣少女緩緩的道：「那你願意接受撕毀玫瑰劍令的懲罰了？」

莫元奇大笑道：「什麼人能懲罰老夫？」

白衣少女笑容可掬的道：「自然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了。」

「哦！」莫元奇這才想起剛才白衣少女說的第一句話來，她指那女扮男裝的小丫頭（甘明珠）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不覺回頭望了甘明珠一眼，怪笑道：「妳說是她？」

「嗯！」白衣少女柔聲道：「我說的自然是她了。」

「好！好！」莫元奇連說了兩個好字，伸朝甘明珠一招，說道：「來，來，小丫頭，老夫讓妳砍上三劍，妳只怕也砍不下老夫一片指甲來。」

白衣少女道：「你不還手？」

莫元奇大笑道：「老夫不攻她就是了。」

甘明珠自己也知道，藍如玉和雲飛白兩人聯手，都不是這隻螞蟥的對手，自己自然更非其敵了。

白衣少女輕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說了可要算數？」

莫元奇道：「老夫說出來了，自然算數。」

白衣少女道：「我要她砍你三招，就可以砍下你三根指頭。」

莫元奇道：「要是砍不下呢？」

白衣少女道：「你不是要雲公子、藍姑娘跟你走嗎？如果她砍不下你三根指頭，我們都跟你走，這樣可好？」

她說話之時，聲音又嬌又柔，稚嫩無邪，看去只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小姑娘，就像莫元奇這等成名多年的老魔頭，也對她莫測高深。

「好！」莫元奇領首道：「就這麼辦！」

白衣少女笑了笑，朝甘明珠招手道：「甘姑娘，妳過來。」

甘明珠依言走了過去。

白衣少女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妳要替我去割他左手三個手指。」

甘明珠心頭甚是為難，也低低的道：「管姐姐，我怕不是他的對手。」

白衣少女低笑道：「做事要有信心，妳只要堅信一定可以割下他三根手指，就會割下來的了。」

甘明珠道：「這不是信心的問題，我武功比他差得很遠……」

「不要緊！」

白衣少女道：「妳只要聽我的就是了，我要妳刺他那裡，妳就刺他那裡，這總會吧？」

甘明珠點頭道：「這個我會。」

「那就好了！」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又道：「妳必須記住，和他動手，千萬不能用招式。」

「不用招式？」

甘明珠驚異的道：「用劍怎能不使招式呢？」

「用招式就落了下來。」

白衣少女輕輕的道：「我叫我刺他那裡，妳舉劍就刺就好，旁的妳都不用管。」

甘明珠又點頭道：「好吧！」

白衣少女道：「好了，記着，妳上去第一劍出手，就刺他右肋『歸陰穴』，好，妳可以上去了！」

甘明珠一呆道：「就這麼簡單？」

白衣少女笑道：「出手攻敵，自然越簡單越好，妳快去吧！」

莫元奇看兩人竊竊私語，不耐道：「妳們說好了沒有？」

白衣少女臉含嬌笑，說道：「好啦！甘姑娘，妳可以上去出手了。」

三招可以割下莫元奇三個指頭，不僅螞蟥莫元奇不會相信，連雲飛白和藍如玉也極不相信，這時眼看甘明珠手持長劍，走了上去，幾個人的目光，全都眼睜睜的望着她。

甘明珠自己更是毫無把握，因為管姐姐要她使招式，舉劍就刺，這在她來說，自幼練劍，要她使招式，上去就刺，她實在想不通。

如果使招式，舉劍就刺，就能克敵制勝，還有誰去下苦功，練劍法？但她對管姐姐說的話，又不能不聽，因此，走是走上了，心裡只是抱着姑且一試的心理，好在莫元奇說過不使招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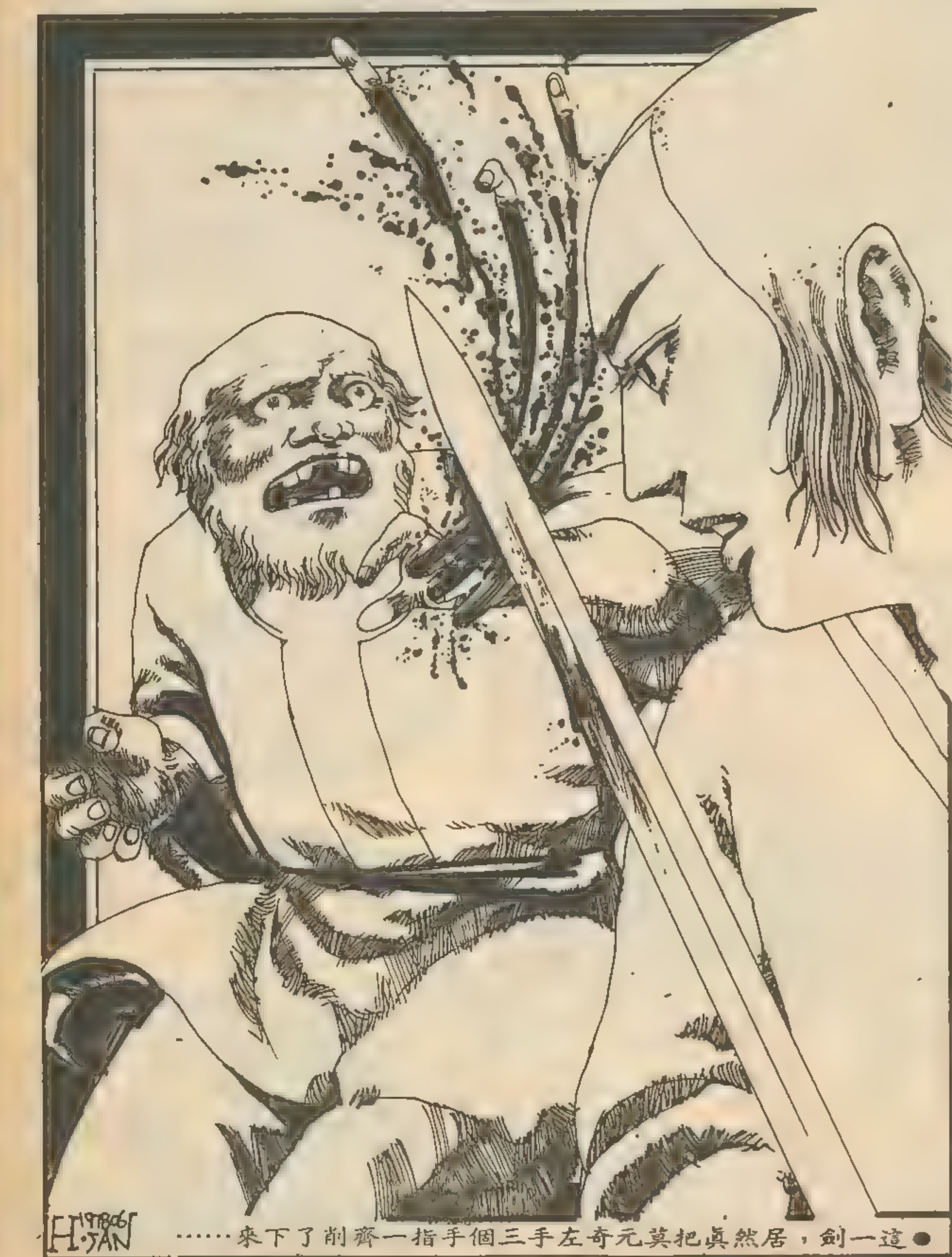
不使招式，當然也用不着抱元守一、行氣運氣這一套了。

看看距離莫元奇已不過數尺，甘明珠脚下不由得一停，昂首道：「我要出手了！」

莫元奇早已等得不耐，哼道：「妳只管攻來好了。」

「好！」甘明珠好字出口，身形稍偏，舉手一劍，朝莫元奇右肋『歸陰穴』刺去。

她出手雖快，但只是隨手發劍，毫無招式可言。



●這劍，居然把莫元奇左手三個手指
齊一割了下來。

藍如玉看她第一劍刺的毫無章法，不由暗暗攢了下手，心想：「甘明珠一手『乾坤劍法』，還有幾分火候，像這一劍，簡直刺得一無可取，這樣刺法，就是再刺一百劍，也休想傷得這魔頭分毫！」

這一劍，莫元奇連身子都不須避讓，一動不動，坦然承受，讓她準準確確的刺在右肋『歸陰穴』上。

「篤！」劍尖刺上莫元奇『歸陰穴』，就像刺在鐵石上一般，直震得甘明珠手掌心隱隱生痛，脚下不禁後退了半步。

莫元奇連看也沒有看她，只是朝白衣少女道：「這算是第一劍了？」

「不錯。」白衣少女嬌雅一笑道：「這自然是第一劍了。」

莫元奇催道：「還有兩劍，叫她快些刺吧！」

甘明珠在後退半步之際，只聽管姐姐細如蚊蚋聲音在耳邊說道：「妳這一劍刺得很好，現在改刺他左喉『氣貫穴』，不過妳要記住，這第二劍，他依然不會閃避，但妳必須站穩，絕不能後退，在他口中叫出：『這是第二劍了』，這幾個字的時候，妳立即舉劍上挑，點他左眼『睛明穴』（左眼目內眥）劍上要用點力氣，而且要準備快速後退，切記，切記！」

甘明珠待她話聲一落，立即舉步跨上，長劍一振，又是一劍朝莫元奇急刺過去。

這一劍，當然還是不使什麼招式！

藍如玉看得大為洩氣，她先前以為管姑娘和甘明珠低低的說了一陣，一定面授機宜，教了她三招精妙劍法，那知甘明珠這兩劍，根本只是胡亂發劍而已！

雲飛白當然也看得大是不解，甘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篤！」這一劍和第一劍沒有什麼不同，劍尖端端正正刺在莫元奇喉頭『氣貫穴』上。他練螞蟥似的凌空朝甘明珠當頭飛撲過來！

成「螞蟥功」，頸如鐵石，自然不在乎妳毫無力氣的一劍了。

甘明珠一劍刺在像鐵石一般的喉嚨上，同震之力，使她掌心又感到一陣震痛，但她雙腳在跨上之時，早已站住了穩，是以並未因劍上受震而後退。

莫元奇又矮又胖，引頸受戮，連眼睛都沒瞟一下，陰笑一聲道：「這是第二劍了……」

甘明珠等的就是他這句話，一言不發，暗暗勁運右腕，在他話聲甫出，突然振腕發劍，一點劍光，疾若流星，朝他左眼『睛明穴』飛射過去。

這一劍當然還是不成章法；但劍勢比方才兩劍，却快得幾乎增加了一倍！

這一劍，莫元奇也大感意外！不！他一張老臉，不由得驟然變色，左手一抬，閃電朝劍尖上劃出！

他練成了「螞蟥功」，自然不怕劍刃鋒利，這一記他還是遵守承諾，不採攻勢，只是想把筆直點來的劍勢格開而已！

因為他練「螞蟥功」的竅門，就在「睛明穴」，他自然非加以保護不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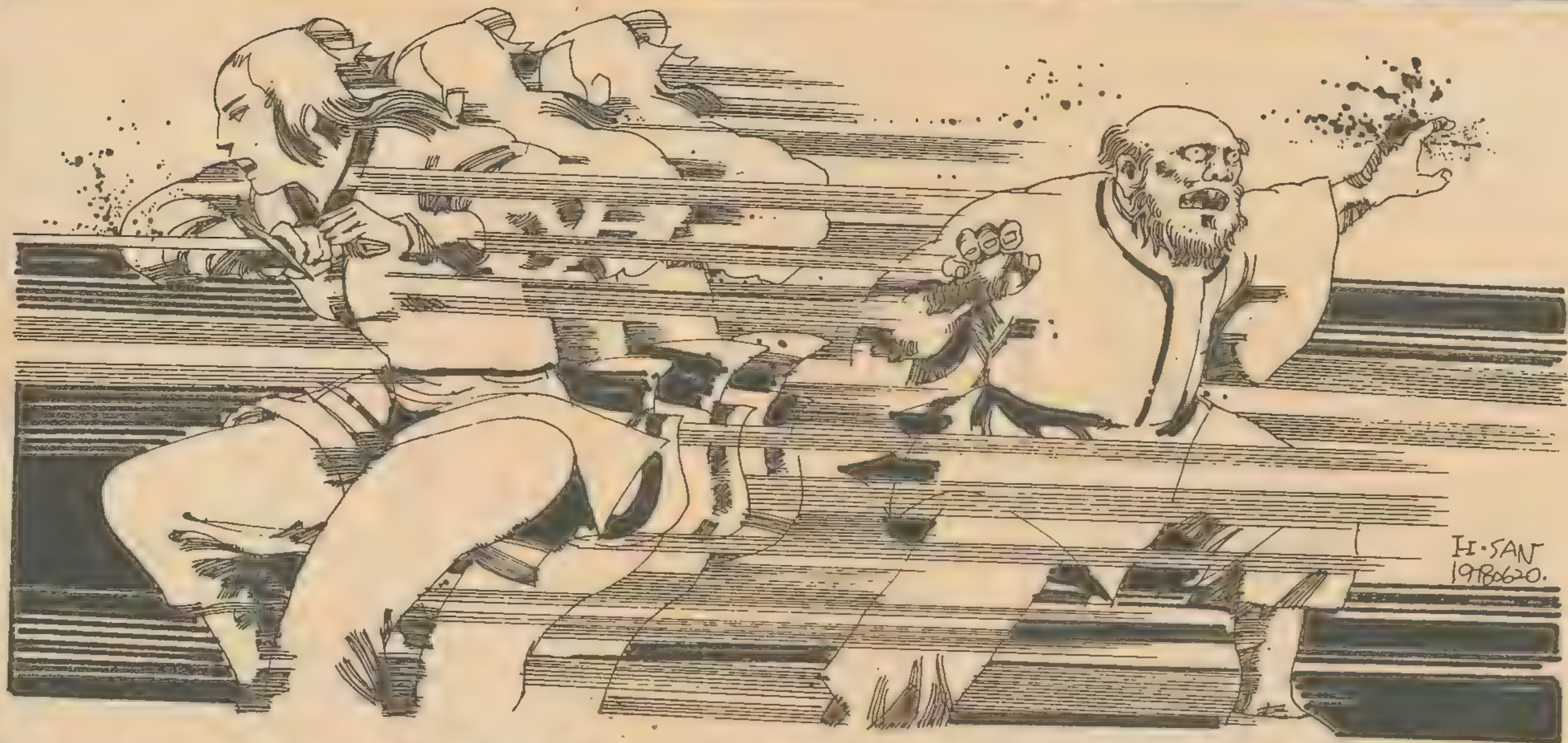
就在莫元奇左手抬起的一瞬間，白衣少女右手也抬動了一下，但此時大家目光都盯在動手的二人身上，因此誰也沒有注意到她的舉動。

雙方動作，快得有如電光石火，甘明珠長劍點出，莫元奇左手也同時劃到，但聽莫元奇大吼一聲，迅疾後退。

甘明珠也緊記着管姐姐的話，急速向後退下。

原來這一劍，居然真把莫元奇左手三個手指（小指、無名指和中指）一齊割了下來。

莫元奇面如鐵血，雙目通紅，射出兩道殘殘兇光，又是一聲大吼，雙手箕張，活像一隻大



文／東方玉 ● 圖／黃憲鐘

玫瑰劍

12

前文提要：

莫元奇命春雨、秋霜二婢各抱一人隨其離去，二婢突分東西飛奔，甘明珠適時現身，責莫撕毀玫瑰劍令、應自斷三指，莫向甘何人，一白衣少女答稱甘係執法使者、三招內不斷莫三指，莫不信、甘果在第三招削莫三指、莫痛極向甘當頭撲至。

一二、金蘭結兄妹

白衣少女叱道：「莫元奇，你已經輸了，還要逞兇麼？」

右手抬處，凌空一指點了過去。

竊蝦蟆莫元奇人雖凌空躍起，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身體四肢，只有比平常更為靈敏，一見白衣少女振腕一指，凌空點來，他見多識廣，看她舉一食指，朝上點出，使的分明是「乾元指」了！

「乾元指」是玄門中最厲害的指功，如被擊中，可以震散一身真氣，他雖然練成「蝦蟆功」，但對「乾元指」却也心存顧忌，不敢以身輕試，雙手一劃，身子向左偏出，一下落到地上，厲聲道：「妳到底是什麼人？」

白衣少女輕盈一笑道：「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我只問你，你是不是承認輸了？」

莫元奇暗著一雙三角眼，心中暗暗付道：「我一身刀劍不入，憑那丫頭如何斷我三根手指，方才自己以手格劍之時，突覺「脈筋穴」上微微一麻，分明是她暗中施展「乾元指」，震散了自己手上真氣，看來這丫頭的「乾元指」功，果然是自己「蝦蟆功」的剋星！」

他想到這裡，頓覺留此無益，一言不發，雙腳一頓，一團人影，劃空飛起，轉眼就走得無影無踪。

甘明珠返劍入鞘，喜孜孜的道：「管姐姐，他自知不敵，嚇得逃走了呢！」

白衣少女輕輕舒了口氣，說道：「他是給我跪走的，真要動手，我只怕怕不是他的敵手呢！」

藍如玉走了過來，親切的道：「管姐姐，妳兩次救了我們性命，我們真不知如何感謝妳才好。」

雲飛白也跟著過來，拱手道：「管姑娘相救之情，大恩不言謝，我們如果說謝，就顯得小氣了。」

白衣少女粉臉忽然微微一紅，一雙明亮如同秋水的眼波，輕輕一轉，嫣然笑道：「雲相公說對了，我們都是江湖兒女，不可落了俗套。」

春雨在邊上道：「管姑娘、甘姑娘，到裡面去坐坐。」

藍如玉經她一言提醒，笑道：「是啊，我們只顧說話，不是春雨說，我倒忘了，天都黑了，我們也不請管姐姐、甘姑娘到裡面去。」

於是大家同入屋中，在堂屋裡落坐，秋霜點起一盞油燈送上。

雲飛白問道：「甘姑娘，妳怎麼會和管姑娘在一起的呢？」

甘明珠道：「自然是管姐姐把我救出來的了。」

雲飛白道：「妳可知道那些賊人到底是什麼路數麼？」

「誰知道？」

甘明珠道：「是兩個黑衣人把我騙到竹林裡去，說是爹就在那裡等我，我發覺不對，已經遲了，直到管姐姐把我救出來，我沒見過第三個人，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路數。」

藍如玉看他們說個沒完，笑了笑道：「管姐姐，妳救了我們兩次，我們連妳名字都還不知道呢！」

白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我叫管練霞。」

藍如玉道：「管姐姐武功通玄，教小妹好生羨慕，不知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管練霞道：「我沒有師父，我只是跟家父隨便練的。」

雲飛白道：「在下想請教管姑娘一件事，姑娘在紙上畫了一把劍，和一朶玫瑰花，那蝦蟆看了似乎甚是忌憚，據在下猜想，這玫瑰花可能大有來歷，不知姑娘可否肯告嗎？」

管練霞看了他一眼，臉含嬌笑道：「我只是聽爹說過，昔年有一位奇人，武功高不可測，生平嫉惡如仇，黑道魔頭莫不聞名喪膽，據說只要畫一張玫瑰花令，貼在門上，就會使羣邪辟易，前晚雲相公、藍姑娘都受了重傷，我又另有事去，一時之間，無計可施，才想到玫瑰花令上去，姑且畫了一張貼在門上，其實我也並不清楚。」

她話聲又嬌又柔，粉嫩的臉上隱現嬌紅，使人對她有涉世未深的感覺。

藍如玉看她神情，心中暗暗好笑：「她好像知道玫瑰劍令的來歷，却不肯說出來，一個平時從未說過話的人，說了說話才會臉紅。」

甘明珠走到管練霞面前，撲的跪了下去。

管練霞吃了一驚，急忙伸手去拉，說道：「甘姑娘，妳這是做什麼，快快起來。」

甘明珠在地上叩着頭道：「管姐姐把我從賊人手中救出來，我心裡感激不盡，只是家父還被賊人所擄，還望姐姐救救家父，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姐姐大德的。」

管練霞把她硬拉了起來，嬌笑道：「甘姑娘，妳且坐下來，慢慢的說，我們是姐妹，幹麼這樣磕頭拜佛？令尊也被他們擄去了麼？」

甘明珠道：「是的，我爹失蹤，還是我被他們擄去前一天的事。」

她把當晚和七色劍主人約在插花廟後山說起，一直說到自己被擄為止。

管練霞皺眉微蹙，說道：「他們現持令尊，有什麼目的呢？」

甘明珠望了藍如玉說道：「好像是為了一顆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期三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30
1980.10.12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住大馬路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求出說我，人外有沒裡這：道說，點微色神玉如藍
「……若山厲的首之星七嶺北是就父義我，緊要不也

什麼珠子，但我從沒有見過。」

藍如玉道：「我聽義父說過，令尊有一顆龍辟毒珠，功能善解天下奇毒，佩在身上，百毒不侵。」

甘明珠道：「當時妳也是為這顆珠子來的？」

「不是。」藍如玉搖搖頭道：「我是找義父來的。」

甘明珠道：「藍如玉的義父是誰呢？」

藍如玉神色微黯，說道：「這裡沒有外人，我說出來也不要緊，我義父就是北嶺七星之首的厲山君……」

甘明珠道：「所以妳自稱七色劍主人。」

「不！」藍如玉微搖頭道：「我稱七色劍主人是有原因的……」

她口氣微頓，接着道：「義父和六位叔叔，在江湖上人稱七兇，一向名聲不太好，但二十年前，接受了一位異人的警告，不准他們再在江湖為惡，從那時起，我義父和六位叔叔隱迹深山，韜光養晦，從未出山一步，不料三年前，突告失蹤……」

甘明珠驚異的道：「妳義父也失蹤了，妳一直沒有找到他們。」

藍如玉道：「妳聽我說下去呢！當時我急得手無策，四出打聽，也沒有半點消息，我只好去找義父的一個老部下元璋。」

雲飛白問道：「就是那位修總管？」

「是的。」藍如玉看了他一眼，又道：「修老就建議我，要找義父他們，只有一個方法，我自稱七色劍主人，由他給我招募一些人，加以訓練，使江湖上人都知道這隱多年的七色劍主人又重出江湖了，這樣一來，義父他們如果得到了這個消息，也許會找來，若是義父已經遇害，他們的仇家聽到這消息，也會找上門來……」

雲飛白道：「這倒是個辦法。」

藍如玉道：「就這樣修老給我訓練了一批手下，足足化了兩年多時間，直到上個月才準備妥當，率着他們下山……」

她朝甘明珠笑了笑，道：「下山，就是路上了。」

江湖，總得找一個在江湖上有名頭的人做對象，才會很快傳揚開去，這第一件，就選上了令尊，因為令尊雖已息隱林泉，但在大江南北，提起白眉崑崙，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我聽義父說過，他老人家也和令尊為了一顆龍辟毒珠，有過樑子，正好以此作藉口，發了一封七色帖給令尊，妳想想看，我對令尊不利，何用先發七色帖，這就是想假令尊之手，把七色劍主人重出江湖的消息，傳出去……」

甘明珠道：「但家父無巧不巧，竟會就在那天晚上出了事。」

藍如玉頷首道：「我這次出山，在江湖上還聽到了許多消息。」

接着回頭道：「雲兄應該記得，那天晚上，我不是和妳說過，最近一、兩年間，江湖黑白兩道上，稍具名頭的人，已有很多人相繼失蹤，一去杳無踪影，說不定都是被人切去的……」

雲飛白道：「他們切了人，並無勒索，那是為什麼呢？」

「也許這是一個很大的陰謀。」

藍如玉深深吸了口氣，又道：「這次甘姑娘令尊和甘姑娘的相繼失蹤，總算給我找出了一點線索。」

甘明珠眼睛一亮，問道：「藍姐姐，妳有線索了？」

「只能說是一點……」

藍如玉道：「那晚我看到了義父和六位叔叔，雲飛白想起那七個灰衣人，忍不住問道：「藍兄說的就是那七個灰衣人嗎？」

藍如玉點點頭道：「是的，那『混元摧枯掌』，擊傷我們的七叔井勿用，不過我看義父和六位叔叔神色有異，看到我好像不認識了一般，說不定是被人迷了神智。」

甘明珠道：「這會是什麼人呢？」

藍如玉道：「我想，這事後一定有一個極神秘的組織，不但切了義父，也切了許多江湖上的知名人物，不但……而且還控制了被切持的人的身心，為他們……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陰謀……」

甘明珠道：「他們想做什麼呢？」

「目前還不知道。」

藍如玉道：「不過我和雲兄雖然死裡逃生，但也有很大的收穫，那晚假扮甘姑娘的玉女雙嬌，是華山玉女門的門下，這批人至少和玉女門有着關連……今天來的是昔年南山十戾中的蠟蝦蟆元奇，當然和南山十戾也有關連了。」

管練霞一直沒有開口，這時才道：「南山十戾，如今已只剩了三戾，天狐、地龍、蠟蝦蟆。」

藍如玉道：「不管他們幾戾，我們苦於找不到線索，如今既然有了目標，總可以查得出他們的動機和陰謀來。」

管練霞道：「南山十戾，雖然只剩下三戾，但這僅存的三戾，是十戾中武功最高的三個，憑我們這幾個人，無異以卵擊石，唉！不說三戾了，就是藍姑娘的義父等七人，功力之高，在武林中已是很少有人能敵，所以我想我們只能智取，不可力敵。」

甘明珠環形於色，說道：「管姐姐，這麼說，我爹是救不出來了？」

「這也不一定。」

管練霞安慰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令尊暫時是不會有危險的，人當然要救，但不能急在一時，我們要妥籌對策，謀定而動才行。」

甘明珠道：「我想不出一點辦法來，這事只有聽管姐姐、藍姐姐、雲大哥的了，你們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管練霞道：「對了，藍姑娘不是訓練了一批人手麼？妳手下一共有多少人呢？」

藍如玉道：「修總管除外，一共是二十個人，練成了兩座『七色劍陣』，和六個預備劍手。」

管練霞道：「我們目前就以這批人作基礎，有了人手，才能和人家對抗，這件事仍要藍姑娘負責……」

「不！」藍如玉道：「管姐姐武功最高，我們都聽管姐姐的才是。」

「才不呢！」管練霞搖手道：「我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怎能擔當起領導之責，妳江湖經驗比我們多，自然是妳最適當了。」

甘明珠道：「妳們也不用推來推去了，管姐姐也好，藍姐姐也好，我們四個人志同道合，不如結成姐妹，患難與共，生死不渝，妳們認為好不好？」

藍如玉也因管練霞武功極高，存心拉攏，立即附和着道：「甘姑娘這話不錯，管姐姐、雲兄的意見呢？」

管練霞發亮的雙眸朝雲飛白一溜，臉含微笑，低低說道：「我沒有意見，她們說好，我自然贊成了，雲相公你呢？」

雲飛白道：「妳們三位姑娘決定的事，在下豈敢不同意？」

「這就好了。」

甘明珠喜得跳了起來，說道：「來，大家排排年齡看誰最大？」

雲飛白笑道：「算年齡，自然是我最大了。」

甘明珠道：「快說呀，你幾歲囉？」

雲飛白道：「在下二十四歲，正月裡生。」

甘明珠道：「管姐姐呢？」

管練霞粉臉一紅，推道：「妳怎麼不先問藍姐姐呢？」

藍如玉爽直的道：「我二十。」

管練霞紅着臉道：「我十九。」

甘明珠道：「我也十九，管姐姐，妳幾月生的？」

管練霞道：「七月。」

甘明珠道：「我十一月，我最小了，雲大哥最大，是我們大哥，藍姐姐是二姐，管姐姐是三姐。」

這回大家結成了姐妹，大哥、二姐、三姐、四妹的叫着，自然比相公、姑娘的要親切得多了。

春雨、秋霜正在廚下做飯，聽到主人和雲相公、管姑娘等結成了姐妹，趕忙奔出來跟四人賀喜，茅屋中一片歡笑。

少頃，春雨、秋霜端上飯菜，大家匆匆吃畢，秋霜沏了四盞茶送上。

甘明珠心切父親安危，又道：「二姐、三姐，我們該如何行動呢？」

藍如玉看着管練霞道：「三妹好像是專門幫我們的忙來的，她是不是已經胸有成竹了呢？」

管練霞道：「我才沒有成竹呢，不過我想對方發現我們幾個人在一起，一定不會放心的，所以附近說不定會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最好裝作不知，明天一早，就一同上路，讓他們盯下來，我們再留一個人，暗中盯他們，這樣就可以知道他們真正的巢穴在那裡了。」

甘明珠道：「他們巢穴不是就在寒舍後面那座大宅子裡麼？」

藍如玉笑道：「四妹，妳真是一個大小姐，那座宅子，只是他們臨時落脚之所，我和雲大哥進去救妳，雖沒把妳救出來，但三妹却把妳救出來了，他們行蹤已洩，豈會還住在那裡？」

甘明珠道：「二姐說得是。」

藍如玉道：「三妹這辦法不錯，只是誰去暗中跟蹤他們呢？」

管練霞道：「自然是我了，你們三個本來就在一起的，只有我獨來獨往，待回我和你們別過，出門而去，他們自然不會疑心的了。」

甘明珠道：「三姐到那裡去呢？」

管練霞笑道：「我出去轉一圈，就回來了。」

甘明珠道：「妳回來，他們不會看到麼？」

管練霞輕笑道：「要給他們看到，我還出去作甚？」

甘明珠道：「三姐回來，他們怎麼會看不到呢？」

藍如玉道：「三妹要讓他們看不到，別說賊人留在這裡的眼線，就是我們也一樣看不到呢！」

管練霞臉一紅，說道：「才不呢！」

正說之間，只聽遠處傳來一聲雞啼！

藍如玉欣然道：「修總管找來了！」

她話聲未落，只聽屋後緊接着也響起了一聲雞啼的聲音。

雲飛白心中暗道：「原來這雞啼是他們的暗號了！」

這時秋霜已經奔了出去，迎道：「修總管，主人就在裡面。」

修元璋道：「這地方真不好找！」

隨着話聲，舉步走入，朝藍如玉欠身道：「屬下見過主人。」

藍如玉道：「修老來得正好，你聽到什麼消息麼？」

修元璋目光一抬，看到雲飛白，就拱拱手道：「雲公子也在這裡，那就最好不過了，在下從甘家莊上，帶來了雲公子一封家書。」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遞了過來。

雲飛白說了聲：「多謝修總管。」

接過書信，拆開封口，抽出一張白紙，目光一注，不由得臉色大變！

白紙上只有四個字，那是：「父危速回」。



口封開拆，信書遞接白飛雲
不，注一光目，紙白張一出抽
四有只上紙白，變大色臉得由
……字個

政魂劍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13

玫瑰劍 13

一三、將計就計

雲飛白自然認得，這四個字正是他的手筆！

他自然也知道這是個生性倔強的人，如果不到危急關頭，決不會寫這字樣，叫自己速回的，一時之間，拿着信箋的手，不由得起了一陣顫抖！

甘明珠奇道：「雲大哥，你臉色好難看，信上怎麼說呢？」

雲飛白把信箋遞了過去。一面惶急的道：「家父這信，少說也已有一二日了，我這就趕回去。」

「父危速回！」

甘明珠吃驚的道：「雲伯伯也有了危險！」

藍如玉聽得悚然一驚，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批賊人當真可惡。」

管練霞道：「父危，不一定是雲伯伯有了危險，也許是病危，雲大哥先冷靜一下，讓大家計議計議，就是要趕回去，也不急在一時。」

藍如玉回頭問道：「佟老，這信是誰交給你的？」

佟元璋道：「是甘家莊的甘總管交給屬下的，他不知雲相公現在何處？所以交給了屬下，要屬下轉交。」

藍如玉點點頭，又朝雲飛白問道：「雲大哥，這信上筆迹，是雲伯伯的親筆麼？」

雲飛白道：「是的，家父的筆迹，我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

藍如玉心裡也沒了主意，望望管練霞道：「三妹，依你看，咱們該怎麼辦呢？」

管練霞嬌柔一笑道：「如果雲伯伯有危險，我們自該趕去營救，這和我們方才的計劃，也沒有抵觸呀！」

她回過頭朝甘明珠道：「四妹，妳陪雲大哥先走，二姐率領手下一批人，隨後趕來……」

甘明珠臉上一紅，說道：「妳不會陪雲大哥先走？」

管練霞微紅的臉上，也微微一紅，說道：「我們不是說好了，我還有事去。」

藍如玉也道：「三妹說得沒錯，妳陪雲大哥趕回甘家莊，挑上兩匹馬，先行上路，我們隨後就會趕來。」

甘明珠只好點點頭道：「好嘛。」

接着抬目問道：「雲大哥，我們什麼時候走呢？」

雲飛白道：「家父可能已危在旦夕，我們自然越快越好，立即就走了。」

管練霞道：「你們那就快些走吧！」

雲飛白一手提起長劍，拱拱手道：「我們那就走了。」

大步往外行去。

甘明珠低着頭，跟在他身後走了出去。

他們走後，管練霞也跟着起身道：「二姐，我也走了。」

藍如玉只當她不放心的雲大哥和甘明珠二人，要暗中跟下去，這就點點頭道：「好吧！」

管練霞走了幾步，回頭笑道：「二姐，再過一會，妳們也該走啦！」

說完，閃身出門而去。

藍如玉轉臉問道：「佟老，我們的人手……」

「他們都在附近了。」

佟元璋走上一層，低低的道：「屬下聽說老主人有了消息。」

「哦！」藍如玉問道：「佟老是聽誰說的？」

佟元璋道：「屬下親眼看到的。」

藍如玉問道：「你在那裏看到家父的？」

「就在……」佟元璋又湊上了些，低低的道：「就在……」

藍如玉好像不及防，趕緊使了一記「鐵板橋」，上身後翻下，右足飛起，踢向佟元璋當胸，人已趁勢就地一個急滾，滾出去八尺來遠，一躍而起，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幹什麼？」

春雨、秋霜聽到喝聲，也一起從後面閃身而出。

佟元璋一襲落空，突然長歎一聲，舉手一掌，朝自己天靈拍去。

藍如玉一個箭步，掠了上去，右腕一振，點了他「臂端穴」，一面喝道：「佟元璋，你既有自戕的勇氣，怎麼沒有對我說出原因的勇氣，你這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

佟元璋右手廢然下垂，滿臉痛苦的道：「屬下對不起主人，但屬下也是爲了救老主人心切，屬下該死，主人就讓屬下死了算了。」

藍如玉道：「你說什麼？你出手偷襲我，是爲了救老主人？」

佟元璋道：「是的，老主人受制於人，對方找到屬下，答應只有用主人去交換，就可以釋放老主人了。」

藍如玉道：「你相信他們的話？」

佟元璋道：「但老主人落在他們手裡，屬下縱然不信，也只好冒險一試了。」

藍如玉問道：「他們和你接洽的是什麼人？」

佟元璋道：「是一個青衣人。」

藍如玉道：「他們要我把你送到那裡去？」

佟元璋道：「屬下制住主人之後，以燈光爲號，他們就會派人前來接應。」

藍如玉一笑道：「你怎麼不早說？」

佟元璋吃驚的道：「主人是要將計就計？」

藍如玉道：「不錯，我們給他來個將計就計，逮住了對方的人，就不難問出雲伯伯下落來了。」

「不成。」佟元璋連連搖頭道：「投鼠忌器，老主人還在他們手裡，萬一……」

藍如玉道：「我自小是義父一手扶養長大的，義父對我恩深如海，難道我會沒想到他老人家的安危？賊人劫持義父之時，我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無足輕重，但咱們化了三年時間，訓練出一批劍手，如今已經有了小股力量，他們才要你用我去交換義父，這已經很明顯了，因爲我有佟老相助，和手下有一批人，使得他們感到了威脅，如果你真拿我去交換義父，他們也未必真會放了義父，因此，只要我們存在一天，就不用想到投鼠忌器。」

佟元璋想想也有道理，這點點頭道：「好，主人要如何安排，屬下悉聽主人的好了。」

「好！」藍如玉道：「我和春雨、秋霜假裝穴道受制，你就用燈號把他引來就是了。」

說完，朝春雨、秋霜打了個手式，說道：「妳們快臥下來，沒聽到我的招呼，不可妄動。」

自己當先在木椅邊上，側身臥下。

春雨、秋霜手握短劍，也各自在搶出房門的一二步之間，臥倒地上。

佟元璋伸手取過燈盞，走近窗戶，舉燈朝左右晃動了三下。

過沒多久，果然聽到一陣輕快的腳步聲，自遠而近，接着一個身穿青衣的中年人緩步行入大門，此人面貌森冷，死板板一無表情，但一雙目光卻深準而銳利，看了藍如玉和春雨、秋霜一眼，說道：「佟兄果然辦到了。」

藍如玉閉着眼睛，不敢稍動，但聽他說話的聲音，心中暗道：「果然是竹林大宅中的那個青衣人了。」

佟元璋道：「兄弟爲了救老主人，只好出此下策了。」

言下之意，似是深感愧對藍如玉。

青衣人口中發出一聲輕嘿，說道：「這也正是佟兄對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期星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31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號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只聽外門人有喝，道：「當下，道的睛眼長不是劍刀劍的寒森支兩」。

「。青朝右一左一，鋒刺「穴腰笑」人衣……來

玫瑰劍

文／東方玉
圖／黃憲鐘

一四、束手入虎穴

甘明珠首先驚呼出聲，叫道：「會是你！」原來這青衣人赫然是甘家莊的管家甘祿！這下連雲飛、佟元璋等人也大感意外！

甘祿一臉俱是痛苦之色，俯首道：「大小姐，妳想不到是我吧！」

甘明珠鐵青着臉，哼道：「你不用叫我大小姐，我爹一向待你不薄，沒想到你竟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甘願為虎作倀，出賣甘家莊，出賣我爹，你現在還有何說？」

甘祿道：「大小姐責備得是，只是我有難言之隱……」

甘明珠氣道：「你甘心附賊，還有什麼難言之隱？」

甘祿半晌不語，他似是不願說出內情來。佟元璋沉喝道：「你到了現在，還不肯說出上面的人是誰麼？那就莫怪佟某要對你不客氣了。」

不客氣，就是說要用刑了。

「甘祿堂豈是怕死的人？」甘祿冷冷一哼，轉臉朝甘明珠道：「我這樣做，也是為莊主好。」

甘祿堂原是贛江水寇，因犯案被官府緝拿，才投奔甘春霖，改名甘祿，當了甘家莊的副總管，這事只有甘春霖一人知道，從沒和人提過，是以連甘明珠都不知道。

「說得真好聽！」

甘明珠冷哼一聲道：「你出賣了爹，還說是為爹好？」

甘祿堂道：「大小姐不相信，那就不用說了。」

「你說！甘明珠道：『我爹究竟怎麼了？』」甘祿堂道：「大小姐總記得莊主這幾個月來，時常咳嗽吧？」

甘明珠道：「我爹咳嗽和你有關係麼？」

「有。」甘祿堂道：「我原是贛江水寇，十年前投奔莊主，幸蒙莊主不棄，昇我副總管，信任有加，莊主對我這份恩德，使我沒齒不忘……」

甘明珠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甘祿堂接下去道：「去年冬天，莊主忽然咳嗽得很厲害，不但整晚無法睡眠，也咳出許多血來，先前只當是傷風引起的，延醫服藥，始終不見效驗，有一次，我上街採購物品，有一個小童遞給我一張字條，我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汝主人之病，可向插花廟觀音殿求籤，必有奇效。』……」

甘明珠道：「這是什麼意思？」

藍如玉已經聽出一點端倪來了，忙道：「四妹，別打岔，讓他說下去。」

甘祿堂續道：「等我轉過頭去，那童子早已不知去向，我雖然不相信神鬼之事，但因事有蹊蹺，就姑妄信之，回到莊上，抽空趕去插花廟，找到後進觀音殿，爲了要求籤，就得先跪拜叩頭，當我跪下之際，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第九籤。』我一聽聲音，就知有人以『傳音入密』說話，分明是武林人物揭的鬼，當即依言走到東首壁下的籤櫥中，找到第九籤，抽開小木匣，就發現有一個密封的信柬，上面正寫着我的名字……」

甘明珠忍不住問道：「密柬上怎麼說呢？」

甘祿堂道：「那密柬上大意是說：莊主身上被人點了七處陰經穴道……」

甘明珠吃驚的道：「我怎麼沒聽爹說過呢？」

「莊主自己也並不知道。」

甘祿堂道：「那密柬上說，莊主七處陰穴被制，如果七個月內不解，就得終身咳嗽，變成一個殘疾之人，我如要報答莊主大恩，就得聽命於他，他每個月傳我一種手法，可以替莊主解開一處穴道。」

甘明珠道：「你接受了？」

甘祿堂道：「我爲了報答莊主大恩，生命尚可犧牲，自然要接受了。」

藍如玉問道：「這人是谁呢？」

甘祿堂道：「我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的身份，也從未見過他的人。」

藍如玉道：「你這話說得越玄奇了，你不知道他身份，還猶可說，怎會從未見過他的人呢？」

甘祿堂道：「事實確然如此，因為每次他有事交代之時，我就會收到一根竹籤，有時在我床頭，或房中桌上發現，有時是有人送來的，有時是有人躲在暗處，用丟手箭向我射來的，反正各種情況之下，都會接到，我只要看到竹籤上的號碼，趕去插花廟觀音殿，依照籤上號數，打開籤櫥抽籤，就可以收到一份密柬，指示我去辦事。」

藍如玉道：「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神秘之事，但你也老江湖了，只不知可曾在暗中查過此事？」

甘祿堂道：「就因爲事情太玄奇了，我自然也暗中留神，希望揭開他的真相，但對方處事慎密，你根本抓不到一絲頭緒，而且對方對我的行動，瞭如指掌，還受過他兩次警告，如果再要在暗中探究他的隱秘，會惹上殺身之禍，還暗示可能對莊主不利……」

甘明珠關心爹的安危，忍不住問道：「他後來有沒有傳你解開爹陰穴的手法呢？」

「有。」甘祿堂道：「這五個月來，他在密東中指示我，已經解開了莊主五處陰穴。」

甘明珠道：「你替爹解穴，爹會不知道麼？」

甘祿堂道：「莊主那時咳得很厲害，我僞稱精擅推拿過穴，在替莊主推拿之際，就可輕而易舉的解開他陰穴了。」

甘明珠道：「爹也是他們劫持去的了？」

「這個我就不詳細了。」

甘祿堂道：「他有事交代，可以找我，我有事，就無法去找他，在莊主失蹤之後，我也曾趕去插花廟觀音殿，一再祝禱，均沒有得到回音。」

藍如玉道：「那晚在竹林大宅中和我動手的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時報周刊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32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要需會待：道說瑋元佟
滾一地就要只人主時之手動
了開解可就索繩，結活開拉



就是你了，那也是他指示你的？」

「不是我。」

甘祿堂道：「那天我並沒有去竹林大宅。」

「那就奇了。」

藍如玉望望他，說道：「那晚和我動手的，明明就是你了。」

她不待甘祿堂開口，問道：「那麼今晚他如何交待的呢？」

甘祿堂道：「他要我在遠處瞭望這屋子裡的燈光，就前來把藍姑娘押去。」

佟元璋道：「今天傍晚前，和佟某見面的該是你了？」

甘祿堂搖搖頭道：「也不是，密東中只交代我，他已和你談妥，要我前來帶人，所以佟總管一再提及交換人質，我無法應承。」

佟元璋道：「這人果然狡猾得很，哦，他要你帶人到那裡去呢？」

甘祿堂道：「插花廟觀音殿。」

藍如玉道：「我們那天也借插花廟落腳，可惜當時不知道，沒有仔細搜上一搜。」

佟元璋道：「他可曾和你約定什麼時候麼？」

甘祿堂道：「今晚二更。」

佟元璋望望藍如玉，說道：「看來咱們只好再來一次苦肉計了。」

「對！」藍如玉道：「我們就這麼辦。」

甘祿堂道：「此人精細無比，只怕無法瞞得過他。」

雲飛白忽然想起一事，問道：「甘總管，他會不會暗中派人跟着你來，若是有人跟來了，自然會發現你已落在咱們手中，那麼今晚二更，咱們趕去，却可能有兩種結果。」

佟元璋道：「雲公子是說他會避不見面？」

雲飛白道：「可能他會不露面，讓咱倆一個空，也可能預先設下埋伏，把咱們幾人一網成擒。」

藍如玉道：「撲個空也好，設下埋伏也好，反正咱們都非去不可，到了那裡，再隨機應變也就是了。」

甘明珠道：「三姐怎麼還沒來呢，有她一同去，我們的勝算就大了。」

雲飛白道：「她不是說還有事去麼，我想她一定會趕回來的，待會咱們走的時候，留一個人在這裡，她來了，就會趕上插花廟去了。」

佟元璋朝門外望望天色，說道：「現在還不到初更，咱們可以坐息一會再去，去早了反而不好。」

雲飛白問道：「甘總管，你交給佟總管的那封家書，是誰偽造的，你可知道？」

甘祿堂道：「在下不知道，但確是有人送來的，我因雲公子是和藍姑娘一起走的，所以交給了佟總管。」

雲飛白道：「這麼說，不知到底是真是假了？」

甘明珠道：「三姐說它有詐，大概是假的不會錯了。」

雲飛白道：「萬一家父有危險，那怎麼辦呢？」

藍如玉道：「雲大哥只管放心，三妹既然說這封家書有詐，必有所據，此事等三妹來了，就可知，就算伯父真有危險，咱們今晚事了，大家在一起趕去，也來得及。」

大家在屋中坐息了一陣，直待一更過後，快要接近二鼓！

佟元璋起身道：「該是時候了，咱們走吧！」

當下取出一條繩索，說道：「主人，暫時委屈了。」

藍如玉道：「沒關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快細細吧！」

佟元璋依言把藍如玉兩手捆了起來，但却打了一個活結，說道：「待會需要動手之時，主人只要就地一滾，拉開活結，繩索就可解開了。」

他把打成活結的一根繩索，交給了藍如玉。然後由甘祿堂帶路，佟元璋押着藍如玉而行。雲飛白、甘明珠二人暗中尾隨他們身後，遠遠跟了下去。春雨、秋霜則留在屋中，等候管練霞。

甘祿堂、佟元璋、藍如玉三人，展開輕功，一路飛掠，不過頓飯工夫，便已趕抵插花廟。三人越牆而入，由甘祿堂領路，直奔觀音殿。此時夜色漸深，萬籟無聲，這後進因為殿前有兩棵百年以上的老桂樹，枝柯交叉，樹葉茂密，幾乎把偌大一個天井，都遮蓋住了，看去更有陰沈之感！

甘祿堂領先走在前面，拾級而登，跨進大殿，除了神龕前面點着一盞油燈，四週一片黝黑，但在黑暗之中，有這麼一盞油燈，燈光雖然微弱，却已可看清殿中的事物了。

觀音殿，地方相當寬敞，此刻靜悄悄的不見人影。

佟元璋問道：「佟某相信閣下，才跟隨閣下而來，這裏怎麼一個人也不見，閣下究竟搞什麼鬼？」

藍如玉裝作穴道受制，沒有作聲。

甘祿堂道：「佟老哥請稍坐息，這時還不到二更，到了時候，敝上自會來的了。」

佟元璋問道：「老主人也在這裏麼？」

甘祿堂急得低聲道：「佟老哥，你見到敝上，不就全明白了嗎？」

佟元璋重哼了一聲，才道：「閣下如有半句虛言，佟某就絕不饒你。」

他們這番話，一搭一擋，自然是故意這麼說的。

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你們來了麼？」

三人急忙舉目看去，只見神龕右側緩步走出一個人來，這人也是一身青衣，面貌森冷，死板板一無表情，和甘祿堂幾乎十分相似！

當然他也戴着面具，這面具的製作，和甘祿堂臉上的，同出一人之手，因此看去面貌就差不了多少，也許是他們為了故弄玄虛，使人有神秘之感，才特地做成一樣的面具。

佟元璋跨上一步，問道：「閣下就是傍晚前找佟某談話的青衣人？」

那青衣人深沉一笑道：「佟老哥認為是兄弟的話，那就算是兄弟了。」

佟元璋道：「佟某已經如約把少主人送來，閣下應該把老主人釋放出來了。」

青衣人冷冷道：「兄弟答應過這句話麼？」

佟元璋雙目緊注着他，冷然道：「閣下如果作不了主，快去叫作得了主的人出來，咱們就不用浪費唇舌了。」

青衣人大笑道：「你是真的制住了藍姑娘穴道，送來的麼？」

佟元璋道：「少主人不但穴道受制，而且繩索加身，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青衣人道：「七色劍主人肯束手就縛，很難使人置信。」

突然伸手一指，朝藍如玉點了過去。

佟元璋怒聲道：「你這是做什麼？」

橫掌拍出，截向對方手腕。

青衣人嘿然道：「看來你們果然沒有誠意了。」

佟元璋嘆道：「閣下如有誠意，應該把閃避，已是不及，只得舉掌硬接。」

藍如玉右手左指，更是記指指向青衣人要穴，手法變幻，令人目不暇接。

青衣人在兩人指掌交攻之下，一上手就失去了先機，此時除了閃避封架，根本毫無還手之能，他步步後退，口中焦急的道：「二位快快住手，敝上快要到了！」

藍如玉嘆道：「那很好，你主上此刻未到，我就先把你拿下了。」

雙手加緊，指影翻飛，迅疾拍出兩掌。

青衣人被逼得退到了神龕左側，眼看甘祿堂站着不動，忍不住喝喝：「青字五號，你怎麼了，難道也敢反了不成？」

甘祿堂冷聲道：「我一再被你們利用，甘心効命，那是為了我主人，如今我主人也被你們擒來了，我何用再聽命於你？」

青衣人聽得大怒，喝道：「你胡說。」

佟元璋大笑道：「閣下黔驢之技已窮，再不束手就縛，那就遲了。」

呼的一掌，迎面逼了過去。

青衣人堪堪躲開了藍如玉的指風，此刻再待閃避，已是不及，只得舉掌硬接。

藍如玉五指如鉤，閃電般抓向他左肩，左手上揚，朝他面門抓去。

青衣人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做什麼？」

伸出一格，腳下往後疾退。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已出手，趕緊一拉活結，網在雙臂的繩索，由內而外瞬即散開，她一見嬌軀，攔到青衣人面前，叱道：「現在該你束手就縛了。」

青衣人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膽敢在觀音殿上，如此發橫！」

藍如玉掌指齊施，連攻了三招，口中冷冷一笑道：「有什麼不敢，觀音殿又怎麼樣？」

青衣人似是不願和兩人動手，一面閃避，一面叫道：「佟元璋，還不快叫你少主人住手，你們真的不要命了。」

佟元璋嘿然乾笑道：「閣下只要取下面具，束手就縛，我主人決無傷害你之意。」

他在說話聲中，往前跨上一步，一雙鐵掌，也呼呼劈出兩掌，緊逼過去。



上跨前往、中聲話說在瑋元佟
出劈呼呼也，掌鐵雙一，步一掌兩

老主人先行釋放出來。」

青衣人深沉一笑道：「佟老哥不用再做戲了，你不妨先把藍姑娘身上繩索解去了，咱們好好談談。」

佟元璋一怔，問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青衣人道：「咱們敝上並沒有和藍姑娘為敵之意，只是要請藍姑娘來此一談。」

佟元璋道：「原來你還有主人？」

「不錯。」青衣人道：「敝上只是要試試藍姑娘的膽識，和佟老哥是否真心想救你老主人而已！」

佟元璋哼道：「你們這麼做，不覺得太過份麼？」

青衣人道：「大敵當前，敝主人不得不小心將事罷了。」

佟元璋心中暗道：「此人言詞閃爍，不知是真真假假？」口中沉嘿一聲，突然跨上一步，喝道：「閣下反覆其詞，教人如何相信，你且把面具摘下來，讓佟某瞧瞧！」

藍如玉五指如鉤，閃電般抓向他左肩，左手上揚，朝他面門抓去。

青衣人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做什麼？」

伸出一格，腳下往後疾退。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已出手，趕緊一拉活結，網在雙臂的繩索，由內而外瞬即散開，她一見嬌軀，攔到青衣人面前，叱道：「現在該你束手就縛了。」

青衣人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膽敢在觀音殿上，如此發橫！」

藍如玉掌指齊施，連攻了三招，口中冷冷一笑道：「有什麼不敢，觀音殿又怎麼樣？」

青衣人似是不願和兩人動手，一面閃避，一面叫道：「佟元璋，還不快叫你少主人住手，你們真的不要命了。」

佟元璋嘿然乾笑道：「閣下只要取下面具，束手就縛，我主人決無傷害你之意。」

他在說話聲中，往前跨上一步，一雙鐵掌，也呼呼劈出兩掌，緊逼過去。

藍如玉五指如鉤，閃電般抓向他左肩，左手上揚，朝他面門抓去。

青衣人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做什麼？」

伸出一格，腳下往後疾退。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已出手，趕緊一拉活結，網在雙臂的繩索，由內而外瞬即散開，她一見嬌軀，攔到青衣人面前，叱道：「現在該你束手就縛了。」

青衣人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膽敢在觀音殿上，如此發橫！」

藍如玉掌指齊施，連攻了三招，口中冷冷一笑道：「有什麼不敢，觀音殿又怎麼樣？」

青衣人似是不願和兩人動手，一面閃避，一面叫道：「佟元璋，還不快叫你少主人住手，你們真的不要命了。」

佟元璋嘿然乾笑道：「閣下只要取下面具，束手就縛，我主人決無傷害你之意。」

他在說話聲中，往前跨上一步，一雙鐵掌，也呼呼劈出兩掌，緊逼過去。

藍如玉五指如鉤，閃電般抓向他左肩，左手上揚，朝他面門抓去。

青衣人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做什麼？」

伸出一格，腳下往後疾退。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已出手，趕緊一拉活結，網在雙臂的繩索，由內而外瞬即散開，她一見嬌軀，攔到青衣人面前，叱道：「現在該你束手就縛了。」

青衣人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膽敢在觀音殿上，如此發橫！」

劍魂政

鐘憲黃/圖 玉方東/文

15

前文提要：揭下面具，青衣人赫然為甘家莊管事甘祿，亦即昔年劇盜甘祿堂也。據稱為報答甘春霖之恩，不得不屈從插花廟觀音殿神籤指示，以祈解開主人受制之陰經。乃由甘祿堂、佟元璋、藍如玉赴約。又有一青人出，藍及佟突起圍攻，忽聞有人喝令住手，細審聲音係出自神龕觀音佛像之口。

一五、木偶魔指

聲音出自木雕的觀音神像之口，豈非神秘之至？

「藍姑娘。」那手觀音神像又開口了。

藍如玉一手按著劍柄，目注神像，冷冷笑道：「閣下有話請說，大家都是江湖人，似乎用不着裝神弄鬼了？」

神像口中低沉一笑，說道：「藍姑娘說得也是，只是我要和你談談，談話只要聽到聲音就可以了，對麼？」

藍如玉道：「好吧！有什麼話，閣下說就是了。」

神像又道：「藍姑娘，還有兩位朋友，一直躲在樹上，何不請他們下來呢？」

他指的自然是雲飛白和甘明珠了。

雲飛白和甘明珠眼看自己行藏已被對方識破，不待藍如玉招呼，雙雙飛身而下，大步走入殿來。

甘明珠問道：「是你點了我爹七處陰穴？」

神像道：「不錯。」

甘明珠道：「還有兩處未解？」

神像道：「不錯。」

甘明珠道：「如何解法？」

神像笑道：「甘姑娘，你不用性急，等我和藍姑娘談妥了，自會教甘祿堂如何解穴的。」

甘明珠道：「你既點了我爹七處陰穴，為何又把我家擄來？」

神像低沉的道：「甘姑娘，你這錯怪我了，令尊並不是我刻持的。」

甘明珠問道：「那會是誰？」

神像道：「這就是我要請藍姑娘到這裡來的主要原因了。」

佟元璋道：「那麼我老主人呢？」

神像又道：「自然也不是我刻持的了。」

佟元璋道：「那你為什麼要說把少主人送到，就可以釋放老主人呢？」

神像笑道：「我不這麼說，你們如何會來？何況對方耳目靈通，你們原來就在插花廟落腳，回到插花廟來，對方自是不疑有他，現在你明白了吧？」

藍如玉道：「我義父他們和甘伯父都不是你刻持的，那你要我來做什麼呢？」

神像道：「共商大計。」

藍如玉道：「你要和我們商量什麼？」

神像道：「難道妳不想救妳的義父？甘姑娘不想救她令尊麼？」

藍如玉道：「你是爲了幫我們的忙？」

神像道：「也可以這麼說。」

藍如玉問道：「也可以這麼說，那是閣下另有條件了？」

神像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你們爲了救人，我是爲了對付對頭，目的不同，手段是一樣的了。」

佟元璋道：「閣下之意，是要和咱們合作了？」

「當然是合作。」

神像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藍如玉道：「你說出來聽聽？」

神像道：「這也算不得什麼，只是在尚未救出妳義父和甘姑娘之前，你們都得聽命於我。」

藍如玉道：「等救出我義父和甘伯父之後呢？」

神像道：「你們仍得聽命於我，直到消滅了我對頭之後，咱們的合作當然也終了了。」

藍如玉道：「你的對頭是什麼人？」

神像道：「這個妳毋須多問，目前你們只要回答我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條件？」

「這個……」

藍如玉遲疑的道：「你是不是馬上要我們答覆？」

「這倒不用。」

神像低沉的笑道：「妳可以和他們好好商量商量，在天亮之前，再答覆我不遲。……」

話聲說完，忽然低「哦」一聲，接著道：「廟外有人來了，很可能就是跟蹤你們來的了，藍姑娘，你們也許對我還存有一份懷疑，對不？現在不妨讓你們開開眼界，好了，你們就在這裏等著，對方若是闖進廟來，可由你們去對付，記着，對敵之時，不論是否對方敵手，只須口中喊出「一、二、三」，然後伸指凌空點出，就可把對方擊下，等你們對我有信心了，再答覆我好了。」

說到這裏，接着叫道：「青字三號、五號，你們退下去。」

那青衣人和甘祿堂同時躬身應「是」，果然疾快的往廟後退去。

神像也寂然無聲，不再說話。

藍如玉聽得將信將疑，回頭道：「大家坐下來，看看他說的話是否應驗？」

大家依言各自席地坐下。

甘明珠惦念着管練霞，低低的道：「三姐怎麼還沒來呢？」

藍如玉輕「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多說。

就在此時，只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凌空飛來，在殿前小天井中瀉落！

大家目光一注，發現來的竟然又是一個青衣人，月光之下，隱約可以看出清對方面貌，此人面貌森冷，死板板的一無表情。

他裝束、面情、竟和方才那個青衣三號以及先前的甘祿，幾乎完全一模一樣，若不是青字三號和甘祿奉命退去，幾乎懷疑就是他們了！

幾人之中，只有藍如玉和佟元璋江湖經驗較多，立時想到這神像幾個手下，一身裝束，敢情是依照對方的了。那青衣人瀉落天井，目光炯炯，像獵犬般機警的向四週掃射了一下，他似乎對陰沉幽暗的觀音殿極為注意，雙手隱藏袖中，暗暗作勢，舉步朝石階行來。

甘明珠悄聲道：「二姐，待會由我去對付他，試試「一、二、三」這句口號靈不靈？」

藍如玉低聲道：「先要佟老去探探他的口氣。」

青衣人剛行近階前，佟元璋就沉聲喝道：「閣下止步。」

青衣人聽到喝聲，不覺腳下一停，抬目問道：「什麼人？」

佟元璋舉步走出，說道：「兄弟佟元璋，閣下何人？」

「嘿嘿！」青衣人深沉一聲道：「果然是佟兄。」

藍如玉細聆他聲音，這回可以證實，此人是那晚在



時報周刊
外版專銷
外埠如有
友在國外
者請將姓
名地址寄
台北三
市大馬路
二號中國
時報發行
部當即按
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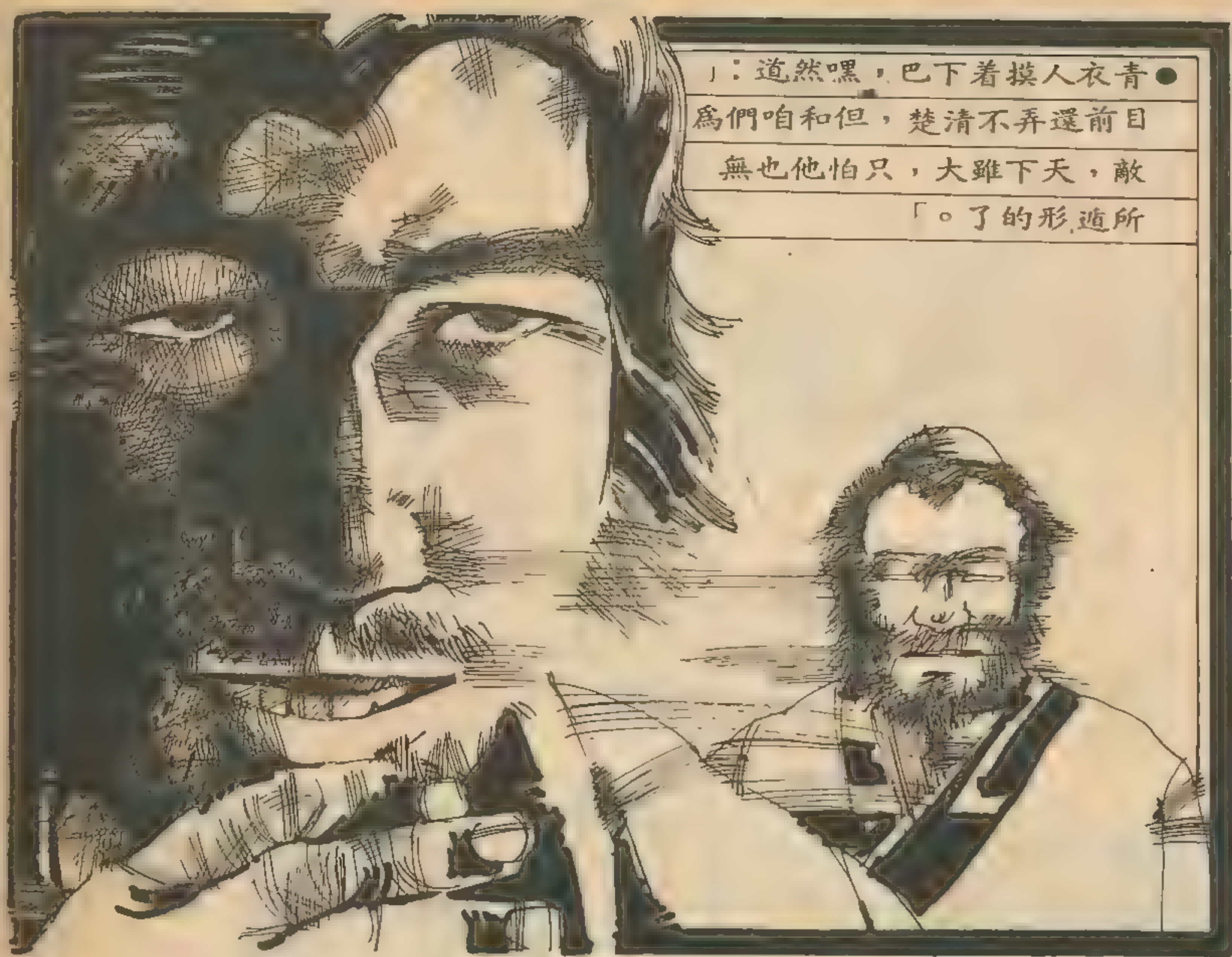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 (52期) 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 (26期) 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這然嘿，巴下着摸人衣青
爲們咱和但，楚清不弄還前目
無也他怕只，大雖下天，敵
「。了。的形通所

竹林大宅院中和自己動手的青衣人了！

佟元璋沉聲道：「閣下何人？」

青衣人乾笑道：「佟兄真是健忘，今天傍晚才和兄弟見過面，怎麼就記不得了？」

佟元璋暗道：「原來傍晚和自己約定的竟然是他，如此看來，那神像手下的兩個青衣人（青字三號和五號甘祿堂），果然都是假冒他的了。」

心中想着，一面說道：「閣下是找兄弟來的了？」

「正是。」青衣人道：「兄弟據報，佟兄好像得手了？」

「得手，」是指藍如玉被繩索細綁了雙手也。

佟元璋冷森一笑道：「兄弟雖然得手了，閣下呢？我老主人現在何處？」

青衣人道：「兄弟弄不懂佟兄何以跑到這裏來了？」

佟元璋道：「閣下約定了記號（燈光），却不見你的影子，閣下該怎麼說法？」

他究竟老江湖了，並未說出來的是甘祿堂，却要先探聽他的口氣。

青衣人點頭道：「沒錯，兄弟剛才才是因事就誤了。」

佟元璋冷笑道：「兄弟依你閣下約定的記號，打了燈光，最後却遭人襲擊，該不是閣下出的點子吧？」

這自然是故意說的了，因為遭到襲擊，所以要撤退到插花廟來了。再說依照約定是燈光，來的却是甘祿堂，可見青衣人是被人使了調虎離山之計！

青衣人怒聲道：「果然是那批不長眼睛的東西，和咱們搗亂，兄弟和佟兄約好了，豈會出爾反爾？」

佟元璋終於聽出他的口氣來了，他不能準時趕來，果然中了神像這批人的計，由此可見神像這批人，不但和對方同樣神秘，而且也神通廣大，他們似乎都在爭取主人（藍如玉），這倒真是撲朔迷離之至！

他看了青衣人一眼，徐徐說道：「閣下知道襲擊兄弟這批人的來歷麼？」

青衣人摸着下巴，嘿然道：「目前還弄不清楚，但和咱們爲敵，天下雖大，只怕他也無所遁形的了。」

這口氣說得很大！

佟元璋道：「閣下現在作何打算了？」

青衣人道：「兄弟聽說佟兄回到插花廟來了，故而趕來瞧瞧的，咱們自然仍照原議行事。」

佟元璋冷冷的道：「現在形勢不同，照原議只怕行不通了。」

青衣人似有警覺，說道：「怎麼？佟兄要毀約了？」

「無所謂毀約。」

佟元璋乾笑道：「只是早晚市價不同而已！」

青衣人道：「那麼依佟兄之見呢？」

佟元璋道：「兄弟認爲閣下爲了表示誠意，應該先取下面具來，讓我看你究竟是誰？有沒有和佟某談條件的資格？」

青衣人嘿然道：「佟兄莫要忘了你老主人還在咱們的手中，你除了接受兄弟的條件，沒有任何條件可提。」

佟元璋也笑道：「閣下也莫要忘了，這裏是插花廟，你既然進來了，要走出門去沒有這麼容易。」

甘明珠突然走出，接口道：「佟總管何必和他多費唇舌？乾脆叫他束手就縛，不就結了？」

青衣人目光一注，冷聲道：「甘明珠，老夫正在找妳。」

甘明珠道：「妳找我作甚？」

青衣人道：「妳雖然逃了出來（她是管練霞救出來的）但妳爹却在老夫手裡，妳還是乖乖隨我回去的好。」

「爹果然是你們劫持去的。」

甘明珠哼了一聲道：「那好，妳不用走了。」

「鏘」的一聲，擊劍在手。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憑妳甘姑娘，要和老夫動手，還差得遠呢！」

甘明珠道：「是你差得遠，還是姑娘差得遠，你試試就知道了。」

手腕一振，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青衣人右掌一推，呼的一聲迎着長劍斜劈而出。

甘明珠突覺劍身一震，連虎口都被震得隱隱生痛，心頭暗暗吃驚，忖道：「這人掌上力道甚強，自己倒是不可輕估了他！」

身形一退即進，青萍劍使了一招「乾三連」，劍身突然漾起三道劍光，分上中下橫掃過去。

青衣人大笑道：「這招劍法，比妳老子使的還差二三年，就算妳老子使來，也奈何不了老夫？」

隨着話聲，左掌竟然迎着劍光劈來。

武林中敢以肉掌硬劈劍刃的人，可還不多（一般以掌劈劍，劈的都是劍脊），可見此人在掌上的修爲，該是何等自負了？

甘明珠心頭一氣，劍上自然用足了力道，那知劍勢剛劈到一半，就被對方掌上發出來的一股強勁潛力擋住，對方身形微側，右手五指箕張，突出如風，抓向自己左肩。

這一記奇快絕倫，甘明珠因劍勢受到阻滯，左手要待硬接，又自知功力和對方懸殊，一時無暇多想，急急往後躍退。

青衣人也不追擊，嘿然冷笑道：「如何？妳連老夫第二招都接不下來。」

「哼！」甘明珠怕他追擊，又後退了一步，才道：「你只怕連我一個指頭也接不下呢！」

青衣人大笑道：「小丫頭，妳知道老夫是誰？在老夫面前，妳還是少冒大氣吧！」

「你當我吹牛？」

甘明珠披嘴道：「不信，你就瞧着！」

「好！」青衣人雙手籠在袖裡，點頭道：「老夫不還手，妳點一指試試看？」

「小心了，我要發指啦！」

甘明珠自然毫無把握，口中大聲叫道：「一、二、三……」

左手食指朝着青衣人遙遙點去。

她點出的手指，當然只是作了個樣子，絲毫不用力道，但說也奇怪，她手指堪堪凌空點出，站在她對面足有八尺遠近，掌力奇猛的青衣人，連哼也沒有哼出，果然應指往後便倒！

這一下不但甘明珠看得目瞪口呆，就是站在階上的佟元璋，和隱身在觀音殿上的藍如玉、雲飛白，莫不看得聳然動容！

這是大家親眼目睹，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兒，以青衣人掌上功夫來說，此人的武功內力，均已足可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此時除了甘明珠凌空點出的這一指，既別無指風，也沒有什麼細小暗器，竟然會毫無還手之力，應指倒下，這當然不是甘明珠把他點倒的，而是會說話的神像暗中把他制住的了。

天底下當然不會有神，那神像當然是有人在暗弄玄虛；但他這一手委實神奇得很，這會是什麼武功呢？

青衣人堪堪倒下，右首屋簷上突有兩道人影疾如飛鳥，一下落到了青衣人身邊。這兩人是兩個年歲相仿的少女，一式黑布包頭，穿一襲黑色窄身勁裝，手持秋月般彎刀，模樣甚是俊俏。

她們的突然出現，自然是青衣人一黨！

甘明珠長劍一指，冷然喝道：「站住，妳們是什麼人？」

雲飛白手提長劍，從殿中走出，笑道：「她們就是玉女雙嬌。」

「好啊！」甘明珠倏地欺上前去，喝道：「妳們那一個是假冒我的人？快說。」

玉女雙嬌中身材較高的一个嬌笑道：「是我怎麼樣？」

甘明珠盛氣的道：「很好，今晚我要把妳們兩個都留下。」

身材較小的一个嗤的笑道：「妳少冒大氣了。」

甘明珠道：「妳們不信，就來試試！」

一面回頭道：「雲大哥，妳莫過來，看我收拾她們。」

她試出一、二、三這句暗號果然應驗，心裡有了信心，所以要搶着和她們動手，不讓雲飛白出手。

身材較高的黑衣女子嬌聲道：「甘明珠，憑妳這點能耐，只怕連我十刀都接不下呢！」

甘明珠嬌哼一聲道：「多言無益，接招！」

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身材較高的黑衣少女理也沒理，只是身形輕挪，閃開了她的劍勢，也回頭道：「師妹，妳替我掠陣，我要在十招之內，把她拿下。」

「鈴」！她在說話聲中，彎刀已經劃出，一道銀月般的刀光，斜削甘明珠右肩。

她刀法果然奇詭得很，人還在她師妹說話，刀尖就已到了甘明珠的肩頭，好快的一刀！

甘明珠豈甘示弱，口中冷哼一聲，青萍劍刷刷左右連擺，一連劈出六劍，這六劍不過是「坤六段」一招而已！

黑衣女子嬌脆一笑，身法奇特，纖纖柳腰，如因風輕擺，每一擺動，正好避讓開甘明珠的劍勢，而她手中彎刀，却絲毫不慢，一刀接一刀的遞出。

尤其她刀上按着一顆銀鈴，刀發得越快，銀鈴就跟着「鈴」「鈴」直響，聽來雖然清脆悅耳，但也頗爲擾人！

兩人這一動上手，眨眼工夫，就已打了七、八個照面，甘明珠展開家傳「乾坤劍」，一支青萍劍青光繚繞，忽東忽西，劃出一排排的劍光，密集而凌厲！

黑衣女子手中彎刀也劃起一道弧形銀光，最好看的還是她的身法了，嬌軀隨着刀勢，不住的擺動，在一片劍光中，款段而行，不徐不疾，搖曳生姿，當真是步步金蓮，嬌俏婀娜，如果和她動手的是男人的話，不看得暈頭轉向才怪！

激戰中，只聽甘明珠嬌聲喝道：「喂，妳已經發了幾招啦？」

黑衣女子嬌刀「鈴」的一聲，從右首劃了個弧形，刀光一閃，斜削到甘明珠左肋，才道：「這是第九刀。」

她這一刀比話聲還快，因為本來明明是攻到右側的，忽然攻到了左肋，甘明珠一劍撩了個空，急忙後退，但聽「嘶」的一聲，左邊衣衫，已被刀尖劃開了三寸長一條！

甘明珠後退三步，叫道：「住手。」

黑衣女子冷笑道：「妳不是我的對手，叫雲飛白上來吧！」

甘明珠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要在第十招上把妳拿下，所以問妳已經是第幾招了？」

黑衣女子冷笑道：「我剛才不是告訴妳是第九招吧？」

「現在是第十招，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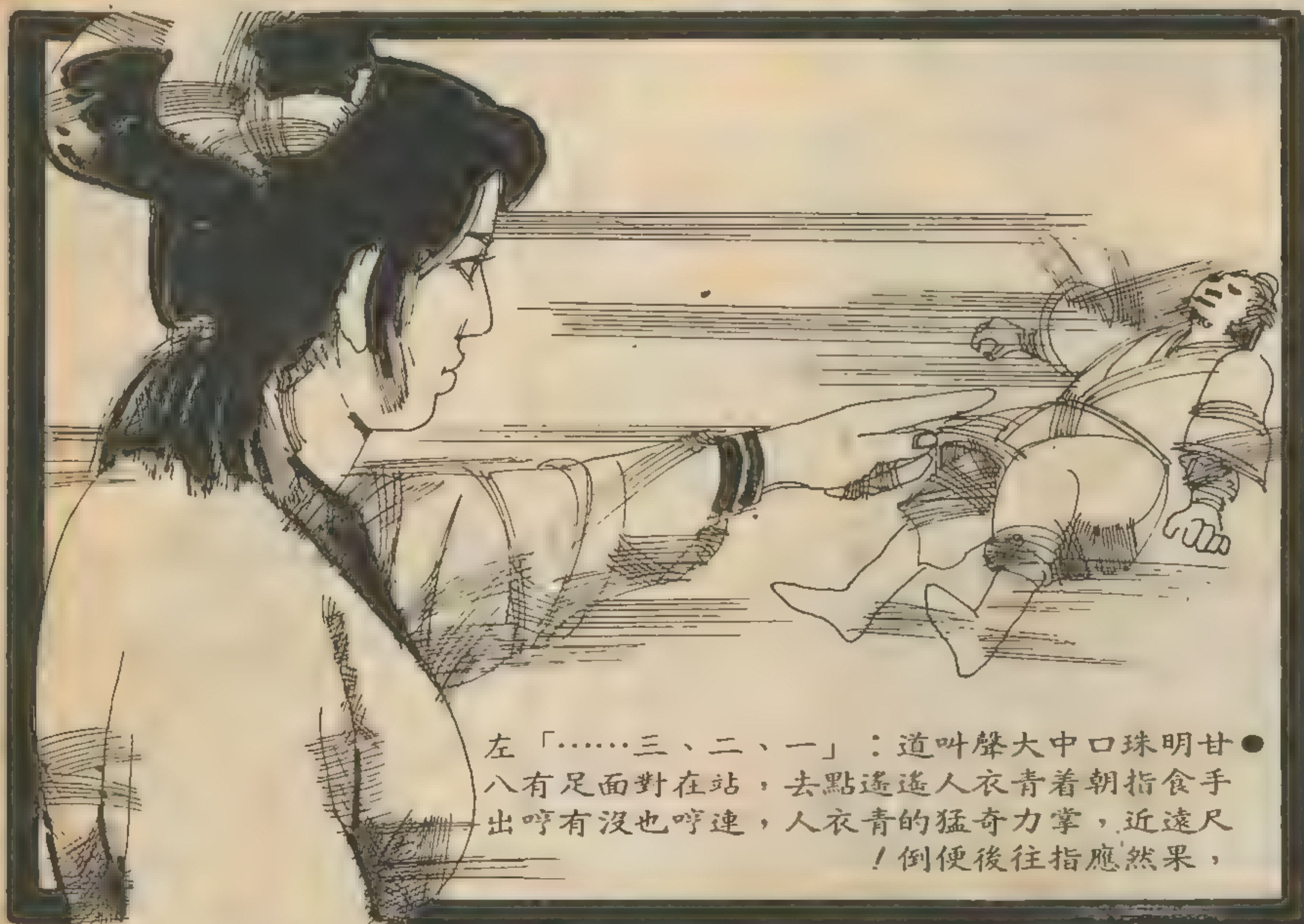
甘明珠左手徐徐舉起，咕的笑道：「那妳就躺下吧！一、二、三……」

食指隨着「三」字凌空點出。黑衣女子一聲不作，果然應指往後倒去。

身材較小的黑衣女子觀狀大驚，身形一掠而前，還未開口！

甘明珠道：「妳也吃我一指，一、二、三……」

那黑衣女子堪堪縱出，果然身形一歪，也如響應，跟着倒了下去。



左「……三、二、一」：這叫聲大口中珠明甘
八有足面對在站，去點遙遙人衣青着朝指食手
出哼有沒也哼連，人衣青的猛奇力掌，近遠尺
！倒便後往指應然果，

政魂劍

鐘憲黃/圖

玉方東/文

前文提要：

神像聲言藍如玉、甘明珠欲救義父及乃父，惟有和他合作，答應與否，可在天亮前答覆，正說間，忽聞廟外已有敵踪，對敵時只須喊「一、二、三！」以指遙點，即可把來人擊下。此時殿外果有一青衣人瀉落，甘明珠自告奮勇，仗劍出，蓋即竹林大宅中之青衣人也，甘喝：「一、二、三！」點出一指，青衣人果應指倒地，玉女雙嬌相繼搶下，亦為甘出指所制。

一六、百步聞香

這真是奇妙之至，甘明珠只是嘴裡喊着：「一、二、三！」，手指虛虛一點，居然一連點倒了三個高手，心中自然十分高興，回頭望望雲飛白，咕的笑道：「雲大哥，這真好玩，她們當真連我，指都承受不住。」

雲飛白站在階石上，心頭也是大感驚奇，只是總覺得那說話的神像，行事太過詭秘，是禍是福，殊難逆料。

就在此時，只聽甘明珠的聲音，從殿中傳了出來，說道：「雲少俠、甘姑娘，主人有請。」

甘明珠對神像已是生了極大的信念，催道：「雲大哥，我們快進去。」

兩人同入殿中，甘明珠和那青字三號，也把青衣人和玉女雙嬌，都搬了進來。

只聽神像中千手觀音神像口中低沉的道：「甘姑娘，妳一連擲下三人，這功勞不小。」

甘明珠喜孜孜的道：「這是在暗中相助，我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

神像又道：「青字五號。」

甘明珠躬身道：「屬下在。」

神像道：「你去把那青衣人臉上面具揭下來，看看他是什麼人？」

甘明珠應了一聲，走到青衣人身邊，俯下身去，伸手揭起一張面具，不覺呆得一呆，說道：「會是雙掌開天路東華？」

路東華以雙掌馳譽武林，號稱雙掌開天，在江湖上掌力之深，無出其右，而且一向為人極為正義，甘明珠驟觀之下，自然大為驚嘆！

神像微微一嘆道：「連北嶺七星都為對方所用，路東華又算得了什麼？」

接着又道：「青字三號，你們兩個，先把他三人，送到後面去。」

青字三號和甘明珠答應一聲，就把路東華和玉女雙嬌一起送去後殿。

神像又道：「藍姑娘要救令義父，甘姑娘要救令尊，只有和我合作一途，不知二位姑娘可曾決定了麼？」

藍如玉道：「你方才說過，要我們在天亮之前給你答覆，我們還有一個三妹，尚未回轉，我想回去商量商量，華在天亮之前作答，不知你意下如何？」

神像說道：「自然可以，此時還不到三更，你們回去也好，我並不勉強你們，等商量好了，再答覆我不遲。」

藍如玉朝神像拱拱手道：「如此，我們先行告退。」

「慢點！」神像又道：「四位走得這樣匆忙，只怕走不出百步呢！」

藍如玉聽他口氣不善，不覺神色微變，說道：「閣下……」

神像沒待她說下去，輕笑一聲道：「藍姑娘不要誤會了！」

口氣微頓，接着說道：「方才甘姑娘虛虛作勢，就點倒了三人，那是在暗中彈出的『百步聞香』，那是一種劇毒粉末，雖是以內功彈出，不易飛散，但四位立身之處，和我相距極近，難保不在呼吸中聞上少許，如果不先檢查，這樣匆忙的走了，萬一吸入了少許，不

出百步，就會昏倒，那時豈不把這筆帳算到了我頭上，說我暗算四位了？我既有和四位合作之心，雙方必須相處以誠，故而提醒四位，先運氣試試，如果發覺不對，那就該服了解藥再走，以策安全。」

他這番話，說得似乎很誠懇！

藍如玉、佟元璋自然聽過「百步聞香」的名稱，江湖上把這種劇毒，稱之為「無形毒指」，乃是極厲害的毒功，無怪雙掌開天路東華和玉女雙嬌都會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藍如玉聽得暗驚心驚，口中說了聲：「多謝指點。」

果然依言站立不動，暗自運氣檢查。其餘三人，也各自凝神運氣，檢查全身。

這一檢查，四個人果然都發現體內似有輕微中毒現象，只是並不十分嚴重，想來那神像說得不假，是他在暗中施展「無形毒指」之時，因大家和他相距極近，以致無意之中吸入了少許！

藍如玉緩緩睜開眼睛，說道：「多蒙閣下提醒，我們果然都有輕微中毒之象！」

神像淡淡笑道：「你們吸入之毒雖然輕微，但『百步聞香』，只要聞上少許，仍然走不出百步……」

說到這裏，叫道：「青字三號，你去給他們端上四盞解毒露來。」

青字三號躬身應「是」，回身走入，隨即從殿後端出四個小玉盞來。

神像又道：「四位把玉盞中的解毒露喝了，就可以走了。」

佟元璋看了玉盞一眼，只見盞中解毒露無色無味，和清水一樣，看不出來異處……

只聽神像輕笑一聲道：「怎麼，佟總管是怕我在水中下毒嗎？我要和你們合作對付對頭，怎會出此下策？再說四位都在殿內，和我近在咫尺，我若要對四位不利，早就施展『百步聞香』了，何用如此費事？」

佟元璋心中雖覺猶豫，但想想他說得也是有理，這就伸手取起玉盞大笑道：「行走江湖，防人之心不可無，佟某且相信閣下一試。」

一面回頭道：「主人和雲公子、甘姑娘不妨暫緩，等佟某服下之後，看看是否真是解毒之藥，就可知道了。」

說完，果然舉盞一飲而盡。

神像輕笑道：「佟總管果然老謀深算，忠心為主！」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服下解毒露，立即閉上眼睛，似在運氣，就等待着他的感應。

過不一回，佟元璋倏地睜開眼來，點頭道：「看來這是解毒露，大概不會錯了，屬下剛才運氣檢查，那輕微的中毒現象，好似消失得很快！」

神像輕輕嘿了一聲道：「藍姑娘現在應該相信了吧？」

藍如玉不再多說，伸手取過玉盞，一口喝乾，甘明珠也和她同時取起玉盞，喝了下去。

雲飛白待二女放下玉盞，伸手去取，就在此時，突聽耳邊響起一個急促的聲音，叫道：「雲大哥，喝不得！」

那是管練霞「傳音入密」的聲音，話聲堪堪入耳，「拍」的一聲，手中玉盞，已被從殿外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第四期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34

刊周報時



時報周刊海
外版專銷國
外，如有親
友在國外者
，請將姓名
住址寄台北
市大理街一
三二號中國
時報發行部
，當即按址
寄贈試閱。

政魂劍

鐘憲黃/圖 玉方東/文

17

一七、九毒觀音

天色已經大亮！

管練霞雙目微闔，正在木床上跌坐運功，雲飛白右手搭在末出鞘的劍柄上，靜靜站在窗下，算是替她護法。

昨晚離奇的遭遇，使他幾乎有如夢如幻之感，要不是管練霞及時趕到，把他從花廟救出，再以本身真氣助他，逼出體內劇毒，真不知道後果如何？

想到自己，就使他想到了藍如玉和甘明珠，她們喝下了那毒汁，現在不知怎麼了？

想到她們，忍不住回頭朝管練霞看去，只見她本來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的臉上，經過這陣調息，已經恢復過來，細膩如玉的膚色，透出一片勻紅，宛如朝霞初生，瑩光照人，嬌艷欲滴，不由看得一呆！

想起剛才她口對口度氣的光景，丁香含蕊，心頭禁不住為之一蕩！但立時暗自責備自己：「飛白呀飛白，三妹爲了替你逼出體內劇毒，不避男女之嫌，不惜耗損真元，你怎好起此遐思？」

這一想，立即移開目光，眼觀鼻，鼻觀心，正襟站立。

管練霞緩緩睜開眼來，看到雲飛白目不斜視的站在窗下，不覺輕啓櫻唇，叫道：「大哥，你怎麼了？可是那裏不舒服麼？」

聲音嬌柔，顯示出她無限關切。

「沒……有……」雲飛白俊臉一紅，忙道：「三妹，妳醒得這麼快，是不是完全恢復了？」

管練霞已經跨下木榻，舉手攏攏秀髮，嫣然一笑道：「我說過坐息一回就好，自然完全好了。」

門外春雨、秋霜聽到兩人說話的聲音，就推門走入，雲飛白道：「雲相公好了麼？」

雲飛白道：「我早就好了，三妹助我運氣逼毒，體力耗損過甚，又運了一回氣，才到現在。」

秋霜問道：「管姑娘，主人和甘姑娘究竟怎麼了呢？」

雲飛白道：「這事還是由我來說，較為詳細，前面一段經過，只怕三妹也不知道呢？」

管練霞道：「是呀！我趕去正好雲大哥要喝那毒汁，前面的情形如何，我也正要聽聽呢！」

雲飛白這就把自己和甘明珠趕回茅屋，如何擒住青衣人（甘祿堂），引去插花廟觀音殿，神龕中神像如何說話，要二妹（藍如玉）合作……

秋霜道：「那神像如何會說話呢？」

春雨攔道：「妳別打岔，聽雲相公說下去咯！」

雲飛白接着說出神像如何示警，說廟外發現敵踪，發現來人，只須口中喝出「一、二、三」，以指凌空點出，就可克敵……

秋霜忍不住道：「那是什麼手法呢？」

春雨叱道：「妳不說話，不會當妳啞吧的。」

管練霞道：「此人使的就是『百步聞香』，那是一種無形毒粉，用指功把它彈出，不論武功多高，只要聞上一點，就走不出百步，昏迷不省人事。」

春雨問道：「雲相公，後來呢？」

雲飛白接着說出殿外果然又來了一個青衣人……

秋霜道：「那青衣人不是他們一路的吧？」

「不是。」雲飛白道：「其中內情好似十分複雜，這回來的青衣人，並非神像一路的人。」

秋霜急道：「那是神像暗中使的手腳了。」

雲飛白道：「如今想來，確然是他的預謀了……」

接下去又把神像如何要他手下取出幾盒解毒露，要大家服了，才可無事，終總懷疑他有詐，先行服下，證明確是解毒露，藍如玉和甘明珠各自取服，等到自己服之時，管練霞適時趕至，以「傳音入密」阻止自己，這時，終總管和藍如玉、甘明珠已經相繼倒了下去，詳細說了一遍。

春雨急道：「這麼說，主人和甘姑娘、終總管都已中了他的劇毒了。」

秋霜道：「管姑娘，這如何是好呢？」

管練霞道：「妳們不用焦急，方才大哥不是說那神像要二姐和他合作麼？讓他們服下那毒汁，只不過一種手段而已，他好脅迫二姐就範。」

秋霜道：「他有這麼厲害，爲什麼一定要主人和他合作呢？」

「他只是善於用毒而已，也說不上厲害。」

管練霞微微一笑道：「遇上真正武功高強的人，使毒並不管用，也許他自感人手不足，企圖拉攏二姐，能把二姐收服更好，因爲二姐手下，有終總管和七色劍士，所以我認爲二姐他們不會有危險的。」

春雨道：「管姑娘，求求妳，無論如何要設法把主人救出來才好！」

「這還用妳們說麼？」

管練霞婉然一笑道：「我和二姐、四妹，結爲姐妹，豈會袖手不管，只是……」

春雨道：「管姑娘，只是什麼呢？」

管練霞道：「第一、這人故作神秘，到目前爲止，他到底是什麼路數，我們一無所知。第二、他那『百步聞香』，是一種劇毒藥粉，昨晚，我和他對了一指，雖把他指功震散，還差點中了毒，我們沒有藥物可解他的劇毒，無法和他抗拒。第三、他和妳們老主人的一羣人，已極明顯不是一路的，我們目前處境，是在兩幫強敵的夾縫之中，敵暗我明，所以最要緊的就是要先離開這裏，保全自己，才能談得到救人，何況現在已是天，救人之事，只有等到晚上再行設法。」

秋霜道：「我們要等到那裏去呢？」

管練霞道：「目前我也說不出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說到這裏，探懷取出一顆紫藍色的藥丸，遞給了雲飛白，說道：「這是一顆易容藥丸，只要少許先塗在掌心，再抹到臉上擦勻，就可改變容貌，這裏農家留有幾套舊衣衫，大哥改扮成農夫，先行出去，小妹和春雨、秋霜，自會隨後跟來，我們分開來走，目標就不集中，先離開這裏再說。」

說完，和春雨、秋霜一起退出房去。

雲飛白關上房門，脫下長衫，找出一套破舊的藍布衫褲，換好衣服，然後用藥丸在掌心抹了少許，兩手搓勻，塗到臉上，把長劍貼身藏好，才開門出去。

只見管練霞也已挽起長髮，換上了男裝，那是甘明珠穿的長衫，臉上也塗了易容藥物，變成一張帶焦黃的面孔，看去像個三十來歲的人，春雨扮作她的僕人，穿了一件青布大褂。

只有秋霜換上了農家裝束，花布包頭，一身花布衣袴，像是種田人家的少婦。

管練霞看到雲飛白走出，忙道：「大哥，我們四個人，還是分作兩撥，你和秋霜先走，繞着山脚過去，我和春雨從林間小徑繞出去，到山前大路邊會合，但見了面，不用招呼，依然各走各的，才不至引人注意，好了，你們可以走了。」

雲飛白點頭道：「秋霜，我們走吧！」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秋霜一向跟隨藍如玉，可沒有和男人在一起過，雖然雲飛白是主人的大哥，總是有些靦腆，聞言口中「恩」了一聲，隨手從桌上取過竹籃，挽在臂彎裏，低着頭跟在雲飛白的身後。

春雨道：「雲相公，你們從後面走，門口有一把鋤頭，可別忘了。」

雲飛白道：「在下省得。」

管練霞道：「春雨，我們從前門走出去，如果有人監視，也可分散他們的注意。」

春雨答應一聲，果然跟着管練霞身後，開啓木門，走了出去。

雲飛白走到屋後，隨手取起鋤頭，抗在肩上，越過一片菜畦，順着溪流走去。

秋霜一手挽了竹籃，低着頭，跟在他後面，走了幾步，低低的叫道：「雲相公……」

雲飛白腳下一停，回頭無人，說道：「妳不可再叫我雲相公了。」

秋霜臉上漲得通紅，低低的道：「方才管姑娘吩咐的小婢要叫……叫妳……當家……的。」

當家的，就是丈夫了，反正這是假扮的咯！雲飛白也臉上一熱，為難的道：「那我叫妳什麼呢？」

秋霜羞澀的道：「你叫我翠花就好。」

「好！」雲飛白點頭道：「我們快走！」

兩人沿着山脚，走了兩里來路，只見路旁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一身翠綠衣裙的女子，左腳脫下弓鞋，只是用手揉着，敢情是山路走累了，小脚疼痛難行，才會脫下鞋，用手揉個不停。

雲飛白沒有看她，只是急步走了過去。

只聽那女子嬌滴滴叫道：「喂，你這位大哥停一停。」

雲飛白聽她喚，只得停下步來，問道：「姑娘可是叫我麼？」

這一抬目，才看清那綠衣女子一張瓜子臉上，眉如新月，眼如秋水，只是臉孔稍微黑了一些，但却是黑裏帶俏，年紀不過二十來歲，體態豐滿而苗條。

這時她一手迅快穿上了弓鞋，俏生生站了起來，眼波流盼，盈盈一笑道：「這裏只有二位，奴家自然叫你了。」

秋霜道：「姑娘有什麼事嗎？」

綠衣女子輕啾一聲道：「這位大概是大嫂了，奴家是回娘家去的，只是走迷了路，想請問這位大哥一聲。」

雲飛白道：「姑娘要去那裏？」

綠衣女子含羞道：「奴家不是姑娘。」

回娘家去，自然是出嫁了。

雲飛白道：「對不起，請問小娘子的娘家在那裏？」

綠衣女子道：「奴家娘家在馬家店，不過我娘關照過我，回家之前，要奴家順道到插花廟去許個願……」

她頭漸漸低了下去，靦腆的道：「因為……插花廟……送子觀音有求必應，所以……娘要奴家去……上炷香，求……菩薩保佑，早生……貴子……」

雲飛白聽她說出插花廟，又是送子觀音，心中不由一動，冷冷的道：「小娘子那是要到插花廟去了？」

「奴家走了許多冤枉路，就是找不到插花廟……」

綠衣女子眼中流露出希冀之色，說道：「這位大哥，大概是本地人了，自然知道插花廟如何走法？奴家的意思，是想請這位大哥帶個路，不知這位大哥可肯行個方便？」

雲飛白道：「真對不住，我田裏正忙着，沒工夫給小娘子引路，我告訴妳走法，小娘子自己去吧！」

雲飛白只聽得這話，心裏只道：「這女子……」



都已走起了水泡，想請大哥扶着奴家去，奴家不會虧待大哥的，這樣吧，奴家可以出二兩銀子，大哥意下如何？」

雲飛白道：「在下抱歉，實在沒空。」

綠衣女子急道：「這位大哥，奴家再加一兩銀子，好不好？」

秋霜道：「當家的，我們走吧！」

綠衣女子急道：「喂，你們不能走。」

秋霜道：「我們為什麼不能走？」

綠衣女子道：「奴家在這裏已經等了半天，才等到你們從這裏經過，你們怎麼可以走呢？」

雲飛白聽得心頭又是一動，右手暗聚力道，問道：「小娘子在這裏等我們很久了是不是？」

綠衣女子道：「是啊，奴家在這裏等了很久，但這條山路，地勢荒僻，經過的人不多，老半天只遇上你們二位。」

雲飛白聽她這麼說，也就把右掌凝聚的力道散去。

綠衣女子又道：「這位大哥，你陪不陪奴家到插花廟去呢？順便你呀，你也可以在觀音菩薩面前，替大嫂許個願，求子得子，可靈得很呢！」

她看了秋霜一眼，吃吃笑道：「大嫂，你要這位大哥去許個願，明年保妳養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娃。」

秋霜被她說得身上一陣燥熱，啞道：「要去妳自己去，咱們可沒這閒工夫，和妳閒磕牙，當家的，時間不早了，快走呀！」

綠衣女子伸手指秋霜，吃驚的道：「這位大哥，你……你那大嫂臉色好壞，是不是累了，還不快叫她坐下來歇息？」

她話聲未落，秋霜口中輕「噢」一聲，一手扶着頭，說道：「當家的，我頭好昏……」

口中說着，人已搖搖欲倒。

雲飛白看得大驚，急忙一手把她扶住，問道：「翠花，妳怎麼了？快坐下來休息一回再走，好嗎？」

綠衣女子道：「你這位大哥真體貼，我的他呀，有你有大哥一半溫存，奴家就滿足了……」

就在他說話聲中，雲飛白耳中突然聽到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大哥，這女子可能就是躲在神像後面說話的人了，你等我現身之後，就抱起秋霜，往後躍退，動作必須迅速，往後躍退三丈，就得立時旁躍變換位置，使

她捉摸不定，無法向你偷襲，切記。」

這是管練霞的聲音。

這綠衣女子會是躲在神像後面說話之人？

雲飛白心頭暗暗一凜，故意裝出夫妻恩愛模樣，一手攬着秋霜身子，低低的叫道：「翠花，翠花，妳……」

妳……怎麼……快快坐下……」

他舉目亂張，似是在找一個平坦大石，才能把她放下來。

正好離綠衣女子三丈遠處，有一整片大岩石，甚為平整，這就半扶半抱，把秋霜扶了過去。

綠衣女子叫道：「喂，這位大哥，你快把大嫂扶過來呀，奴家也好幫妳照料咯！」

這時山徑上又有一個青衫黃臉中年人，奔行而來，走近綠衣女子身邊，忽然喘了口氣，含笑道：「這位小娘子，這裏沒人坐吧？」

他似是奔行得十分吃力，話聲一落，就揹着綠衣女子身旁坐了下去。

綠衣女子橫了他一眼，厭惡的攢攢眉，虎的站了起來，柳眉一揚，怒聲道：「你找死！」

黃臉中年人道：「在下山路走累了，歇歇不行麼？」

雲飛白一看管練霞現身，立即抱起秋霜，一下倒縱出去，緊接着又是一個閃身，橫掠開去。

綠衣女子一見雲飛白抱着秋霜縱身躍退，不覺「噢」了一聲，叫道：「喂，這位大哥，你別走呀！」

正待揚手，那知這一舉手，突覺右臂竟又痠又麻，再也抬不起來，心頭一驚，忽然柳腰一扭，恨聲道：「好哇，雲飛白，原來是你暗算了姑奶奶……」

要待縱身進去！

黃臉中年人跟着站了起來，含笑道：「小娘子別走，妳不是要到插花廟去嗎，在下送妳去也是一樣。」

綠衣女子哼了一聲，左手揚手一掌，朝黃臉中年人臉上揮來，嬌叱道：「你給我滾開些！」

她左手剛剛揚起，突覺一陣痠麻，不由自主的又軟軟垂了下去。

綠衣女子目光一掠黃臉中年人，格格笑道：「原來妳就是玫瑰劍傳人管練霞，奴家差點失之交臂了！」

她雙手都已酸麻無力，但口中却「嚶嚶」一聲，一個「乳燕投懷」，苗條而豐滿的嬌軀，竟然朝管練霞懷中依偎過來。

這一下身法奇快，她雙臂受制，居然還敢投懷送抱，自然必有原因。

管練霞就因她善於用毒，所以在走近她身邊之際，暗施手法，先制住了她雙手穴道，但却也沒料到綠衣女子竟然把身子往自己懷中投來！

她對綠衣女子的來歷，一無所知，只知她善於用毒，用毒的人，自然全身都是毒物，她不敢用手觸及她的衣衫，急忙身形一動，往後斜退了一步，冷然道：「不錯，我是管練霞，妳呢，妳叫什麼名字？」

綠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道：「奴家姓秦，人稱九毒觀音的便是。」

管練霞道：「在插花廟裝神弄鬼的，也是妳了？」

綠衣女子道：「妳猜得很準，不過妳和雲飛白，今天休想走了。」

雲飛白抱着秋霜，這一瞬間，已奔行出去十丈開外，現在他已可放心，「百步聞香」縱然厲害，也彈不到了！

就在此時，突見前面一片大石崖後，忽然轉出一行人來，擋住了去路！

你當這一行人是誰？赫然是藍如玉、甘明珠，和佟元璋率領的二十名七色劍手，一個個手仗長劍，怒目而視，看到雲飛白，竟然恍如不識！

（下期待續）



綠衣女子的一聲嬌笑，是便的音觀毒九稱人，秦姓家奴：道

鐘憲黃／圖 ◆ 玉方東／文 18

玫瑰劍

真假逸士

雲飛白看到藍如玉、甘明珠等人無恙，心中方自一喜，叫道：「二妹、四妹，妳們都沒事了吧？」

藍如玉、甘明珠只是眨着眼睛，望著他，既沒說話，也沒有過來。

這情形管練霞也看到了，心頭不由一驚，一時之間再也顧不得向九毒觀音追擊，口中急急叫道：「雲大哥速退！」

九毒觀音雙臂穴道受制，自然也不敢停留，一條人影飛快的飄退出去十丈之外，格的笑道：「姓管的丫頭，妳以為制住我雙手，不能使毒，你們就能逃得出去麼？」

雲飛白聽到管練霞的叫聲，方自一怔，還未退下！

管練霞已經一下掠到他身邊，急道：「雲大哥，快些退入林去，由我來斷後。」

雲飛白手中抱著秋霜，遲疑的道：「但二妹她們……」

管練霞道：「你還沒看出來麼？她們全被九毒觀音毒物所迷，已經分不清敵友了。」

九毒觀音站在十丈外一方巨石之上，一陣陣格格嬌笑道：「青字三號，可以發令啦！」

她話聲甫落，突聽藍如玉等人身後，忽然響起一聲尖細的口哨！

哨音很急，聲調也轉動得極快！

管練霞催道：「你還不快退？」

在這瞬間，雲飛白也已發現不對，因為口哨甫起，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以及二十名七色劍士，臉上突然泛出一片青氣，變得十分癱腐，雙目之中也有了異色，所有目光都朝自己，和管練霞兩人投來，這目光就透著欲得之而甘心的模樣！

不！他們隨着口哨的轉動，舉步朝前逼了上來！

這已證明管練霞說得沒錯，他們果然全被九毒觀音毒藥所迷！

雲飛白看得心頭大為凜駭，無暇多想，急忙一個轉身，飛掠而起，朝右首一片樹林中殺去！

他身形堪堪掠起，就聽到身後響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至少已有七八個人急撲過來！

雲飛白不敢回頭，加速奔入林中。

管練霞一聲嬌叱，雙手十指連揚，指風交織，緊接着一陣「砰」「砰」連響，當先凌空撲到的七名劍士，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跌倒在地。

前文提要：管練霞以本身真氣為雲飛白逼毒，並囑雲與秋霜改裝先行，轉出山脚，遇一綠衣女子迷路求助，秋霜忽昏迷，管及時趕至，九毒觀音笑謂：你們休想走得，崖前突現一行人擋住去路，蓋即藍如玉、甘明珠及佟元璋率領之二十名七色劍士也。

但在此時，一道雪亮的劍光，裹着一條人影，當頭撲落，來勢十分勁急！

管練霞不用看就知道這道勁急劍光是藍如玉了，她身形輕輕一閃，便已斜飄開三尺來遠！

藍如玉凌空一擊，自方落空，甘明珠和佟元璋也已一左一右撲到身邊，他們全為九毒觀音毒物所迷，失去了理智，兩柄長劍，交叉劈到，藍如玉更是快速，長劍一圓，回身就刺。

這時十幾名七色劍士也紛紛掠到，圍成了一個半圓形。

管練霞不好還手，只得左手一撥，把佟元璋劈來的長劍，「噹」的一聲，架住了藍如玉劍勢，身形一個輕旋，從三支長劍中轉出，宛如一溜青煙，倏然閃入樹林。

她此時自然不敢去追雲飛白，只是藉着樹林掩蔽，躲入了一株大樹之後。

現在，她心頭稍稍定了下來，如果有人追入林來，她有把握可以一一加以制住。她當然希望藍如玉和甘明珠追進來，只要制住了藍如玉和甘明珠，豈非就是把她們救下來了？

但正當藍如玉、甘明珠、佟元璋三人追到樹林外面，口哨突然又響，只是聲調變了，不似先前那麼急促，就只吹了那麼一聲，藍如玉等



亮雲道一到惑霞練管，時此在
撲頭當影人條一着裏，光劍的
……急勁分十勢來，落

期六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38

刊周報時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期止為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人似是全受口哨指揮，口哨一響，他們居然全都停止下來。

管練霞不知九毒觀音這口哨要他們停止之後，又有什麼舉動，但她却趁着對方這一停止攻擊的機會，悄悄引退。

只聽林中傳來一陣輕快的腳步聲，急奔過來，這就輕聲叫道：「是雲大哥麼？」

雲飛白道：「正是愚兄。」

隨着話聲，已從兩顆大樹之間，現出身來。

管練霞道：「秋霜呢？」

雲飛白道：「已經交給春雨了，我是不放心三妹……哦，二妹她們……」

「快走！」管練霞催道：「有話出了這片樹林再說。」

這片樹林相當綿密，等到穿林而出，已經隔了一重山頭。

春雨抱着秋霜焦急的站在林外，看到二人，急忙問道：「雲相公、管姑娘、主人……」

管練霞道：「不過現在大家已可以放心了，至少二姐她們目前只是被毒物所迷，尚無危險。」

雲飛白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管練霞目光轉動，沉吟了下來，接着道：「此地不宜久留，雲大哥，你們隨我來。」

她脚下不停，急步朝前走去。雲飛白、春雨跟着她一路急奔。

辰牌時光，便已趕到潁州。（阜陽）這裏是豫皖交通要道，商業極為發達，一路上車馬行人，不絕於途。

管練霞沒有入城，就在城外招呼了一輛馬車，言明要趕去安慶（懷寧），路上要儘快趕程，車費加倍。車把式自然願意，等四人上車之後，就揚起長鞭，趕着牲口，馬車就馳上了大路。

管練霞放下車帘，伸手從身邊取出一個綠玉小瓶，傾出一顆藥丸，納入秋霜口中，一面攢着眉道：「這是解毒護心丹，只能護住她心脈，不受劇毒侵襲，無法解得九毒觀音的奇毒，我們必須在五日之前趕到地頭才行。」

春雨問道：「管姑娘，咱們要去那裏呢？」

管練霞道：「妳不用多問，到時就知道了。」

雲飛白問道：「那麼二妹她們呢？」

管練霞盈盈目光，看了他一眼，才道：「事情有些出於我意料之外，那九毒觀音，既以九毒為號，自然是昔年號稱天下第一毒聖九毒老魔的門下，此人用毒之能，天下無人能解，今天我若是不先發制人，點了她的雙手，我們只怕真的走不了啦！」

雲飛白道：「三妹方才應該先制住她，不就可取到解藥了麼？」

「你說的倒容易！」

管練霞道：「她如是我九毒門下，全身都是毒，誰敢去碰她？再說，我顧慮的是九毒老魔，不但善於使毒，一身武功，也高不可測，萬一我們全落在他手裏，還有誰來救我們呢？」

春雨發愁道：「這麼說，主人他們是沒有救了？」

「妳不用着急！」

管練霞微微一笑道：「我們在短短的兩日之內，既發現了南山十戾的癩蝦蟆，又發現了九毒門下，這不是說我們處在兩股強敵之間麼？」

再要是不走，只怕就會全軍盡墨，那時就是想討救兵也討不成了。」

雲飛白心中一動，問道：「三妹是說，咱們此行是討救兵去的了？」

管練霞微笑點頭，說道：「也可以這麼說，但事情還很難說，哦，對了，我和春雨去安慶，你却要中途就下車了。」

雲飛白一怔道：「愚兄中途就要下車，那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舒城。」管練霞笑了笑道：「爲了救人，雲大哥必須去找一個人……」

雲飛白道：「三妹要我去找什麼人？」

管練霞道：「現在說還早，等到了舒城，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曉行夜宿，這輛馬車的車把式爲了貪圖車資加倍，果然趕得比一般車子快出甚多。

第三天早晨，大家上車之後，管練霞從身邊取出一塊用絲線絡着的玉佩，遞給了雲飛白，

說道：「雲大哥，你把這個收着……」

她塞到了雲飛白手中，粉臉不禁泛起紅暈。

雲飛白不知就裏，一怔道：「這是……」

「快收起來。」

管練霞低低的道：「今天中午，大概可以到舒城了，大哥就該下車。」

雲飛白道：「三妹這玉……」

「你聽我說……」

管練霞不待他說下去，忙道：「我前天說過，你要去找一個人。」

雲飛白道：「這人是誰呢？」

管練霞道：「我只知他住在白石山，哦，你要記住，白石山有兩處，一在含山縣西南六十里，是道家所謂二十一洞天的瓊秀長真之天。一在廬江縣北，巢湖南首，你要去的是含山西南的白石山，可別弄錯了。」

雲飛白問道：「這人是怎樣一個人呢？」

管練霞道：「我只知道他自號瓊天逸士，是一個文士裝束的人，黑鬚垂胸，手裏經常拿一

把白紙摺扇，還有，山上有一處大岩石的平台，上面有一顆盤根古松，他早晚經常在松下盤桓，口中吟着：『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這兩句詩，有時你也可以在林下溪邊遇上他。」

雲飛白道：「找到了又和他說些什麼呢？」

管練霞道：「你就說有人叫你去找他的。」

說到這裏，忽然改以「傳音入密」說道：「他會問你東西呢？你就把我給你的玉佩雙手呈上，不用多說，如果你不問你，你就不可拿出來。」

接着說道：「他如果轉身就走，你就跟在他身後三尺，不可多說，他問你一句，你就答一句。」

雲飛白道：「就是這樣了？」

管練霞嫣然一笑道：「反正他要你做什麼，你都聽他的就是了。」

雲飛白問道：「那麼我們在那裏見面呢？」

管練霞道：「小妹去的地方，和大哥去的地方，相距甚遠，時間上也無法配合，你從白石



山出來，不妨到插花廟附近去看看，小妹如果趕回去了，一定會在附近等你的。」

「好。」雲飛白點頭道：「愚兄記下了。」

管練霞看了他一眼，赧然以「傳音入密」說道：「你把玉佩穿在腰帶上，慎防失落。」

雲飛白看着她每次提到玉佩，都十分認真，一再的叮嚀自己小心，心知這玉佩，一定關係重大，這就朝她點了點頭，因為她是以「傳音」說的，他也不好多說。

車行迅速，已牌方交，便已趕到舒城，車把式早已趕在雨上車時關照過了，因此不待吩咐，便自在道旁停下車來。

雲飛白站起身道：「三妹，愚兄下車了。」

管練霞粉臉生霞，叮囑道：「你多小心。」

雲飛白和她目光相對，只覺她雙目之中，流露出無限依依之色！他自然感得出來，這位三妹，相識以來，她一向有一種少女的矜持，但自從她給自已度氣行功逼毒之後，比起以前來，顯得親近多了，時常會在說話之時，紅起臉來，他望着她，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去吧！」

雲飛白經她一說，才如夢初醒，口中說了聲：「三妹路上珍重。」

回身掀帘跨下馬車。車把式不待吩咐，等他下車之後，就馳車絕塵而去。

雲飛白早已在車中洗去了易容藥物，換上一件青衫長衫，望着車子遠去，舉手拍拍身上灰沙，才舉步入城，在街上找了一家麵館，隨便吃了碗麵，就一路朝東趕去。

這條路，正是循着北峽山脈而行，沿途盡是山間小徑，行人不多，正好施展輕功，正在奔行之間，忽聽一陣撲撲之聲，從林間上空掠過！

雲飛白舉目看去，只見一隻灰鴿，快似箭射，朝東北方向投去，就在前面那頭灰鴿飛去不久，又是一陣撲撲聲，掠過頭頂，那是一頭純白的鴿子，飛得同樣快速，也朝東北方向飛去。

心中不禁暗暗忖道：「這明明是兩頭信鴿了，這山區之間，什麼人以飛鴿傳書？」

他因自己此行，是找瓊天逸士來的，管練霞，只見從林間緩步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身軀偉岸，穿一襲月白長衫，生得濃眉隆鼻，額下留一部疎朗朗黑鬚，手搖白紙摺扇，步履從容，果然是一派隱逸！

雲飛白真沒想到自己剛一入山，就會遇上瓊天逸士，這真叫得來全不費工夫！當下急忙迎了過去，恭敬的抱拳一禮，說道：「老丈請了。」

瓊天逸士看到雲飛白朝他抱拳施禮，不覺一手拂着他垂胸長鬚，呵呵一笑道：「小友想必是遊山來的了，白石之山，靈秀所鍾，值得一遊，呵呵，值得一遊！」

雲飛白聽他語帶玄機，心中益發恭敬，說道：「晚輩雲飛白，是專程叩謁老丈來的。」

瓊天逸士微微一怔，望着他，問道：「小友是找老夫來的？你不會找錯人吧？」

雲飛白道：「老丈世外高人，隱迹靈山，晚輩如何會找錯人呢？」

瓊天逸士又是呵呵一笑，含笑問道：「小友那倒說說看，老夫是什麼人？」

雲飛白道：「老丈隱居白石山，道號瓊天逸士。」

「小友說的倒是不錯！」

瓊天逸士濃眉微微一攏，口中忽然「咄」了一聲，才道：「無怪老夫夜占周易，忽有浮雲出岫之象，正感驚異，數十年來，老夫從未作出岫之想，怎生會有這等卦象？哈哈，看來這也是天意如此……」

雲飛白聽他只是自言自語，不敢插嘴；但聽他口氣，似是已知自己來意，心中更是暗喜不止！

瓊天逸士看他神色恭敬，沒有作聲，輕咳一聲，問道：「小友究竟是什麼人指點你來的？」

雲飛白道：「是晚輩義妹管練霞說老丈隱迹於此，囑晚輩前來拜謁的。」

「管練霞？」

瓊天逸士望望他，口中忽然「哦」了一聲，若有所思，點頭道：「你說的管練霞，不是玫瑰劍傳人麼？」

雲飛白並不知道管練霞是玫瑰劍的傳人，但他記得上次自己和藍如玉負傷之時，她曾在茅屋門口畫了一張有一朵玫瑰花的長劍，後來賴蝦蟆稱之爲「玫瑰劍令」，這點點頭道：「正是。」

「咄！」瓊天逸士又輕輕「咄」了一聲道：「這小妮子真是噱舌！」

說到這裏，回身沿着溪溪走去。

雲飛白沒有作聲，只是跟在他身後三尺，緩步相從。

瓊天逸士忽然回頭問道：「玫瑰劍傳人既要小友前來，可有信物？」

他一舉一動，和管練霞說得完全符合，雲飛白自然深信不疑，正待回答！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吟道：「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

隨着吟聲，從清溪上游，正有一人飄然行來！

這人身穿藍布長衫，貌相奇古，額下垂一部烏黑長鬚，手搖白紙摺扇，邊吟邊行，迎面而來。

雲飛白看得心頭大爲驚奇，這人口中吟的也是這兩句詩，手中也同樣搖着白紙摺扇，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

下期待續

玫瑰劍

19

文 / 東方玉

前文提要：雲飛白見攔路者赫然為藍如玉、甘明珠等人，管練霞囑速入林，由伊斷後。至穎州後，中途，管囑雲去白石山找瓊天逸士。管至山下即遇一儒者，黑鬚飄胸，手搖紙扇如管所言，即趨前道來意，忽聞溪上又有吟聲，一人飄然而來，同樣黑鬚飄胸，手搖紙扇，蓋又一瓊天逸士也。

十九、各展玄功

這兩個人除了貌相不同，（前者生得身軀偉岸，濃眉隆鼻，臉色紫中透光，後者貌相奇古，疏眉凹目，臉色微黃）衣著各異，（前者身穿月白長衫，後者身穿藍布長衫）但他們相同的處，都是吟着：「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這兩句詩，同樣黑鬚飄胸，同樣手持白紙摺扇。使人難以區別，也就在此！

因為管練霞離別之時，只說隱居白石山的瓊天逸士，是文人裝束，黑鬚垂胸，手持白紙摺扇，口吟：「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可沒說瓊天逸士的貌相如何？本來這事很簡單，只要找到白石山，又符合這幾點特徵的，自然就可確定他是瓊天逸士了；但如今符合這幾點特徵的，居然會有兩個人，這就使人有真偽莫辨之感！

雲飛白在這一瞬間，自然楞住了！走在前面穿月白長衫的和迎面而來穿藍衫的人，兩人一對面，也同樣楞住了！

「哈哈！」穿月白長衫的不覺打了個哈哈，朝藍衫人拱拱手道：「兄弟喜歡這兩句詩，所以時常臨溪流而吟詩，不想兄也喜歡這兩句詩，倒是難得得很。」藍衫人也抱拳，發出清朗的笑聲，說道：「兄弟隱居白石山，經常吟詩明志，一見數十年，沒想到今日巧遇同好，真是好極了。」

只要聽兩人的口氣，好像他們都以瓊天逸士自居！

雲飛白站在一旁，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穿月白長衫的輕搖摺扇，含笑問道：「兄台雅人，兄弟本待和兄台一敘，但這位小友特地趕來找兄弟有事，兄弟只好失陪了，兄台有暇，可去盤桓古松之下稍事盤桓，俾作良晤，告辭了。」

說完，回頭朝雲飛白一笑道：「小友請隨老夫來吧！」雲飛白心頭暗暗感到作難，這兩個人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

如果穿月白長衫的是真，自己不跟他去，豈非失之交臂？但如果穿藍衫的是真，那麼自己跟着月白長衫的走了豈不也當面錯過？

他正在猶豫不決之際，只聽穿藍衫的口中叫道：「兄台且慢。」

穿月白長衫的腳下一停，含笑問道：「兄台還有什麼見教？」

穿藍衫的淡淡一笑道：「有一件事，兄弟倒想請教兄台。」

穿月白長衫的道：「不敢，兄台請說。」

穿藍衫的道：「兄台方才好像說要兄弟去盤桓古松之下，稍事盤桓，俾作良晤，不知可有此言？」

「不錯。」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頭，笑道：「這話正

是兄弟說的，兄弟經常在盤桓古松之下，流連忘返，兄台如果有暇，不妨到那裏等候，兄弟和這位小友說幾句話，就可趕去，不知兄台有此雅興否？」

雲飛白心中暗道：「看來這穿月白長衫的，真是瓊天逸士了！」

「兄台這句話可就奇了！」穿藍衫的有意無意的看了雲飛白一眼，才道：「兄弟卜居此山，已有數十年之久，只要天色晴朗，或是月白風清，幾乎可說經常在盤桓古松之下，吟詩飲酒，汲泉烹茗，却從未見過兄台，不知兄台邀約兄弟，前去盤桓古松之下見面之言，是真是假？」

他不說穿月白長衫的是假冒瓊天逸士之名，但這話已極明顯的指穿月白長衫的是假的了！

雲飛白聽得暗暗一怔，付道：「這麼說來，難道穿月白長衫的竟是假冒之人了？」

穿月白長衫的口中「咄」了一聲，大笑道：「兄弟經常盤桓古松之下，也從未見過兄台呀！」

他雖未明言，但也隱約的指出藍衫人是假冒之人。雲飛白真是越聽越糊塗了，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這兩個人互爭瓊天逸士，又是為什麼呢？

「哈哈！」穿藍衫的仰天長笑一聲道：「在白石山經常盤桓盤桓古松之下的，只有一個人，照兄台的說法，倒似有兩個人了？」

「不！」穿月白長衫的道：「兄台說得沒錯，確實只有一個，絕不會有第二個人。」

穿藍衫的道：「對了，那在古松下盤桓的，就是兄弟了。」

穿月白長衫的道：「這就不對，在古松下盤桓的應該是兄弟才是。」

穿藍衫的眼孔中射出兩道機鋒精光，朗笑道：「兄台不必爭論，因為卜隱白石山、自號瓊天逸士的，只有一個。」

穿月白長衫的同樣目閃異芒，冷然道：「難道說瓊天逸士會是兄台麼？」

穿藍衫的大笑道：「不是兄弟，難道還會是閣下不成？」

現在他們兩人已從隱約指對方是假，變得挑明了說了。

雲飛白也已退後了一步，變成了局外人，至少也要靜看他們二人爭出一個結果來。

真者自真，假者自假，怕的是他們二人含糊過去，真假難分，只要有了爭執，真假自可立辨。

穿月白長衫的看了穿藍衫的一眼，點點頭道：「這就難怪，閣下行來之時，口中吟着兄弟常吟的詩句，也搖着兄弟常搖的白紙扇，原來閣下是想冒充瓊天逸士，假冒兄弟之名，兄弟只是山野之人，終日與閑雲野鶴為伍，不求聞達，閣下這麼做，究是所為何來？有什麼企圖呢？」

「可笑呀可笑，可歎呀可歎，人心不古，一至於此！」

穿藍衫的微微搖頭，感慨的道：「兄台這番話，應該是兄弟說的才對，如今倒讓兄台說出來了，兄台既能說出這番話來，自然早有預謀，這也是兄弟不解之處，兄台假冒兄弟，究竟為了什麼？欺人乎，欺天乎？」

雲飛白眼睜睜二人爭論不休，心中不僅迷惘，也大惑不解，這就大聲道：「二位不用再爭論了，因為再爭論下去，依然各執一詞，互指對方是假，自己是真，這真真假假，除了二位自己心中明白，愈爭愈難辨別真偽，在下覺得二位不妨想想看，有那一點足以證明自己是真，對方是假，對方若是提不出證明來，真假豈不可以立判？」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號，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20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

玫瑰劍

前文提要：雲飛白發現兩個瓊天逸士，除貌相不同、衣着各異，其餘均與管練霞所說特徵相似，一時真偽莫辨，甚感為難，二人亦互指對方為假，相持不下，遂各展玄功，依然勝負未決，正在各以招扇互搗之際，忽有一人沿溪徐吟而來，所吟亦為「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二句。

二〇、撲朔迷離

這人髮辮古木簪，身穿淡青長衫，手持白紙摺扇，生得長眉入鬢，朗目如星，膚白潤澤，胸垂五絡黑鬚，手執清朗，看去年在四旬以外，飄然行來，真如閑雲出岫，不帶絲毫塵俗，使人有沖淡君子、恂恂儒雅之感！雲飛白看得不禁一怔，兩個瓊天逸士，已經鬧得真假難分，勝負未判，如今又多出一個瓊天逸士來了！

不知道白石山到底有幾個瓊天逸士？

就在他望著來人，怔怔出神之際，這青衫文士已經臉含微笑，緩步朝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中間走去，口中說道：「二位請住手。」

要知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此時正在各展功夫，全力相拚，兩柄白紙摺扇，你搗來，我搗去，互搗不停，而且愈搗愈快，愈搗愈猛！

這兩柄扇上，幾乎已凝集了他們數十年修為，每一搗都有沉重如山的內力，像怒潮澎湃，朝對方捲攏過去。一來一去兩股力道，不時在兩人中間互撞擊，形成了一陣又一陣人為的龍捲風，從中間激盪飛旋而出！

這是兩人搗出的力道集中排出的處，推力之強，就算你武功最高的人，也休想跨得進去。

青衫文士却若無其事的走入他們一丈之內，這等於是進入了暴風圈，壓力之大，無與倫比；但他依然從容舉步，幾乎連他身上衣衫都沒震動一下！

在外人看來，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雖然只是你搗來，我搗去，各自搗着白紙扇，實則此時雙方都在白紙摺扇上貫注上了全部精神，誰也不敢鬆毫大意，誰也不敢先停手下來。

因為雙方藉着紙扇，已經比拚上真力，只要有一方稍作退讓，或是內力不繼，對方立即會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乘勢反擊。

以他們兩人的功力，這全力一搗，力能搗石成粉，何況是血肉之軀？是以誰也不肯退讓，青衫文士那一聲要雙方住手，自然沒人理會他了。

這種內功真力的拚搏，外表看去平淡無奇，但却是練武的人的大忌，因為這種拚搏，全憑真功實力，和內家修為，分毫取巧不得，只有直等雙方耗到筋疲力盡，一方後力不繼，受了重傷，或當場殞命，才能停得下手來。

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互相搗扇，相持了已有一刻工夫之久，彼此頭上均已見了汗水，頂門上也在直冒熱氣，他們從他們扇上搗出來風愈大，他們却似愈搗愈熱，愈不肯停下。

青衫文士依然面帶微笑，徐徐的道：「二位現在可以住手了吧？」

兩人中間既然多了一個人，兩人的比拚內力，自然也受到了阻礙，不得不停下手來。

穿月白長衫的長長吁了口氣，目注青衫文士，驚怒的道：「閣下何人，何故阻撓咱們比武？」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因為這裏是白石山。」

穿藍衫的道：「這裏是白石山又如何？」

青衫文士朝二人笑了笑，緩緩說道：「自從在下卜居白石山，二十年來，就有一個規定，不准武林中人在此動武。」

穿月白長衫的問道：「你是什麼人？」

青衫文士含笑答道：「在下有四句詩，吟出來二位就知了。」

穿藍衫的道：「你且吟出來聽聽？」

青衫文士朗吟道：「我住瓊貞洞，溪聲松下聞，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

穿月白長衫的大笑道：「這麼說，你是瓊天逸士了？」

穿藍衫的道：「你是瓊天逸士，那麼我是誰呢？」

雲飛白暗暗攢了攢眉，心中暗道：「這下可好，方才只有兩個人爭瓊天逸士，現在却變成三個人爭了！」

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二位若在旁的地方，和在爭瓊天逸士，那是沒有人證，只得由二位去說了，但在白石山上，二位就不如在下有利了。」

穿月白長衫的道：「你有人證？」

「哈哈！」青衫文士朗笑一聲道：「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他伸手指一指，說道：「二位請看，那來的是什麼人？」

兩人轉臉看去，果見沿溪小徑上，正有一個一身青色衣裙的美婦人，一手扶着一個十四五歲小童的肩，碎步行來！

這青衣美婦，蛾眉淡掃，看去不過三十來歲，體態輕盈，風韻勝仙，看去真是箇中美人！

穿藍衫的問道：「這位少夫人又是什麼人？」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她就是拙荆，閣下二十年前，不是在九宮山見過的麼，怎麼會健忘？」

穿藍衫的聽到這裏，不由得臉色大變，急忙一個轉身，雙足頓處，人化一道長虹，往山外急射而去。

穿月白長衫眼看穿藍衫的忽然遁走，心知不妙，大笑道：「原來你是真的瓊天逸士了！」

突然反身一扇，朝青衫文士搗去，同樣雙足一頓，急如離弦之矢，浮空掠去。

青衫文士劍眉微微一攢，笑罵道：「鼠輩怎地暗算起我來了？」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伍佰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貳佰柒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第38期
Sunday Times
NO. 38

刊周報時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一個呢？他使的是無形之毒，是不是九毒老魔？」

雲飛白聽得暗暗一驚，他聽管練霞說過，南山十戾，如今已僅剩三戾，那是天狐令狐楚，地龍第五戾，（第五是姓）和獺蝦蟆莫元奇。方才那穿藍衫的原來竟是南山十戾中的老二地龍第五戾。穿月白長衫的竟會是九毒老魔！

只聽青衫文士笑道：「若是九毒老魔親自來了，豈會輕易被我驚走，此人（指穿月白長衫的）大概是他不成功的師弟九毒書生所喬扮。」

青衫文士口中輕「噫」一聲，抬眼道：「這位小兄弟怎麼會惹上這兩個魔頭的呢？」

雲飛白因一時之間，被方才兩人一走，給驚楞住了，此時經青衫文士一說，不由暗暗叫了聲：「糊塗！」眼前這位青衫文士明明是瓊天逸士了，自己差點當面錯過了！

一念及此，趕忙走上前去，神色恭敬，朝青衫文士作了個長揖，說道：「前輩一定是瓊天逸士了，晚輩雲飛白，是專程叩謝前輩的。」



青衫文士朝他微笑問道：「小友怎知我是瓊天逸士呢？」

青衫文士輕「噫」一聲，在旁揶揄道：「人家專程上白石山找你，自然有人指點他來了，你怎不問問指點他來的是什麼人呢？」

雲飛白忙道：「指點晚輩來的，是晚輩義妹管練霞！」

青衫文士目中神光閃動，含笑問道：「她是妳義妹？嗯……她要你到白石山來找外子，可曾交付你什麼信物沒有？」

雲飛白恭敬的一道：「有。」

他從身上解下玉佩，雙手呈給了青衫文士。

這是管練霞交代的，雙手呈上玉佩，不用多說。

青衫文士看了玉佩一眼，又看看雲飛白，臉上忽然有了喜容，回頭朝青衫文士微微一笑。

青衫文士一手接過玉佩，只看了一眼，點頭道：「好，好，這玉佩還是由小友收着，莫要失落了。」

雲飛白聽了聲「是」，雙手接過玉佩，依然佩到身上。

青衫文士深情款款的望着丈夫，問道：「你現在準備如何呢？」

青衫文士大笑道：「妳同意了？」

青衫文士柔聲道：「我看這孩子不錯，你就成全他了吧。」

「好，好！」青衫文士點點頭道：「只要妳同意就好，但能有多少造化，那就要看他的了。」

青衫文士笑道：「你把扇子給他咯！」

青衫文士笑道：「此子資質還不錯，只是拘謹了些！」

青衫文士淺笑道：「拘謹就是敦厚，總比油腔滑調的好。」

青衫文士大笑道：「看妳看中意了，就一直幫着他說話了。」

青衫文士道：「難道妳還不中意麼？」

雲飛白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但聽得出一些口風來，好像瓊天逸士夫婦都已同意了。

他本來不知管練霞要自己來找瓊天逸士有什麼事？管練霞只說：他問一句，自己答一句，他不問，自己就不多說，好像瓊天逸士看了玉佩，就會知道來意，因此瓊天逸士竟同意了什麼，他根本一無所知？如今瓊天逸士要自己跟他去，他自然只有跟着他走了。

雲飛白口中應了聲「是」，轉身朝青衫文士行了禮，口中說道：「多謝夫人成全，晚輩告辭。」

青衫文士看着他甜甜一笑道：「你快去吧，他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這話管練霞也說過，雲飛白又恭敬的應了聲「是」。

青衫文士已轉身朝山中走去，雲飛白緊跟着管練霞的話，跟在他身後三尺距離，亦步亦趨，他沒有問自己的話，就不敢開口說話。

青衫文士走得不多不疾，正好讓雲飛白跟得上，兩人一前一後，走了約莫十幾里路，盤過幾重山脚，山勢逐漸險峻！

青衫文士引着他一路往上，走的盡是崖壁間狹窄的危磴，這樣差不多走了半個時辰，才登上一處崖壁間突出的岩石之上。

這塊崖石，巨大無比，却在石縫之間，生了一棵覆蓋如傘的古松，排空擎雲，狀若老龍，因為崖石上沒有泥土，許多如藤如爪的松根，就盤曲在崖石之上。

雲飛白心中暗道：「這大概就是盤根古松了。」

從崖石上臨空俯瞰，但見崖高谷深，令人膽怯，再縱目遠望，可以看到羣峯羅列，羣巒疊翠，綿連天際，浮雲舒卷，盡在眼底，心中暗道：「瓊天逸士口中常吟的兩句詩：『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在這裏更可體會出詩中意境來了！」

青衫文士伸手指松樹底下的一片光滑的石上，說道：「小友可在此處坐下。」

雲飛白道：「前輩……」

青衫文士沒待他說下去，已把手中一把白紙摺扇遞了過來，說道：「你好好在此參詳，能有多少造化，看你自己的了，三日之後，我再收回此扇。」

雲飛白沒有伸手去接，望着他，說道：「前輩，晚輩此來……」

青衫文士截着道：「我知道，你把扇接過去，在這三日之內，好好參詳參詳，飲食自會有人送來的。」

雲飛白只得伸出雙手恭敬的從青衫文士手中接過白紙摺扇，他原想說出自己此來，是希望瓊天逸士相助，前去救人，但他剛接過白紙摺扇，還沒來得及開口——

就在這一瞬間，但覺眼前青衫一閃，青衫文士已經很快的往石崖下走去。

他明明看到青衫文士走下石崖，但轉眼之間，就已不見了他的蹤影！

雲飛白手中拿着他交給自己的白紙摺扇，怔怔出神，心想：「自己要跟他說出來，他却說知道，他交給自己這把白紙摺扇，又有什麼用呢？還說三日之後，再收回去。」

「哦，他要自己參詳，又說：能有多少造化，全看自己的，好像他這兩柄扇上，隱藏着什麼了？」

想到這裏，不覺在地上坐了下來，隨手打開摺扇，這是一柄竹骨白紙摺扇，因為瓊天逸士天天拿在手裏，竹骨已經經汗氣侵蝕，變得紅中透紫，扇面白紙也已發黃。

但白紙摺扇就是白紙糊的，上面沒有名人書畫，再用幾十年，就算白紙發了黑，還是白紙摺扇。

雲飛白仔細察看，這柄白紙摺扇，和平常的白紙摺扇，並無異處。

士，好把這摺扇還給他，一面也好跟他說明自己來意，在這裏枯坐，多沒意思。」

這一想，不覺站了起來，把白紙摺扇往腰間束腰帶上一插，正待離去！

這時已快要午時，就在他站起身來之際，只見青衫一閃，從崖下跳上一個身穿青衣的小女孩來！

這小女孩雲飛白自然認識，她就是青衫文士身邊的小婢，此時手中提着一隻竹籃，笑嘻嘻的道：「雲相公，你肚子餓不餓，我給你送吃的東西來了。」

雲飛白道：「小姑娘，謝謝妳了。」

青衫文士道：「我不叫小姑娘，我叫雲雀，雲相公以後就叫我雲雀好了。」

雲飛白問道：「我想請問妳，瓊天逸士不在家裏？」

雲雀眨動了兩烏溜溜的眼睛，問道：「雲相公問我家主人作甚？」

雲飛白道：「我要去看他，當面把這把扇子還給他，我要走了。」

「你要走了？」

雲雀小臉上流露出驚異之色，問道：「這為什麼呢？雲相公要把扇子還給我主人？有許多人只想看上一眼，還看不到呢，你已經到了這裏，千萬不可走。」

雲飛白道：「為什麼？」

雲雀道：「主人把扇子借給你，這是小……啊，這面子可不小呢！對了，我是奉夫人之命，給雲相公送吃的東西來的……」

他小手伸入懷中，取出一顆核桃大的蠟丸，然後又從竹籃中取出一個瓷瓶，交給雲飛白，說道：「夫人說，這顆蠟丸，一起服下，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三天當中，你雲相公不能吃熟食，所以我只給你搞了四顆水蜜桃來，肚子餓了，就用水蜜桃當飯吃，我明天早晨，會再送水果來的。」

放下竹籃，臉色鄭重的道：「夫人要我告訴你，我家主人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千萬要忍耐，哦，還有，夫人要我轉告你兩句話：『專心一志，目透紙背』。」

「專心一志，目透紙背？」

雲飛白道：「夫人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雲雀道：「是什麼意思，我就不知道了，啊！雲相公，我要走啦！」

話聲一落，身子輕輕一縱，往崖下縱落，身手靈活已極！

雲飛白想起管練霞也叮囑過自己，瓊天逸士要自己做什麼，自己就要做什麼，如今青衫文士也要雲雀這樣叮囑自己，看來自己急着要走，委實太急躁了。

當下就把「坎離丹」蠟丸捏碎，裏面是一顆葡萄大珠，衣藥丸，納入口中，輕輕嚼動，已然隨津化開，再打開瓷瓶，把一瓶「百花露」當作開水，和藥吞下，但覺滿口異香，一股清涼，直下丹田。

雲飛白自幼從師，有許多事情，總聽師父說過，青衣美婦自己的這顆「坎離丹」，顧名思義，就是調濟水火，增強內功的靈丹，何況方才雲雀傳言要自己「專心一志，目透紙背」，這不是暗示自己靜坐運功麼？心念一轉，立即就盤膝坐下，緩緩運起功來。

那知不運還好，這一運功，但覺丹田升起一團一團熱氣，到處流竄，自己竟然無法控制得住！身上一回燥熱如火，一回寒冷如冰！

正當寒熱交織之際，突覺身後微風一颯，有人舉手一掌，當頭劈落，頂門腦骨如裂，人也隨着昏了過去。



「他說能有多少造化，全看自己的，這樣一柄白紙摺扇，又有什麼造化好參詳的？」

「哦，要他把這柄扇子給自己，還是那青衣美婦說的，好像要他成全自己，這到底成全自己什麼呢？」

他想起青衣美婦，總覺得她有些面善，好像那裏見過？只是一時總是想不起來。

這時想到青衣美婦說話的神態，和她笑的時候那種嬌柔的神情，心中不覺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這人就是三妹管練霞！

不錯！就是她！

那青衣美婦的一顰一笑，看去和管練霞十分相似，難怪自己總覺得她好像和自己甚是熟悉了。

聽瓊天逸士的口氣，好像要自己在這裏就三天，一點事也沒有，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裏就三天呢？

心念轉動，接着又暗自付道：「自己不如去找瓊天逸

21

玫瑰劍

玉方東 / 文

盛開劉 ■ 圖插

前文提要：穿月白長衫和藍衫人爲爭瓊天逸士，互揭摺扇，時又一青衫人徐吟而來，命二人住手，二人觀青衫人，相繼遁去。雲飛白遂向青衣人道出來意，呈驗玉珮，青衣人命隨至松下，以扇授雲，即去。一小鬟隨至，云奉夫人命贈一藥丸，名坎離丹，雲服丹跌坐，忽有人掌擊頂門，遂昏死。

一一一、領悟玄功

雲飛白的人雖昏迷過去，但在迷迷惘惘之中，似覺自己一個身子陡往下沉，宛如從千仞高峯，跌落萬丈深淵，口中要想呼叫，又堵不成聲！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似覺置身在洪爐之中，全身被火炙一般難受，除了張口喘息，已是氣若游絲！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又感覺全身經脈，逐漸的粗脹起來，幾乎快要炸裂，連五臟六腑都在翻滾，人像天旋地轉，再也沒有感覺了！

又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感到一股陽和之氣，在體內流轉，有如水流渠成，通行無阻，頓時有若無比的舒泰，人也隨着清醒過來！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有人說道：「老夫助你打通玄關，小友任督二脈已通，至於能領悟到如何一個境界，那就要看你自己了，小友好自爲之！」

這是瓊天逸士的聲音！

雲飛白急忙睜開眼來，只見滿天繁星，明月在天，差不多已是子夜，原來自己依然好好的盤膝坐在盤根古松之下！

方才竟似做了一個夢一般，急忙回頭看去，那有什麼人影？但方才明明是瓊天逸士的話聲，要自己「好自爲之」！

這一轉身，發覺自己全身衣衫盡濕，好似淋了一場大雨。

同時他這一回顧，又發現了一件奇事，因爲此刻雖已黑夜，但自己目光掄轉之際，四週景物，竟然看得比白晝還要清楚！

先前還有些不信，再舉目看去，十丈之內，果然可以明察秋毫，心頭這一喜就幾乎要跳了起來！

瓊天逸士說的，替自己打通玄關，那果然不是夢境了！

他想起瓊天逸士交給自己紙扇之時，說過要自己好好參詳，後來青衣美婦又叫小鬟雲雀傳言，要自己「專心一志，目透紙背」，莫非這柄紙扇上，果真有什麼奧秘不成？

一念及此，急忙從身邊取出摺扇，隨手打開，寧神靜志，凝足目力，全神注視在扇面之上！

白紙扇略！任你再看它看，還是白紙糊的，一片白紙！

但這回雲飛白下了決心，青衣美婦要他「目透紙背」，他只是全神貫注在紙上，尋求如何才能「目透紙背」？

如今瓊天逸士化了好大的功夫，才替自己打通玄關，目力已非昔比，他相信只要鍥而不捨，注視着扇面，目力一定能透過紙背的。

時間如白駒過隙，他從子夜看到黎明，再全神貫注，白紙摺扇上依然是一層白紙，依然一無所獲！

現在晨曦，已經漸漸大白，他仍然手捧摺扇，端坐如故。

這一陣工夫，他一心全貫注在兩個人像的紅線之上，不知不覺間，已經日上三竿，扇面上三個人像，却漸漸淡了下去，終於消失不見！

現在雲飛白明白了，瓊天逸士扇面內畫的人像，只有在旭日初昇時，才看得清楚，而且還須玄關已通的人，才能目透紙背。所幸自己已經記下了第一、第二、兩個人像的行功路線，從現在起，就可依照路線練功。

瓊天逸士昨日交給自己扇子的時候，曾說三日之後收回，自己還有兩個早晨，可以參閱。

想到這裡，就收起摺扇，緩緩舒了口氣，就一手提過竹籃，裡面放着四個比拳頭略大的水蜜桃，當下剝着皮，吃了兩個，覺得已經很飽。這就盤膝坐好，寧神調息，提吸真氣，從丹田升起，依照方才默記的行功路線，緩緩導氣行去。

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又服了綠衣夫人的「坎離丹」，氣機凝固，對練習任何內功，都能事半功倍，是以一經行氣運動，雖是初學作練，就像從前練過的一段，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但雲飛白還是十分謹慎，按着路線，緩慢的做了一遍。

等到氣機緩緩降丹田，只覺週身活力充沛，有說不出的舒適之感，心頭也自暗暗高興，自己雖未學會，但總算做對了，當下就繼續練了下去。

這一天，他絲毫不敢鬆懈，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練着。直到傍晚時候，雲雀又提着一個竹籃，躍上崖來。她看到雲飛白，就咕的笑道：「雲相公，恭喜你啦！你總算不負主人期望，已經入門了！」

故。

這盤根古松，正好面對正東，現在從遠山低處處，漸漸升起一輪旭日，霞光滿天！

突然，雲飛白只覺扇面上隱隱顯示了人像！

這下，使他精神爲之一振，急忙凝足目力瞧去，扇面上的人像，隨着旭日升起，逐漸明顯，那是用硃筆畫的，人像一共有三個，在人像上，寫着「一」、「二」、「三」，三個正楷。

第一個和第二個是坐像，不過一個是正面，一個是背面，第三個人像是左腳在前，右腳在後的站立姿勢，右手執一柄摺扇，作朝前點出之狀。

雲飛白心頭大喜過望，心知這扇上三個人像，必是一種高深的武學無雙，難怪瓊天逸士說過要成全自己，又說：有多少造化，全看自己之言！

他有了這一發現，自然要全心全意仔細凝視。

前面第一、第二兩個坐像，全身用硃筆畫着許多條紅線，好似人身脈絡一般。

雲飛白自幼拜在峨嵋靈芝大師門下，內功原有相當火候，這一仔細觀看，靜心詳參之下，頓時領悟這一正一反兩個坐像身上的紅線，乃是運氣行功的路線圖解。他雖然不知這兩個坐像，是那門的內功？但可以想得到絕非一般內功。因此他從紅線由丹田升起，如何循行，都默默緊記在心。

因爲練功行氣之時，須心意全在行氣之上，不能做到一半，再去看扇上的人像，是以非把運氣行功的路線，全盤記住不可。

任何內功，在運氣行功上，差不多都大同小異，這一點小異，就分出各門各派的內功來了。雲飛白自幼練功，自可很快就記憶在心，但他還是很仔細的反覆看了幾遍。

這一陣工夫，他一心全貫注在兩個人像的紅線之上，不知不覺間，已經日上三竿，扇面上三個人像，却漸漸淡了下去，終於消失不見！

現在雲飛白明白了，瓊天逸士扇面內畫的人像，只有在旭日初昇時，才看得清楚，而且還須玄關已通的人，才能目透紙背。所幸自己已經記下了第一、第二、兩個人像的行功路線，從現在起，就可依照路線練功。

瓊天逸士昨日交給自己扇子的時候，曾說三日之後收回，自己還有兩個早晨，可以參閱。

想到這裡，就收起摺扇，緩緩舒了口氣，就一手提過竹籃，裡面放着四個比拳頭略大的水蜜桃，當下剝着皮，吃了兩個，覺得已經很飽。這就盤膝坐好，寧神調息，提吸真氣，從丹田升起，依照方才默記的行功路線，緩緩導氣行去。

第九期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39
June 21, 1964
60 Cents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 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 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雲飛白站起身含笑道：「姑娘如何知道的？」
雲雀盈盈的道：「小婢自然是聽主人說的了，主人還一直誇獎你悟性高呢！」
雲飛白驚奇的道：「瓊天前輩怎麼會知道的呢？」
雲雀嬌笑道：「雲相公已經領悟主人扇上的行功圖，主人怎麼會不知道呢？」

雲飛白道：「這是夫人指點之功，不然，在下也不能很快就能看到了。」

雲雀笑道：「雲相公會說話，難怪我家小……」
她忽然住口，一張小臉漲得紅紅的，生似說錯了話，尷尬的笑了笑，就沒再說下去。

雲飛白沒有聽得出來，問道：「姑娘說什麼？」
「沒有什麼。」

雲雀咬着下嘴唇，狡黠的笑道：「小婢是說，夫人說的：雲相公在這裡只有三天時間，務必好好用功。」

雲飛白道：「夫人垂愛，在下萬分感激，姑娘回去，給在下向夫人多多致謝。」

雲雀咕的嬌笑了一聲，低低道：「你當夫人是誰？」

雲飛白聽了一怔，問道：「夫人是誰？」
「夫人自然是我家主人的夫人了。」

雲雀兩顆靈活的眸子一轉，望着雲飛白問道：「雲相公，小婢問你，那……那……管姑娘，真的和你是結義兄妹嗎？」

雲飛白道：「結義兄妹難道還有假的？」
「小婢不是這個意思。」

雲雀臉上一紅，說道：「小婢是說雲相公怎麼會和她結為兄妹的呢？」

雲飛白道：「她是我三妹，還有二妹和四妹，我們是一起認識的。」

雲雀好奇的啊一聲，問道：「這麼說，雲相公是她們大哥了，那你二妹、四妹，又是什麼人呢？」

雲飛白道：「二妹是藍如玉，四妹是甘明珠，現在都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所以三妹要到我這裡來找瓊天前輩的。」

「剛說到這裡，只聽遠處有一個小女孩嬌稚的聲音叫道：『雲雀……雲雀，夫人叫你，夫人叫你……』」

雲雀忙道：「那是小翠在叫我了，牠是一隻綠鸚鵡，雲相公，小婢要走了！」

她放下挽在手臂上的竹籃，然後把昨天拿來的竹籃挽起，正待要走！

只聽頭上有人叫道：「雲雀，雲雀，夫人叫你，要打……要打……」

雲飛白抬頭看去，只見一隻綠鸚鵡停在一支橫幹上，歪着頭正在說話。

雲雀揚手道：「你才要打。」
綠鸚鵡展翅拍拍飛去，口中還在說着：「要打……要打……」

雲飛白再一回頭，雲雀早已走了，好快的身法，她何時走的，自己竟然一無所知，心中暗暗驚歎：「這真叫做強將手下無弱兵，一個小婢，居然有如此身手了！」
他正感腹中飢餓，取過竹籃，裡面又是六個水蜜桃，吃了兩個，天色已經昏暗下來。

如今他已經得到了門徑，就繼續跌坐練功，一遍又一遍的勤練不停，待到翌晨，旭日初昇，再取出扇來，凝目注視着兩個坐像，仔細的核對了一遍，覺得自己練氣路線和圖上畫的線絲毫沒錯，才算放心。
於是再細看第三個站立的人像，身上並無紅線，右手摺扇，朝前點出，扇頭微往上翹，極似劍招中的「直叩天天」，看不出它有什麼玄奧之處？

心中覺得奇怪，暗想：「這樣簡單的招式，瓊天前輩如何會畫在扇上的呢？」

但繼而一想：「瓊天前輩既然畫在扇上，必有它的精微之處，他說過：自己能有多少造化，就全看自己的了，豈可等閒視之？」

一念及此，就凝注目力，仔細的思索揣摩；但這個站立的人像，身上穿着長衫，連衣摺也只有寥寥數筆，實在看不出，也想不到它的精妙之處！

紅日漸漸升高，白紙扇上的人像，又已逐漸隱去。雲飛白的心中暗道：「反正明天還有一個早晨，如果在看不出來，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了，自己不如先把內功練好了再說。」

這一天，他依然只是跌坐着運功調息，勤練坐功。他也不知道瓊天逸士扇上這個圖像，究竟是那門的內功？自己練了兩天，除了感到氣機充沛，已能隨意運轉，並未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效果，和自己師門（峨嵋）心法，也並無什麼特異。

這天傍晚時分，雲雀又送來了一籃四個水蜜桃，一面又道：「雲相公，小婢聽我家主人說：你內功精進甚快，明天下午，就可以下山了。」

雲飛白道：「但在下並不覺得有什麼精進。」
雲雀咕的說道：「你不覺得精進，那就是精進了。」

說到這裏，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絹紙，遞到雲飛白的手上，又道：「這是夫人贈送雲相公的，夫人說：雲相公遠來，無以為贈，這是一招掌法，要雲相公有暇時不妨勤加練習，目前江湖鬼魅橫行，對防身却敵，不無小補，雲相公快收起來。」

雲飛白雙手接過，感激的道：「夫人厚賜，在下敬領，在下此行，受益良多，不知何以爲報？」

雲雀抿咀一笑道：「雲相公日後自會知道咯！哦，對了，夫人還有一句話，要雲相公記着：『扇是要搖動的，不是光拿在手裡的』，好了，小婢走了！」

她拿起空竹籃，翩然往崖掠去。

雲飛白打開絹紙，只見上面寫着：「多羅葉掌」四個字，也只有一個人像，畫的是縐衣老尼，左臂微彎，手掌似翻似印，下面却有不少細字注解，對如何運功？如何出掌？解說得十分詳盡。

雲飛白內功武學，都有相當基礎，仔細研讀了一遍，心中已可領悟了幾分，當下依式試練，覺得也並無太多困難，當下依舊摺好收入懷中。

因爲雲雀說過，明天下午，自己就要下山，是以吃了兩個桃子，就依然跌坐練功，心中只是思索着青衣夫人那兩句話：「扇是要搖動的，不是光拿在手裡的。」

一面付道：「夫人這句，明明是指點自己扇上畫的第三個人像了，只不知扇子搖動之時，會有什麼變化？只是現在還不過天色才黑，要明天早晨，才能分曉了。」

這一晚他又勤練坐功，雲雀雖說，瓊天逸士說自己內功精進甚速；但他却絲毫也感覺不出來。

一個晚上又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他眼巴巴的等着旭日初昇，急忙打開摺扇，凝目注視着第三個人像，手中輕輕搖動，這一搖，果然給他看出端倪來了！

那第三個人像原是站立姿勢，左腳前跨半步，右手手臂微彎，摺扇扇頭朝前微翹點出；但一經輕輕搖動，人像自然也有晃動的感覺。

尤其白紙摺扇，你就是打開了，也是有摺痕的，摺痕是一上一下，略呈波狀起伏的，扇子搖動，畫在扇面上的人像，隨着波狀摺痕而晃動，人像跨出的左腳，和右手點出的扇子，也彷彿有了波狀的活動！

雖然只是彷彿，但給雲飛白的啓示，已經够了！

因爲雲飛白的武功本來不弱，有了這點啓示，已可使他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因此只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摺扇，手中不停的輕輕搖着，愈看愈覺得心領神會，若有所悟！

時間很快的溜過去，白紙上的人像又漸漸消失，但這回雲飛白心裡早有準備，把畫中人像在摺扇搖動時的姿勢，業已牢記在心。

此時人像消失，他就從地上一躍而起，收攏摺扇，照着人像的姿勢，左足前跨半步，右手手臂微彎，舉扇朝前點出。

要知他這一式雖是依樣葫蘆，有式樣可學，但你牢記在心是一回事，做起来可又是一回事。

儘管你武功已有相當基礎，這簡單的招式，由他手上演來，就是不合適，不是左足和點出扇子，不能配合，就是手肘無法做到波狀動作，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不對勁。

因爲自己點出的依然只是簡單的普通招式，毫無變化可言。

雲飛白就這樣反覆演練，幾乎不下數百遍之多，兀是得不到要領，不禁暗暗的焦灼起來，心想：「莫非自己沒把功力貫注上去？」

心念一動，就在左足跨出之時，功凝右臂，手腕隨着一振，往前點出，這下，耳中只聽「嗤」的一聲，內勁居然透扇而出！

「哈哈！」一聲清朗的長笑，起自身後，只聽瓊天逸士的聲音笑道：「小友能在短短半日之間，領悟扇招訣要，實在難得的很！」

雲飛白沒想到自己只是意念一動，扇招發出之時，居然真氣會透扇而出，心頭方自驚喜之際，突然聽到瓊天逸士的話聲，急忙回過身去。

只見瓊天逸士青衫飄逸，含笑站在樹下，不覺拜倒在



地，說道：「晚輩魯鈍，多蒙前輩啓迪，傳授神功，請受晚輩一拜。」

瓊天逸士微笑道：「小友起來，老夫說過，能有多少成就，全看小友自己，小友果然天資穎悟，不到三日，全已學會了，拙荆授你的一招掌法，出自滅絕神尼，爲佛門降魔法藏，小友練熟了，如能配合老夫扇招施爲，放眼天下，也未必有人能够接得下來了。」

雲飛白恭敬的站起，把手中摺扇呈上，說道：「此扇請前輩收了。」

瓊天逸士伸手接過摺扇，領首道：「小友現在就可以下山了，不過九毒尊者師弟九毒書生，三日前既在此地現身，前途難保不會相候，此人用毒之能，雖不如他師兄，但九毒門的毒功，天下無人能解，老夫這裡有三粒解毒丹，必須事先含在口中，可防萬一，但也只能不受劇毒侵害，至於已經中了毒，就無法解毒了。你好好收着。」

說完，從懷中取出三粒藥丸，遞給了雲飛白。

雲飛白雙手接過，在身邊藏好，一面作了一揖，說道：「晚輩告辭，前輩夫人處，就請前輩代爲致謝了。」

瓊天逸士道：「還有，遇上妳義妹之時，不妨告訴她，九毒老魔既已出世，唯一能克制她的，普天之下只有龍珠，要她多方留心，務必查到此珠下落，老夫夫婦隱迹多年，不再作出岫之想，江湖武林之事，要你們年輕人去奮鬥了。」

雲飛白唯唯應「是」，別過瓊天逸士，就一路縱掠，躍下大石崖，朝山外趕去。他因藍如玉、甘明珠等人都落在九毒觀音手中，自己此行又耽擱了三日之久，心中自是十分焦急，一路急奔，午牌稍偏便已趕抵山麓，正在奔行之間，忽聽身後有人叫道：「小友慢點走！」
雲飛白回頭看去，只見從林間走出一個身穿月白長衫的人來，他認出來人正是九毒書生！

22

政魂劍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插



前文提要：雲飛白得瓊天逸士之助，打通玄關，翌晨，於朝陽下領悟扇上所繪內功圖形，及一招扇法，逸士極爲嘉許，雲辭別下山，即遇九毒書生。

一二一、初試奇招

九毒書生手搖摺扇，緩步走近，呵呵一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咱們又在那裡遇上了。」

九毒書生佛然道：「小兄弟這不對了，瓊天逸士可以挽留你住了三日，難道老夫面子不夠麼？」

雲飛白道：「前輩言重，晚輩實是有要事……」

「不成。」九毒書生搖頭道：「不論小兄弟怎麼說，老夫非挽留你到榻居去，三日不可。」

雲飛白道：「前輩這是強人所難……」

九毒書生大笑道：「老夫說出來的話，一向從不更改，小兄弟就屈留三日吧！」

突然伸手朝雲飛白手腕抓來。

雲飛白看到九毒書生之時，早已把瓊天逸士給自己的三粒解毒丹，暗暗取了一粒，捏在掌心，如果對方不難爲自己，就不用服用，此時看他出手抓來，心知今日很難善了，急忙一提真氣，身子往後躍退。

他本意這一躍，只是爲了讓開對方的一抓之勢，最多也只要躍開三五尺光景，也就夠了。那知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又練成了瓊天逸士摺扇上的內功，他自己並不知道內功增進到如何程度？此時這一提氣，但覺身子陡然一輕，一下往上直飛起四丈多高，嘶的一聲，又往後平飛出去四丈來遠！

這下真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這毫不費力的一躍，竟然飛得這麼高，這麼遠！

九毒書生看他一下躍飛出去，只當他想逃，不覺呵呵一笑道：「小兄弟怎麼想走了？」

身形一晃，同樣平飛而起，一下落到了雲飛白的面前，嘿然道：「老夫和你話未說完，你想逃可沒這麼容易。」

雲飛白在飛身落地之時，早已把一顆藥丸，納入口中，說道：「晚輩和前輩無怨無仇，何用逃走？前輩如此苦纏，究竟是什麼意思？」

九毒書生道：「老夫並無惡意，只是要小兄弟跟我去。」

雲飛白作色道：「晚輩和前輩並不相識，爲什麼要跟你去呢？」

九毒書生道：「老夫已經說出來了，你要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

雲飛白道：「晚輩不去呢？」

九毒書生道：「這可由不得你。」

右足倏地跨上一步，左手一探，又朝雲飛白抓來。

雲飛白怒聲道：「在下敬重你是前輩，你却一再出手，豈非逼人太甚？」

上身體側，便自閃了開去。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期止爲荷

欄 信 通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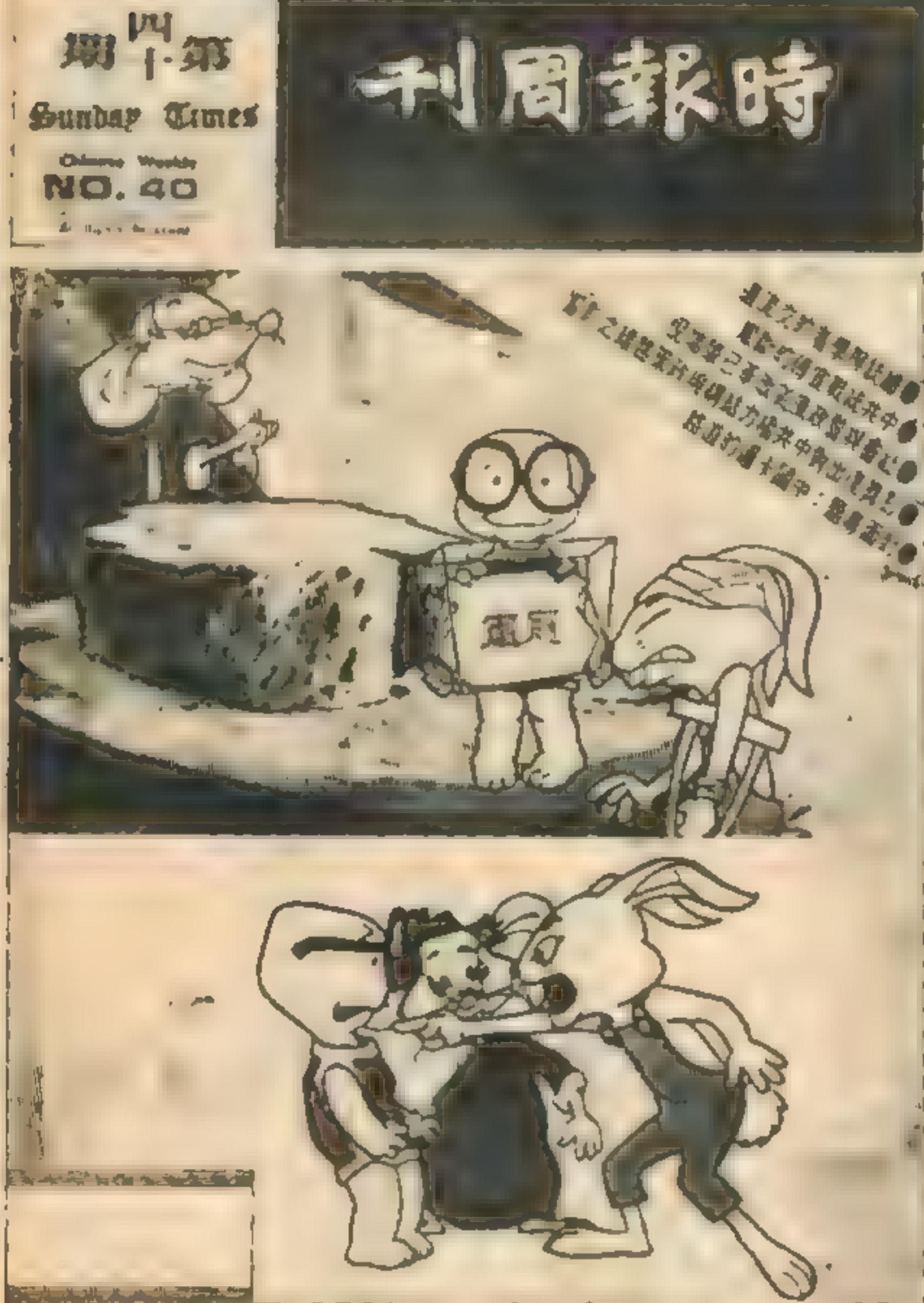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文／東方玉

玫瑰劍

前文提要：雲飛白以新學之一扇一掌，驚退九毒書生，傍晚，至「西山別業」借宿，一老蒼頭再三叮囑，務必早些熄燈就寢，不論聽到任何聲響，不可開門出去。

一三三、藥經之爭

老蒼頭走後，雲飛白吃過晚餐，心中兀自思索着老蒼頭叮嚀的話，覺得這所大宅之中，今晚一定有什麼事故，自己遇上了，倒非弄個明白不可。

他一口吹熄了燈，就在床上調息運功。快近三更，忽聽門前走廊上起了一陣極輕的脚步聲，朝自己這邊走來。

雲飛白目前玄關已通，耳朶何等靈敏，聽到聲音就可分辨得出走來的一共是兩個人，一前一後，好像故意提著腳跟走路，生似防人發覺一般。

就因這兩人為了防人發覺，蹣手蹣腳的走着，就越發引起雲飛白的注意，凝神諦聽，走在前面的一個脚步較為沉重，一聽就知道是老蒼頭，後面一個脚步較輕，但聲音甚是細碎，好像是個女子！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少女口音壓低着聲音問道：「就在這一間麼？」

老蒼頭也壓低着聲音說道：「翠姑娘不信，就進去看看好了。」

他們聲音說得極輕，雲飛白要是在玄關未通之前，根本就聽不清楚。

聽他們口氣，好像這翠姑娘要到自己房裡來查看了，雲飛白立即和衣躺下，拉過薄被蓋到身上，假裝已經睡熟，閉上眼睛，只剩一條眼縫，微微睜着。

房門被人輕輕推開，一條纖小的苗條人影，輕巧的閃了進來。

房中雖然黑暗，但雲飛白已可看清閃入房來的是個二十三歲左右的青衣女子，身法相當輕快，像一陣風般掠近床前，左手疾發，出手也很輕快，一下就點了雲飛白的睡穴。

雲飛白當然不在乎她點穴，尤其她點的只是自己睡穴，似乎並無惡意，是以一動不動，任由她下手。

老蒼頭跟着青衣女子身後閃入，身手也並不差，只是年紀老邁，筋骨難免退化，行動上就沒有青衣女子的俐落。

他看到青衣女子猝然出手，不覺吃驚道：「翠姑娘，妳這是做什麼？」

青衣女子很快轉過身去，輕笑道：「薛老爹，你別就心，我只是點了你的睡穴，讓你好好的睡到天明，自會醒來，這是老夫人交代的，咱們西山別業，遠處山中，平日裡從沒有人上門，今晚恰好有人找上門來借宿，說不定是那兩位同黨，咱們可不防不防人家一手，所以要小婢來瞧瞧的，好啦，現在沒事了，薛老爹還是到前面去招呼一下，那兩位差不多也該來了呢，小婢要去跟老夫人覆命了。」

說罷，腰肢一扭，輕快的閃出門去。老蒼頭跟着走出，隨手掩上了房門。他們走後，雲飛白也迅速的翻身坐起，心想：「今晚他們果然有事，不知翠姑娘口中的那兩位是什麼人？她要老頭薛老爹到前面去招呼，自己何不跟去看看？」這就飄然下床，推門出去，又悄悄的掩上了房門，穿

出走廊，果見老蒼頭彎着腰往前行去，首先，他在大廳上點燃起燈燭，然後又越過天井，出去開啓了大門。這所大莊院中，敢情只住了老夫人、翠姑娘（青衣女子）、老蒼頭，最多廚下還有一、二個做粗活的僕人，人手並不多。

今晚來的，會是他們對頭？那又似乎不像！但聽翠姑娘的口氣，這兩個來人，又似乎來意不善！雲飛白直覺的感到這裡的老夫人，應該不像是壞人，這可以從翠姑娘只點自己睡穴這一點上，看得出來。

他暗自尋思，老蒼頭既在大廳上點燃了燈燭，那麼老夫人一定要在大廳上接待來人了，自己何不到廳上找個地方隱起來，聽他們說些什麼？

心念一動，就很快閃入大廳，只見大廳相當寬敞，陳設得甚是古雅，但並無藏身之處。

抬頭看去，中間一根橫樑，離地足有三丈來高，粗可合抱，自己躲到橫樑上去，居高臨下，不但可以聽得清楚，還不應被人發現。這就立即足尖一點，嗖地直拔而起，一下竄上橫樑，居中盤膝坐好。

老蒼頭開了大門，又回入廳來，手中拿着一個雞毛撢子，在兩排椅几上輕輕的揮着。

這時忽聽階前有人乾咳了一聲，履聲索索，朝階上走來，雲飛白因坐在樑上，自然看不到來的是何等樣人。

老蒼頭聽到這聲乾咳，急忙放下撢子轉過身去，就拱着手，陪笑道：「原來是劉二老爺來了，快請廳上坐。」

「唔！」那人口中唔了一聲，大搖大擺的從廳門走入，一面說道：「薛大奎，你真是勤勞得很。」

現在雲飛白可以看到他的人了。這位劉二老爺，是個六十來歲的老者，個子不高，身上穿一件黑色馬褂，古銅色長袍，却生成一張焦黃而黑的扁臉孔，顴骨高起，水泡眼，目光却炯炯有神，頭頂已禿，頭髮差不多已白了九成。

老蒼頭道：「劉二老爺誇獎了，你請坐，小老兒給你沏茶去。」

劉二老爺一擺手道：「別忙着張羅，你只管忙你的好了。」

老蒼頭還是匆匆的退出廳去。劉二老爺並沒在椅上落坐，只是背負着雙手，仰首望着橫樑，口中發出兩聲嘿嘿冷笑。

雲飛白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心想：「莫非他已經發現了自己不成？這不可能，他剛進入大廳，自己坐在樑上，並沒動過，自然不會有絲毫聲音，他怎會知道樑上有人呢？那麼他這兩聲冷笑，並不是對自己而發的了。」

一回工夫，老蒼頭已托着一個朱漆木盤，盤中放一盞茗碗，走了進來，把茶盞放到几上，含笑道：「劉二老爺請用茶。」

「謝謝你，薛大奎……」劉二老爺轉了個身，在椅上坐下，他說話的神情，有些誇大得老氣橫秋，接着問道：「大師兄可有消息麼？」

老蒼頭聽他問起「大師兄」，臉上就不覺一黯，微微搖頭道：「沒有，老主人一向交遊廣闊，大江南北都有熟人，認識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數，但這五個月來，竟然會一點消息都沒有，真是急得死人，劉二老爺，你也沒有消息麼？」

雲飛白聽得不禁心頭一動，他聽藍如玉說過，武林中有不少知名人物，離奇失踪，他雖然不知道「西山別業」的老主人是誰？但想必必定也是一位武林中的有名人物了。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只聽劉二老爺乾咳一聲道：「老夫若是有大師兄的消息，還遠遠趕來？嘿，老夫看大師兄……」

「呵呵！」門外有人笑了一聲，接着道：「二師兄到來得早啊！」一個矮胖人影，隨着話聲，走入大廳。

這人生得八字眉，面團圓又白又胖，頭上戴一頂瓜皮帽，穿着天藍大褂，紫腳褲，凸着大肚子，走起路來八字脚一撇一撇的，倒像個富紳巨賈，看去也約莫快六十的人了。

老蒼頭急忙迎了出去，打着躬道：「羅三老爺來了，請裡面坐。」

劉二老爺一手托着茶碗，回身笑道：「老三，你怎麼才來呢？」

羅三老爺拱拱手道：「二師兄總知道，小弟一身癱肥，就是睡不醒，方才差點誤了事。」

老蒼頭又轉身進去，沏了一盞茶送上。

羅三老爺道：「大嫂知道咱們今晚會來吧？」

劉二老爺乾笑道：「約好了的日期，大嫂怎麼會忘記？」

老蒼頭道：「二位老爺且請寬坐，小老兒這就去請。」

只聽一個老婦聲音接口道：「不用請，我已經來了。」

隨着只見一個頭白髮的老夫人，由一個青衣女子攙扶着從廳後屏風中緩步走出。

雲飛白認出那攙扶老夫人的青衣女子，正是方才點自己睡穴的翠姑娘。

老夫人剛步出屏風，劉二老爺、羅三老爺都很快的站了起來，恭聲叫道：「大嫂。」

老夫人微微頷首道：「劉二弟、羅三弟，請坐。」

青衣女子攙扶着老夫人，走上前，把椅子，坐了下來。

劉二老爺和羅三老爺同時欠身落坐。

老夫人看了兩人一眼，徐徐說道：「你們可曾打聽到大師兄的下落麼？」

劉二老爺首先欠身，面情顯得異常沉重，說道：「一回大嫂的話，兄弟到處都打聽了，就是一點消息也沒有，真使人想不通，大師兄究竟會到那裡去了？」

羅三老爺接着道：「就是這麼說，小弟也四處託人查訪，始終沒有大師兄的下落。」

老夫人黯然點頭道：「老爺子無故失蹤，至今下落未明，二弟、三弟今晚來找老身，不知有什麼事？」

劉二老爺陪着笑道：「我們一來是跟大嫂請安，二來……」

他拖長語氣，笑得有些詭異。

老夫人平靜的道：「不要緊，劉二弟有什麼話，只管說好了，二來呢？」

劉二老爺摸着他的上兩撇鬍子，一臉誠懇的道：「大師兄是咱們藥王門掌門人，咱們藥王門弟子，遍佈江湖，古人說得好，蛇無頭不行，按咱們老祖宗的規矩……」

雲飛白心中暗哦一聲，付道：「原來他們藥王門的人，江湖走方郎中，都是他們這一門的了。」

老夫人冷冷的道：「咱們老祖宗的規矩，怎麼說的呢？」

劉二老爺道：「大嫂想必知道，咱們藥王門老祖宗有一項規定，掌門人出缺，必須在三個月之內遞補，如今大師兄下落不明，已經有五個月了，所以……所以……」

他兩眼望着老夫人，說了兩句「所以」，就沒往下說。

「唔！」老夫人輕唔一聲，點點頭道：「老祖宗的規矩，老身懂，劉二弟這話的意思，老身也懂……」

她身軀微微有些顫動，顫聲道：「但老祖宗這項規矩，是說掌門人身故之後，必須在三個月內遞補，如今老爺子只是失蹤，還不能證明他身故，是嗎？」

「大嫂話是沒錯。」

劉二老爺深沉一笑道：「但大師兄下落不明，總是事實，本門總不能因大師兄失蹤，一直領導無人。」

老夫人氣得臉色有些發白，哼道：「劉二弟的意思，是認為老爺子一直不會回來了？」

「這是大嫂誤會，小弟並無此意。」

劉二老爺竭力否認，陪着笑道：「只是小弟覺得大師兄失蹤日久，本門不能無人領導，因此和羅三弟商量的結果，認為在大師兄尚未安然回來之前，咱們應該先有人代理掌門人職務，庶可使本門中人在江湖上不致無人領導，而且也可諒令本門弟子一體尋找掌門人下落，總比目前掌門人失蹤，秘而不宣，致本門弟子謠言紛起，人心惶惶，要好得多了。」

這話已極明顯，原來他想當代理掌門人。

老夫人嘿然道：「劉二弟，你怎麼不說是你想當藥王門的代理掌門人呢？」

「啊，不，不！」

劉二老爺連連搖手道：「大嫂這是誤會小弟了。」

老夫人道：「我怎麼誤會你了？」

劉二老爺道：「小弟和羅三弟取得協議，在大師兄沒有回來之前，名義上大師兄仍是本門的掌門人，由小弟和羅三弟二人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直至尋到大師兄為止，小弟豈敢妄存私心？」

雲飛白心中暗道：「他這話倒是十分公允，本來一個門派的掌門人失蹤了五個月，有許多事情，難免要延擱下來，大師兄不在，二師弟和三師弟暫行代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這是公事。」

老夫人徐徐說道：「老身怎會反對？」

劉二老爺臉上閃過一絲喜色，接口道：「大嫂那是同意了。」

羅三老爺臉上也閃過了一絲喜色，忙道：「小弟早知大嫂深明事理，自然以本門為重。」

雲飛白坐在樓上，看得清楚，心中暗道：「暫時代理掌門人，只是為了處理他們門中的事務，又何喜之有？這兩個人臉上忽然間流露出喜色，顯然其中另有文章了。」

老夫人點頭道：「劉二弟、羅三弟二人共同暫代掌門，這是為了處理本門事務，老身自表同意，只不知有些什麼事，要老身交代的？」

「是，是！」劉二老爺連聲應是，陪笑說道：「這次由小弟和羅三弟二人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原是一時權宜之計，因此小弟認為在名義上，由小弟擔任代理掌門人，但掌門人的印信，和本門符令，則交由三師弟執掌，這樣，在小弟代理的這段時間之內，就不致有專權獨斷之弊，所以請大嫂暫且把大師兄的掌門印信和本門符令，交給羅三弟好了。」

這話也是十分公正，他暫攝代理掌門人的名義，由另一人執掌印信符令，就不致有濫用職權的流弊。

「是，是。」羅三老爺也連聲應「是」，說道：「二師兄深明大義，一切以本門為重，大嫂把本門印信、符令等物，暫交兄弟保管，兄弟自當盡忠職守，一切仍聽大嫂和二師兄的吩咐行事。」

他說的也極誠懇，足見全是為藥王門好。

劉二老爺眼看諸事順利，自然心中歡喜，接着又道：「至於本門歷代相傳的『百草經』，例由掌門人保管，這是本門最機密的寶典，小弟亦為代理掌門人，就請大嫂交與小弟保管，以昭鄭重……」

「不，不！」他話聲未落，羅三老爺白胖的臉上，神色微變，口中連說了兩個「不」字，才道：「二師兄，你這話就不對了，你既然只在名義上擔任代理掌門人，舉凡印信符令，都歸小弟保管，這『百草經』自然也該由小弟保管為是。」

劉二老爺愕然道：「三師弟，你應該知道，掌門印信，和本門符令，乃是代表本門對外的信物，對本門弟子，有發號施令，一體遵照之權，小兄為了避嫌，既有代理掌門人名義，就由你三師弟執掌符信，就是為了防範濫行職權，有損本門信譽，至於『百草經』，歷代相傳，只有掌門人一人保管，因為它是本門寶典，小兄也只是負責保管而已，因此還是由小兄保管為宜。」

「這個兄弟不同意。」

羅三老爺憤然道：「方才既然三對六面計議決定，由二師兄出面擔任代理掌門人，由兄弟保管印信符令等物，自然也包括『百草經』在內……」

劉二老爺叱道：「誰說包括『百草經』在內了？『百草經』由代理掌門人保管，這是天經地義之事。」

「哈哈！」羅三老爺大笑一聲道：「二師兄謀求代理掌門人，拉着兄弟回來，原來是志在本門的『百草經』了？」

劉二老爺目中隱射怒火，冷笑道：「你非代理掌門人，按本門規定，並無保管『百草經』之權，却提出要保管『百草經』，又是何居心？」

「哈哈！」羅三老爺怒極而笑，大聲道：「你以為你真是代理掌門人了？告訴你，我可以不承認。」

「哈哈！」劉二老爺也怒笑着道：「羅五常，劉某也要告訴你一句話，劉某是藥王門的二師兄，大師兄不在，劉某代理掌門人，乃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之事，你承不承認，並不重要。」

雲飛白暗哦一聲，付道：「原來他就是羅五常，江湖上出名的黑手，那羅五常，那這位劉二老爺，大概是劉一帖劉益善了，這兩個人果然都不是好人，難怪老夫對他們存有戒心了。」

只見羅五常黃中透黑的臉上，皮肉一陣牽動，厲聲喝道：「劉一帖，你給我聽着，藥王門這一代只有咱們師兄弟三個，大師兄沒在這，我就有一半主張，我反對你當代理掌門人，你就當不成代理掌門人。」

劉一帖聽得勃然大怒，霍地站起，執着羅五常，喝道：「姓羅的，你算什麼東西？」

羅五常也站了起來，喝道：「你呢？你又算什麼東西？」

「哈哈！」劉一帖大笑道：「大師兄不在，看來只有我教訓教訓你了！」

羅五常道：「你配麼？」

劉一帖道：「我是二師兄，有何不配？」

「哈哈！」羅五常大笑道：「姓劉的，你忘了四十年前你早被師父逐出門牆，大師兄和我只是為了顧全你的面子，才沒當眾說出來罷了，你還……」

「你胡說！」

劉一帖忍無可忍，突然縱身撲了過去，雙手如叉，去叉羅五常的喉嚨。

工商報導

全世界最薄的精工石英錶

精工 G.S.M.A. 超薄型石英錶是精工公司長期研究開發的最進步計時精品，係由超微細的石英振動器、小型馬達、和耐用一年的極小體積電池結合而成的，精確度極高，月差在十秒以內。

這只完美的 G.S.M.A. 超薄型石英錶由一毫米的外殼組成，只 0.5mm 厚度的電池隱藏在長方形圓形的錶殼裡，整只錶的外型厚度只有一枚五元硬幣的厚度，極具細緻、精緻之藝術美，最能滿足現代人追求美感的需要。

從紐約、洛杉磯、倫敦到關島、香港，精工提供各大都市、鄉鎮的零售店、經銷商廣泛而完美的售後服務，其優異性能的保證和高水準的保養修護技術，在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是相同的。可以說：有了精工石英錶，就擁有一枚計時利器，也只有精工石英錶使學世的計時標準更趨於精確。

精工石英錶全省服務站為台北：武昌街二段七號，台中：三民路三段五十五號，高雄：七賢二路三三〇號。

愛波音響公司

愛波音響公司，係一製作「美華德音樂帶」、「愛波音樂帶」等高雅水準的音樂帶公司，現為提高愛波人士創作音樂的興趣，特舉辦「愛波之歌」活動，歡迎愛好音樂的朋友踴躍參加。

詞、曲、力求生動活潑、平易近人，以能表現「愛波」誠懇敬業精神為要，時間以不超過三十秒為佳。創作獎金壹千元，得獎獎金參萬元整；佳作數名，每名得獎獎金壹千元。截止日期：十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憑）。備有詳細簡章，來函（請付回郵）逕寄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 29 之 7 號五樓愛波音響股份有限公司收。聯絡電話：三九二四四九一七（二線）。

邦易公司

獲美國安生公司金筆代理權

總代理美、英、法、澳、日等國名牌相機、攝影機、放映機、邦易公司，以其卓越非凡之信譽，榮獲美國安生金筆公司，指定為中華民國地區總代理之權，專責銷售和代理業務。該公司為擴大業務，服務各界人士，特於該公司五樓，增設文具儀器部，展示各型精美金筆，並徵求全省各地經銷店，歡迎各地商洽。

糖尿病患佳音

「龍芝茶」具療效

查和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展炎，經多年研究，採用深山數種高貴天然植物草根、花、果，以獨特製法精煉而成之「龍芝茶」，經實驗證明對人體胰臟功能之恢復及保健有特效。

該公司表示：「龍芝茶」係從根本上使糖尿病患者減少正常之口渴及多尿現象，並逐漸恢復體力，以至完全恢復健康，為目前糖尿病患之最佳保健飲品。飲用「龍芝茶」須禁絕使用胰島素系統等有化學成份劑，並遵照醫師指示，不亂吃或多吃，酒、汽水、糖類、脂肪、辛辣等刺激性食物。歡迎函索說明書，地址在嘉義市中正路七一五號。服務專線：〇五二二二一三六號。

世界美髮用品的領導標誌

VOS 美髮洗髮精

代理美國權威美髮用品 VOS 美髮洗髮精，一直是美髮界最健康、美麗、提供豐富的美髮知識，以及優良的美髮系列用品。

在此特別為您推薦世界美髮用品的領導標誌——就是這個「VOS」美髮洗髮精，也是 78 年最流行的美髮洗髮精，具有滋潤頭髮、調理髮質的功效，洗後能使您的頭髮發出自然的光澤而且富有彈性，並散發出令您陶醉的果酸香味，芬芳的芬芳，親愛的讀者，當您洗髮時，只要用少許的 VOS 美髮洗髮精，就可以完全發揮她的功效了，因為她是濃縮液，所以非常經濟而且實惠。VOS 美髮洗髮精特別為適合不同髮質者的採用，分成三種顏色，黃色（中性）適合一般髮質者使用，綠色（乾性）適合乾性或髮質脆弱者使用，紅色（油性）適合油性髮質者使用。

美髮洗髮精總代理台灣美髮公司地址是在台北市市松江路 288 號。電話：五二一九四〇二。

24

玫瑰王鈕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插

前文提要：

入晚，一青衣女子偕老蒼頭潛入雲飛白臥室，出手點雲睡穴，謂係奉老夫人之命。雲俟兩人出，隨老蒼頭至大廳，隱身樑上，旋有劉二老爺及羅三老爺至，老夫人偕翠兒，詢來意，二人俱云大師兄失踪已久，擬請交出掌門符信，但二人却因保管「百草經」引起爭執，繼而動武。

二四、巧得百草經

羅五常喝了聲：「來得好！」雙手向外劃了個圈，把對方又來的雙手格出，雙掌直豎又回到了胸前，突然一記「雙撻手」，朝前平推而出，擊向對方前胸。雲飛白眼兩人爲了保管一本「百草經」引起爭執，繼而動武，心中暗道：「他們互爭『百草經』，各不相讓，莫非這本『百草經』，有什麼隱秘不成？」



劉一帖急忙身子一蹲，前半招使「童子拜觀音」，後半招「大鵬展翅」，雙掌往外疾分，但聽「拍」「拍」兩聲，四條手臂，交叉格住。

劉一帖左足站穩，猛地飛起右腳，踢向羅五常前胸。

羅五常急於後退一步，左掌疾拍劉一帖踢來右腳，身形半旋，右拳跟着搗向劉一帖右腰。

兩人一上手就互使殺着，拳風腿影，呼嘯有聲，恨不得立時把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

老夫人坐在上首，眼看兩人捨命相搏，也不出聲勸解，只是不住的冷笑！

雲飛白坐在大樑正中，向下探首觀看，時間長了，自然感到有些吃力，不覺伸出右手按在樑上，支撐身體。

那知手指按下，忽然覺得自己按下之處，似乎有一塊活動的木板，心下不禁大奇，隨手一摸，就把那塊木板像蓋子一般揭了起來。

這下更引起了雲飛白的好奇之心，低頭看去，只見揭開木板之處，約有尺許見方，極像一隻抽屜，（這大樑粗可合抱，中間凹下尺許來深，那塊木板正好是蓋子）中間端端正正放着一隻小木盒。

雲飛白取起木盒，凝目看去，盒上刻着三個古篆，正是「百草經」三字。

劉一帖、羅五常爭的不就是這本「百草經」嗎？

劉一帖連代理掌門人都寧願放棄，非保管「百草經」不可，到底這本「百草經」有什麼地方，值得他們同門操戈，以性命相搏呢？

他輕輕揭開木盒，裡面是兩本已經發黃的手抄本子，隨手翻了幾頁，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每一條都是述說各種藥草的功用。

再看下面一本，則是各種治病藥方，正好他翻開之處，寫着「解毒篇」三字，下面有二十幾條之多，專解各種奇毒，急忙凝神看去，其中赫然列有解「散功毒」和解「無形毒」的藥方。

雲飛白不由大喜過望，暗道：「那九毒觀音使的『百步聞香』，不就是『無形之毒』麼？連瓊天逸士都無法解毒，不想自己竟會在這裡發現解毒藥方！」

他原想把解毒藥方中藥名記住了就好，那知再仔細一看，藥方中所開列的藥名，竟然十分奇特，並非一般藥肆出售的藥名。心中不由暗暗「哦」了一聲，這下冊藥方所用之藥，乃是上冊所記載的草藥，並不是一般藥物了。

一時之間，不禁暗暗爲難，「照說自己有此發現，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奇遇，對付九毒門，正合需要，但這是藥王門的秘典，自己怎好取走？」

但繼而一想：「目前九毒老魔重出江湖，江湖武林，只怕有很多人遭受他的荼毒，自己把這本『百草經』携出，可以拯救許多人性命，萬一落入歹徒之手，豈不可惜？自己只要存心光明，今晚雖是不告而取，他日再行送還就是了。」

一念及此，就把兩冊「百草經」收入懷中，放回木盒，又輕輕闔上木板。

這一陣工夫，下面兩人已由一招一式的拳打腳踢，變成了互相拉扯，扭作一團，你抓我前胸，我抓你臂膀，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掌，宛如市井之徒打架一般。

那羅五常一身都是肥肉，挨上幾拳，倒也不在乎，只是兩人拉扯了一陣，他身軀肥胖，漸漸感到有些氣喘起來，心頭一急，驀地賣個破綻，雙手一鬆，屏住了氣，任由劉一帖當胸一拳，打在胸口，他雙手突然由下翻起，一下抓住了對方脖子。

劉一帖心頭一驚，急忙身向後仰，羅五常趁勢撲上，兩個人立時滾到地上。

劉一帖身子較瘦，自然比羅五常靈活，一個翻身，將他壓在身下，但羅五常死命抓住他的脖子不放，雙手用勁，漸漸收緊。

劉一帖被他雙手勒住頭頸，滿臉脹成了紫醬，却用膝蓋猛力壓住他小腹，右手一翻，從靴筒中拔出一柄小刀，狠狠的朝羅五常頭臉扎了下去。

只聽一聲輕哼，羅五常已經從側滾出，劉一帖一刀扎下，身子搖了兩搖，就撲倒在地，一動不動。

這下看得雲飛白暗暗吃驚，心想：「羅五常雙手明明緊勒着劉一帖的脖子，劉一帖怎會倒地不起，難不成是被他勒死的？」

羅五常拍拍雙手，已經站了起來，他似乎對

四士第
期士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42
September 11, 1979
\$4.00 (含稅)

時報周刊

寄贈試閱

時報周刊海外版，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住家，或寄三大理街一市大發中國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 (52期) 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 (26期) 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二師兄的陪地不起，覺得十分得意，嘴角間隱隱含着勝利和殘酷的冷笑。

劉一帖撲在地上，一直沒有再爬起來。

老夫人面帶凝重，冷聲道：「翠兒，妳去看，劉二老爺傷在那裡？」

翠兒答應一聲，俏生生走到劉一帖身邊，蹲下身去，伸出一手，劉一帖身子早已僵硬，一下翻了過來，只見他臉如土色，眼珠突出，這一翻動，眼角間緩緩流出黑血！

翠兒攢眉，抬頭道：「回老夫人，劉二老爺已經斷了氣，好像是中毒致死！」

老夫人道：「中的是什麼毒？」

翠兒又看了劉一帖屍體一眼，才道：「好像是見血封喉的毒藥。」

雲飛白聽得又是一怔，適才兩人互相糾纏，羅五常只有兩隻手，緊勒劉一帖脖子，那裡還有第三隻手使得出暗器來？

老夫人朝羅五常哼了一聲，冷冷說道：「藥王門歷代祖宗，以行醫濟世，一向嚴禁門人弟子，不准使用毒藥，不准使用暗器，你居然把祖宗遺訓，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幾句話聽得雲飛白對老夫人肅然起敬，心想：「藥王門弟子，雖是跑江湖的走方郎中，被人目為下五門的人，却想不到門規之嚴，名門正派也不過如此了。」

羅五常站在旁邊，對老夫人說的話，却似充耳不聞。

老夫人又道：「妳把毒藥暗器給我找出來。」

翠兒口中應了一聲「是」，低着頭在劉一帖身上仔細檢視了一回，終於看到後腦髮似有一點針孔大的血珠，她探手入懷，摸出一塊黑色磁石，放在劉一帖的後腦，緩緩朝上吸引。

這樣過了半回工夫，才從傷口吸出一支比牛毛略粗的鋼針，已經黏在磁石之上。

翠兒站起身，把磁石送到老夫人面前，說道：「回老夫人，這支毒針，是小婢從劉二老爺腦後『玉枕穴』起出來的。」

老夫人哼了一聲，突然目射精芒，朝廳外喝道：「什麼人到西山別業來施放毒針？既已出手，那就不用躲躲閃閃了。」

雲飛白心中一動，暗道：「對啊，這支毒針，不可能是羅五常射出的，蓋果然是老的辣，自己就應該想到的，却没有想到！」

就在此時，只聽大廳外有人乾咳一聲，嘿然道：「歐夫人，果然瞞不過妳的眼睛，在下那只好進來了。」

一個青衣人即隨着話聲，施施然從大廳門前走了進來。

這一人一身青衣，臉色青中透黃，目光灰黯，使人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森冷之感！

雲飛白心下一怔，暗道：「這一人一身青衣，和在插花廳見到的青字三號開碑手任天壽，青字五號甘碌堂差不多，莫非會是九毒門的人？」

老夫人目光緊盯着他，冷聲道：「朋友是那一條線上的？」

青衣人冷冷的道：「在下在那一條線上，都無關重要。」

老夫人目光一凝，問道：「聽你口氣，好像草經。」

有重要的話要說了？」

這句話，說得簡單，但拿捏得極準！

雲飛白聽得暗暗佩服！「這位老夫人果然不愧是老江湖，要言不繁。」

「沒錯。」青衣人話說得極慢，聲調極為陰冷，緩緩說道：「不知歐夫人想不想聽？」

老夫人道：「朋友請說。」

青衣人道：「歐夫人可知在下為什麼要用毒針殺了劉一帖嗎？」

老夫人道：「你說呢？」

青衣人道：「因為劉一帖和別人做了一筆交易，對方答應出三千兩黃金，收買貴門的『百草經』……」

老夫人目光中神光一動，問道：「是什麼人出這麼高的價錢？」

羅五常一張白淨圓臉漲得發紅，大聲道：「只要老哥支持兄弟，兄弟絕對可以取到『百草經』。」

青衣人道：「支持你取到『百草經』，不如在下直接跟歐夫人談判。」

羅五常拂然道：「談生意總有個先後，老哥過河拆橋，太不意思了。」

青衣人冷冷道：「你站到邊上去，交易談成了，少不得有你的佣金。」

羅五常問道：「那有多少？」

青衣人道：「一成，五百兩黃金。」

「只有五百兩？」

羅五常似是嫌五百兩太少了，陪着笑道：「這樣好不好？老哥再加一點，二成，一千兩。」

青衣人道：「那要看歐夫人肯不肯答應呢？」

帖若是不死，五千兩黃金的誘惑，他一定會說出來了。」

青衣人一雙灰黯的眼睛中，閃動着死灰般的光芒，沉聲道：「在下若是取出一件東西來，歐夫人大概就不會推說不知道了。」

老夫人大聲道：「朋友有什麼東西，比五千兩黃金還要貴重嗎？」

「那當然！」

青衣人道：「歐夫人看了自會知道。」

他說話甚是緩慢，話聲一落，緩緩伸右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用古銅色緞子包裹的小包，托在掌心，緩緩送到老夫人面前。

老夫人目光一接觸到這古銅色的緞子，神色不禁大變，坐着的人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吩咐道：「翠兒，去接過來。」

翠兒答應一聲，走前一步，伸手取過。

老夫人又道：「打開來。」

翠兒小心翼翼的把古銅色緞子小包，打了開來。

雲飛白不知那小包中包的是什麼東西，探首睇去，原來那塊古銅色緞子，不過尺許見方，好像是從衣襟上截下來的，裡面一層是香灰色的襯裡，包在這塊緞子中間的是二寸來長，略呈三角形一塊刀尖，雖已削斷，但在燈光之下，還閃閃發光，如果沒有削斷，應該是上好的柄百鍊鋼刀。

老夫人目光一注，身軀隨着起了一陣顫動，雙目一抬，凜然道：「拙夫是你們劫持去的？」

青衣人翻了一下灰黯的眼珠，森然笑道：「歐夫人認出來了？」

「拙夫身上穿的長袍，和他使的藥王刀，老身自然認得。」

老夫人接着道：「老身是問拙夫怎樣了？」

「不錯，這塊古銅色緞子是從貴門歐掌門人身上割下來的，這一截刀尖，也正是歐掌門人藥王刀的刀尖，在下送來，只是為了取信於歐夫人而已！」

青衣人冷冷一笑，接着道：「但在下可以奉告歐夫人，歐掌門人目前還很好。」

老夫人道：「你此話怎說？」

青衣人徐徐說道：「在下說的是目前，以後如何，那要看歐夫人的了。」

老夫人道：「你這話是威脅老身？」

「那倒不是。」

青衣人道：「在下是跟歐夫人來談買賣來的，只要歐夫人點頭，不但奉上五千兩黃金，在下同時也可以保證歐掌門人安然歸來。」

老夫人道：「朋友既是和老身談買賣來的，老身也想知道這出得起五千兩黃金的大老闆是誰？」

青衣人道：「在下此來，就是代表咱們老闆，歐夫人和在下談就是了。」

老夫人大聲道：「你在九毒門中是什麼身份？」

青衣人一呆，嘿然道：「歐夫人怎知在下是九毒門的人？」

老夫人哼了一聲，才道：「是朋友那支毒針告訴老身的，此事關係拙夫安全，老身自然要知道朋友在九毒門中的身份，够不够和老身談判，說出來的話，够不够份量？」

青衣人道：「在下既然奉命而來，自然够份量了。」

老夫人堅持道：「朋友要和老身談判，必須先說出你的身份來。」

青衣人略現猶豫，才道：「五毒使者青字第一號，够了吧？」

老夫人搖頭道：「你只是秦妙香手下一名使者，能擔得了多少責任？」

「歐夫人說對了！」

又有一個人從廳外緩步走入，這人身穿藍布長衫，臉色微黃，疎眉四目，頰下一部連鬚，面含笑容，拱着手道：「兄弟大概够資格跟歐夫人談買賣了。」

雲飛白看到此人，心中不禁一動，這人正是在白石山假冒瓊天逸士的藍衫人，只是他當時頰下是一部黑鬚，如今變成了連鬚蒼髯。記得美婦人說過，他是南山十辰中的老二第五曦。（第五是姓）

青衣人倏地回身喝道：「你是什麼人？」

第五曦嘿然道：「憑你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

「叮！」一支發藍的牛毛般鋼針，隨着他話聲，從他藍布長衫中滑落地，他理也沒理，只是朝老夫人拱手道：「歐夫人，兄弟也出五千兩黃金，收買『百草經』，同時還可以保證把令夫救出來，歐夫人意下如何？」

青衣人眼看自己打出的一支喂毒飛針，居然被對方護身真氣震落，心知來人武功極高，但他仗着九毒門的威名，並未把對方放在眼裡，冷聲道：「閣下膽敢和九毒門作對？」

第五曦一揮手道：「老夫和歐夫人說話，那有你們插嘴的份兒？」

青衣人明明看他朝自己揮手，要待閃避已是及不及，砰然一聲，一個人像稻草人一般，被凌空摔出去一丈多遠，跌倒地，一時竟然跌坐在地，再也站不起來。

老夫人緩緩站起身來，朝翠兒吩咐道：「翠兒，妳把這包東西放在案上，點上香燭。」

翠兒聽得一怔，望望老夫人，叫道：「老夫人……」

「妳不用多說。」

老夫人目含淚光，凄然道：「老爺子不回來，老身只有朝他一角衣襟，一截斷刀，拜祭一番了。」

雲飛白聽得一怔，暗道：「她丈夫未死，她如何要祭拜衣襟、斷刀呢？」

第五曦怔怔的道：「歐夫人……」

老夫人大聲道：「妳丈夫落在九毒門手裡，只要妳跟本門合作，本門保證把他救出來。」

老夫人道：「現在一切都不用說了，老身要拜祭拙夫的一角衣襟、一截斷刀，有話請稍待再說。」

第五曦望着她這一怪異行動，只好不說。

這時翠兒已經在上首長案上，點燃起香燭。

老夫人上香之後，跪倒案前，忽然淚如雨下，喃喃的道：「老爺子，你死得好苦，九毒老魔就是為了咱們祖上傳下來有剋制他的藥方，所以不肯放過你，你放心吧，我會替你報仇的……」

下期待續



25

玫瑰劍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插

在却白飛雲，「經草百」爭互常五羅、帖一劉：要提文前五出願，入外自人衣青一，死針毒中忽劉，現發中意無上標物基承歐是明證，角一刀斷、截一襟衣出並，經此買收金千承歐出救證保並，經購金千五以願亦，入外自亦議五第時，
。子爺老拜祭要，燭香燃點兒翠命人夫老，基

二五、風雲變幻

青衣人緩緩走近，冷聲道：「歐夫人，妳這是做什麼？歐掌門人他……」

「不用說了！」
老夫人倏地站起，回過身來，這一瞬間，她本來白淨慈祥的臉上鐵青的可怕，雙目之中也隱射厲色，沉聲道：「九毒老魔雖已多年不出江湖，但你們的一貫作風，老身還不清楚嗎？你們現持老爺子，從他口中逼問不出『百草經』下落，才來找老身的，對麼？」

青衣人道：「歐掌門人他雖在咱們手裡，但歐夫人點個頭，咱們立時可把歐掌門人送回來。」
老夫人哼道：「如果老爺子無恙，留在你們



上，說道：「沒有你們兩家相爭，大概不會把災禍延到藥王門來的了……」
「大嫂，妳點了百草香……」
羅五常已有好久沒有作聲，這時忽然大叫一聲，拔足往廳門奔去。

那知不知何時，兩扇高大的廳門，已經悄無聲息的關上了。
羅五常似是已無暇拔門開門，一個身子猛然朝廳門上撞去。

如若以他的一身武功而言，這兩扇廳門，就是最結實，也會被他這全力一撞，撞了開來，但他撞上廳門，只發出「砰」的一聲輕響，而這響聲並不是廳門被撞發出來的，而是他身子撞上廳門發出來的。（這兩者粗看起來，似乎毫無區別，實則完全不同，如果身子撞在木門上，木門一定會發出「蓬」然大響，如今廳門沒有聲音，這聲「砰」的輕響，聽去結結實實，自然是他身子發出來的了。）

顯得這兩扇廳門，非常結實，而且是在外面加了門，羅五常撞上去的人，被震得後退了兩三步，一張臉都被撞得綻起了青筋，目光狂亂，大聲道：「鐵門，這是鐵門……」

他突然轉過身子，奔到了老夫人跟前，連連作揖道：「大嫂，小弟和大師兄是同門兄弟，大嫂，妳就是要點燃百草香，也該放小弟出去啊！」
他這幾句話，已經幾近哀求！
雲飛白聽得大奇，暗道：「不知他口中的『百草香』究竟是何物，看他神情這般惶急，想必十分厲害了。」

老夫人沈聲道：「老爺子不幸為九毒門所害，你既與他有同門之誼，就該替你大師兄報仇。」
羅五常連連拱手道：「是，是，小弟自然要為大師兄報仇，但望大嫂……」

「那很好！」
老夫人深沈一笑，伸手指一青衣人，冷冷的道：「他是九毒觀音秦妙香手下五毒使者第一號，你先把此人給我殺了。」

羅五常望望青衣人，然後說道：「殺了他，大嫂就答應放小弟出去了？」
他好像對放他出去，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這來雲飛白登時起了戒心，「百草香」，莫非會是什麼毒香不成？

想到毒香，鼻子也隱隱聞到一股梅松香味，不覺探手入懷，取出一粒瓊天逸士送給自己的「解毒丹」，迅速納入口中。

老夫人口中「嗯」了一聲。
羅五常摸出一顆藥丸，丟入口中，突然一聲輕吼，揉身直上，左拳猛出，向青衣人擊去。

青衣人冷冷哼道：「羅五常，你找死。」
喝聲出口，待得對方左拳離胸口半尺光景，身子已向左轉成弓步，兩臂先變成鉤手，再平舉反擊而出。

他這一出手，拳法穩練，招式鋒銳，大有癡如山岳之勢！
老夫人看得一怔，付道：「此人使的怎麼會是少林招式？」

羅五常一聲不作，雙手忽拳忽掌，快打快踢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期至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刊周報時

第四期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43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形同拚命一般，連攻了十幾招之多。那青衣人先發制人，出勢沉猛，看去羅五常絕非他的對手，那知不過幾招工夫，竟然一招不如一招，功力似在逐步減退！第五噤却在此時，身形一晃，直向老夫人前面欺去。

「哈！」翠兒迅快的掣出長劍，一下攔在老夫人面前，叱道：「你要做什麼？」

第五噤道：「姑娘站開些，老夫有話要問問歐夫人。」

翠兒道：「有話請說，老夫人聽得見。」

第五噤道：「歐夫人點燃的『百草香』，可是暗置了散功藥物？」

老夫人沉笑道：「不錯，老身爲了自保，只好如此。」



第五噤手掌一攤，沉聲道：「拿來。」

老夫人道：「你要什麼？」

第五噤道：「自然是百草香的解藥了。」

老夫人聽得不覺發出一陣冷冷笑聲。

第五噤道：「老夫想不出歐夫人有什麼好笑的。」

老夫人道：「百草香集一百種草藥製成，只要聞上一絲，專消人身元氣，和散功毒有異曲同工之效，只是散功毒尚有解藥，百草香無藥可解，但只要出了這座大廳就好，毋須解藥。」

所以她要關上廳門。

羅五常因對方功力減退，他精神大振，口中沈笑一聲，右手突出，寒光一閃，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朝青衣人左肋直送過去。

已經排空推出。

此老一身修爲，自然不可與羅五常同日而語，雙掌推出，擊在兩扇廳門上，登時發出一聲轟然巨震，整座大廳，都隨着起了一陣震動！但震動歸震動，兩扇廳門鐵板堅厚，依然緊閉如故，紋風不動。

第五噤神色爲之一變，雙掌一收一發，依然朝鐵門上猛擊過去。

他這一收一發，正是加強擊出的力道，這一擊，力道何止千鈞？當然，鐵門上又發出「蓬」然一聲大震，但大家都可以感覺出來，這一擊之勢，比方才那一掌，至少已經打了一個八折！

但他這一掌的力量，其實比方才已經加強了甚多，由此可見「百草香」消蝕人體真力，何等迅速了！

第五噤是什麼人，他發覺自己擊出兩記掌力，竟然一掌比一掌減弱，心頭也止不住暗嘆：「立時住手，回身過來，目注老夫人，厲聲喝道：『歐夫人，你已和九毒門結下樑子，再惹上老夫，可知後果如何？』」

老夫人森笑道：「老身已經豁出去了，結上一個強敵，和結上兩個強敵，對老身來說，並無多大區別了。」

等五噤怒喝道：「那你要待如何？」

老夫人道：「凡是今晚找上西山別業來的人，一個也休想離去。」

羅五常這時已撕下衣襟，包紮好手腕傷口，聞言大聲道：「大嫂，你答應放小弟出去的。」

老夫人冷聲道：「你只是自己砍下一隻手掌，還沒殺死九毒門的鼠輩，又怪得誰來？」

羅五常雙目通紅，看了青衣人一眼，突然左手一揚，欺身過去。

那知他剛撲近青衣人面前，還有四五尺遠近，只聽地上發出一陣滋滋聲響，他雙腳踏過之處，忽然冒起一蓬黃煙。

羅五常發覺不對，急忙往後躍退，已是不及，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栽倒，立時不動。

原來青衣人在他身前後數尺的地面上，已經撒下了毒粉。

這下直看得雲飛白心中暗嘆：「九毒門的人，對毒果然令人防不勝防！」

老夫人看眼裡，神色絲毫動，只是冷冷一笑。

第五噤沈笑道：「歐夫人，你想在本門和九毒門人之間，獨樹一幟，只怕不是易事，如聽老夫相勸，和本門合作，老夫保證助你消滅九毒門，替歐掌門人復仇，你意下如何？」

老夫人深沈一笑道：「老身用不着和什麼人合作。」

成，所以變成只有五成了。

第五噤聽得勃然大怒，厲聲喝道：「歐婆子，老夫縱然只有五成功力，但要殺你，還是易如反掌。」

「只怕未必。」

有人應聲而出，步聲沈重，已經到了第五噤的身後。

雲飛白只是注意着兩人，此時循聲看去，只見說話的正是那個腰背已彎的老蒼頭，這時手中提着一根粗逾鵝卵，足有六尺長的鋼杖，已經走到第五噤身後一丈遠近，停下了下來。

雲飛白心中暗道：「這老蒼頭武功平平，怎是第五噤的對手？但看他手中這根鋼杖，倒是不輕！」

第五噤大笑道：「你這老兒，也想和老夫動手麼？」

老蒼頭突然狂笑一聲，腰骨一挺，全身骨節發出一陣格格響，雙目神光炯炯，沈笑道：「第五噤，你當老夫是誰？」

手中鋼杖輕輕在地上一頓。

這座大廳極其開闊，他鋼杖這一頓之下，登時震得嗡嗡作響，加上四壁回音，就聲勢非凡！

雲飛白暗自吃了一驚，心想：「原來自己看走眼了，這老蒼頭的武功，其實高明得很！」

老夫人似是也未會想到老蒼頭有這高的武功，臉上不禁飛過一絲驚異之色。

第五噤也不覺一呆，望着他大笑道：「你是魔杖翁！哈哈，老夫真沒想到，三十年前的翁一杖會躲在藥王門當老蒼頭。」

魔杖翁怒聲道：「老夫昔年重傷垂死，多蒙老主人賜救，老夫甘願追隨老主人，身爲僕傭，這也並非不足奇。」

「哈哈！」第五噤大笑道：「魔杖翁錫福，居然甘願屈身爲僕，倒是奇事，是不是別有居心？」

「胡說！」魔杖翁鋼杖一擺，就激起一股風聲，大喝道：「接招！」

「呼」的一聲，朝第五噤直搗過去，這一杖光是抖起來的杖花，就有笆斗大一圈，勁風四溢，凌厲非凡。

第五噤不敢硬接，閃身避開。

老夫人叫道：「且慢。」

魔杖翁立即收杖勢一收，躬身道：「夫人有何吩咐？」

老夫人道：「你真是魔杖翁麼？」

魔杖翁欠身道：「老奴不敢欺騙夫人，老奴是翁錫福。」

老夫人冷笑道：「這麼說，這二十年真是委屈你了。」

魔杖翁道：「老主人對老奴有救命之恩，老奴甘願爲奴二十年。」

老夫人冷笑道：「二十年到了麼？」

魔杖翁道：「到今晚正好滿二十年了。」

老夫人道：「那你可以走了。」

魔杖翁道：「算來今晚子時，老奴就該走了，但今晚既然有事，老奴就不得不留下來了。」

說到這，口氣一頓，接着道：「第五噤名列十名第二，雖然只餘下五成功力，但夫人的一黑，悍然跌坐下去。」

老夫人停了一聲，沒有再說。

魔杖翁手中鋼杖一振，洪聲喝道：「第五噤，咱們不用再等了。」

又是「呼」的一杖，迎面劈去。

第五噤大怒道：「憑你翁錫福，要和老夫動手，只怕還嫌不够格呢！」

他自然知道魔杖翁勢沉重，若是讓他施展開來，自己體內已僅餘五成功力，只怕很難應付得下來，因此喝聲出口，身形半旋，左手閃電般抓出。

魔杖翁怒極，心想：「你竟如此小覷於我！」

鋼杖劃了半個圈，橫擊過去。

第五噤左手也隨着劃了半個圈，依然抓向他杖頭。

魔杖翁杖勢不變，索性朝他手上擊去。

這一下正好擊中他的手背，魔杖翁只感鋼杖猶如擊在水中一般，柔若無物，心知不妙，急忙收杖，那知第五噤口中呵呵一笑，五指一攤，已將杖頭抓住。

魔杖翁久經大敵，杖頭被對方抓住，當下就用力將鋼杖往前一送，變爲直搗對方心窩。

他這根鋼杖足有六尺長，這麼一送，就送出去一尺光景。

第五噤似乎早就料到會順水推舟，直送過去。因此身形左一偏，抓著杖頭的左手向左帶出，右手如刀，順着杖身，朝魔杖翁削去。

魔杖翁突然心中一動，暗道：「你開了百草香，功力正在逐漸減退中，我又何懼於你？」

這一想，立時杖交左手，右手化掌，迎著來掌擊去。

兩隻手掌很快就拍上了，但聽「蓬」然一聲，震力極強，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但兩人左手却依然各自緊抓著鋼杖不放。

魔杖翁試出對方掌力，已和自己差不多，心中暗大喜，大喝一聲：「你也接我一掌。」

右足跨上，右手揮手一掌，直擊過去。

第五噤左手抓著杖頭，看他揮掌擊來，不得不揮掌迎擊，又是「蓬」的一聲大震，第五噤已感覺不對，因爲自己第二掌比之第一掌，力道又減退了很多！

這一掌，魔杖翁只是上身晃動，退後了半步，但第五噤却被震退了一步。

魔杖翁怪笑一聲，又是一掌迎面劈來。

第五噤自然知道自己每接他一掌，功力就消滅一成，但此時左手抓住的鋼杖，更不能放開（放開杖頭，他更難抵擋），左手不得不再次向前封架！

雙掌交擊，這回自然更糟，「砰」的一聲，魔杖翁身形不動，第五噤却震得後退了兩步。

魔杖翁大笑道：「第五噤，你怎麼越來越不濟事了。」

右掌連揮，一口氣拍出了五掌。

第五噤要待不接，對方掌勢那就擊上身上來，接呢，每一掌每況愈下，到了此時，他只有咬緊牙關，非接不可，雙掌交擊，只聽「連」拍「拍」五聲響，第五噤接下這五掌，人已連連退了七、八步，但覺一陣血氣翻騰，兩眼一黑，悍然跌坐下去。

青衣人臉色一變，倏然後退。

羅五常揉身急上，匕首疾沈，向下劃去，這一招若是給他劃上，青衣人就開膛剖腹。

但羅五常匕首還沒劃下，口中大叫一聲，往後連退了兩步，原來他手背上赫然釘著一支比牛毛略粗黑色的毒針，那自然是青衣人打出來的了。

羅五常毫不思索，突然把匕首交到左手，一下把自己一隻右手切了下來，鮮血泉湧，痛得他額上綻出黃豆般大的汗珠，往臉上直淌，他左手迅快翻起衣襟，取出了一個小瓶，用牙齒咬開瓶塞，把藥丸倒入口中，嚼爛了敷在創口之上。

藥王門配製的藥，果然靈效無比，立時就止住了流血。

青衣人打出一支毒針，也並未追擊，同樣迅快的從懷中取出藥丸，納入口中，站立原地，一動不動，敢情他發覺不對，服的自然就是解藥了。

雲飛白心中暗道：「自己差幸預先服了一顆

藥，只不知能不能解百草香之毒？」

只聽第五噤道：「那麼歐夫人快叫人去把廳門打開。」

「笑話！」老夫人沈笑道：「老身若要輕易打開廳門，那就不用點燃百草香了。」

第五噤已知只要出了這座廳門，就可無事，就一言不發，揮手一掌，朝老夫人劈了過去，掌勢甫發，人已轉身往廳門衝去。

敢情他也已發現自己功力正在逐漸減退，是不想在廳上多耽。

要知第五噤名列南山十名第二，在昔年已是一等一的高手，這一掌含憤出手，掌力之強，果然有如浪濤般捲出，勁勢凌厲無比！

老夫人似是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形疾快橫閃而出。翠兒也不待吩咐，長劍一收，橫躍開出。

但聽「嘩啦啦」一聲大響，老夫人身後一把紫檀交椅，被他這一掌擊得四分五裂！

老夫人臉上，不禁隱隱閃過一絲陰笑。

第五噤身形何等快速，一下衝近廳門，雙手

已經排空推出。

此老一身修爲，自然不可與羅五常同日而語，雙掌推出，擊在兩扇廳門上，登時發出一聲轟然巨震，整座大廳，都隨着起了一陣震動！但震動歸震動，兩扇廳門鐵板堅厚，依然緊閉如故，紋風不動。

第五噤神色爲之一變，雙掌一收一發，依然朝鐵門上猛擊過去。

他這一收一發，正是加強擊出的力道，這一擊，力道何止千鈞？當然，鐵門上又發出「蓬」然一聲大震，但大家都可以感覺出來，這一擊之勢，比方才那一掌，至少已經打了一個八折！

但他這一掌的力量，其實比方才已經加強了甚多，由此可見「百草香」消蝕人體真力，何等迅速了！

第五噤是什麼人，他發覺自己擊出兩記掌力，竟然一掌比一掌減弱，心頭也止不住暗嘆：「立時住手，回身過來，目注老夫人，厲聲喝道：『歐夫人，你已和九毒門結下樑子，再惹上老夫，可知後果如何？』」

老夫人森笑道：「老身已經豁出去了，結上一個強敵，和結上兩個強敵，對老身來說，並無多大區別了。」

等五噤怒喝道：「那你要待如何？」

老夫人道：「凡是今晚找上西山別業來的人，一個也休想離去。」

羅五常這時已撕下衣襟，包紮好手腕傷口，聞言大聲道：「大嫂，你答應放小弟出去的。」

老夫人冷聲道：「你只是自己砍下一隻手掌，還沒殺死九毒門的鼠輩，又怪得誰來？」

羅五常雙目通紅，看了青衣人一眼，突然左手一揚，欺身過去。

那知他剛撲近青衣人面前，還有四五尺遠近，只聽地上發出一陣滋滋聲響，他雙腳踏過之處，忽然冒起一蓬黃煙。

羅五常發覺不對，急忙往後躍退，已是不及，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栽倒，立時不動。

原來青衣人在他身前後數尺的地面上，已經撒下了毒粉。

這下直看得雲飛白心中暗嘆：「九毒門的人，對毒果然令人防不勝防！」

老夫人看眼裡，神色絲毫動，只是冷冷一笑。

第五噤沈笑道：「歐夫人，你想在本門和九毒門人之間，獨樹一幟，只怕不是易事，如聽老夫相勸，和本門合作，老夫保證助你消滅九毒門，替歐掌門人復仇，你意下如何？」

老夫人深沈一笑道：「老身用不着和什麼人合作。」

成，所以變成只有五成了。

第五噤聽得勃然大怒，厲聲喝道：「歐婆子，老夫縱然只有五成功力，但要殺你，還是易如反掌。」

「只怕未必。」

有人應聲而出，步聲沈重，已經到了第五噤的身後。

雲飛白只是注意着兩人，此時循聲看去，只見說話的正是那個腰背已彎的老蒼頭，這時手中提着一根粗逾鵝卵，足有六尺長的鋼杖，已經走到第五噤身後一丈遠近，停下了下來。

雲飛白心中暗道：「這老蒼頭武功平平，怎是第五噤的對手？但看他手中這根鋼杖，倒是不輕！」

第五噤大笑道：「你這老兒，也想和老夫動手麼？」

老蒼頭突然狂笑一聲，腰骨一挺，全身骨節發出一陣格格響，雙目神光炯炯，沈笑道：「第五噤，你當老夫是誰？」

手中鋼杖輕輕在地上一頓。

這座大廳極其開闊，他鋼杖這一頓之下，登時震得嗡嗡作響，加上四壁回音，就聲勢非凡！

雲飛白暗自吃了一驚，心想：「原來自己看走眼了，這老蒼頭的武功，其實高明得很！」

老夫人似是也未會想到老蒼頭有這高的武功，臉上不禁飛過一絲驚異之色。

第五噤也不覺一呆，望着他大笑道：「你是魔杖翁！哈哈，老夫真沒想到，三十年前的翁一杖會躲在藥王門當老蒼頭。」

魔杖翁怒聲道：「老夫昔年重傷垂死，多蒙老主人賜救，老夫甘願追隨老主人，身爲僕傭，這也並非不足奇。」

「哈哈！」第五噤大笑道：「魔杖翁錫福，居然甘願屈身爲僕，倒是奇事，是不是別有居心？」

「胡說！」魔杖翁鋼杖一擺，就激起一股風聲，大喝道：「接招！」

「呼」的一聲，朝第五噤直搗過去，這一杖光是抖起來的杖花，就有笆斗大一圈，勁風四溢，凌厲非凡。

第五噤不敢硬接，閃身避開。

老夫人叫道：「且慢。」

魔杖翁立即收杖勢一收，躬身道：「夫人有何吩咐？」

老夫人道：「你真是魔杖翁麼？」

魔杖翁欠身道：「老奴不敢欺騙夫人，老奴是翁錫福。」

老夫人冷笑道：「這麼說，這二十年真是委屈你了。」

魔杖翁道：「老主人對老奴有救命之恩，老奴甘願爲奴二十年。」

老夫人冷笑道：「二十年到了麼？」

魔杖翁道：「到今晚正好滿二十年了。」

老夫人道：「那你可以走了。」

魔杖翁道：「算來今晚子時，老奴就該走了，但今晚既然有事，老奴就不得不留下來了。」

說到這，口氣一頓，接着道：「第五噤名列十名第二，雖然只餘下五成功力，但夫人的一黑，悍然跌坐下去。」

老夫人停了一聲，沒有再說。

魔杖翁手中鋼杖一振，洪聲喝道：「第五噤，咱們不用再等了。」

又是「呼」的一杖，迎面劈去。

第五噤大怒道：「憑你翁錫福，要和老夫動手，只怕還嫌不够格呢！」

他自然知道魔杖翁勢沉重，若是讓他施展開來，自己體內已僅餘五成功力，只怕很難應付得下來，因此喝聲出口，身形半旋，左手閃電般抓出。

魔杖翁怒極，心想：「你竟如此小覷於我！」

鋼杖劃了半個圈，橫擊過去。

第五噤左手也隨着劃了半個圈，依然抓向他杖頭。

魔杖翁杖勢不變，索性朝他手上擊去。

這一下正好擊中他的手背，魔杖翁只感鋼杖猶如擊在水中一般，柔若無物，心知不妙，急忙收杖，那知第五噤口中呵呵一笑，五指一攤，已將杖頭抓住。

魔杖翁久經大敵，杖頭被對方抓住，當下就用力將鋼杖往前一送，變爲直搗對方心窩。

他這根鋼杖足有六尺長，這麼一送，就送出去一尺光景。

第五噤似乎早就料到會順水推舟，直送過去。因此身形左一偏，抓著杖頭的左手向左帶出，右手如刀，順着杖身，朝魔杖翁削去。

魔杖翁突然心中一動，暗道：「你開了百草香，功力正在逐漸減退中，我又何懼於你？」

這一想，立時杖交左手，右手化掌，迎著來掌擊去。

兩隻手掌很快就拍上了，但聽「蓬」然一聲，震力極強，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但兩人左手却依然各自緊抓著鋼杖不放。

魔杖翁試出對方掌力，已和自己差不多，心中暗大喜，大喝一聲：「你也接我一掌。」

右足跨上，右手揮手一掌，直擊過去。

第五噤左手抓著杖頭，看他揮掌擊來，不得不揮掌迎擊，又是「蓬」的一聲大震，第五噤已感覺不對，因爲自己第二掌比之第一掌，力道又減退了很多！

這一掌，魔杖翁只是上身晃動，退後了半步，但第五噤却被震退了一步。

魔杖翁怪笑一聲，又是一掌迎面劈來。

第五噤自然知道自己每接他一掌，功力就消滅一成，但此時左手抓住的鋼杖，更不能放開（放開杖頭，他更難抵擋），左手不得不再次向前封架！

雙掌交擊，這回自然更糟，「砰」的一聲，魔杖翁身形不動，第五噤却震得後退了兩步。

魔杖翁大笑道：「第五噤，你怎麼越來越不濟事了。」

右掌連揮，一口氣拍出了五掌。

第五噤要待不接，對方掌勢那就擊上身上來，接呢，每一掌每況愈下，到了此時，他只有咬緊牙關，非接不可，雙掌交擊，只聽「連」拍「拍」五聲響，第五噤接下這五掌，人已連連退了七、八步，但覺一陣血氣翻騰，兩眼一黑，悍然跌坐下去。

26

玫瑰劍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插

常五羅，「香草百」燃暗，名為拜祭以人夫老：要提文前而攻急羅，人衣青殺搏命人夫老，閉已門鐵廳大，出奔懼驚老，人夫老近逼曦五第。掌斷首七出急，針毒中已背手，上五第，掌五擊互方雙，也翁杖魔之年昔即蓋，上撲杖持頭蒼。地在坐跌，減猝力功曦。



二六、恩將仇報

「哈哈……」
魔杖翁開口大笑，但他只笑到一半，笑容已經凝結住了，鋼杖往地上一頓，猛地回過頭去，目注老夫人，洪聲道：「夫人何時在老奴身上下了毒？」

這話聽得雲飛白暗暗一怔，心想：「對了，藥王門的人，精研藥草，自然也能使毒了，但魔杖翁忠心耿耿，老夫何以要對他下毒呢？」再看老夫人，雙目微闔，並沒作聲。
翠兒開口道：「老夫人一向認為你薛老翁是個忠厚老實的人，卻沒想到你竟會是魔杖翁錫福化名而來，足見你也是覬覦本門『百草經』來的了，老夫人女流之輩，防人之心不可無，

翠兒身法輕盈，一下飄到青衣人身邊，纖掌一拍，從他身上起下兩顆黃豆大的珍珠針，笑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青衣人倏地睜目，問道：「是你制住在下穴道的麼？」
翠兒玉掌一攤，輕笑道：「不是我，還有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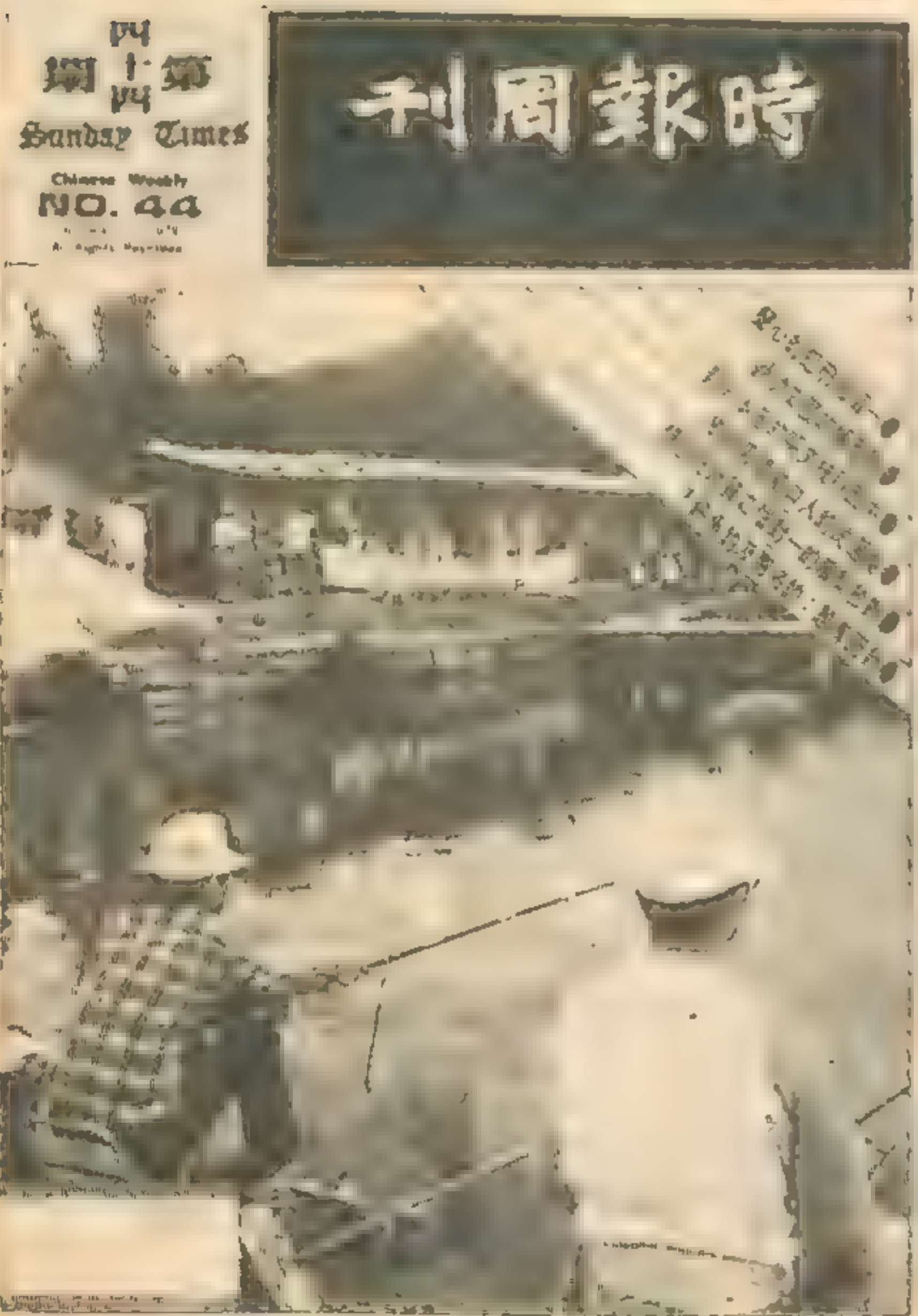
青衣人怒喝道：「那妳死定了。」
翠兒揮手就是一個巴掌，「拍」的一聲，打在青衣人臉上，冷笑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你敢對我這般說話，你在我前五尺，佈下了鋪地錦，不是本門的人，能走得近來麼？我若不用兩枚珍珠針，閉住你穴道，憑你這點武功，此刻一身功力，早已消盡了，我教你走，你就只管回去，就跟二師姐說『百草經』我已經拿到了。」

說完，翩然往廳外行去，也不知她在那裏按了兩下，兩扇廳門，就緩緩開啓，她一個苗條人影，很快就在黑夜中消失。
青衣人望著她後形，低聲道：「她……會是三姑娘？」
也不再停留，急忙往門外奔去。

事情變得急轉直下，實在太快了，雲飛白高踞樑上，一時看得目眩心驚，江湖上人心叵測，反覆無常，當真令人不可以常情衡量！
目前魔杖翁中的「百草經」，第五曦中的則是「百草香」，不知老夫人又如何了？
他急忙飄身落地，首先奔到老夫人面前，她先前坐的一把交椅，被第五曦一掌擊碎，如今，就坐在左首第一把椅子上，身形微側，手肘靠著茶几而坐。

自然要下手為強，所以要小婢在你身上使了些『百步聞香』。」
「妳胡說！」
魔杖翁聽得勃然大怒，喝聲甫出，忽然嘆道：「不對，翠丫頭，『百步聞香』乃是九毒門的秘製毒藥，妳又如何會使呢？」
翠兒忽然格的一聲嬌笑，說道：「翁老頭，你說對了，『百步聞香』確是九毒門秘製獨門毒藥，但我就是九毒門的人呀！」
「妳……」魔杖翁只說了一個「妳」字，連人帶杖，咕咚栽倒下去。
這變化實在太大了，雲飛白作夢也想不到老夫人身邊的翠兒竟然也會是九毒門的人！哦，這麼看來老夫人可能是被她制住了。

雲飛白方才居高臨下，還看不真切，這一走近，就發現不對，老夫人已經臉如死灰，雙目緊閉，看去已無生氣。
這就伸手去探她鼻息，果然早已氣絕，心中不禁暗暗憤怒，這一定是翠兒下的毒手了！
現在大廳上，只有兩個人還沒死，自己總不能見死不救。說到救人，就該有個先後，因為二人雖然同是中毒昏迷，但中的毒，却有重輕之分，魔杖翁中的是翠兒的「百步聞香」，較為厲害，第五曦只是聞了廳上的「百草香」，算來並不嚴重。
他想起方才翻開「百草經」，就曾看到解無形毒的藥方，這就從懷中取出「百草經」，翻到「解無形毒」這一條，仔細看了一遍，藥草共為七味，再依照藥名，翻看上冊，每一味藥的形狀、特徵，都註解得十分詳盡，心中暗道：「這急切之間，那裡去找這七味藥草呢？」
忽然心中又是一動，暗想：「自己傍晚從側門進來之時，好像看到後進穿堂外面，有一片花園，藥王門掌門人的花園中，說不定種的都是藥草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飛快奔出大廳，穿行長廊，繞向後進，再穿過穿堂，後面果然是一片花園，嫣紅姹紫，種着不少奇花異卉。
雲飛白走入花園，仔細辨認之下，就證明自己的想法不錯了，因為花園中種着的這許多花卉，自己一株也不認識！
因為如果是花園的話，百花之中，牡丹、芍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 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 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藥、春蘭、秋菊，自己總有幾種認識的了，這些奇奇怪怪的花卉，自己沒有一株見過的，這不是藥圃，還是什麼？

差幸他在白石山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修習上乘玄功，目能夜視，此時對照古本，耐着心，一叢叢尋找過去，終於給他發現了七味藥草中的三味。

一時信心大增，這樣足足找了一刻工夫之久，才把七味藥草找到，他根據書中記載，有的用根，有的用葉，各種抓了一大把，急急返回大廳，在茶几上取過一隻茶碗，用手揉着絞了半碗藥汁，走近魔杖翁身邊，攪開牙關，把半碗藥汁，一齊灌了下去。

大廳上鐵門雖已打開，但案上還點燃着香燭，「百草香」的威力雖弱，香烟還是嬌嬌不絕，是以第五曦仍然躺臥在地，並沒清醒過來。雲飛白聽老夫說過，百草香沒有解藥，只要出了這座大廳就好了，他抱起第五曦，走出大廳，把他平放在天井上，但他仍未清醒，又回入大廳取了一杯冷茶，潑在他臉上。

這下果然有效，第五曦睜地睜開眼來，翻身坐起，目光一凝，看到雲飛白站在他身旁，急忙一躍而起，伸手抹了一把臉，說道：「你是雲飛白？是你救了老夫？」

雲飛白道：「不錯，在下路經此地，發現前輩昏迷不醒，不知如何才好，只好用冷茶潑在前輩臉上一試，前輩果然醒過來了。」

第五曦目光一轉，問道：「小兄弟到這裡來作甚？」

雲飛白心知他懷疑自己也是為「百草香」而來，這就淡淡說道：「在下方才已經說過，在下是剛才經過此地，看到院中尚有燈火，才進來的。」

第五曦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相信，問道：「廳上情形如何了？」

雲飛白道：「廳上有好幾個人都已中毒身死。」

第五曦聽得神色一變，點點頭道：「好，老夫進去瞧瞧。」

轉身往廳上走去。雲飛白跟在他身後，進入大廳。

第五曦對「百草香」心有餘悸，跨入大廳，立即雙手一揚，大袖揮處，把案上香燭一起熄滅，目光一動，發現九毒門的青衣人業已不見，不覺呼道：「果然給他逃走了。」

說到這裡，回身道：「小兄弟隨老夫走吧！雲飛白道：「前輩只管先請，在下既然發現這裡死了不少人，把他們埋了再走。」

第五曦乾笑一聲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如此說話，惹怒了老夫，一掌把你劈了。」

雲飛白朗笑一聲道：「第五曦，在下救你，只是為了我是白道中人，不能見死不救，若是認為在下怕你，那只怕未必。」

第五曦右手徐徐揚起，喝道：「小子，你是找死！」

雲飛白怒聲道：「不信，你就劈一掌試試，看雲飛白接得下來，接不下來？」

這話自然把第五曦激怒了，天狐、地龍、蠍蟻，在南山十戾中名列第二，就是在二十年前，江湖上也人人側目，有誰敢對他這般說話？

他雙目神光暴射，直注雲飛白，厲笑一聲道：「小子，老夫若不是為了你發我一碗冷茶，你此刻早就躺下了，好，你既然不知天高地厚，老夫就教你知道我的厲害！」

右手一揮，大袖往外飛捲而出，一團勁風，筆直朝雲飛白撞了過來。

雲飛白身斜轉，左手一橫，斜劈過去。他雖未直接迎擊第五曦的力道，但也是斜着從側面攻出。

第五曦的這一拂，一團勁風，雖因他身形側轉，避開了正面，但這一拂之勢，勁力足有三尺來寬，縱然避開正面，餘勢還是十分強勁，若是被它掃上一點，還是會身負重傷。

雲飛白這一記使的正是他初學會的「多羅葉掌」，看去毫無勁氣，也不聞絲毫掌風，只是像擺了一個手式。

但第五曦已經發覺了，他揮出的一團勁風，在中途似是被人推了一把，把他筆直捲去的內力，推得向前移出了一尺有奇。

這一來，只是從雲飛白的身前捲過，自然撞不到他身上。

第五曦果然不愧有「地龍」之號，見多識廣，立時停住，目光梭梭，盯着雲飛白，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你從那裏學來的佛門神掌？難怪你要口發狂言了！」

口中說着，身形一晃而前，右手疾發，朝雲飛白左手抓來。

這一下當真快到無以復加，雲飛白只覺身前疾風一颯，幾乎連他出手都沒看清，但他玄關已通，反應也極快，何況左手橫掌迎出之時，右手也早已有了準備，因此在前人影一晃之際，右腕一抬，駢指點了出去。

第五曦來勢既快，自然沒防到雲飛白右手還有這麼一記絕招，但聽「撲」的一聲，不偏不倚點在他左胸「將台穴」上。

雲飛白今非昔比，這一指縱然倉猝出手，少說也有五六成力道，這要是點在旁人身上，「將台穴」又是胸要穴（為心臟大動脈所在），縱然不死，也會重傷倒地不起。

第五曦一身功力，何等深厚，饒是如此，也不覺咳嗽了一聲，迅疾往後急退（點中「將台穴」就會咳嗽不止）。

雲飛白自然不會追擊過去，他只使了一掌一指，但就憑這兩招已把第五曦唬住了。

第五曦明知雲飛白的功力不如自己甚遠，但在兩招之中，這使出了兩記絕學，不知雲飛白還有多少招奇妙武功沒使出來，既然討不了好，何用再行出手？

何況這兩招明的雖未落敗，暗中已經吃了虧了，一時倒也不敢再小覷雲飛白，呵呵一笑道：「老夫還要去追那九毒門徒，瞧在你救過老夫的份上，今晚就放你一馬吧！」

他這話自然是自找台階，話聲一落，「呼」的一聲，一道人影像箭一般朝門外急射出去。雲飛白目送他遠去，正待轉身，去看魔杖翁服藥之後，是否醒轉？耳中忽然聽到一聲低沉的呻吟，急忙循聲看去，原來這呻吟之聲，正是魔杖翁發出來的！

這就舉步走了過去，果見魔杖翁雙目已經睜開，正在張着口喘氣，俯身問道：「老丈醒過來了，不知是否覺得好些了？」

魔杖翁望着他，張口依然沒有說話，只是顫巍巍的抬起右手，朝他胸口指了指。

雲飛白不知他何以手指胸，是什麼意思？問道：「老丈可是說懷中有解藥麼？」

魔杖翁緩緩道：「這就難怪，老朽正在奇怪，你這小兄弟輕輕年紀，怎會知道老朽身份的？你這小兄弟輕輕年紀，怎會知道老朽身份的？」

雲飛白現在漸漸明白了，敢情魔杖翁服下解藥，早已清醒，剛才自己和第五曦動手的情形，他都看到了，因為他自知若憑武功，很難制得住自己，因此故意裝作，發出呻吟之聲，誘使自己伸手過去，才能出其不意，把自己制住，此人心機如此深沉，自己倒要好好應付。

心念轉動，一面暗自運功，一面故意憤然道：「在下和老丈無冤無仇，至少在下還救了老丈，老丈竟然恩將仇報，出手點了在下穴道，究竟爲了什麼？」

「哈哈，爲了什麼，小兄弟不知道麼？」魔杖翁面含詭笑，徐徐說道：「這道理最是簡單不過，就是因爲小兄弟救了老朽。」

雲飛白道：「這麼說，在下是不該救你的了？」

魔杖翁緩緩道：「這就難怪，老朽正在奇怪，你這小兄弟輕輕年紀，怎會知道老朽身份的？」

雲飛白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魔杖翁道：「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魔杖翁。」



身穿青衣的人，相偕往外行去……」

魔杖翁道：「這個丫頭果然是九毒門臥底的奸細。」

雲飛白故意問道：「老丈說的是誰？」

魔杖翁不耐的道：「你不用多問，快說下去。」

雲飛白道：「在下看到大廳上有燈光，所以就悄悄走了進來。」

魔杖翁道：「後來呢？」

雲飛白道：「在下看到廳上躺著許多人，心裏大吃一驚，正待退出……」

魔杖翁道：「你如何救了老朽呢？」

雲飛白道：「他制住自己，要問的話，大概就是這一句了，『百草香』，只有『百草香』上載有解藥，他一定對自己起了懷疑！」

試想：自己救了他，他還要制住自己，從這一點看來，他說二十年前這老主人救了他，他才甘願爲僕，追隨老主人的話，也是不可靠了，那麼他屈身爲僕的目的，敢情也是在『百草香』了！」

魔杖翁看他沒有作聲，厲聲道：「你還不快說？」

雲飛白心念轉動，已經有了主意，接著道：「在下還沒有轉身，就聽到坐在上首的老夫人氣息微弱的叫道：『年輕人，你過來……』」

魔杖翁怒聲道：「老朽問你如何解了我身中之毒，你儘說不相干的話作甚？」

「老丈聽在下說下去，就知道了。」

雲飛白接著道：「在下問老夫人是否受了傷？老夫人搖搖頭：『她已經沒有救了，老丈中的毒還可能有救，要在下趕快到後園去找五種藥草，說老丈是歐門忠僕，希望在下能把你救活。』」

魔杖翁道：「你如何認識藥草？」

雲飛白道：「是老夫人說的，她要在下到後園什麼地方拔什麼樣子的草，絞了汁灌救老丈……」

「嘿！嘿！」魔杖翁冷森一笑道：「老朽還當是你救了我呢！」

雲飛白道：「老夫人還交待了在下幾句話，轉告老丈。」

魔杖翁道：「她有什麼話？」

雲飛白道：「老夫人說到後來，話聲已經有些模糊，在下只聽到她好像說什麼經，給一個叫翠兒的人拿去了，要老丈務必去跟她要回來。」

雲飛白聽得一急，瞪着眼道：「老丈人說的，可是『百草經』？」

雲飛白道：「在下沒聽清楚，只聽到什麼經……」

「那一定是『百草經』了。」

魔杖翁怒喝一聲，憤怒的道：「好個小丫頭，老夫苦苦等了二十年，她居然撿了現成！」

現在雲飛白證實了魔杖翁果然也是覬覦『百草經』，才屈身爲奴。一面故作不解，問道：「老丈說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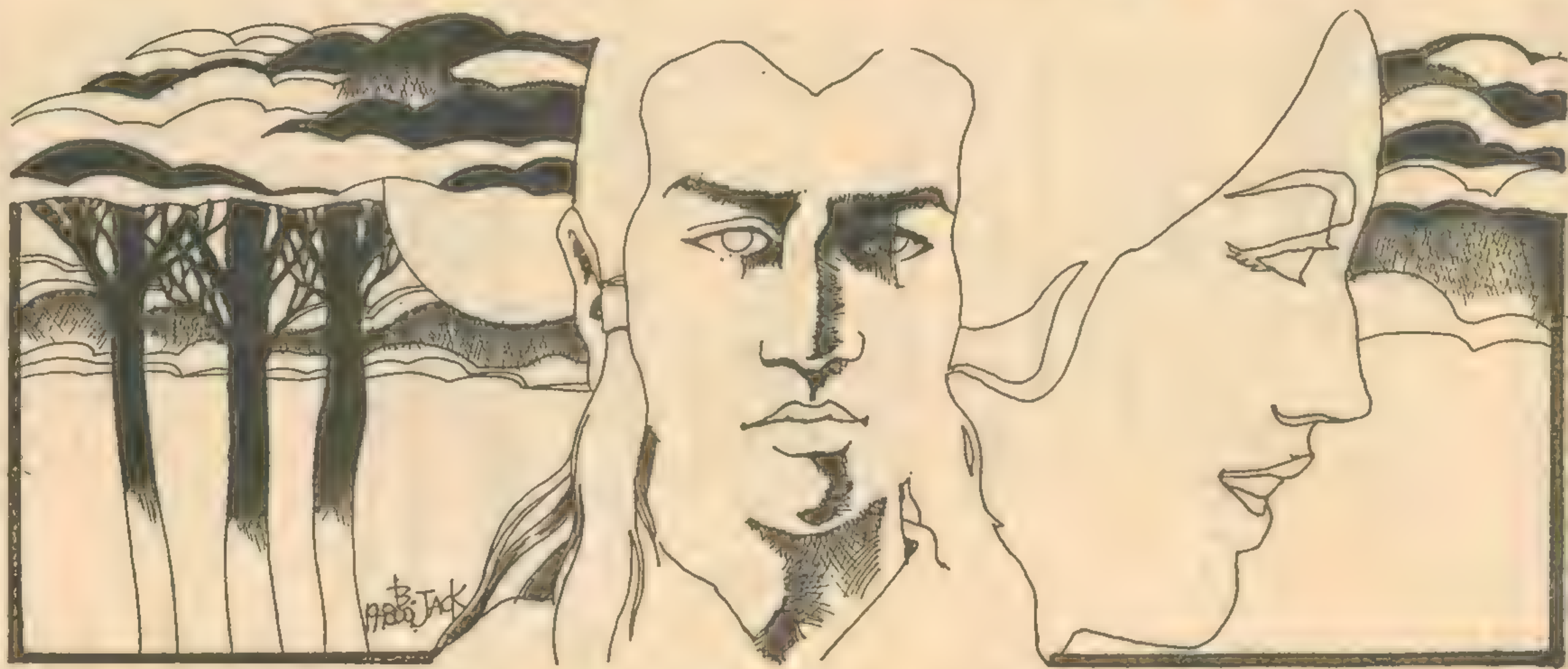
27

玫瑰劍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插

毒下故何人夫老問責聲怒突，途中至笑翁杖魔：要提文前姑翠，地倒毒中翁，香聞步百使故，經草百親觀其指姑翠？人夫老視，下躍急白飛雲。去行自逕，器暗上身人衣青下起救茶冷以再，翁杖魔救灌，藥採團藥至經草百依乃，絕氣已忽，曦五第退驚掌、指學所以雲，去已隨雲令曦，曦五第醒？來何草藥問逼，執所翁為，問詢前趨，聲吟呻翁聞。



二七、毒女情深

雲飛白道：「在下當時拔了很多種藥草回來，那時老夫人已不能開口，用手點了幾種，在下已經記不大清楚了。」
魔杖翁冷笑道：「好，老朽帶你到藥圃裡去，你把拔過那幾種藥草，老夫手指點的又是那幾種，說出來了，老朽就可放你了。」
雲飛白道：「老丈不解開在下穴道，在下如何能走呢？」

魔杖翁道：「你不用走，老朽會提着你去的。」
雲飛白大笑一聲道：「那就不用老丈費力，在下還是自己走的好。」
原來他在這幾句話的工夫，被制穴道，已經豁然貫通，話聲一落，瀟灑的轉身就走。
這下看得魔杖翁大吃一驚，瞪目道：「你居然能自解穴道！」
聲到人到，右手五指箕張，快若閃電，朝雲飛白身後抓來。

雲飛白倏地回過身來，大喝道：「姓翁的，你真不識好歹！」
左手橫掌一撇，使的正是那記「多羅葉掌」。他如今連使了幾次，已經領悟了不少訣要，是以留勁不發，只是順著他抓來的手勢推出。魔杖翁先前因他居然能在片刻之間，一面和自己說話，解開了五處被制穴道，還以為他武功極高，此時看他出手不帶絲毫內勁，尤其這一掌，只是順勢推來，並無什麼奇妙招式，不覺沈吟道：「小子，原來也不過如此……」
話聲甫出，突覺一股無形大力，已經推上肩頭，自己竟然毫無反擊之力，身不由己被推得往右直撞出去四五步之多！
雲飛白大笑道：「以你為人，這一掌就該讓你躺下去，只是在下方才既然救了你，不想再傷你罷了！」
他自知自己只會兩記絕招，而且也練得並不算純熟，魔杖翁一身武功，並不比第五曦弱了多少，真要動手，自己未必能勝得過他，因此口中說着大話，人已輕快的朝大廳外走去。
他這幾句話，魔杖翁倒是深信不疑，因為他能在轉眼之間自解穴道，尤其輕描淡寫的橫掌一推，自己毫無還手之力，就被推出四五步之多，這年輕人的武功，豈非高不可測？
江湖上幾時出了這樣一個年輕高手？
他當真被唬住了，站定身子，睜大雙目，怔怔的望着雲飛白飄然走出大廳，並未追出。
雲飛白走出大廳，迅速的閃身掠掠，一下隱入暗處，不見魔杖翁追來，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等了一回，依然不見他走出，不禁感到有些奇怪，藉着陰暗之處，隱住身形，悄悄移近廳門，朝裡看去。
原來魔杖翁已經點起燈燭，正在俯身搜索老夫人的屍體。
雲飛白暗暗付道：「原來他對『百草經』還未死心，故而在老夫夫人身上搜索了。」
魔杖翁找了半天，敢情並未找到，最後竟然打開老夫人的頭髮，好像給他找到了什麼，臉上忽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迅速直起身來，走到正中，移開靠壁的一張長條桌，把壁上掛的字畫取下，向後身子連起雙手，緩緩推動，壁間居然被他推開一道門戶，他一手拿起燭台，朝那道門中走了下去。
原來這道暗門之中，居然是通向地窖的石級。雲飛白心中覺得好奇，忍不住悄悄回入大廳，走近那道暗門，往下看，只見黑黝黝的，早已不見魔杖翁的人！
雲飛白既有此發現，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這就悄悄跟了下去。
這地窖之中，一共似乎隔了四五間之多，他走下之時，魔杖翁已經走進右首一間屋內，燈光從門口射了出來。
雲飛白身子貼着磚牆，悄然掩到門口，側臉往裡看去。這間屋內，敢情是配製藥物之所，地上放置着研藥的鐵船，和大小研鉢，左右兩邊牆壁的木架上，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藥瓶，為數不下數百個之多。
中間靠壁處，是一個小小的神龕，供的自然是一尊神像。



時報周刊
外版專銷
友在國外者
住址寄台北
市大理街一
三二號中國
時報發行部
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魔杖翁走近神龕，伸手從龕中把一座尺許高，木雕的藥王神像取了出來，然後探進頭去，右手拿着一支烏黑的鐵鎗，好像在開鎖一般！雲飛白心中哦了一聲，付道：「他這支鐵鎗，敢從就是從老夫人的頭上找來的了，只不知他在做什麼？」

正在思忖之間，耳中但聽「喀」的一聲輕響，好像鐵鎖被打開了，原來這座小神龕內，有着一道小鐵門！只見魔杖翁左手伸了進去，打開鐵門，迅速的取出兩本書來！

雲飛白目光一注，看清他從神龕中取出來的書，和自己在標上得到的「百草經」居然一模一樣，心中不禁暗暗覺得奇怪：「藥王門到底有幾部『百草經』呢？記得翠兒（其實是九毒門的三姑娘）在臨走之前，曾告訴青字一號（青衣人）說她已經拿到『百草經』了，如今魔杖翁又從神龕中取出來一部，連同自己得到的，不是已經有了三部了麼？這三部之中，應該只有一部才是真正的，那麼到底孰真孰假呢？」

「翠兒拿到的一部，她隨侍老夫夫人，那一定是在老夫夫人房中取到的了，魔杖翁得到的一部，藏在地下室神龕之中，如此隱秘，想來也不會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得到的一部，只是存放在大廳標上，可能是假的了，但自己依照書上的記載，找到七味藥草，就把魔杖翁中的毒解去，救醒過來，由此看來，自己這一部，也不像是假的了，那麼只有一個解釋，藥王門的『百草經』，一共抄錄了三部，分藏三處，三部都是真的了。」

魔杖翁似是欣喜若狂，口中發出咯咯笑聲，自言自語的道：「畢逢春，二十年前，你打了老夫一記『五毒掌』，現在老夫有了解藥，非跟你算算舊帳不可！」

他湊近燈光，迅速翻着「百草經」，然後又對照着書本，從兩邊木架上，找到八九個藥瓶，一起揣入懷中，就舉步朝外行來。

雲飛白要待退出，已是來不及，只好閃到左首一道門內，隱住身子。

魔杖翁這回行動十分快速，拾級而上，砰然一聲，關上了鐵門。

三月之後，汝當全身青腫，服青靈丹可解，可惜汝不曾留意及此，乃咎由自取也。」

雲飛白看到這裡，才知魔杖翁費盡心機，取去的只是一冊偽書，當下就把瓷瓶收入懷中，關上鐵門，又把藥王神像放回龕中。

想到自己一時已無法出去，索性從懷中取出「百草經」來，翻到「解毒篇」看了一陣，心想不知魔杖翁從架上取走的是些什麼藥瓶，也舉步走了過去，凝目看去，才發現架上這些藥瓶，都是藥王門秘製的藥草粉末，每一種草藥，瓶上都標明了名稱！

心中不禁大喜，若要自己照着書本配製解毒藥物，不知要費多久，如今有了這些現成的藥末，就方便得多了。

心中想呀，這就對照解毒篇上記載的藥名找去，果然一種不缺，一共有二十一種之多，分裝了二十一個小瓷瓶，每個藥瓶，不過一節指大小，既然全有，不論是否能夠出去，先把它收到衣袋之中再說。

今晚收穫，不可謂不大，但被囚處地室，又如何能出得去呢？

收起「百草經」，貼身藏好，正待朝石級走去，再設法試試，忽聽鐵門外響起一陣移動的聲音！

「莫非魔杖翁又回來了？」雲飛白迅速後退，隱入了轉角處，貼壁站定。

鐵門經人推動，緩緩開啓，透進燈光，只見一個苗條人影，手持燭台，輕盈的從石級走了下來。

雲飛白看清來人，暗道：「原來是翠兒！」翠兒手持燭台，目光不住的左右轉動，走得十分小心，她似是從未進入這地窖，是以走完石級之後，便自站停下來，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朝四週不住的打量，連陰暗之處，都絲毫不肯放過！

雲飛白看她看得如此細心，口中暗暗叫了聲：「糟了！」

就在此時，翠兒已經發現了他的衣角，倏地退後一步，嬌聲叱道：「是什麼人！」

雲飛白在這一瞬之間，機靈一動，心頭已經有了主意，身子靠着牆壁，裝作穴道受制，一動不動。

翠兒喝了一聲，依然不見雲飛白有何動靜，口中哼了一聲，手舉燭台，舉步走近，燭光照在雲飛白的臉上，雲飛白故意裝作目定口呆的模樣，她看了一眼，口中嘆道：「這人被誰制住了穴道呢！」

纖掌一伸，在雲飛白身上，連拍了兩掌。雲飛白口中「啊」了一聲，眨動眼睛，看到翠兒，不覺叫道：「姑娘……」

翠兒俏俏的盯着他，問道：「你是什麼人？」

雲飛白忙道：「在下昨晚路過這裡，錯過宿頭，到寶莊借宿來的。」

翠兒輕哦了一聲，暗道：「原來他就是那個借宿的人。」

一面問道：「那你怎麼會在地窖中的呢？」雲飛白心中暗暗好笑，一面說道：「在下睡到半夜裡，是那老管家把在下拍醒（他被翠兒點了睡穴），叫了起來……」

「是魔杖翁！」翠兒頗感意外，睜大眼睛，問道：「他沒有死？」

雲飛白故作吃驚的道：「那老管家已經死了？」

翠兒朝他看了一眼，嘆息一笑，旋即冷聲道：「你說下去。」

雲飛白道：「那老管家要在下隨他來至大廳，他推開了壁間一道門戶，要在下走在他前面……」

翠兒問道：「他怕這地窖裝了機關埋伏。」

雲飛白道：「在下不知道。」

翠兒道：「你快說下去。」

雲飛白道：「後來走到這裡，他伸手好像在在下身上點了一下，在下就不知道了，直到現在，是姑娘救了我。」

翠兒問道：「從前練過幾年。」

雲飛白道：「在下自飛雲，姑娘……」

翠兒道：「我姓唐翠娥。」

雲飛白道：「原來是唐姑娘。」

唐翠娥道：「別老站在這裡說話，咱們進去瞧瞧。」



下期待續

28

玫瑰王劍

玉方東 / 文

鐘憲黃 ■ 圖插

門暗啓開，鑰鐵到找，中髮人夫老在翁杖魔：要提文前王藥出取，中竊神一在翁，下而隨追中暗白飛雲，道地入進上壁下取，載所上經按，「經草百」出取內門小間壁從，像上經依亦，出可計無雲，閉復門鐵，上級拾即隨，個多瓶藥故雲，下走兒翠，啓復門鐵時，個餘十瓶藥毒解得取，載記自翠，道地出同，瓶藥上壁取竟亦，穴解爲翠，制受道穴作。行同雲邀，娥翠唐名言

二八、並肩作戰

唐翠娥道：「這有什麼關係，我們認作兄妹，旁人就不會瞎猜了。」

雲飛白道：「唐姑娘……」

唐翠娥嘆道：「你還叫我唐姑娘呢！」

雲飛白道：「這……這……」

「大哥。」唐翠娥仰起臉，催道：「我們快走咯！」

「二位不用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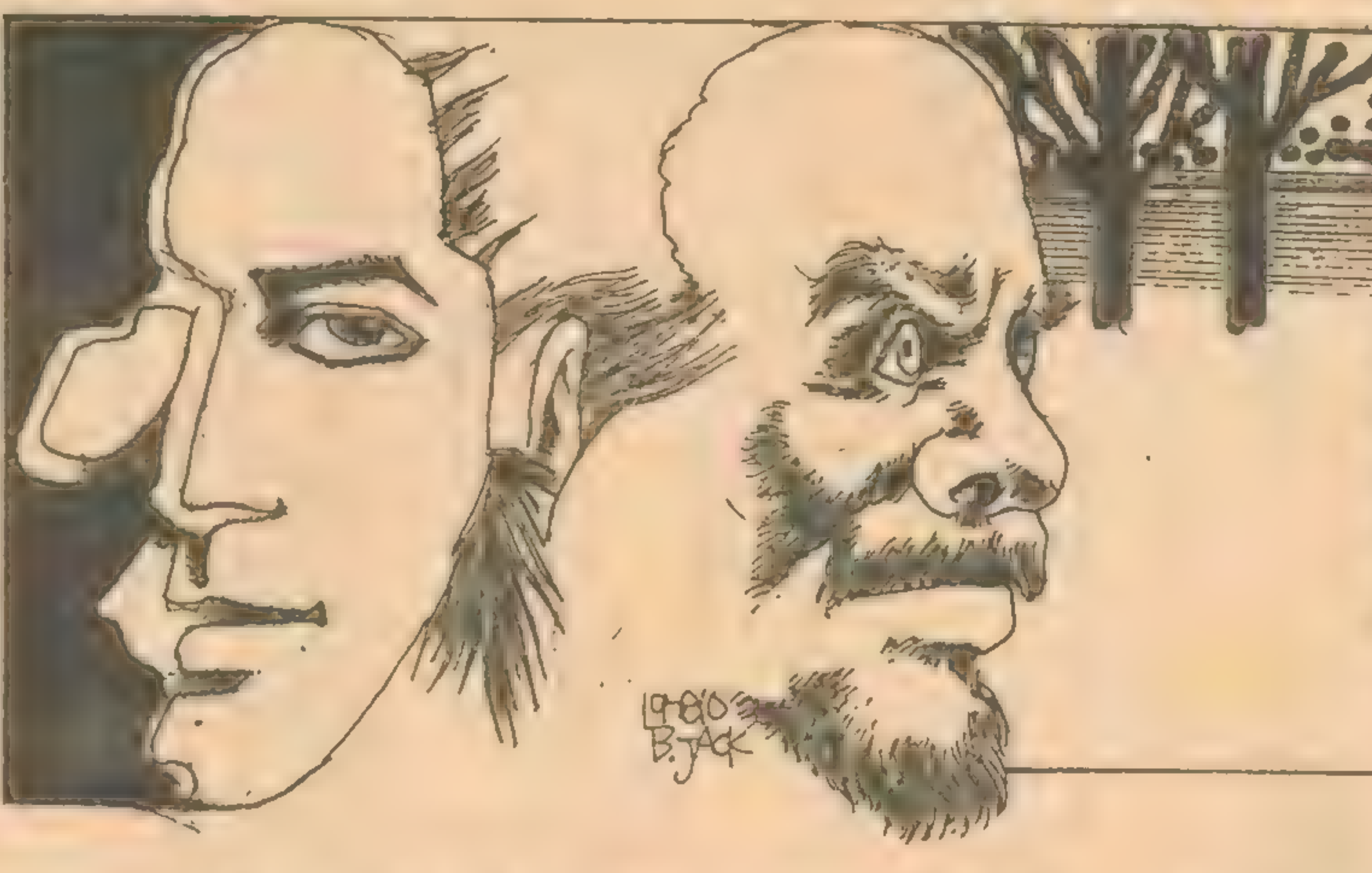
左首長廊間，有人沙著喉嚨笑道：「老夫已經等候多時了。」

唐翠娥柳眉一挑，叱道：「什麼人？」

一面低低的道：「白大哥，我們出去。」

兩人並肩走出大廳。

那沙喉嚨的人怪笑道：「三姑娘只顧着說哥哥妹妹了，自然不會注意到老夫等人了。」



「老夫等人」，那是說來人不止一個了。唐翠娥聽得又羞又氣，大聲道：「你們是些什麼人，都給姑娘站出來！」

「哈哈！」那沙喉嚨音大笑道：「老夫不是明明站在這裡麼？」

雲飛白舉目看去，只見在首長廊前果然有一團黑影，那是一個矮胖得像肉團似的一個老人！

雲飛白暗暗吃了一驚，說道：「是癩蝦蟆莫元奇！」

黑暗之中，但見兩點金光突然進射如炬，莫元奇厲聲道：「好小子，老夫的名號，也是你叫得的麼？」

唐翠娥傍著雲飛白身邊，冷冷的道：「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幹麼要來找碴？哼，姑娘也不是好惹的。」

「老夫知道。」

莫元奇撇着八字脚，緩緩走近，含笑道：「三姑娘是九毒尊者的關門弟子，當然不好意思。」

唐翠娥道：「你知道就好。」

莫元奇一手摸著上兩撇鬍子，含笑道：「就是因為三姑娘是九毒尊者的門下，所以要請三姑娘跟着老夫屈駕一行，這位小哥哥既是三姑娘的情郎，那就最好不過，二位一起去，有個伴兒，三姑娘也不致有寂寞之感了。」

「你胡說！」

唐翠娥心裏雖然對雲飛白發生了情愫，但這

是姑娘家心裏的事兒，給人家說穿了，自然又羞又急，一手不自覺摸摸劍柄，喝道：「我憑什麼？爲什麼要跟你去？」

莫元奇大笑道：「三姑娘，老夫親自前來相迎，這面子已經不小了，妳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唐翠娥撇了撇嘴，說道：「我不去，你能把我怎樣？」

莫元奇嘿然道：「小丫頭，不去，老夫就把妳擒了去。」

唐翠娥道：「你要和我動手？」

「哈哈哈哈哈！」

莫元奇仰天大笑道：「老夫和妳這黃毛丫頭動手，那未免太抬舉妳了！」

說到這裏，回頭喝道：「來人。」

一名面如黃蠟的青衣人急步趨入，他身後緊跟着走進高矮不等的七個灰衣人來！

雲飛白目光一注，不禁暗暗攢了攢眉，付道：「看來北嶺七兇，果然落在癩蝦蟆莫元奇的手中了。」

原來那青衣人率領著走入的七個灰衣人，正是北嶺七兇（藍如玉的義父和六個叔叔）。

莫元奇一揮手道：「要他們把這兩個小娃兒擊下了，但不可傷了他們性命。」

黃蠟臉青衣人躬身應「是」，忽然喉口發出一聲尖細的竹哨之聲，哨音方起，七個灰衣人雙目之中忽然射出森冷的兇光，舉步朝雲飛白、唐翠娥兩人逼了上來。

「鏘」的一聲，唐翠娥舉出一柄藍光湛湛的短劍，回頭悄聲道：「白大哥，你莫過來，我會對付他們的。」

這兩句話，就已顯示出她對雲飛白的真情來。

雲飛白心頭甚是感動，忙道：「唐姑娘，慢點，妳當他們是誰？」

唐翠娥問道：「他們是誰？」

雲飛白道：「這七個灰衣人就是昔年兇名久著的北嶺七兇。」

唐翠娥聽得一怔，望了雲飛白一眼，目中流露出堅毅之色，低聲道：「白大哥，我和他們一動上手，你就從後退走，越快越好，不用管我，日後，我會找妳去的。」

這話，更說得情意綿綿！

就在這幾句話的工夫，北嶺七兇已經逼近階下！

唐翠娥短劍一揮，劃起一道湛湛藍光，攔在前面，轉身，左手朝雲飛白輕輕推了一把，急促的道：「白大哥，快走。」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第四期
Sunday Times
NO. 48
Chinese Weekly
創刊於1945年
All Rights Reserved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住大馬路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她劍光才發，北嶺七兇中最右首的矮胖老人抬手就是一掌，朝她劍上劈來。

「鏘」！唐翠娥但覺劍上震力奇強，劃出的短劍，幾乎被震脫手！

就在這劍光一掃之際，對面右首第三個瘦高灰衣人，突然欺身上前，右手一探，五指如鉤，朝唐翠娥喉間劍身上抓來。

此人五指黝黑如墨，敢情套了鐵指，是以不怕淬了毒的鋒利長劍。

唐翠娥一身武功確也不弱，身形一閃，縮手之間，短劍劍尖幾乎在對方手指快要接觸上的一瞬間收了回來。

但在她身形剛動，右首第二個中等身材的灰衣人左手反手朝她肩頭拂出。

這一拂形同閃電，一股勁風，剛好拂上她的左肩，等到唐翠娥縮手收回短劍，再待退避已是不及！

就在此時，她忽然發覺有一點指影從她身後肩頭朝外點出，把中等身材灰衣人逼退了一步。

唐翠娥轉臉看去，那出指逼退中等身材灰衣人的不是雲飛白還有誰來？她驚喜的只說了聲：「你怎麼還不走……啊，你後面……」

原來右首一個灰衣人不知何時已欺到了雲飛白身後，雙手箕張，鷹爪般雙手，無聲無息朝雲飛白雙肩攔腰。

其實雲飛白的玄關已通，身後有人欺近，他早已警覺到了，身形倏轉，左手橫掌，隨著身子朝外按去。

那欺來的灰衣人乍觀雲飛白這記掌式，沒待他發出掌力，人已往後躍退開去。

雲飛白急忙和唐翠娥以背貼背的站好，一面說道：「他們還自持身份，七人中只有一人輪流出手，若是七人齊上，我們只怕一招也接不下來了。」

唐翠娥急急的道：「白大哥，我要你走，你為什麼不走呢？」

「在下能走麼？」

雲飛白剛說了一句話，對方又有一個灰衣人呼的一掌，迎面擊來。

雲飛白身形一偏，堪堪讓過，另一個灰衣人又振腕一指朝唐翠娥點出。接着又有一個橫掌切向雲飛白。

北嶺七兇每一個人都有一身絕學，功力驚人，因此每一招出手，不論是指掌，都有一股勢道奇猛，應手而生。

他們雖然七個人各發一招，輪流出手，但出手之快，幾乎令人目不暇接，好像一個人生了七條手臂，這隻手堪堪收來，那隻手業已發出。

逼得兩人只顧東躲西閃，在場內團團亂轉。

雲飛白左掌右指，（以指代扇）還可以和對方過旋封解，唐翠娥直連連還手都還不起，對方功力太強，除了躲閃趨避，手中空空執着一柄淬毒短劍，根本沒有她出手的機會。

幾招下來，雲飛白心頭有些感覺到了，北嶺七兇雖然被迷了神志，雖然把自己兩人圍在中間（動手沒有幾招，已把兩人圍在中間了），但他們對自己的左手橫掌以待的手勢（多羅葉掌），似是十分忌憚，每次發招攻來，遇到自己左手，便立即躍退，沒有一個肯和自己硬對

的，因此自己左手一直橫着手掌，始終沒有發過一掌。

至於自己左手，本是以指代扇，在效果上自然比使用摺扇差了些，不能發揮玄奧的招式作用，但也只要自己點出，對方七人似乎也識得厲害，同樣的一接即退，所以從未有過真正硬打硬接。

因此之故，真正遇上強大壓力的還是唐翠娥，她在七人循環出手之下，還能維持這些時光，全仗兩人不停的轉着圈子，多少記掌指交擊，都是雲飛白代她接下去的。

這一陣工夫，唐翠娥已經屢遇險招，驚得她香汗濕透了衣衫，連和她背脊相貼的雲飛白都可以感覺她背上熱氣烘烘，呼吸都喘不過來。

這一場搏鬥，因為作者是從被圍在中間的兩人身上寫的，因此北嶺七兇的出手雖快，但總是一個接一個循環出手，並不是七人聯手圍攻，好像情形並不激烈，但如果你不是第三者的話，站在場外觀戰，這情況就不同了。

你所看到的北嶺七兇，倏進倏退（倏進就是遇上了雲飛白的「多羅葉掌」），人影閃動，灰衣飛揚，雖然一個接一個出手，但因他出手奇快，在局外人的眼中，看到的已是七個人全在飛撲出手一般。

尤其場中兩人，不住在旋轉閃避，九個人都被飛快進退遊動，一陣陣嘯耳風，更是此起彼落，滿場橫飛，使人眼花撩亂，很難看得清楚雙方攻守之勢。

但這說的只是普通會武之人而已，竊蝦蟆莫元奇就不同了，他一雙金光燦爛的眼神，場中每一個人，出手每一記招式，莫不看得清清楚楚，但也有一點使他想不通的，因為他沒有身臨其境，沒有和雲飛白親自交過手，雲飛白沒有使出完全的一掌（只是橫着手掌而已），因此他心中覺得奇怪：「這小子左手橫掌不發，北嶺七兇幾乎記都在迴避着他，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明明一招就可以把他解決的，偏偏處處退讓着他，這樣下去，還能拿得下他們？」

他心頭疑念一起，右手一擺，喝道：「要他們停。」

黃蠟臉青衣人口中吹起一聲竹哨，圍攻的北嶺七兇突然全都停止下來。

莫元奇道：「你要他們使兵刃！」

他說的話，就是命令，黃蠟臉青衣人口中又吹了兩聲急促的哨子。

北嶺七兇在這瞬間，當真如響斯應，突然翻腕舉出了劍來。

他們這一舉出劍來，雲飛白看得不禁暗暗一驚，叫了聲：「七色劍！」

原來他們七支長劍分爲紅、藍、白、黑、黃、綠、紫七色，光芒流動，奪目懾心，正是昔年名震江湖的「七色劍」！

這中間雖然只有一句話，兩聲哨子的時間，但被圍在中間的兩人已經有了喘息的機會，唐翠娥左手迅快把一顆藥丸，塞入雲飛白的掌心，低聲道：「快含在口中。」

方才就因爲雲飛白的突然在她身後現身，接又連番受到攻擊，她要想使毒，礙着雲飛白

，無暇遞解藥給他，以致投鼠忌器，不敢貿然使毒。

這回，有了喘息機會，她才把解藥遞給了雲飛白。

雲飛白心知她要使毒了，這下使他不禁大感爲難，北嶺七兇是自己義妹藍如玉義父和叔叔，撇開這層關係，他們昔年雖然兇名甚著，但二十年來閉門思過，韜光養晦，未曾爲惡，此次乃是遭人挾持，神志被迷，自己不能把他們救出，豈能讓唐翠娥施毒？

心念閃電般一轉，來不及把藥丸納入口中，就大聲喝道：「莫元奇，你要他們暫且住手！」

莫元奇冷冷的道：「小子，你有什麼話說？」

雲飛白眼看北嶺七兇手持「七色劍」，已有發動之勢，接着喝道：「你先要他們住手。」

一決勝負，支使神志被迷的人，那又算得什麼人物？」

「各憑武功？」

莫元奇大笑道：「憑你們兩個娃兒，要和老夫一決勝負？」

雲飛白道：「怎麼？是在下不配？還是你敢？」

莫元奇大笑道：「三四十年来，老夫還沒聽過像你小子這樣狂妄的說話。」

「在下就是要和你打個賭。」

雲飛白道：「好，在下就不說你敢不敢？問你願意不願意？」

莫元奇望着他，說道：「你要如何賭法？」

「賭法很簡單。」

雲飛白道：「你我以三招爲限，你勝了，咱們就跟你走，但若是下三下你勝不了，你就得率領北嶺七兇，立即退走，你認爲如何？」

毒的。」

雲飛白道：「咱們既然講好了，各憑武功定勝負，唐姑娘也不用再使毒了。」

莫元奇道：「好，咱們就這麼辦，小子，你可以出手了。」

「且慢！」雲飛白一擺手道：「咱們還沒講好如何才算分出勝負來。」

莫元奇道：「依你之見呢？」

雲飛白道：「閣下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在下要勝你並非易事，因此咱們這三招必須有個標準，譬如咱們硬對一掌，在下和閣下如果同樣被震退一步的話，就該算閣下負了，閣下認爲是否公平？」

「公平、公平！」

莫元奇點着頭道：「咱們如果打成平手，老夫自然就算負了。」

他不但自負成名多年，功力深厚，絕不會和一個後生小子打成平手，更何況他練的是「蝦蟆功」，就是和他功力相等的，也休想把他推出一步。

雲飛白道：「閣下那是完全同意了？」

莫元奇點頭道：「老夫完全同意。」

「那好！」雲飛白道：「在下可以出手了吧？」

莫元奇道：「你只管出手好了。」

「在下那就有僥倖了。」

雲飛白話聲出口，左足隨着往前跨上一步，右腕抬處，駢指若戟，朝對方左乳「命脈穴」點去，同時左手化掌，一記「多羅葉掌」也跟着橫掌擊出。

兩招曠世絕學，雖然發有先後，也差不多是同時擊出的了。

莫元奇雖然在雲飛白出手的一瞬之間，已發覺這年輕人指法奇幻，一身功力也似乎極高，他仗着「蝦蟆功」遍身刀劍不入，存心硬接雲飛白一指，因此並未還手。

但聽「篤」的一聲，雲飛白二指不偏不倚，擊在蝦蟆功元奇左乳上的「命脈穴」上，幾乎有如擊在金石上一般！

雲飛白早就知道對方練的「蝦蟆功」，自己這點武功，是傷不了莫元奇的，故而在這一指上，只用了六七成力道，他把十成功力，都放在左手那一記「多羅葉掌」上。

這是一明一暗，一虛一實，他明知「多羅葉掌」也傷不了莫元奇，他也不希望傷他，只希望能把莫元奇推出去一步，自己就獲勝了。

莫元奇沒防到雲飛白會把兩種絕學同時使出，他坦然接下了雲飛白一指，心頭正感驚愕：「這小子好精純的內力，無怪他要口發狂言了！」

就在他心念初動之際，雲飛白的手掌也推上了蝦蟆功肥胖的身軀，這一掌似乎毫不着力，比剛才那一指的勁力，還差得多，莫元奇自然更不在乎！

但就在這電光如火之間，他突然感到雲飛白的掌上竟然含蘊了一股至大至柔之氣，溫和的湧上身來！

蝦蟆功究竟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見多識廣，心頭猛然一驚，付道：「這小子使的會是佛門神功？」



「嘿！嘿！」莫元奇笑聲尖而刺耳，說道：「小子，你怕了是不是？好，你們兩個也逃不上天去，老夫就要他們暫時停止攻擊，你有什么話，快說。」

隨着話聲，右手抬了抬。

黃蠟臉青衣人果然又吹了一聲竹哨，北嶺七兇七支長劍在同一時間，宛如毒蛇入洞，一下收入鞘去。

雲飛白冷然道：「莫元奇，你外號竊蝦蟆，名列南山十戾，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了，是不是？」

莫元奇目射金芒，沈聲道：「好小子，你犯了老夫忌諱，就是死數！」

他一向不喜歡別人叫他竊蝦蟆。

雲飛白道：「在下還不至於死在你姓莫的掌下，你既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就該各憑武功，

一決勝負，支使神志被迷的人，那又算得什麼人物？」

「各憑武功？」

「好小子，你犯了老夫忌諱，就是死數！」

人二要，身現忽奇元莫，去離欲正娥翠唐、白飛雲：要提文前。敵禦手聯，背貼背以唐與雲，前階近逼兇七嶺北，縛就手束然欣莫，負勝決一莫與，限爲招三以願，手住兇七要先莫請雲。異驚爲大，功神門佛是出認莫，施同掌指即招一第雲。意同

二九、情愛之蠱

癩蝦蟆急忙揮起右手衣袖，企圖消卸雲飛白的掌力，已是遲了半步，在這一瞬間，他只感到自己沒有一招武功，可以解得這記掌勢，身不由己被推得往後退下了一步；但還是站不穩，不覺又後退了一步。

雲飛白站在原地，雙方早已收了回去，朝他拱拱手，笑道：「莫前輩，承讓了。」

莫元奇呆得一呆，第一招上，就被人家推出

來，甜笑道：「白大哥，原來你武功竟有這樣高法，人家還給你就心死了呢！你方才騙我，還說什麼從前練過幾年，我不來啦……」

她又是輕嘆，又是撒嬌，臉上笑得紅靨覆的，但却掀起了櫻脣，忽然口中嚶嚶一聲，像乳燕投懷，一下撲入了雲飛白的懷裡，玉臂一環，緊緊抱住了他的身子，一顆頭埋在他的肩窩裡，還在不依不休的輕輕的晃動着！

雲飛白一時被她這突如其來的投懷送抱，鬧得個手足無措，耳環厮磨，散發著幽香的秀髮，在他頸子裡飄動，引起輕微的癢感，使雲飛



了兩步，後面兩招，自然不用再比了。他說什麼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瞪着兩顆眼珠，一張圓臉不禁微微一紅，呵呵笑道：「好小子，得了便宜賣乖，好，好，老夫走！」果然朝黃蠟臉青衣人揮了揮手，掉頭就走。黃蠟臉青衣人左手朝天一舉，那自然是給北嶺七兇的暗號，率著北嶺七兇急步往門外而去。

唐翠娥沒想到雲飛白居然能在一招之間，勝了兇名久著的癩蝦蟆莫元奇，一時不禁喜上眉梢，臉上洋溢著嬌笑，像翠蝶般飛快的迎了上

白一顆心驟然狂跳起來！

他不好把她推開，天底下也絕沒有鐵石心腸的男人，會把這樣一個綺年玉貌，柔情如水的孩子推開去。

但他還算把握得住飄蕩的心，只是輕輕的叫了聲：「唐姑娘……」

她聽得更是不依，噯道：「不來啦，人家叫你白大哥，你還叫人家唐姑娘、唐姑娘的……」

她嬌首直搖，幽幽的道：「你要……叫我……妹子……才對……」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 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 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期至期止爲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新聞 / 知識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您才不會有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內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報刊

時報周刊

時報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四
期 上 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47

時報周刊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住址寄台北三二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雲飛白身上沁出汗來，他自然拗不過她，只好順著她道：「好，我叫妳妹子。」

唐翠娥半邊嬌媚貼著他肩窩，嬌聲道：「那我叫妳什麼？」

「我……」雲飛白臉頰發紅，低著頭輕聲道：「妹子……」

「嗯！」唐翠娥笑了，笑得有些羞澀，也很嫵媚，她忽然仰起臉來，四目相投，緩緩閉上眼睛，把兩片鮮紅得像櫻桃般的小咀，緩緩微露，緩緩的送了上來！

她有著輕微的喘息，吐出一縷動人的口脂幽香。

雲飛白就最老實，也會心動，何況他的心早已在飄蕩，他忍不住低下頭去，四片熾熱的咀唇，一下就美妙的緊緊的合在一起。

他只感到她纖軟柔滑的丁香，輕輕送入了口中，互相含吮吮吸！

天地間，利那靜止下來，只有兩顆心在跳，彼此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漸漸，連心跳也聽不見了，兩個人快要溶化成一個，自然什麼也聽不到了。

但就在這美好、忘我、兩情繾綣之際，兩個人的耳朵中，都聽到了一聲輕笑！

兩人同時警覺，也很快的分了開來！

雲飛白雙頰如火，輕聲問道：「妳有沒有聽到笑聲？」

唐翠娥一張粉臉也紅腫腫的，帶著羞澀，白了他一眼，嬌嗔道：「自然聽到了，都是你……」

雲飛白目光轉動，朝四週打量了一眼，說道：「奇怪，怎麼會沒有人呢？」

唐翠娥舉手掠掠散亂的秀髮，說道：「我們找找看。」

「不用找了！」

一個像銀鈴般的笑聲，起自兩人身後，嬌笑道：「我就在這裡。」

雲飛白聽得一怔，急忙轉身看去，只見石階上俏生生站著一身紅色窄腰衣裙，頭挽宮髻，面貌嬌美的女子，眉目盈盈，看去約莫花信年華，這時笑吟吟的望著自己兩人！

這紅衣女子笑得無聲無息，武功自然極高了。

雲飛白心頭暗暗一驚，問道：「姑娘是什麼人？」

紅衣女子格格的一聲嬌笑，說道：「你還叫人姑娘，姑娘的，你要叫我姐姐才對！」

只要聽她這句話，她一定已經來了好一回，因為這句話是剛才唐翠娥說的，她只不過把「妹子」二字改為「姐姐」罷了！

唐翠娥雙頰飛紅，縱身撲了上去，扭著纖腰，不依道：「二姐，我不來了！」

原來那紅衣女子竟是唐翠娥的二姐。

「唔，我的好妹子，妳現在別再跟大姐撒嬌了吧？」

紅衣女子一把攬著她，嬌笑著道：「因為妳已經找到撒嬌的人了！」

「啊，二姐！」

唐翠娥靦腆而帶著喜悅的道：「我給妳引見，他叫白雲飛……」

紅衣女子嬌聲道：「好妹子，妳不用介紹了，我認識。」

唐翠娥驚奇的道：「二姐認識他？」

「唔！」紅衣女子目光瞟著雲飛白，格的笑道：「我認識雲公子，比妳還早呢？」

雲飛白聽她叫出「雲公子」三字，心頭暗暗奇怪，忖道：「她認識自己，自己怎麼從未見過她呢？」

唐翠娥臉色微變，顫聲道：「二姐……」

她還以為雲飛白是二姐的情人呢！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小妹子，妳只管放心，雲公子可不是我二姐的心上人。」

唐翠娥聽她這一說，不覺釋然一笑，接著抬目問道：「二姐叫他雲公子？」

「是啊！」紅衣女子笑著道：「二姐不是說認識他比妳早麼？他那時好像叫雲飛白。」

唐翠娥轉臉望著雲飛白，眨眨眼睛，問道：「白大哥，妳到底叫白雲飛呢？還是雲飛白呢？」

雲飛白到了此時，只得說道：「在下正是雲飛白。」

「啊！」唐翠娥幽怨的道：「原來白雲飛，是你騙我的，你為什麼要騙我呢？」

「二妹這還想不出來麼？」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那是因為他認識許多姑娘家，所以對妳只好說個假姓名了。」

唐翠娥一呆，問道：「妳說他認識許多姑娘家，都和他很好麼？」

「那要問他自己了！」

紅衣女子嬌笑道：「不過據我所知，就有三個姑娘家和他哥哥妹妹……」

她伸出一隻粉嫩纖秀的手掌，扳著指頭算道：「一個叫藍如玉，一個叫管練霞，還有一個叫甘明珠，雲公子，我說的對不對？」

雲飛白聽得心頭大疑，一面點頭道：「不錯，這三位姑娘，都是在下的義妹。」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小妹子，妳都聽到了，二姐沒說錯吧？」

唐翠娥臉色劇變，目含淚珠，說道：「雲飛白，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雲飛白道：「在下並沒有瞞妳，我們才相識不久，中間又有蝦蟆一場糾紛，在下有時告訴妳麼？」

唐翠娥想想也覺得有理，朝他歉然一笑，幽幽的道：「那是我錯怪你了。」

「小妹子，妳真死心眼。」

紅衣女子搖頭道：「想不到平日眼高於頂的妳，竟會對他一見鍾情，這麼……」

她感到以下的话，似嫌不雅，就抿抿嘴，一笑而住。

「我不管。」

唐翠娥羞澀的道：「白大哥，我還是叫妳白大哥的好，妳還是叫白雲飛吧！」

雲飛白道：「唐姑娘，妳還沒給在下引見妳的二姐呢！」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雲公子真是健忘，那天我要去跟送子觀音燒香，偏偏走到半途上脚疼起來，要妳送我上山去，妳就是不肯……」

雲飛白猛然一怔，說道：「妳是九毒觀音？」

「秦妙香。」

九毒觀音接口說了出來，她邊說邊笑，笑得眼淚一溜，續道：「就是咯，這一說雲公子終於想起來了！」

雲飛白目光凝注，問道：「妳把藍如玉、甘明珠等人，迷失神志，弄到那裡去了？」

九毒觀音嬌笑道：「現在，有了我小妹子，還問她們幹麼？」

雲飛白瞠目噤道：「好個妖女，妳仗著區區劇毒，以為雲某怕妳了麼？」

「唔！」九毒觀音輕輕披了嘴，說道：「妳瞧我兇惡霸氣的，這是什麼呀？我只是要藍如玉和我合作，去對付三靈門，難道妳不想對付他們？」

「合作？」雲飛白怒哼一聲，道：「合作應該坦誠相處，妳却鬼蜮居心，用毒藥迷失許多人的心志，這算是那門子的合作？」

「雲飛白！」

九毒觀音冷笑道：「今晚我要不是看在小妹子的份上，妳早就躺下去了。」

雲飛白大笑道：「那倒只怕未必。」

九毒觀音格格的一聲嬌笑，眼淚流盼，說道：「妳可要試試？」

她纖纖玉手，輕盈的舉了起來，姿勢極為優美！

唐翠娥急忙一下攔在雲飛白身前，朝九毒觀音道：「二姐，妳不能出手。」

九毒觀音緩緩放下手去，格格笑道：「小妹子，妳九字還差一撇呢，就這樣護著他了。」

唐翠娥粉臉一紅，說道：「二姐不是說看小妹的份上麼？」

「好！」九毒觀音道：「二姐不難為他，就是了。」

唐翠娥道：「謝謝二姐。」

雲飛白也因自己已經得到了「百草經」，而且也得到了藥王門煉製成藥末的十幾種藥草，只要稍假時日，自己即可按方配製成解毒藥，此時還是忍耐些為是，因此聽了她們師姐妹的話，只是哼了一聲，沒再作聲。

九毒觀音道：「小妹子，妳當二姐做什麼來的？」

唐翠娥道：「小妹不知道。」

九毒觀音道：「我聽說小妹已經取到『百草經』了，對不對？」

唐翠娥道：「是的。」

「那好！」九毒觀音道：「妳把『百草經』交給我帶回去。」

唐翠娥應了聲「是」，探懷取出二本「百草經」，遞了過去。

九毒觀音接過，收入身邊一個草囊之中，盈盈眼波朝雲飛白一溜，含笑道：「師父還有一件事要妳去辦，妳可以和他一起去，等辦完了，也該帶他去見見師父他老人家。」

唐翠娥粉臉一紅，問道：「師父交代的是什麼事呢？」

九毒觀音道：「目前，據說三靈門正在全力搜尋甘霖的下落，由此可見甘霖並未落在他們手中，師父要妳見機行事，能把甘霖找到的。」

雲飛白心中一動，暗道：「甘老伯原來並沒有落在任何人的手中。」

唐翠娥為難的道：「這個，小妹如何找得著他呢？」

九毒觀音道：「據師父判斷，甘霖一定潛伏在那裡，他決不會走得遠遠，可能仍在甘家莊附近，目前三靈門的人，明的已經撤走，暗中查訪得很緊，妳和白公子不妨再走一趟阜陽，師父也沒限妳時間，你們譬如去遊山玩水，有什麼事，我會派人和你連絡的，好啦，我要走了。」

她走了幾步，回頭道：「白公子，我把小妹交給妳了。」

一陣風般往外行去。

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道：「白大哥，我們也該走了。」

雲飛白因聽九毒觀音傳達師令，要唐翠娥去找甘伯父，而且管練霞也和自己約在插花廟附近見面，自己和她一路，才能明瞭他們的動靜。心中這麼一想，就點頭道：「好吧！」

兩人相偕走出西山別墅大門，唐翠娥偏頭問道：「白大哥，我想問妳一句話，不知道妳肯不肯很誠實的回答我？」

雲飛白道：「妳要問什麼呢？」

唐翠娥道：「妳和那三個姑娘，和那一個比較好呢？」

雲飛白笑道：「她們都是我的結義妹子，自然都一樣的。」

唐翠娥又道：「那麼她們三個人中那一個比較漂亮呢？」

雲飛白道：「她們和妳年齡差不多，面貌雖然不同，但也差不多的。」

唐翠娥追問道：「妳和她們都有情麼？」

雲飛白道：「那也是兄妹之情罷了。」

唐翠娥偏頭道：「那麼和妳呢？」

這話，雲飛白很難回答了，自己和她只不過才認識而已，根本談不上兄妹之情，但方才自己吻了她！不！這也可以說是她熱情如火，送給自己的吻。

既然吻了，能說沒有兄妹之情麼？不！這已經超過兄妹之情了。

這要自己如何回答呢？

他朝她笑笑，說道：「自然也是兄妹之情咯！」

「唔！」唐翠娥絲毫不肯放鬆，披披咀道：「白大哥，原來妳和她們的兄妹之情，也和我一樣麼？」

雲飛白尷尬的道：「那妳要我怎麼說呢？」

唐翠娥羞澀的道：「難道妳還不明白？還要我說吧？」

雲飛白暗暗攢了攢眉，說道：「姑娘這份情意，在下……在下……」

「不！」唐翠娥不待他說下去，低低的道：「妳叫我妹子咯！」

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道：「白大哥，妳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叫妳白大哥呢？」

雲飛白笑道：「這個我猜不出來，妳說呢？」

唐翠娥幽幽的道：「因為白雲飛只有我一個妹子，對不對，所以我寧願叫妳白大哥了。」

雲飛白笑了笑道：「但白雲飛只是我當時隨便說的假名字，我畢竟是雲飛白呀！」

唐翠娥道：「姓名只是一個人的標記罷了，妳以後就叫白雲飛，不就叫白雲飛了麼？」

她不等雲飛白說話，接著斜睨一笑道：「白大哥，我不管妳有幾個妹子，以後只要對我好了，我也相信妳，以後一定會對我好的。」

她好像很充滿自信。

雲飛白不好多說，兩人沈默著走了一段路，雲飛白才道：「妳二姐說的三靈門，就是癩蝦蟆那一班人麼？」

「是啊！」唐翠娥道：「三靈門是新近才在江湖出現的一個神秘門派，我是聽大師兄（九毒書生畢逢春）說了，才知道的。」

雲飛白道：「他們為什麼叫三靈門呢？」

「妳這也不知道？」

唐翠娥偏著頭，說道：「三靈，就是三辰咯，南山、子辰、巳辰，已經只剩下三辰，三靈門的首腦人物，就是他們三個了。」

雲飛白道：「你們九毒門和三靈門有什麼樑子呢？好像水火不相容的樣子。」

「這我就不知道了。」

唐翠娥道：「只是我聽師父說過，好像是他們先對我們挑釁。」

雲飛白道：「我覺得有些奇怪，江湖有這麼大，但你們雙方，却處處都已成了短兵相接，譬如雙方都在爭『百草經』，都在找甘霖，這為什麼呢？」

唐翠娥道：「因為『百草經』上載有許多解毒藥方，若是給他們取走了，對我們就會不利。」

雲飛白道：「那麼找甘霖又為什麼呢？」

唐翠娥道：「這和『百草經』一樣，因為甘霖有一顆避毒珠，專解天下奇毒，所以不能讓他們把甘霖劫走。」

雲飛白道：「原來如此！」

他現在完全明白了，兩幫人爭奪『百草經』，爭奪甘伯父，全是為了「解毒」兩個字。三靈門得到解毒藥物，就不懼九毒門，九毒門取到了解毒藥物，就不懼三靈門，稱霸江湖。究其原因，無非為了爭雄武林，稱霸江湖。記得瓊天逸士在自己臨行時，要自己告訴管練霞：九毒老魔既已出世，唯一能剋制他的，普天之下，只有龍珠，務必多方留心，查到此珠下落，看來此行倒是十分重要了。

唐翠娥看他半晌沒有作聲，忍不住偏頭問道：「白大哥，妳在想什麼呢？」

雲飛白道：「沒有什麼。」

唐翠娥道：「妳一定在想那三個妹子了？對不對？」

雲飛白道：「這是妳太多心了。」

唐翠娥道：「只是妳現在想她們也沒有用了，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雲飛白心中不禁一動，問道：「妳此話怎說？」

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親切的道：「因為我在妳身上已經下了情愛之蠱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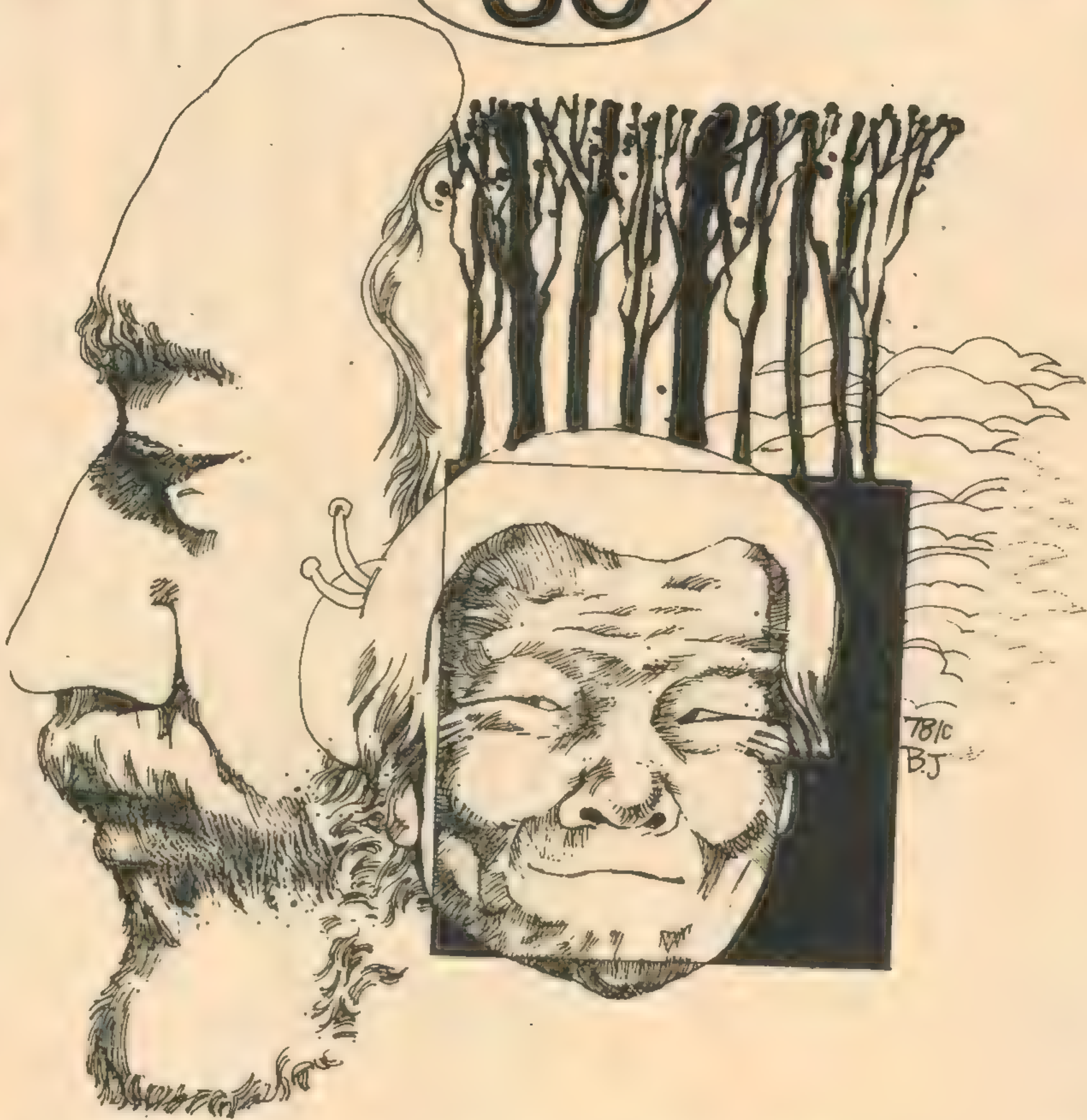
下期待續

玫瑰劍

30

前文提要：雲飛白指掌同施，第一招上即獲得勝利，癩蝦蟆果然依約率同七兇退去，唐翠娥喜極，投入雲懷中，並送上香吻，九毒觀音忽現身，命唐前去甘家莊，尋訪甘春霖下落，蓋九毒門志在避毒珠也。唐約雲同行，並謂已在雲身上，下了情愛之蠱。

唐翠娥臉上飛起一抹羞紅，幽幽的道：「就……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方才「那個」時候了！
雲飛白又道：「妳在我身上下了蠱，我會怎樣呢？」
唐翠娥望了他一眼，然後甜甜一笑，說道：「白大哥，你只管放心，還是和平常一樣，一點也沒有什麼感覺的。」
雲飛白道：「那妳為什麼要下蠱呢？」
唐翠娥羞澀的道：「我心裡只有一個人，自然也希望你心裡只有我一個人了，如果你有一……」



三〇、各存機心

雲飛白聽得臉色一變，望着她問道：「妳此話當真？」
唐翠娥緩緩走近他身邊，緩緩侵入他懷裡，柔聲道：「我說的自然是真的了，因為……因為……」
雲飛白心頭甚是惱惱，問道：「妳為什麼要在我身上下蠱呢？」
「白大哥，你不要生氣嘛！」
唐翠娥生似受了極大委屈，垂著頭，幽幽的道：「因為我怕……失去了你，所以……所以……」
雲飛白問道：「妳是什麼時候下的，我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呢？」

天離開我……
雲飛白道：「離開妳怎麼樣呢？」
「那就會……」
唐翠娥一下撲入他懷裡，把一顆頭埋在他胸脯，使勁顫動着，嬌聲道：「白大哥，只要你永遠、永遠不離開我就好了。」
「這個可能麼？」
雲飛白道：「難道我永遠不能走開一步了？」
唐翠娥幽幽的道：「不，誰說不能走開了？只是不能超過一百里以外，白大哥，你若是要到一百里以外去，我會和你一起去的呀！」
雲飛白道：「下了蠱，就沒有解藥麼？」

唐翠娥微微搖頭道：「沒有的，下了旁的蠱，有藥可解，惟有這情愛之蠱，女孩兒一生一世，只下一次，所以也就不煉製解藥了。」
雲飛白道：「妳是苗人？」
「也可以這麼說。」
唐翠娥偏着頭道：「我爹是漢人，我娘是苗人，所以我都可以說。」
雲飛白道：「那妳現在要怎麼呢？」
唐翠娥甜甜一笑，一手挽着他臂膀，說道：「我們一起走咯！」
× × × × ×
他們又回到甘家莊來了。
唐翠娥是師父交給她的任務，務必找到白眉崑崙甘春霖，務必找到甘春霖的那顆避毒珠。雲飛白和她同行，自然也是為了那顆避毒珠。因為瓊天逸士說過：九毒老魔重出江湖，只有驅龍避毒珠才能制得住他，這機會自然不能錯過。
何況管練霞和他也約在插花廟附近見面的。甘家莊依然平靜如昔，只是大門緊緊的閉着。
雲飛白走上前去輕輕叩了兩下門環。
兩扇大門邊上的側門開處，走出一名莊丁，他認識雲飛白，連忙躬了身道：「是雲公子，快請裡面坐。」
他望望雲飛白身後的唐翠娥，心中暗暗忖道的：「這位雲公子當真風流得很，這回和他同來的，又換了一位姑娘啦！」
雲飛白領着唐翠娥進入大門，走沒幾步，只見迎出來的竟是甘春霖，一眼看到雲飛白，急忙拱手道：「雲公子回來了，那真好極了。」
雲飛白自然知道甘春霖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心想：「九毒門果然預先在甘家莊佈下了棋子。」
一面點著頭問道：「甘總管，這裡最近沒出什麼事吧？」
甘春霖神色恭敬的道：「回公子，自從公子走後，這裡還算平靜。」
雲飛白道：「甘伯父和小姐也都沒有消息麼？」
「沒有。」甘春霖皺眉道：「莊主至今一點消息也沒有，小姐也沒有消息，這得全仗雲公子設法了。」
他領着雲飛白走入東首一道門戶，那是甘春霖的書房，一面說道：「雲公子請到書房待茶。」
雲飛白偕同唐翠娥一起跨進書房，一面說道：「甘總管，這位是唐姑娘，是九毒觀音秦姑娘的師妹，是奉命到這裡來的。」
一面回頭朝唐翠娥道：「他是這裡的總管，叫做甘春霖，也是令師姐手下的青字五號。」
「啊！」唐翠娥眨眨眼睛，喜道：「原來妳是二師姐的手下。」
「小的青字五號見過三姑娘。」
甘春霖恭敬的道：「小的就是奉命回到莊上來的，三姑娘如有差遣，只管吩咐小的好了。」
「嗯！」唐翠娥道：「我是奉命和白大哥，啊，雲公子一起來的，主要就是找這裡的莊主。」

期六第
Sunday Times
NO. 48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甘春霖，據說他可能潛伏在附近，所以這幾天我們要住在莊上……」

她的粉臉微微一紅。

甘祿堂道：「三姑娘和雲公子來了，那是最好不過，雲公子可以住在這書房後面有一間臥室，原是莊主住的，最合適也沒有了。三姑娘可以住到上房去，那是小姐的閨房，一切用具，都是現成的，不知三姑娘意下如何？」

唐翠娥問道：「離這遠不遠？」

甘祿堂道：「那是在後進，也不算遠。」

「好吧！」唐翠娥道：「反正白天我和白大哥，啊，雲公子都要出去，到四面走走，只是晚上回來睡覺，那就在你家小姐的房裡好了。」

說話之時，一名莊丁給兩人送上茶來。甘祿堂道：「雲公子、三姑娘請在這裡寬坐一回，小的去吩咐老媽子把小姐的房間收拾收拾。」

雲飛白點頭道：「甘總管請便。」甘祿堂躬身，退了出去。

唐翠娥道：「二師姐原來早就安排了一個人，在這當總管，連這總管都不知道甘春霖的下落，要我來找，我如何找得着呢？」

她取起茶碗，喝了一口，又道：「哼，她就專門找些難題給我來做，就像到藥王門去搜索『百草經』這件事來說，也是她出的好主意，我整整在西山別業當了兩年丫環，才算弄到手，你說氣人不氣人？」

雲飛白笑道：「這叫做能者多勞。」

「白大哥。」唐翠娥扭動了一下腰肢不依道：「你也取笑我，我不來啦！」

忽然「啊」了一聲，又道：「白大哥，找尋甘春霖這件事，我看很棘手呢，你一定要幫助我才行。」

雲飛白笑道：「這還用說，我若是不幫助妳，會和妳一起來麼？」

唐翠娥朝他甜甜一笑道：「白大哥，你真好，只是我們該如何着手呢？」

雲飛白道：「方才妳不是說過了麼？連甘祿堂是這裡的總管，都一點眉目也沒有，我們一時自然不容易找到了。」

唐翠娥發愁道：「那怎麼辦呢？」

雲飛白道：「那天令師姐不是說，這件任務不限時間，依我看，我們一時也無從着手，今天好好休息一天，從明天起，不妨到四處去看看，找人的事，是急不來的，只有慢慢打聽，只要有一點蛛絲馬跡，就可循着線索追下去了。」

唐翠娥道：「白大哥，還是你行，我一切都聽你的就是了。」

雲飛白聽得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只是隨口說說，她却信以為真，由是看來，唐翠娥是個沒有心機的人了。

過沒多久，甘祿堂領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媽子進來，指着唐翠娥道：「這位就是唐姑娘。」

一面朝唐翠娥道：「她叫張嬌嬌，一向是侍候小姐的，唐姑娘請隨她到小姐房裡去看看。」

甘祿堂陪笑道：「這是三姑娘初來的關係，

張嬌嬌連忙彎着腰道：「老婆子見過唐姑娘。」

唐翠娥道：「張嬌嬌不用客氣，我要在這裡住幾天，就得麻煩張嬌嬌了。」

張嬌嬌拘謹的連說：「不敢。」

雲飛白道：「妹子，妳就隨張嬌嬌到上房去看看吧！」

唐翠娥道：「你不去？」

雲飛白道：「那是甘姑娘的閨房，我不便上去，妳去吧！」

唐翠娥道：「好，那我去了。」

張嬌嬌領着她走出了書房。

甘祿堂立即走上前一步，悄聲道：「雲公子，莊主下落未明，目前三靈門和九毒門兩方面的人，都在找他，小姐又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現在只有全仗雲公子大力賜教了。」

雲飛白心中不禁一動，付道：「他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這番話，莫要是九毒觀音要他試探自己來的？」

一面反問道：「甘總管可知你家小姐和藍姑娘她們如何了？」

甘祿堂道：「小姐和藍姑娘都被九毒觀音迷住了神志，目前已由青字三號領着他們離開這莊，小的奉派回到莊上來，所以並不知他們去向。」

雲飛白道：「你回來之後，可有什麼打算呢？」

甘祿堂道：「雲相公也許認為小的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並不相信小的，但小的此心可對天日，莊主對我的恩德，縱使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只是小的力量太薄弱了，以小的看，只有雲公子和管姑娘，才能救得了莊主、小姐。」

雲飛白目前經歷了不少事故，就說藥王門的一枝吧，屈身為奴二十年，目的只是為了一部『百草經』，江湖上人心叵測，甘祿堂說的話，自然也未可全信。

心念這一轉，只是沈吟道：「日前兩方面的入既然都在找甘伯伯，由此可見甘伯伯尚未落入他們手中，至於甘姑娘，她和我義結兄妹，如今落在九毒觀音手中，我自然有責任要救她脫險，只是九毒門善於用毒，武功最高，也無法和劇毒抗衡……」

甘祿堂道：「只可惜小的職位太低了，無法弄得到解藥，但天下之大，奇毒雖然厲害，總是有藥可解，也並不一定可怕……」

雲飛白點頭道：「目前，惟一可行的，他們雙方既然都在找甘伯伯，如能先把他伯伯找到就好。」

甘祿堂道：「急也就急在這裡，就說莊主躲得過一時，但時間稍長，總會給他們找到的，小的實在替莊主耽心……」

正說之間，唐翠娥已喜孜孜的走了進來，問道：「白大哥，你和甘總管在說什麼呢？」

雲飛白道：「我正在問他，甘莊主平日有些什麼友好？和交往的是些什麼人？哦，妳看過房間，還滿意嗎？」

唐翠娥道：「甘姑娘住的房間，自然很好，只是離這遠了些，我剛來，路徑不熟，好像轉轉彎彎，走了不少路呢！」

甘祿堂陪笑道：「這是三姑娘初來的關係，

住幾天，就熟了，其實並不遠，從這裡去，只隔了兩進樓宇。」

唐翠娥問道：「這裡一共有多少人？」

甘祿堂道：「這裡除了張嬌嬌，和廚下的人，外面一共有十六名莊丁……」

「我又不問妳這裡的人。」

唐翠娥道：「我是說，二姐師派在這裡的人，有幾個？」

甘祿堂道：「這裡只有小的一個。」

唐翠娥道：「那妳不要叫我三姑娘，叫我唐姑娘就好了。」

甘祿堂應了聲「是」，就退了出去。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莊丁在書房裡點上了燈，不久，又有一名莊丁在八仙桌上擺好兩付杯筷，送上酒菜。

甘祿堂隨着走入，歡然道：「雲公子、唐姑娘，今晚廚下沒準備什麼，二位只好將就着用了。」

八仙桌上，擺上了六盤菜，和一個湯，雖然說不上豐盛，却也有魚有肉、有蛋、有筍！

雲飛白道：「甘總管不用客氣，這樣已經很好了。」

甘祿堂和莊丁一齊退出。

雲飛白道：「妹子，快來吃了，這幾天一路上都沒好好休息，吃過晚餐，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們就得出去找人了！」

唐翠娥倒是真的聽他的話，兩人匆匆吃過晚餐，莊丁收去盤碗，又給兩人沏上了開水。唐翠娥坐了一回，起身道：「白大哥，你早些休息吧，我也要回房去啦！」

她才一起身，張嬌嬌已經在門口伺候着，立即點起了燈籠，說道：「唐姑娘，老婆子給妳帶路。」

領着唐翠娥走出院子，一路往後進而去。

雲飛白等她走後，一手拿起燈籠，走入後面，果然有一間精緻的臥室，關起房門，就十分隱秘，因為外面是書房，不虞有人窺伺。

這間臥室也相當寬敞，除了靠壁處是臥榻之外，還有一張書案，和兩把椅子，佈置簡單而雅潔。

雲飛白闖上房門，放下燭台，正待就寢。忽聽外面書房中似有極輕的脚步聲，朝房門口走來。雲飛白如今玄關已通，自然可以清楚聽到，心中方是一動！

門上已經有人輕叩了一下。雲飛白急忙開啓房門，就見一個青衫人低聲道：「大哥，是我。」

這下，雲飛白聽出來了，不禁大喜道：「是三妹！」

原來這青衫人正是管練霞，她一下閃身而入，重又掩上了房門，低低的道：「大哥，你今天才來。」

雲飛白道：「慢點，我去把書房門關起來。」

管練霞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放心，我進來的時候，已經帶上了。」

雲飛白道：「三妹，妳怎麼知道愚兄來了呢？」

管練霞嫣然一笑，說道：「我已經來了兩天，那和大哥同來的姑娘，是什麼人呢？」

她一雙秋水般眼睛只是盈盈的望著他。

雲飛白被她問得臉上不禁一紅，說道：「此事說來話長，三妹，妳且坐下來，聽我慢慢的說。」

管練霞依舊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面問道：「你見到我爹了麼？」

「令尊？」雲飛白一怔，問道：「妳不是要愚兄去找瓊天逸士？」

管練霞雙頰微紅，靦腆的道：「那是爹沒和你說明了，小妹要妳去找瓊天逸士，就是家父咯！」

「妳怎不早說？」

雲飛白笑了笑道：「妳差點把愚兄害苦了。」

管練霞眨眨眼睛，問道：「那怎麼會呢？哦，大哥，還是妳說吧！」

雲飛白就把自己如何找上白石山，如何遇上了兩個假冒的瓊天逸士，後來真的瓊天逸士出現，才把兩個假的驚走……

管練霞問道：「這兩個假的是什麼人呢？」

雲飛白道：「一個是地龍第五嘍，一個是九毒書生畢逢春。」

接著又把瓊天逸士如何替自己打通玄關，自己如何領悟扇上的玄功，和一招扇法，青衣夫人也傳了自己一招「多羅葉掌」……

管練霞臉微紅，喜道：「娘把『多羅葉掌』也傳給大哥了。」

言下似是十分喜悅，也帶着三分羞意。雲飛白又把自已下山之時，瓊天逸士叮囑自己，轉告三妹，務必找到驪龍辟毒珠。以及自己如何投宿西山別業，如何在無意之中，取到『百草經』，也詳細說了一遍。

管練霞聽得喜道：「大哥無意中得到了『百草經』，上面載有專解『百步聞香』的藥方？」

雲飛白道：「百草經上所載的解毒藥方，不止一篇，大概已可對付九毒門的毒藥了。」

管練霞道：「這唐姑娘原來是九毒觀音的師妹，妳怎麼會和她一路的呢？」

雲飛白不好對她隱瞞，只得把自己被關在地窖中說起，一直說到唐翠娥奉命前來，以及在自己身上下毒，只是把唐翠娥投懷送抱，自己吻了她這一節不好說出口來的略過不提。

管練霞聽得粉臉失色，吃驚道：「她在大哥身上下了毒，這怎麼辦？」

雲飛白道：「不要緊，我在路上落店之後，就翻看『百草經』，上面有四條解救毒蟲的藥方，只要照方找到藥草，就可無慮了。」

「如此就好！」

管練霞舒了口氣，說道：「小妹聽到妳中了毒，真把人急死了。」

雲飛白道：「三妹，謝謝妳。」

管練霞又道：「大哥不是說從地窖中取來了十幾種已經製好的藥來麼？那是解毒用的藥麼？」

「是的。」雲飛白點點頭道：「百草經上所載七種解毒藥方，十幾種藥草，我都取來了，現在住在這裡，就可以把它照方配合起來，我們就不懼九毒門的劇毒了。」

管練霞道：「妳那解毒的藥，也要及早準備才是。」



玫瑰釦

玫瑰釦



31

文 東 方 玉
● 插圖 / 黃憲鐘

三、
雲飛白點點頭，說道：「明天唐姑娘要和我一起出去，找尋甘伯伯的下落，我正到處留心，先找到了藥草，就可配製。」
說到這裡，忽然輕哦一聲道：「三妹，甘祿堂方才向我表明心迹，他希望我們救他莊主、小姐，但他又是九毒觀音門下，妳看這人是否可靠？」
「對了！」
管練霞道：「小妹正要告訴你呢，這兩天來，我發現甘祿堂形迹極為可疑……」
剛說到這裡，兩人耳中同時聽到一陣極其輕微的聲音，起自右側！
雲飛白、管練霞同時轉過身去，只見右首靠壁處那張雕鏤精細的木床上，本來摺疊得整整齊齊的錦褥繡被，這一瞬間業已不見，這時正有一個人從地下拾級而上。
這人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中等身材，濃眉細目，雙目炯炯有神，臉上含著親切的笑容，緩緩跨下床來。
管練霞沒有見過此人，雲飛白也沒見過，但他却看甘明珠假扮過。
尤其這老者有兩道又濃又白的眉毛，即使你不認識，也總聽說過「白眉崑崙」的名字吧？何況這裡是他的家，他的書房，你也可以想得出來了。
雲飛白急忙抱抱拳道：「小侄雲飛白見過老伯。」
白眉崑崙甘春霖含笑說道：「賢侄是汝南雲老哥的令郎了，這位是……」
雲飛白忙道：「她是小侄義妹管練霞。」
管練霞身上穿著男裝，只好也抱抱拳道：「侄女和明珠妹子，也是結義姐妹，老伯叫侄女練霞好了。」
「坐，坐。」甘春霖抬著手，讓兩人落坐，



時報周刊
外版專銷國
友，如有親
住，請將姓
市大理街一
三二號中國
時報發行部
寄，當即按
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欄 信 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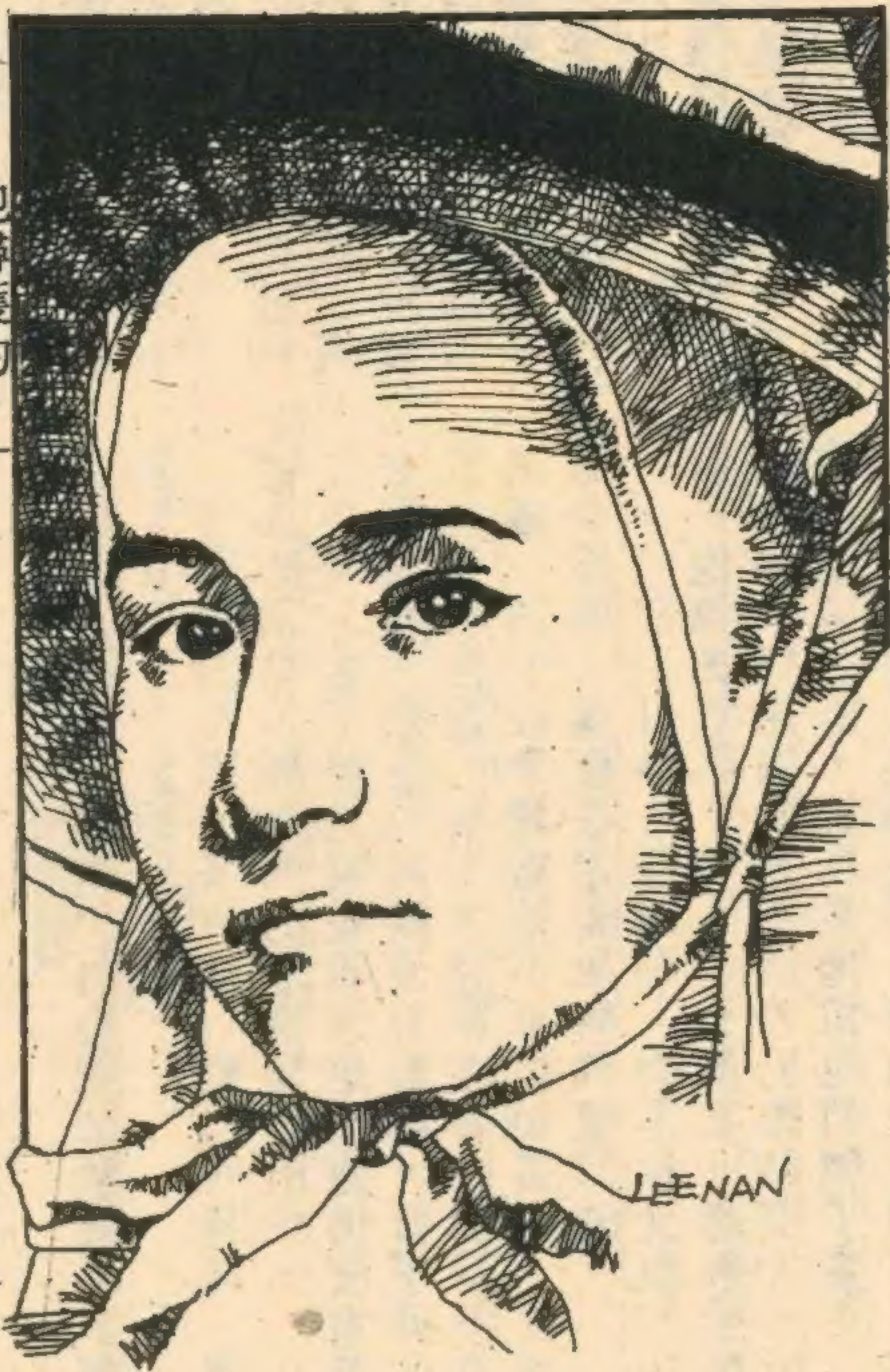
期止為荷

●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玫瑰劍

完

三十二



殿前站著兩名身穿鵝黃道袍，手執玉拂的小道童。唐翠娥急步趨上石階，就回身低低的道：「你們在這裏等一等。」

舉步跨進大殿，就立即俯伏下去，說道：「弟子唐翠娥叩見師尊。」

雲飛白舉目看去，殿上一張錦椅，端坐著一個頭挽道髻，身穿杏黃道袍，身材高大的老道人。

這老道生得濃眉如雪，目光似電，但卻鶴髮童顏，望去道貌儼然，他自然是名聞天下的九毒尊者了。

在他身後同立了兩個體態妖嬈，眉目如畫的侍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

這時只聽了一個洪鐘的聲音說道：「翠兒，起來，妳帶來的是什麼人？」

「多謝師尊。」

唐翠娥站起，低著頭道：「和弟子同來參見師尊的是峨嵋門下的雲飛白，還有一個是弟子奉師尊法諭要找回的白眉崑崙甘春霖……」

「哈哈！」九毒尊者點著頭，洪笑道：「好，好，妳師姐找了幾個月，沒有下落，妳卻很快就給師姐找回來了。」

唐翠娥躬身道：「這是雲飛白的功勞，甘春霖就是他尋獲的。」

她把雲飛白在甘家莊書房發現秘室，詳細述說了一遍。

九毒尊者一雙巨目寒光如炬，朝殿外雲飛白投來，嘿然道：「峨嵋門下，怎肯助妳尋獲甘春霖？」

雲飛白和他少說也有七八丈距離，但覺他目光投來，令人不可逼視，心中暗暗驚凜，忖道：「九毒老魔一身功力，果然精純之極！」

唐翠娥雙頰飛紅，低垂著粉頸，說道：「是弟子給他下了蠱……」

「呵呵！」九毒尊者呵呵一笑道：「所以妳要帶他來給為師瞧瞧，好，好，妳叫那小子進來。」

唐翠娥應了聲「是」，轉身走出，朝雲飛白招招手道：「白大哥，師父叫你進來。」

雲飛白依言跨進殿門。

唐翠娥低低的道：「你快上去，見了師尊，要行大禮。」

雲飛白心中暗道：「韓信曾受胯下之辱，這老魔頭雖是邪派人物，但總是武林前輩，我就向他行個大禮吧！」

他隨同唐翠娥，走到九毒尊者面前，果然雙膝一屈，跪拜下去，說道：「峨嵋門下雲飛白叩見老前輩。」

九毒尊者呵呵一笑道：「翠丫頭平日眼高於頂，這小子果然不錯。」

唐翠娥紅著臉道：「謝謝師尊。」

九毒尊者含笑問道：「小子，記住了，翠兒是老夫最小的徒弟，你以後可得好好看待她。」

唐翠娥含羞低聲道：「你快答應呀！」

雲飛白連連頓首道：「弟子自當謹記。」

九毒尊者大笑道：「好，好，你起來。」

雲飛白裝作十分恭謹模樣，站了起來。

九毒尊者道：「叫甘春霖進來。」

門口一名黃衣小道童就大聲喝道：「把甘春霖帶上來。」

甘春霖答應一聲，押著甘春霖走入，單膝一屈，說道：「屬下青字五號叩見天尊。」

甘春霖却凜然站在他邊上，並未下跪，也沒有拱手為禮。

九毒尊者沒去理會甘春霖，目光投向甘春霖，問道：「你就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麼？」

甘春霖道：「你就是以用毒出名的九毒尊者麼？」

九毒尊者微嘿一聲道：「甘春霖，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

甘春霖怒目道：「九毒尊者，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我有何不敢？」

唐翠娥叱道：「你敢對師尊如此無禮，那是不要命了？」

甘春霖憤怒的道：「甘某自問和你們九毒門毫無過節可言，妳把甘某押來九宮，形同囚犯，甘某不才，在江湖上也薄有聲名，士可殺，不可辱，甘某並沒抱活著走下山去之想，有什麼不敢的？」

九毒尊者聽得呵呵一笑道：「翠丫頭，這就是妳不對了，為師要妳去找甘某，妳怎好如此對待，還不快快給他解開穴道，殿上看坐。」

雲飛白並未真的點住甘春霖穴道，但恐被唐翠娥發現，聞言即忙舉掌在甘春霖身上，連拍了兩掌，算是替他解開了穴道。

站在九毒尊者左首的一名侍女立即端過一張錦披木椅，口中說道：「甘大俠請坐。」

甘春霖也不客氣，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才昂首問道：「尊者找甘某有何見教？」

九毒尊者一手捋鬚，微笑道：「老夫聽說甘大俠二十年前，曾從海客手中，購得一顆驪龍珠，不知可有此事？」

甘春霖道：「在下確曾購得一顆寶珠，但是否驪龍珠，却不得而知。」

九毒尊者道：「驪龍珠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能解天下奇毒，一試即知。」

甘春霖道：「這個在下從未聽人說過，也不會試過。」

九毒尊者道：「老夫頗想一閱，不知甘大俠可曾帶在身上麼？」

甘春霖道：「在下自從購得此珠，因是稀見之物，故而一直貯以絲囊，從未離身，尊者見多識廣，正好請予鑑定。」

說話之時，伸手從貼身處取出一個絲囊，盛著一顆圓眼大的黑色珍珠，隨手遞上。

早由一名侍女接了過去，送到九毒尊者面前！

這顆黑珍珠圓而且大，雖在白晝，仍可看出寶光氤氳，一望而知是顆稀世寶珠！

九毒尊者接到手中，仔細的從絲囊中取了出來，但只看了一眼，就目光一抬，嘿然冷笑道：「甘春霖，你敢

期五第
Sunday Times
Chinese Weekly
NO. 50
Circulation 12,500
By Super Sunday

時報周刊

時報周刊海外版專銷國外，如有親友在國外者，請將姓名地址寄台北三三號中國時報發行部，當即按址寄贈試閱。

新聞 / 知識 / 趣味 / 娛樂

時報周刊

只有長期訂閱
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期均有最精彩的内容
並優先呈現在您的眼前

時報周刊

社址 / 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 / 371-3141 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381-8720 轉時報周刊廣告部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全年(52期) 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
半年(26期) 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

自 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戲耍老夫？」

甘春霖錯愕的道：「尊者這是什麼意思？」

九毒尊者目光冷厲，冷然道：「你當日從海客手中購來的就是此珠麼？」

甘春霖道：「正是此珠。」

九毒尊者道：「你沒騙老夫？」

甘春霖作色道：「甘某購得此珠，並未轉讓牟利之心，何用訛詐尊者，何況甘某居避禍，是因昔日結有樑子的北嶺七兇尋仇之故，並不知道尊者也在找尋在下，在下身佩此珠，已有廿載，怎說欺騙尊者呢？」

九毒尊者顏色稍霽，把珠子依然裝入絲囊之中，隨手遞與左首的侍女，一面說道：「這只是一顆罕見的黑珍珠，雖然價值鉅萬，但並不是驪龍珠，你可以回去了。」

左首侍女依然把絲囊還給了甘春霖。

甘春霖伸手接過，依然貼身佩好，拱手道：「多謝尊者指點。」

唐翠娥突然跪倒地上，說道：「師尊開恩，當日弟子找到他的時候，曾答應不傷他性命的……」

九毒尊者含笑道：「為師不是已經放他走了麼？」

唐翠娥道：「師尊……」

九毒尊者佛然道：「妳不用多說，還不起來？」

甘春霖拱拱手道：「甘某告辭。」

起身往外行去，他因雲飛白早已給他準備了解毒丹，故而坦然不懼。

雲飛白心中暗道：「看來唐翠娥心地倒是不壞。」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紅衣道人匆匆走入，在殿前躬身道：「啓稟天尊，屬下赤天門主再世驪龍有緊急要事求見。」

九毒尊者抬目道：「進來。」

紅衣道人應了聲「是」，急步入，雙手呈上一個朱色細小竹筒。

右首一名侍女走前兩步，伸手接過，打開竹筒，從中間抽出一個紙捲，轉送到九毒尊者面前。

雲飛白看那朱色竹筒，心中暗道：「這敢情是他們飛鵠傳書了。」

九毒尊者打開紙捲，只看了一眼，不覺勃然變色道：「令狐楚這老匹夫欺人太甚！」

天狐令狐楚，正是昔年南山十戾之首，如今的三靈門三位門主的首席門主。

雲飛白聽得心頭暗動，付道：「三妹好快的行動！」

只聽九毒尊者怒聲道：「鳴鐘。」

左首一名侍女躬身領命，匆匆往殿左行去。那紅衣道人也不躬身一禮，往外退去。

不多一回，只聽殿右傳出一聲悠揚的鐘聲！

唐翠娥悄聲道：「你們隨我來。」

說完，悄悄退出大殿。

雲飛白、甘祿堂二人隨着她退到左首廊下。

鐘聲連續不斷的一共響了九聲。

唐翠娥低聲道：「不知道，是剛才赤天門主送進去的飛鵠傳書……」

她朝雲飛白招招手，示意他跟在身後而行。

甘祿堂也迅速的取出面具，戴到臉上（他本是五毒使者青字五號），跟在青字四號後面，加入了九毒尊者秦妙香那一隊人的行列。

這時從外面八道門中各自走出一隊人來，八道門戶，一共是八隊，計為：昊天、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驚天八門，每門由門主為首，各率九名道人，朝鈞天門大殿階前集合。

秦妙香率領的一隊人，和唐翠娥、雲飛白則站到大殿左首。

一時之間，殿前九行人肅然而立，鴉鵲無聲。

接着兩名黃衣道童，一個手捧黃穗古劍，一個手捧紫玉如意，走到階上，分左右站停。

接着只見九毒尊者大步跨出殿門。

階前眾人一齊躬下身去，口中同稱：「天尊。」

九毒尊者朝眾人微微頷首，洪聲道：「三靈門居然邀約江湖黑白兩道，各派人士，在仙霞嶺仙霞閣舉行武林大會，還把老夫門下大弟子畢逢春擒去。三靈門這數月來，一直和本門勢同冰炭，難得他們羣集仙霞閣，正好把他們一舉殲滅，爾等立即隨同老夫前往。」

說到這裡，目光轉到九毒尊者秦妙香身上，說道：「秦妙香。」

九毒尊者急忙躬身道：「弟子在。」

九毒尊者道：「妳可隨為師同行，把妳這一隊人，交與翠丫頭率領，等今晚再行上路。」

秦妙香躬身道：「弟子敬領法旨。」

九毒尊者又朝唐翠娥道：「翠丫頭，你們限初更動身，沿途依本門暗號行止。」

唐翠娥躬身道：「弟子敬領法旨。」

九毒尊者大袖一揮，八門門主立即轉身列隊向外行去。

九毒尊者率同秦妙香步出鈞天門，門前早已備妥一輛雙轎金輦，九毒尊者登上金輦，秦妙香也跟著坐到師父的身旁，金輦就緩緩往觀外馳去。

唐翠娥、雲飛白恭送九毒尊者出觀。

雲飛白低聲道：「看來九毒尊者和天尊的關係不尋常呢！」

唐翠娥雙頰微紅，低聲道：「你這話要是給師尊聽見了，你這條小命就保不住了。」

她回過身，問道：「你們這一隊，由誰領頭？」

青字一號道：「是屬下。」

「好！」唐翠娥道：「你領他們退下去，我們要吃過晚飯再上路。」

青字一號答應一聲，朝大家打了個手勢，一齊退了下去。

唐翠娥回身道：「白大哥，我們也到裏面去休息一回。」

說完，領着雲飛白朝長廊行去，進入一道月洞門，裡面是一座廣大的花園，到處花木扶疏，鋪着白石小徑，花林之間，樓宇掩映。

雲飛白目能夜視，他忽然發現白石小徑右側一個圓形的花園中，有一叢開着一簇簇像米粒般細小黃花的花卉，正是「百草經」上所載，七味鮮靈藥中缺少的一味——「天米黃」，心頭不禁狂喜，暗道：「自己一路行來，這些天，沿路留意，就是找不到這味藥草，這真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唐翠娥領着他來至一座小樓前面，回頭笑道：「這座小樓，就是我的住處了。」她推門而入。

一名青衣小童迎了出來道：「三姑娘回來了。」

唐翠娥道：「妳快去廚下準備晚餐，飯後，我們立時要出發呢！」

青衣小童答應一聲，轉身自去。

雲飛白道：「我們飯後出發，從這裡前去仙霞嶺，路途遙遠，天尊要妳率領這一隊人，神志被迷，不易指揮，依我看，由青字一號領隊，不如要青字五號領隊，較為妥當。」

唐翠娥道：「這原是二師姐的人，我不過暫時率領，換人只怕不太好吧？」

雲飛白道：「就是因為原來是妳二師姐率領的，現在換妳來率領，青字一號和我們不熟，未免隔閡，青字五號隨我們已有多日，所以暫時由他來領頭，對妳我較為方便，等到此行任務完成，交回妳二師姐，再由青字一號去率領，不也一樣？」

唐翠娥道：「這樣會不會引起五毒使者的不安呢？」

「不會的。」

雲飛白道：「妳可以另派青字一號工作，就說他是五毒使者之首，要他和青字二號負責前鋒，作為全隊嚮導，這是很重要的工作，譬如前途有沒有情況？和注意可疑人物，聯絡天尊行經之處的記號，和那裡可以食宿等事，這比率領一隊人，重要得多了，而且必須精細幹練的人才行。」

唐翠娥柳眉輕挑，嫣然笑道：「白大哥，還是你想得週到，這件事，確實很重要，我就依妳說的去行好了，哦，路上還有些什麼事呢？」

雲飛白笑道：「咱們前行人員如果都辦妥貼了，後面的人只要到時吃飯休息，旁的就沒什麼了。」

說話之時，青衣小童已經端上晚餐來，兩人匆匆吃畢，青衣小童送上兩盞茗茶。

唐翠娥道：「白大哥，現在距離初更，還有一回工夫，我們還可以坐息一回。」

雲飛白道：「妳坐一回，我有些事……」

他故意雙手捧腹，站了起來。

唐翠娥會意的朝他笑了笑，叫道：「小雲。」

青衣小童立即走了進來。

唐翠娥附着她耳朵低低說了兩句。

青衣小童道：「白公子，你隨小婢來。」

她引着雲飛白來至後面樓梯下一個小間，伸手朝裡間一指，說道：「便桶就在裡面了。」

雲飛白說了聲：「多謝。」

急急走入，掩上了門，正好後面有一個小窗，他略為提氣，就穿窗而出，四顧無人，立即施展身法，找到方才那個圓形花園，伸手拔起一把「天米黃」，因為要用的只是根部，他連拔了幾把，挖出十幾個酒杯大的球根，收入袋中，又在附近小池中洗清了手，才行回轉，又穿窗而入，開出門去。

唐翠娥道：「白大哥，你喝口茶，我們馬上該出發了。」

雲飛白拿起茶碗，喝了一口，說道：「我們走吧！」

回到鈞天門殿前，青字一號率領着一隊人，已在階前等候。

唐翠娥道：「青字一號、二號，你們兩個作為我們一行的前鋒，先行出發，負責沿途情況，注意可疑人物，查看天尊行經之處的記號，和一路的食宿事宜，這是最重要的任務，和後面至少要保持三五里距離，如有情況，隨時和後面連絡，青字一號率領的人，暫時可交由青字五號接替。」

雲飛白在旁道：「還有，咱們既有前鋒，就應該有後衛，妳要青字三號、四號擔任後衛，這樣就可以掌握前後形勢，不致被人偷襲了。」

唐翠娥點頭道：「那就這樣，青字三號、四號擔任後衛好了。」

五個人同時躬身領命，青字一號就把如何指揮神志迷失的一隊人，移交給了青字五號，（甘祿堂）就和青字二號，首先出發。

甘祿堂心中自然明白，這是雲飛白的主意，把四個五毒使者全支出去了，這一路上好讓自己有時間給藍如玉等人服下解藥，不慮有人發現了。

唐翠娥等青字一號、二號走了一回，才朝甘祿堂道：「現在我們也可以上路了。」

一面回頭朝青字三號、四號吩咐道：「你們兩個等我們走後再出發，至少也要和我們保持三五里光景。」

兩人同時躬身領命。

唐翠娥、雲飛白、甘祿堂率同一隊神志被迷的人魚貫離開了九天宮，連夜趕程。

尾聲：仙霞嶺並沒有什麼武林大會，那只是管練霞持了師父的玫瑰劍令，親見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之後，由兩派門人故意在江湖上散播出來的消息。

然後管練霞又持了驪龍辟毒珠，找上三靈門，謊言自己為了救雲飛白、藍如玉、甘明珠等人，願意和三靈門合作，因她所言屬實，自然贏得三靈門的信任，同時也合力擒下了九毒尊者的大弟子九毒書生畢逢春。

雲飛白在途中服下了解毒藥。甘祿堂也替藍如玉、甘明珠等人解去了迷心毒藥。

等到雲飛白、唐翠娥一行人趕抵仙霞嶺，三靈門因有辟毒珠之助，不畏劇毒，經過一場劇戰，消滅了九毒門，但三靈門亦死傷慘重，少林、武當兩派適時現身，雲飛白會合管練霞、藍如玉、甘明珠以及佟元璋率領的七色劍士，一舉殲滅三靈門。

唐翠娥得知雲飛白與藍如玉已解，狂奔而去。

藍如玉也解了義父北嶺七兇等人的迷迭散。

此後雲飛白和三位義妹連袂江湖，行俠仗義，扶正誅奸，博得一龍三鳳的雅號，最後四人忽然同時隱去，江湖上雖有不少人懷念着他們，却不知他們快蹤何處了。

（全文完）

（本書已交金蘭文化出版社出版，二十五開線裝本定價一百元預約八折台北郵政劃撥一〇三一四九號）

下期鄭重推出武林巨擘

司馬翎力作「迷霧」

武壇名家司馬翎封筆四載，海內外時見冒名劣作。經本刊力邀，出山復出第一個中篇：「迷霧」，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筆法、形式及內涵均新創，節奏輕快，衝擊性強。

脫出前人寫武俠必拘限招式的窠臼；他深深著墨於武理俠情。

藉武林中事，探討「命運」無限之奇幻，情節迷離詭譎。

作者有言：命運呈示一切，俱如迷霧。實有感而作。請讀者莫錯過這篇力作。